

# 圖俠劍正雍



康德四年八月廿八日印刷  
康德四年九月廿三日發行

小說

雍正劍俠圖十四集 每冊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

印刷人 陳景陽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奉天工業區一馬路門牌七號

印刷所 興記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雍正劍俠圖 (卷十四)

第十四回 玉皇頂雙掌闖羣俠 山神廟九罪證凶僧

說梁忠他說了殺修雙慶者我也，這麼一句話，此時就見由房上跳下一人來，大爺柱忠來到外面一看其人形似猿猴，並且房上還站着一個人，面貌與此無二，大爺梁忠看罷，用手點指說道，小輩你等作何名，白晝之間竟敢前來攪鬧我的宅院，老者聞聽說道，問我告訴你河南三傑排行居首，姓米名別號追風仙猿，那一個是我的胞弟趕電仙猿米瑞，書中代言，米氏弟兄，一見修雙慶擰人頭够奔四領走後，米氏弟兄這才叫道智賢弟，修雙慶上四傑嶺你科他結果如何，智勝一聽哈哈一陣大笑，二兄長真是實在人，難道說他捧頭上四傑嶺還有什麼好意嗎，必然是請死在他們弟兄的面前，米家哥兩個一聽，說道，哎呀既然他打算不要命，兄弟你怎麼不早說，咱們到是攔着點兒，這一來顯着咱倆弟兄交朋友太不義氣了，既然如此，待我弟兄趕上四傑嶺，說話之間米良米瑞出離北鳳莊，順着道路够奔四傑嶺到了梁氏門前擰腰上房，到了後面大廳觀看，正趕上梁忠手指着自己的鼻梁，說道，殺我妹丈者即我智高雄是也，米氏弟兄一聽不由得怨氣上冲這才抖丹田一聲吶喊，由打房上跳下來手中亮刀，梁氏四雄一看房上跳下人來了，不由得心中有氣，叫聲列位賢弟過去將他拿獲，給你我胞妹丈報仇，四爺列火雄叫了一聽大哥，既然如此待小弟我將這個匹夫拿獲，說着話一擺手中虎尾三節棍往前一搶步，米良抖手一刀，四爺一看刀來啦，往旁邊一閃身，拿虎尾三節棍照着他的刀背上一壓，就聽噹噹一聲，把米良的單刀打落埃塵，抬腿正踹至在胸膛翻身栽倒，在旁邊早有手下人按在那裡，摩雙肩批二臂四馬倒攢蹄綳好了，往旁邊一扔，四爺將然一荷棍，米二爺由房上跳下來，照着梁猛腦後就是一刀，列火雄一看刀來，一上步用手虎尾三節棍往刀上一砸，又聽噹噹一響，把刀砸落，跟着一抖手用了個枯樹盤根招走下盤，就聽澎的一聲三節棍打在腿肚子上面，把米瑞打倒，跟着按

在那裏就綑，四爺打墊步擰腰蹤到了房上各處觀看，並無別人，抖身形跳下來，哥兒四個把三節棍交給手下人，來到廳房吩咐一聲把兩個小輩腿上的綁繩解開，倒剪着二臂推上廳房，手下人答應一聲，先把他們二人這兩口刀檢起來，然後解開足下綁繩，推推擁擁，兩個人推一個，推進了廳房，梁家四雄將身形坐穩，用手點指，叫了一聽米良米瑞，你弟兄二人既然被獲遭擒，還有何話說，你來看我的胞妹妹丈死得可慘，這可不算我們意狠心毒今天我要把你們弟兄摘心祭靈，吩咐一聲，把米氏弟兄綁在大廳迎面柱子上先把頭髮打開，用繩兒拴在柱子的上面，足下用繩一攏，倒剪着二臂，綑在柱子上面，紋絲也不動，細綁齊畢大爺吩咐一聲來，你們那一個有胆量，用牛耳尖刀先把他們的人心剝出來給姑娘祭靈，在旁邊有人答言說道，大爺這宗事我試試，智高雄一看是手下的長工姓王，排行在五別號人稱恁王五，這個小子長的極其凶惡，粗眉大眼怪肉橫生，一聽他們大爺叫他剝人心祭靈，這個小子可就得了理啦，先找了一把牛耳尖刀掖在腰間，然後叫夥計們打來一大盆涼水，放在米爺的面前，梁忠吩咐一聲叫手下人到外面取兩塊新木板，親自提筆寫了胞妹妹丈兩個人的靈牌，然後叫了一聲王五，不要你着慌急速動手，挖人心我可要整的，恁王五一聽答應一聲，來在米大爺的近前，先把渾身上下的鈕扣解開，袒胸露腹，米大爺一看這般光景，二目一轉先看了看米二爺，就見米瑞搭撒着二目，大爺不由得心中難觀，這麼大的年紀別看難道還不能說什麼，反倒哈哈大笑，自己心中暗想看起來，人是生有處死有地，不承想生在河南，今天會死在鳳翔府，自己想到這裏，就看王五用瓢舀了一瓢涼水，往自己頭上一澆，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這個小子還是內行，涼水澆完了頭，由打腰間掣出牛耳尖刀，先比了比心口，刀子比准了用手逼住牛耳尖刀，往裡一遞米大爺一閉眼，耳輪中就聽撲的一聲，吧達噲唧翻身栽倒，這一來不要緊，把米氏弟兄吓了一跳，睜眼一看王五死屍栽倒在地，就聲外面有人哈哈一陣冷笑，梁家四雄來到院中留神一看，見院子當中站着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者，髮似三冬雪鬢賽九秋霜，皺紋紫堆手中擎着一口金背折鐵刀，梁忠一看認得，正是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地



的石鐸石金聲，老人家這是打那裡來呢，書中代言，他老人家由打東鳳莊跟老人家方柏林，咎雲叟老哥兒三個坐在方宅，看了看孩兒萬芳萬里鵬哮喘不止，王環疼痛難忍，老人家看着心中難過，叫了聲大先生你看河南三傑到北鳳莊。找修雙慶打聽八寶蓮花露的消息，你看落到怎麼地步，方奎聞聽叫了一聲老哥哥，據我想修雙慶乃是個外場的英雄，無奈一節他的妻子不甚賢慧，就是八寶蓮花露在他的正家中，他要拿着也很費力，要不在他家中打聽打聽八寶蓮花露現在何方，有他妻子從中攪展就是知道他也不能說，老人家石鐸一聽趕緊站起身形，既然如此我可有點兒不放心，我得到北鳳莊打聽打聽，如果是八寶蓮花露，在修雙慶的家中不肯現將出來，不怕我到了那裏給他高拱手矮作揖，前去哀求，就是不在他的家中，我也得打聽打聽，說着話站起身形往外就走，方柏林一看還不好意思攔，老人家邁步向外一直够奔北鳳莊，來到修宅往裏走一進大門冷冷清清，連個手下人都沒有，將然走在廳房，就聽裏面智爺叫道石大哥，你這是由打那裏來，石爺就不放心前來北鳳莊，智勝還未等石爺說完，長嘆了一口氣，這才把修雙慶夫妻之事說了一遍，老人家你來了，你看這段事怎麼辦吧，石鐸聞聽吓了一跳，雙手托着銀髻，半天沒說出話來，沉了一會兒這才說道，智賢弟此事皆因我一人所起，連累許多賓朋，這是怎麼說的，智賢弟這場事後我可不敢管事了，待我到四傑嶺。打聽打聽修雙慶他的性命如何，說話之間老人家這才出離了北鳳莊趕奔四傑嶺，順着道路往前走，來到四傑嶺梁氏四雄的宅院，不敢奪門而入，繞到了後面越牆到了裡面，幌身形到了西廂房掉臉觀看，正趕上米良米瑞弟兄二人被獲遭擒，在明柱上綁着，聽房的隔扇籠籠完全打開，亮堂堂就見米爺面前放着一盆水，那一個小子用瓢舀水，往米爺頭上一倒，石爺，看吓了一跳，這一定是凉水澆頭，我今天不來米氏弟兄性命休矣，想到這裏着急隨着揭下兩片瓦來，抖手就打，你說也是活該，兩片瓦正打在後腦海上，腦髓崩流當時斃命，這也算任王五惡貫滿盈，老人家回手撒刀嘴啣啣一聲響手搥金背折鐵刀跳到院當中，抖丹田一聲吶喊，梁氏四傑吩咐一聲手下人搭虎尾三節棍，每人一條到了院中留神觀看，才知道是

銀面仙遠背崑崙石爺到，智高雄不山得大怒，心說老四夫石鐸，刀削我師哥的左耳，才惹得我老師動怒，真是沒有他，高飛怎麼會用濁目香濁傷了欽差的二目，要不是這麼着，爲八寶蓮花露修雙慶怎麼會亡命，就連我的胞妹也是爲此而死，看起來他就是我的對頭冤家，這才用手一指列位，那一位賢弟高軍刀趕上前去，把老匹夫石金聲結果性命，給他們報仇雪恨，梁猛答應一老小弟願往，花啣一聲

擺軍刀往前一竄，到了老人家的面前，裏手一棍花楞楞鋼首震耳，他這條虎尾三節棍，論分量二十多斤，純鐵絞鋼造打，兩膀一幌足有千斤膂力，真要是躲不開這一棍砸在了當頂，當時就得腦髓皆崩，老人家一看他的棍到，身形往右一閃，一扁腕順手推舟玉帶圍腰一刀，招走中盤够奔胸前一刀砍來，梁猛趕緊把棍撤回來，懷中抱月往外一撞。老人家趕緊撤刀，花啣一聲三節棍枯樹盤根照定雙腿打來，老人家早地拔葱蹤起來，下面躲開了虎尾三節棍，遞刀接架相還，要說梁氏四傑弟兄雖然說勇猛，要是跟石爺比上，那就差的多了，一來一往六個照面，他把手中虎尾三節棍，雙手擎着兩個小節，往前進身用的是雙風灌耳，够奔老人家兩太陽穴便打，老大家一看棍到，趕緊身形往下一矮縮頸藏頭，躲開上面的虎尾三節棍，他老人家用了個臥看巧雲的架式往上觀看，扁着就是一腿，這一招叫作扁，踩臥牛腿，就踹在迎面骨上，老人家可沒敢用力，真要是用力他的雙腿俱折，這一腿梁猛他焉能躲的開，咯噔一聲坐在了埃塵，老人家飄銀髯攏金背折鐵刀，用手點指說道，梁猛你就逃命去吧，梁四爺雙手扶地站起，面紅耳赤帶着一分慚愧撤身閃過一旁，在旁邊踏掌雄還未等大爺派呢，早就火兒啦，一擺手中三節棍說道老匹夫石鐸你來到四傑嶺還敢逞強，我看你往那廝逃，花啣一聲三節棍蓋頂就砸到啦，撤回棍來作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用棍把刀往外一撥，右手棍單風灌耳，够奔老人家左太陽穴打來，石爺一看棍到往右一撤步，身形一轉兩個人恰巧來了一個背對背，老人家這手絕藝叫作靠山背，要不怎麼叫鐵背崑崙呢，只要兩個人往一處一靠，說時遲那時快，老人家鼻孔之中一吸力嘖的一聲

，別看這麼大的梁勇被老人家的背一靠，就覺着重如泰山，腳底下站立不穩，噤噤往前搶出數步，撲的一聲，來了個大爬虎，老英雄哈哈一笑，說四傑嶺梁氏四傑各個都有絕藝在身，今天據老夫觀看，全都是無能之輩，還有那個來，二爺登山雄一看三爺已然輸招，他也把手中虎尾三節棍一擺，竄將過來，三爺爬起來拾棍在手，站在旁邊發怔，登山雄到了老人家面前說道，你往那廂走接招，左手照着石爺面門一幌，右手棍挾肩帶背打來，老人家一看往左一轉身向前上步，裏手一刀，這一招的名目，叫招走單鞭，十分厲害，到了而今這招就不叫單鞭了，叫作雲刀，無論你多高的武術也躲不開，何況今天登山雄呢，梁孝一看刀來啦，只得閉目等死，堪堪刀臨脖項，老人家不肯結果他的性命，往回一撤刀崩起來一腿，只聽得吧的一聲，把二爺踹倒挨塵，老人家擺刀用手一指，叫聲梁忠你還不亮招等待何時，二爺站起身形，羞羞慚慚躲過一旁，大爺一看無法，心中暗想，我弟兄四人，跟隨恩師練藝多年，以得我們每人手中一條虎尾三節棍，打遍了天下無敵，今天跟人家石鐸一動手，武術還差的多呢，人家不費吹灰之力，鬪我等四人如摧枯拉朽，三位弟兄已然敗北我智高英雄，只得過去逐一擺棍說道，石鐸今天你來到四傑嶺，別看你傷了我三位兄弟，因他們一時未留神，今天我二人比試三合，把話說完，惡狠狠擺虎尾三節棍，劈面就打，石金聲一看棍到，側身躲閃用刀接架相還，要說四傑之中，惟獨大爺梁忠心性伶巧武術精妙，比那哥兒三個可就差多了，老人家一看梁忠把虎尾三節棍舞動如飛，石爺心中暗想，我跟梁忠動手還不能粗心大意，梁忠可就不敢大意，雖然這麼說梁忠的武術比他老人家差的多啦，動手也不過十幾個照面，梁忠雙手擎棍往前進招，用的是點穴法點老人家肩井穴，石爺一看緊緊把身形一閃，用刀一掛他的棍頭，跟着用左手甩手就是一掌，這一掌的名目叫作老君推背，就在他的後脊背上，用了個六成力，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花啦啦撒手扔三節棍翻身栽倒，老人家用手默指，說道，梁忠急速抖繩扣，放開米良米瑞還則罷了，如若不然別怨老夫意狠心毒，手起刀落將你弟兄四人結果性命，到那時你就後悔晚矣，梁氏四傑在旁邊站着，瞪着眼睛無話可答，就在

這般光景，外面有脚步聲音哇呀一聲吼叫，石金聲休要逞強，某家來也，老人家聞聽此言，留神觀看，但只見由外面來了一個人，身高約在五尺不足六尺，身上穿藍粗布的褲褂，腳底下藍粗布大接根酒鞋，打着裹腿，往臉上觀看，面目凶惡，兩道黃焦焦的花兒紋的眉毛，大三角眼秤察鼻子，四字闊口通紅的嘴唇，連鬚絡腮的鬍鬚查，脅下懸掛着一口鬼頭刀，一臉的白醜起着魚鱗，老人家一看認得，乃是慧斌的二弟子于忠，外號人稱癩皮象，這個小子跟隨慧斌練藝多年，生就的皮粗肉厚，一身的癩皮，外面道粗裏面氣工，刀剝斧砍俱都不怕渾身磁實，這個小子奉師命帶着八寶蓮花露，够往北鳳莊，見修雙慶之妻梁氏，要到那裏收藏八寶蓮花露，梁氏膽小不敢接收，他這才帶着八寶蓮花露回歸金鳳山，見着老師就把梁氏不收蓮花露之事跟和尚一說，把話說完，打腰間把八寶蓮花露取出來，交給老師道請你保存吧，和尚伸手接過八寶蓮花露，這才說道，于忠你說蓮花露帶在我的身邊，倘若羣俠到此難免激烈，如果當場動手，損失蓮花露如何是好，還是想個相當的辦法，于忠道我不如上四傑嶺見着我的師弟梁忠，他足智多謀，如果能够存到他那裡我回頭再取，和尚聞聽此言點頭，才打發于忠够奔四傑嶺，他來的也算湊巧，正趕上石金聲擎刀抖威，他一看一時心中忿恨，又打算給他師哥高飛壞仇，不由得哇呀呀一聲吼叫，由打脅下亮刀，一言未發照着老人家脖項上就時一刀，石爺一看來的蠻橫，要不給他個厲害，他也不認得我石金聲，想到這裡一看刀來啦，往旁邊一閃身，往前一進步，雙手捧刀够奔癩皮象胸前就扎，刀尖在前刀刃衝下，癩皮象于忠一看要打算躲這一刀，已然就來不及了，自己心中暗想，叫聲石鐸老匹夫，別看你武術高強，我躲不開你這一刀，我就賣給你這一下也不算什麼，你豈不知我外號叫作癩皮象嗎，今天我躲的開也不躲，別說躲不開我更不躲了，想到這裏丹田一提氣，撲的一聲，往老人家刀上一撞，老人家是無心托，別看刀到啦還能把他擎住，誰知于忠他是在心撞，他打算把他老人家的刀撞出去，這麼看起來這就算天理昭彰，報應當頭，老人家這口刀叫金背折鐵刀，能够削銅剝鐵，于忠他如何能够閉的住呢，只聽撲哧一聲，老人家石鐸吓了一跳，這一

下不大要緊，于忠疼痛難忍，用自己的刀，一磕老人家的刀背。他不磕老人家的刀還好，他這一磕刀，來了一個大開膛，五臟皆出。于忠把手中刀一扔，死屍翻身栽倒，倒把老人家給吓了個目瞪口呆，將然。攏刀就聽有人念佛，南無阿彌陀佛聲若巨鐘，回頭觀看非是別人，正是古刹玉皇頂方丈慧斌，要說慧斌這人可算精明強幹，他打發于忠帶蓮花露够奔四傑嶺，不過是叫他那裏問問，可以收藏不可以，和尚坐定了一想，這是何必呢，倒不如我帶着蓮花露上四傑嶺，把他放在那裏就完了嗎，何必費這些事呢。想到這裡，蓮花露帶在腰間，腰裡頭圍好了一條十三節墨骨鞭，大搖大擺下了金鳳山，一直够奔四傑嶺，來在梁氏四傑的住所，正趕上老人家石金聲一刀把于忠殺死，慧斌一看怒氣衝胸，念了一聲佛，把拂塵一擺，手打問心合掌當胸，叫了一聲石老俠客老僧問訊了，你不在山西太原府，因何來在四傑嶺，持刀行凶殺死于忠，前一次無知弟子高飛，被老俠客刀削左耳，高飛回來稟報老僧知曉，說老俠有意尋仇於慧斌，據我想老俠客乃是年高德重之人，豈能跟高飛一般見識，再者老俠又跟我的兄長金蘭之交，高飛無論有多大的不是，應當看我們弟兄的薄面，高抬貴手饒恕於他才是，又誰知老俠竟狠心毒，刀削左耳，倒不如你一刀結果他的性命我倒不惱，削去他的耳朵分明奚落我，今日老俠又來在四傑嶺趕盡殺絕，老僧萬分惱怒往下一壓，不肯跟老人家說別的言語，恐怕天下英雄說我慧斌不尊敬長上，枉有俠客之稱，但不知今天老俠客還有何話可說，老僧願聞，在旁邊石金聲聞聽和尙說的這個話，臉上發現出來一種難色，隨着長嘆了一口氣，叫聲高僧，石某有兩句話，我要是說出口來請老方丈勿怪，前一次高飛被我削落左耳，其中有一段原因，皆因逆徒萬芳穿章打扮與馬飛一般無二，以及手使的軍刀全都是一樣，也是我的年老二目昏花，錯削了高飛的左耳，彼時我已覺是追悔不及，一桌酒席給孩子壓驚，二百兩紋銀給他煖疼，我也曾囑咐於他，要是見着兄弟你，實話實說，有咱們弟兄的交情在，如果說任意胡說，從中搬動是非，那可就把你我數十年的交情化爲無有，據我想見身你別號人稱赤膽俠，既有俠客之稱必深明大意，絕不至於袒護弟子偏聽一面，不意高飛用濁

目香暗害年欽差，使成都數萬饑民，奄奄待斃，兄弟你是個出家人以慈悲爲本，獻出八寶蓮花露，給年欽差把二目治愈，好叫他起馬動身，他老人家要是早到成都，饑民得食豈不是方丈你的大德，還有一說，高飛既然跟我有仇，我有家鄉住處，找我前去復仇，把我結果性命，不怨你意狠心毒，那怨我大意亡神，今天當着兄弟你把話說明，可不知這兄弟你肯其獻八寶蓮花露否，愚兄是惟命是聽，和尚聽罷石爺這片言語，微然一陣冷笑，啐石鐸，你所說這片話分明是攪理，你說你跟老僧無仇，刀削高飛左耳，那算是誤傷，到如今你殺死了我次弟子于忠，誰道說這還是誤傷嗎，老人家石金聲一聽和尚的這片話，手攏金背刀，咳了一聲，就憑那麼大的人品，說話還不能够反嘴，既然是殺死人家的弟子，和尚用言語相激，再者說我無意殺的，這個話說出來也無味，想到這裡，遂叫了一聲賢弟，今天我相逢，話已然說到這理，可不知道肯其獻出八寶蓮花露，成全哥哥我這個老朋友嗎，如果肯其成全我，獻出蓮花露爲兄情願認罪服說，一聽尊便，如不肯獻蓮花露，我拚我這條老命，也要跟兄弟你拚上一拚，和尚聞聽這句話二目圓翻，念了一聲彌陀佛，面前搭拉那條肉突突亂幌，這是和尚生就的脾氣，只要他們門上這條肉一幌，心不由自主皺眉毛他就要殺人，和尚一伸手撩起長大的僧袍掣出來十節墨骨鞭，把拂塵插在領上，雙手把鞭一掣，立目橫眉對老人家進招，石爺一看和尚手中這條鞭鞭長總在七尺多不足八尺，漆黑錚亮筆管條直，够奔石爺的華蓋穴上打來，石爺趕緊向左一上步，把身形一閃，用手中的寶刀刀背往鞭中節上一壓，跟着用了個玉帶圍腰順水推舟够奔和尚腰間砍來，和尚一看趕緊把身形一閃躲過了寶刀，裏手一鞭往下便砸，老人家閃身把鞭躲過，就按自己的八卦萬勝金刀一百二十八招往裏進，行前就後忽左就右上下飛騰，這口刀真稱得風吹不透雨打不漏，亞賽雨打梨花相仿，別看這麼大年紀把金刀舞動如飛，身形似箭，不減幼年的英勇，要說和尚這條鞭不亞如烏龍攪海一般，看着他竟彷彿是體大身沉兩笨非常，焉想到施展開了小巧之藝比誰都高，這兩個人真正稱得棋逢對手將遇良材，這兩個人是越打越緊越緊越快，石金聲一面動着手一面暗目揣度，今天這也就

是我，真要換一位早輪多時，我的招數還真得加點兒小心，倘若粗心大意，今天就得命喪黃泉。慧斌自己心中納悶，我由打七歲入廟練藝數十多年，到如今五十四歲，由打我出世那一天，我還未曾遇見過勁敵這不是我自誇，就連成了名的俠客，在我手下落敗的都不可枚舉，何況旁人呢，不料年邁蒼蒼的石鐸，刀招純熟，藝業出衆令我佩服，他們這兩個人打在一處，十三節鞭帶定風聲，隆隆山響，金背折鐵刀上下翻飛，二人賭鬪輸贏，動手約有二十多個照面，和尚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把主意拿定，十三節墨骨鞭用了個枯樹盤根，身形向下一矮，照着老人家雙腿上便打，老人家一看雙足點地，早地拔葱往上一蹶，和尚撤回鞭來回頭躲避，眼望着西南，老人家一看不由就是一笑，叫聲慧斌你往那廂逃走，要走也行，留下八寶蓮花露，慧斌是頭也不回，一個勁的往前跑，石金聲將刀向背後一措，身形往下一矮，在後面緊緊追趕，叫了一聲和尚別走，八寶蓮花露放下再走，和尚一言不發，右手擎鞭往前行走，石金聲在後面這個氣可就大了，叫了一聲和尚你真要走那裏能够，這句話聲音未落，兩腿堪堪離地，和尚一回頭看石爺雙足已竟離地，縱身形追過來了，心中暗自歡喜，心說石金聲這可是我自取敗北，可別怨我和尚意狠心毒，就在這般光景輕輕一伸左手，將大襟頭上那柄拂塵，一按縮簧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走道寒光奔石爺而來，老人家正然擺刀追趕這焉想到和尚會打暗器，再者說他是俠客做事光明正大，不應當以打暗器爲榮耀，還有一樣兒，叫入想不到的地方，他把身形撒下來，十三節墨骨鞭還在右手裏頭擎着，就着他一抬左手，誰知到他的拂塵之中，有三枝鋸齒鵝眉弩，前頭的倒鬚鋼鈞約有六寸多長，後面有半尺多長的箭桿，這種東西最厲害無比，乃是用毒藥喂成，只要打在人的身上見了血，子不見午午不見子，還有一樣，此弩打出去極快，力量最大，就是大羅神仙也難以脫逃，石爺正然追趕，就見吧的一聲，一道寒光，撲奔自己，嘎噪明喉，隨着一甩弩向右一閃身說了一聲不好，耳輪中就聽嘆的一聲，這一枝鋸齒鵝眉弩就在老人家的左肩頭打中，這麼大的石爺就覺着一陣疼痛，石爺心說不好，這種暗器還許是毒藥的，噹啷一聲響，把寶刃拋落，噹啷往後



倒退了幾步，翻身栽倒，和尚一看把手中的鞭一抖邁步來到進前，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叫了一聲石金聲，你我是今生的冤家來世的對頭，我今天手起鞭落將你結果性命，你休怨我不仁，是禍也由自取，說話之間往前一搶身，把手中墨骨鞭高高舉起，照着老人家頭顱便砸，石爺這個時候正在昏迷糊糊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一看人家把鞭舉起來只把雙眼一合等死，慧斌將要舉鞭，往下竄的時候就覺得鞭稍似乎有人拉住，往起一帶未帶動，就在這個時候，就聽有人說道，慧斌大胆，你還要怎麼

10  
，慧斌急忙撒鞭回頭觀看，原來是自己的兄長天下第一傑方奎，後面帶着咎雲叟，他們老哥兒兩個到了，原來方奎自石老俠客奔北風莊，遂向着咎雲叟叫了一聲兄弟你看石老英雄他去了這半天不見回來了，難道說修雙慶他有什麼變故不成嗎，兄弟我有點兒不放心，倒不如你在家中等候，我到北風莊探聽探聽。咎大先生一聽遂說道，要是上北風莊，還是咱們哥兒兩個一同去，哥兒兩個這才由打東風莊，奔往北風莊，趕來到修雙慶的宅院，進了大門往裏走，大先生一看清靜異常，就知道有變動，跟着緊走到了廂房，啓簾籠到了裏面，一看屋中坐着的是智勝，大爺趕緊叫道智賢弟，怎麼會你一人在此，爲何不見米良米瑞，老英雄石金聲，難道說裏面有什麼蹊蹺不成，兄弟你快對我說，智勝遂就把修雙慶因夫妻相戲，梁氏亡命，修雙慶捧頭上四傑嶺，米氏弟兄不放心隨後追趕，老英雄石金聲到此不放心，也追趕前去，前後的話一說，大先生一聲緊皺雙眉，遂說道，這可了不得啦，修雙慶奔四傑嶺那是條英雄，他豈能夠回的來，必然在四傑嶺傾生哀命，這麼一來老修家就算家敗人亡，方奎趕緊叫了一聲咎賢弟，你我趕緊前去四傑嶺，早到一步還可以保得住他們衆人的性命，一步去遲雙方面俱有損傷，說着話跟着咎雲叟老哥兒兩個奔四傑嶺到了梁宅廳房院，正趕上慧斌把鞭舉起來，老人家打算要說話，彼時都來不及了，萬般出在無己奈，打墊步擰腰往前一蹤，雙手一合擄住十三節墨骨鞭的鞭穗子，叫了一聲慧斌，你還要怎麼，慧斌一看這般光景，先把手中的鞭撤回來，往腰間一圍，伸手由打大領上受下來拂塵，幌拂塵念聲彌陀佛，他一語未發，回歸金鳳山古剎玉皇頂去了，方奎趕緊下

腰跟谷雲叟把石金盤揸扶起來，雙腿盤好坐埃塵。此時再看老人家已然不省人事，面色發白，渾身財亂顫，方奎用手一指谷雲叟叫了一聲谷大弟，慧斌用鋸齒鵝眉念打在石老英雄的眉頭，他那暗器是妻藥喂成，老人家這麼大為年紀，恐怕性命難保，兄弟你人稱神醫，老人家的病體還得兄弟你多多的分神。谷雲叟聞聽此言一擺手說道：慧斌他的鋸齒鵝眉毒藥弩，小弟我早治不了。方奎聞聽此言一怔神叫聲兄弟你說怎麼樣，你治不了，要叫兄弟你治不了，別人就更辦不到了，難道說就眼看着老人家命赴陰曹嗎？谷雲叟遂說道哥哥你先別着急，先把四傑嶺的善後辦理完畢，搭着老人家到了東風莊有什麼話再說，方奎點頭一擺手，叫過來梁氏四傑，用手指點母了一聲智高，你們弟兄四個人，你比他們三個人可就大不相同了，不敢說你是才高學廣，足智多謀，總算比他們強的多了。佟雙慶捧頭上山到四傑嶺，你們又是骨肉至親，平常之時，夫婦的感情總算不錯，今一旦因相戲而殺，你就應當用好言安慰，那才算你對呢，譬如今佟雙慶他的結果怎麼樣了，智高雖就把佟雙慶捧頭來在四傑嶺我的家中，竟把他縛在上坐，我本用好言安慰，那知他自戕而亡，小先生一聽啊我早就料到這裏了，說話之間用手一指明柱上面綁着那兩個人，叫了一聲智高我的二位盟弟，米良米瑞你還不把他放將下來了等待何時，梁忠趕緊吩咐手下人把米良米瑞，哥兒兩個由打明柱上解下來，把軍刃交還他等，米四兄弟幸到，先生面前提緊行禮，說道：若非兄長到此焉有小弟的性命，我這裏謝謝了，大先生一擺手說道：二位賢弟何必這樣客氣，這段事算月來二位兄弟還是爲我方奎受驚，大先生又叫了一聲梁忠，從此以後你可不要聽我那不義的兄弟的言語，無論何事你爭不可聽彼於他，此時可不算你們事師不孝，這個善後還得你一手經理，于忠王五的死屍，你們把他用棺木收殮葬埋在荒郊，至於以後的事，還得要你輔助辦理。在北風莊住着一位我的好友，姓智名勝別號，稱棄妻離，他受佟雙慶的囑託，辦理他的身後諸事，我想佟雙慶他跟你骨肉至親，雖然說他殺離自戕，你也不能懷恨在心，把佟雙慶的屍身上好的棺木收殮。梁氏的入頭送在修宅，跟屍身縫在一處，多加香料，也把他成殮起來，把他們

入聲喧嘩，工夫不大，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眼梁氏四傑說道，稟報四位誰得知，可了不的了，你快到外面看看去罷，有北風莊修二爺修國棟，手中驚着一條大鐵棍逢人便打，遇人便殺，殺奔四傑嶺而來。這句話還未說完，我旁邊四爺烈火雄聞聽把言，一聲吼叫好大膽的修國棟，我的兄長殺死我的胞妹，大仇尙且未報，你今前來分明口欺辱我們弟兄，一擺手從人遞給三爺棍棍往外就闖，大爺一

雞 正 劍 俠 圖

看這般光景，用手點指叫了一聲老四，你還在怎樣，一弟這一來正好，也省得到他家中前去找他，你等三人各特軍刃迎將上去，無論如何你等弟兄可不要傷他，那一個大膽動修國棟一根毫髮，我是要你們兄弟的性命，你等此去最好把修國棟引誘至此，我自的道理，祭山雄踏掌烈火雄答應一聲是，哥兒三個每人一條虎尾三節棍花榔擺一，由打廳房院出離角門，將然到了外面，一看來啦，四傑嶺手下的長工築漢手中拿着刀子器械，如湖水一般往上收，後面就是修國棟，兩只眼睛直勾勾立目橫眉，拉着一條大鐵棍，逢人便打，書中代言，修國棟早晨起來由魚市買了一星鮮魚，自己親自下廚，那是嫂嫂吩咐的叫他一半川湯，一半紅燒，二爺在廚下手中拿着這尾鮮魚往案子上上一放，子中拿一根竹子的筷子往下打鱗，自己口中明明念念遂說道，廚房裏有大師傅不用，非得要叫我做，我做這個魚湯又怎麼好吃呢，正然在廚房裏做魚，旁邊站着大師傅樂嘻嘻的問道，二爺這個魚你不用做了，做好了也沒有人吃，二爺聽着這個話一怔，趕緊轉過臉來問大師傅，你說這個話我就不明白，早晨起來我嫂子吩咐的，叫我買一尾鮮魚，給他一半做湯，一半紅燒，還是不用你，叫我親手不廚，你怎麼會說不用做了呢，大師傅遂說道，二爺你還不知道哪，方才前面來了三位朋友跟大爺都有交情，兩位姓米的一位姓智的，聽說這是河南三傑，他們來到這裏，說是爲什麼八寶蓮花露好不是什麼，大爺到後面跟大奶奶角起來，拔劍殺死了大奶奶，現在已竟捧頭上四傑嶺請死去了，二爺一聽這個地方就叫手足之情，二目直勾哇呀一擡怪叫，我的兄長要是够奔四傑嶺，焉有他的命在，自己一回頭在水缸後頭把這

第四十集

條大鐵棍抄起來，棍沉十四斤那是二爺無事之時練着玩的，棍招不過是莊家六棍，尚未學全，知道兄長到四傑嶺准死，這才把鐵棍一合吧的一聽把水缸也打破了，弄的滿屋裡都是水，大師傅連連說道，二爺別去二爺別去，任憑大師傅怎麼說，二爺拉着大鐵棍出離了修宅，往四傑嶺一哈腰就跑下去了，他又不會竄高蹶矮，陸地飛騰一竄不通，趕跑到四傑嶺，到了山上逢人便打，遇人便砸，把梁家的長工家人等只打得叫若哀哉，往裏面跑，報告梁氏四雄，登山雄，踏掌雄，烈火雄來在外面擺三節棍往前一竄，喊嚷，修國棟胆量不小，竟敢手持軍刀攪鬧四傑嶺，我看你往那裡走，四爺烈火雄在此，修國棟已然兩只眼睛發直啦，那裏管什麼四爺三爺，一看面前有人舉鐵棍，擡頭蓋頂往下便砸，四爺一看他的棍到了，把手中虎尾三節棍橫着往下一接，只聽噹的一聲，把二爺手中的鐵棍磕起來多高，身形往後一栽，跟着梁猛就是一腿，二爺本來武術就平常，何況他又在氣頭兒上呢，心裏頭糊裏糊塗，被人家一脚踹在胸前，噹噹噹撒手扔鐵棍，翻身栽倒，過來幾個莊丁，按在那裏就捆，四馬倒攢蹄綁齊畢，搭着够奔廳房，方奎一看叫了一聲智高，千萬可不要你難為修國棟，此時二爺已然是昏昏迷迷，兩只眼睛已然努得出血，方奎看了看這才叫道智高，這個話這麼說吧，你要打算成其大義，打算斗天下英雄讚美於你，你可得把這節事辦理完善，那才叫不枉人稱皆高，大爺點頭叫了一聲老人家您只管吩咐，雖然說我的胞妹妹丈已死，我不能尤怨他人，那算他們命該如此，有什麼事您吩咐吧，梁忠是件件應從，大爺一聽說道，方才我已跟你說明了，把修雙慶，他妻子梁氏死屍成殮葬埋，把修國棟的氣冲肝的病症給他治好，然後給他娶妻完婚，你一個人要是辦理不周之時，你可就找智勝，梁忠點頭叫了一聲老人家，您請回吧，我也不能留您在這裡，現在石老英雄已然被我的老師，打了一技鋸齒鵝眉毒藥弩，此弩打中六個時辰准死，您想我要留您就誤了時期，石老英雄有個三長兩短，我也担待不起，四傑嶺修宅一切善後，自有我一人經理，大先生一聽點了點頭，這才叫米良米瑞他們哥兒兩個幫忙，又叫四傑嶺兩名家人，預備大籩籩，把石鐸往籩籩裏面一放，手下人一抬，把他老

人家那一口金背折鐵刀，往刀鞘裏面一插，收給齊畢打起來就走，後面跟着咎雲叟太先生方奎，由打四傑嶺動身，奔東鳳莊，所有四傑嶺北鳳莊兩下裡的善後，都有智高英雄一人承當，暫不必細表，單說方奎率人搭着石爺來到東鳳莊，搭至在院內，由打簾裏面把石爺搭出來，一直奔東廂房的暗間，把老人家往暗間床榻上一放，昏沉沉呼之不應，面色如紙，別看老頭子這個樣子，這個樣子還不敢叫萬芳萬里鵬，小白猿王環這兩個孩兒知曉，真要是叫他們知道了，年青人負氣，他們都是身帶重傷，再有個一差二錯，事情不是更不好辦了，老人家說到這裏叫了一聲咎大弟，你不能治，你可以看看這個鋸齒鵝眉弩，毒藥傷倘若你能識症，不怕不能治，咱們可以再請人，咎雲叟聞聽叫了一聲老哥哥，這個話可不是我說大啦，就說咱們鳳翔府內外兩科大小方脈的先生，也不是我小看他們，凡我咎雲叟所不能治者，他們也不能爲力也，天下第一傑手扶着石爺的肩頭叫了一聲老人家，我那不義的兄弟，意狠心毒，暗昧行事，打了你一鋸齒鵝眉弩，我等弟兄束手無策，倘若老人家您有個三長四短，豈不叫天下英雄笑罵於我，大家正在難過無法之際，外面手下差人進來報，跟老人家回外面有三俠到，老人家一聽一怔，趕緊問道，那三俠到此，手下人接着說道，有一位道長揚州鈔關街玉頂九龍觀崐崙道長司馬空，還有一位塞北幽燕宣化府秋林寨，獨占北方效鰲頭南極崐崙崑崙子北俠客秋田秋佩雨，還有一位山東東昌府巢父林侯家莊，鎮東俠侯庭侯振遠，大先生一聽此言，心中喜悅，遂說道，「大弟你在此等候，待我到外面把三俠迎接進來，有話裏面談，說話之間，他老人家跟隨手下人出去，將來到大門，留神觀看，門外站着年邁蒼蒼的三位老英雄，一位道長兩位俗家，全都是精神百倍，大先生一看果然是三俠，趕緊槍步上前行禮，口中說道，這是那一陣香風把你們弟兄刮到此處，三位俠客趕緊笑嘻嘻說道，老哥哥有話咱們到裡面談吧，大先生帶着三俠一直奔東廂房，早有手下人打起簾籠把三位俠客讓在裡面，用手指引咎雲叟，給三俠彼此引見已畢，大家落坐，手下人獻上茶水，方奎問道，三位賢弟由那裡來，鎮東俠將自己來踪細說一遍，書中代言，三俠由三月三亮鏢事畢，南俠客崐崙道長有意回歸玉頂九

身觀，北俠客要朝宣化府到秋家寨，鎮東俠從中可就說了，論說起來咱們各自回家，就是回家也沒有什麼事。依我之意，不如咱們先一同回奔杭州，在雙龍鏢局這麼一住，頭一節江南的面上清水秀，得暇之時可以隨便遨遊，再者說這些個徒弟們練功夫正在上進之時，二位老哥哥從中指點他們，不是又多得點兒能耐嗎，咱們弟兄並可將朝在一處盤桓，叫後看倒是第一樂事也，鎮東俠這句話將然說完，北俠南俠老哥兒兩個彼此哈哈一笑，北俠秋田說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到杭州，於是三位由北京城動身帶着徒弟們趕奔杭州，到了中天竺街，來到了雙龍鏢局，夥計們一看各位老俠客到了，趕緊上前迎接，到裏面又報告鏢主，裡面的人聞聽各位俠客回來，衆達官，一齊迎接到大門外，謙謙讓讓在裏面廳房，衆位老少英雄擠入座，淨面吃茶，鏢局的達官鏢師，未到亮鏢會的，全要把亮鏢梅花圈上動手，以及一切經過之事，細問了一番，各位老俠把亮鏢前後的事情說了個大概，各人聽得無不毛骨悚然，大家又隨意的說說笑笑。天晚安歇，次日黎明，老少英雄，梳洗吃茶，然後把徒弟們喚過來了。

鎮東俠那四個徒弟是阮和，阮瑩，徐源，邵甫，候二俠的四個徒弟，閻寶，候俊，候玉，鮑信，童林的徒弟就是甘虎，吳霸，于恆，各位老人家當面兒跟他們一說，說他們這個歲數練功夫，正在上進之時，早晚二五更的功夫，你們可加意留神，就着各位老人家在此指點，萬不可偷閒做懶，你們要加意的研究研究，後人答應一聲謹遵老人家的吩咐，要說這個孩子，還真是日夜的勤學，受各位老俠的教誨，不足兩月有餘，這些個科子們的功夫真正是大見進步，比兩個月以前，真是大不相同，這一天老人家將然叫徒弟們練完，就在早飯前，外面趙子手夥計，拿着一份請帖來在裏面，交給鏢店的鏢主黃

#### 第四十集

蔡黃金鐸，黃蔡打開一看，原來是陝西鳳翔府北鳳莊，老人家九頭鳳金奎慶九十九作百歲的整壽，黃蔡問道下書的人走了沒有，單單是咱們鏢局子這一份嗎，有咱們北號的沒有，夥計答言說道，不錯，不但有咱們兩號鏢局的，還有各位老俠的呢，我說叫他挑一挑，這裏還有幾位老俠客呢，他在鏢局子門門房水呢，黃爺聞聽說道，你把他叫進來我看看是誰，夥計出去工夫不大，打外面帶進一個人來，

#### 15

有箇四十多歲，赤紅臉燕尾髭鬚，穿着一身藍布褲褂，腳底下白襪子青鞋，肩頭上還搭着一個梢馬子，黃鏢一看是九頭鳳金奎的弟子徐仁，別號人稱飛毛腿，就見他上前行禮說道，黃鏢主某家這裏有禮了，黃鏢一看說道，你多辛苦了，但不知還有誰的帖，徐仁一聽說道，是，說道這裏留神一看，鎮東

俠等任坐，遂趕緊上前行禮說道，候老俠伙老俠全都在此，這麼省得我跑了，一伸手由打梢馬子裏面取出來，三位老俠客的請帖，雙手奉獻，鎮東俠把帖接過來看了看，叫了一聲徐仁，今年既然於你們老師慶九十九，俗言說的慶九不慶十，這一次大概是非常熱鬧吧，徐仁一聽一笑，說道，今年我的老師反正是豁出去了，凡是玩槍弄棒戳桿教場子的全都有帖，倒不是爲撒帖請份子，從中得幾個錢，他老人家所爲的是天下英雄大聚會，就爲的是熱鬧熱鬧，鎮東俠聽着點了點頭，問道，徐仁你還有多少帖，徐仁說道還有一百多份，我現在也忙，稱着到了我師傅那裏再跟您談吧，說着話徐仁當面告辭而去，各位老俠在一處計議，衆人都願意够奔陝西鳳翔府北鳳莊，給金奎上壽，鎮東俠把祭黃叫過來，黃祭你的買賣要緊，不壽的事你倒不必了，你可以派人替我代表，這些個徒弟們你可要在此看守他們，別叫他們任恣胡爲外出闖禍，皆因我們哥兒幾個要到陝西給老人家金奎上壽，所爲的是我們都是殘年之人了，都要聚會聚會，家裏頭你就分點兒神吧，黃鏢點頭答應，給各位老人家備好了川資，當日無事，次一日老哥兒三個收拾俐落，由打枕州動身，要依着南俠客崐崙道長，就要奔鳳翔府北鳳莊上禮拜壽，從中還是老人家鎮東俠說道，我有一句話，不知道你們二位心下如何，二位老俠聞聽說道，老俠客有話請講，何必這樣說法呢，鎮東俠說道，我想到北鳳莊給金老俠上壽，咱兄弟鎮八方童海川，由打三月三亮鏢找兄弟掌震野飛籠，一時情急嘔血，到如今好與不好還不知道，我打算先够奔北京城，看望看望海川，然後再够奔陝西上壽不遲，南北二俠說道，既然候大弟你這麼說，咱們就够奔北京城，三位俠客由打杭州計議妥當，曉行夜住饑餐渴飲，這一日來在北京城安定門裏北城根，到了富貴巷，進巷口一直往後回走，來在童林的私宅，土台增往裡走，由打裡面出來一個手下人，看三老



俠樂嘻嘻的說道，三位老人家你這是由打那裡來，怎麼會這麼閒在，鎮東俠趕緊問道，我兄弟海川他的病體如何，現在在家裏沒有，手下人聞聽連擺手，說道，老人家你要問我們主人，跟隨一位奉旨欽差到四川成都府，查辦事件稽查放賑，保薦我們主人為隨行的委員，不但他老人家走了，連徒弟們都走了，鎮東俠一聽心中歡喜，倒不是歡喜董林為隨行的委員，皆因病症已痊，這個地方鎮東俠交朋友就算是赤心熱胆，皆因是他們哥兒兩個是一見如故，今天一聽海川病好啦，心中別提多麼痛快啦，遂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必進去了，我們還要到旁邊貝勒府給爺請請安，說話之間，三位老俠下台階，轉身一直往西，來到貝勒府上台階往裡走，將然到了門口裡面，大管事的何吉出來了，一看三俠趕緊樂嘻嘻的抱拳說道，三位老俠我們昨天還跟貝勒爺念叨幾位來着，這可真是不禁叨念，三位老俠裡面請吧，貝勒爺現在書房呢，說話之間大管事的前行，後面跟着三俠，來到書房窗台下何吉說道，爺，現在有南俠客，北俠客，鎮東俠三位老人家到了，貝勒爺一聽說妙極了妙極了，三位俠客來在外書房，見着貝勒爺抱拳行禮，貝勒爺共手相還，然後入座，叫手下人把茶水獻上，貝勒爺說道，幾位老俠知道董海川現在不在家裏嗎，他跟隨奉旨欽差查辦四川成都事件，稽查放賑，這一幌去了日期不少啦，足有一個月了，鎮東俠一聽說道，不錯方才上他那院裏去聽見說了，我們這一次由打杭州動身，一來到北京城給爺請安，連看望海川，再者就是為到陝西鳳翔府北鳳莊給老俠客九頭鳳金奎上壽，既然海川沒在家，不問可知他的病已然好了，我們也就放心了，貝勒爺說道，各位老俠要是奔往陝西鳳翔府北鳳莊上壽，可以順便打聽打聽欽差的公館，倘若能夠相遇，一來可以見着海川談談，再說還可以輔佐於他，與國家出力，三俠答應，遂在貝勒府留飯，跟貝勒爺長談一夜，直到天光大亮淨面吃茶，吃完了早點心，貝勒爺命手下人給三位老俠封紋銀三百兩，帶在身邊作為路費，三位老俠一聽連連擺手，說道，爺你不必費心，我們自從杭州起身之時，盤費帶得充足，貝勒爺一聽也不好虛讓，自己親自送三位俠客到大門外，三位老人家跟貝勒爺告辭，出前門順着大道按站行走，走一站跟人打聽

一站，打聽欽差大人可曾由此經過，由打直隸頭站保府清苑縣，按站打聽直走到山西太原府，彩鳳山封刀大破七星八寶轉心亭，巧得金牌這些事都被三位老俠打聽得明明白白，三位老俠客自點了點頭，真好難爲海川，再往下走到了陝西鳳翔府一打聽欽差公館，老大人尙末起馬，三位老俠知道有事，在附近的地方慢慢的調查，才知道有金鳳山的和尚慧斌，遣徒行凶暗用濁目香濁傷欽差二目，要治目傷非得八寶蓮花露不可，隨行的委員束手無策，這三位老俠打聽出來這個消息，鎮東俠性急，緊够奔欽差公館見着童海川把以往之事問明白了，找到金鳳山面見和尚，跟他理論叫他獻出八寶蓮花露，秋田說道，要依我的拙見，可不是長慧斌的威風，滅咱們兄弟三個的銳氣，憑你我兄弟這三口劍，可贏不了和尚慧斌，那一條十三節墨骨鞭，到了那個地方你我豈不是羞刀難入鞘，應當怎麼樣呢，這裏有個門路，他要是肯其爲力，不獨可以得八寶蓮花露，並可保全咱們弟兄的名譽，南俠在旁邊念了一聲無量佛，口中說道老哥哥，既然有這麼好的門路，何妨你當着我們哥兒兩個說說，倘若能行咱們事不宜遲，北俠這才說道，提起來大概你們哥兒兩個也知道，不過是忙中有錯，你們把他忘懷了，就是那鳳翔府東鳳莊，天下第一傑方奎方柏林嗎，他就是慧斌的親哥哥，真要是咱們弟兄三人一同到東鳳莊，見着方奎跟他把其中的底細打聽打聽，如果他知道八寶蓮花露的下落，你我跟着他到一蹕古刹玉皇頂，豈不容易辦嗎，鎮東俠一聽如夢方醒，遂道好好，三位老俠計議妥當，這才奔東鳳莊來在方宅門首，將然上台階手下人一看三位老俠客到了，家人回話方奎迎出來，抱拳拱手讓至在裏面廂房來到裡面分賓主落坐，鎮東俠一看在迎面床上躺着個人，昏迷不醒，又見絳雲叟坐在那裏愁眉不展，鎮東俠抱拳說道，老人家床榻之上那是那一位，莫非身有貴恙嗎，還未及答雲叟答言，方奎長嘆了一口氣，遂說道三位要問這就叫一言難盡，遂把四傑嶺北鳳莊修宅所有之事，直說到老人家石金聲寶刀對鞭，被無知逆弟慧斌，用鋸齒鵝眉毒藥弩打在老人家肩頭，故此昏迷不醒，他這種暗器，又是毒藥哩成，打上人六個時辰准死，這不是當着我兄弟答雲叟人稱神醫，連他都束手無策，這麼看起來難道

說老人家他命該如此嗎，大家正在爲難之際，你們三位可巧就到了，三位身爲俠客，闖蕩江湖遠近知名，可知道那裏有高明醫生，請來給石老英雄治傷，這句話末曾說完，就聽北俠客雙手理銀髯說道，我什麼也不能治，對於內外兩科我更是個們外漢，雖然這麼說兩眼不住的看着南俠，方奎老人家那算是老成經驗，閱世極深，一看這般光景，趕緊向着南俠行禮說道，仙長你可有妙策，能給老俠客醫治毒藥傷嗎，南俠聞聽把拂塵一擺，念了一聲無量壽佛，當着魯大先生，可不敢說精通岐黃，不過略知一二，石老俠客身上之傷我看看，如果能够伸手醫治更好，我要不能治咱們是再另想別法，衆人一聽心中喜悅，慢慢的湊在石老俠客的床前，預先把他老人家身上衣服的鈕扣解開擦起衣服一看就在左肩頭釘着一枝鋸齒鵝眉弩，這個地方和尚就算是意狠心毒，由打前面打的後頭都露了尖啦，挨着傷口四週圍有燒餅大小，肉色都紫起一個肉嶺，老人家渾身上下的肌肉亂跳，南俠看了看念了一聲無量壽佛，旁邊衆人問仙長你若能够醫治嗎，南俠點了點頭道要按這個意思，我看倒許能够湊和，衆人一聽仙長能治，大家這個心裏稍爲放心，遂問道仙長你都用什麼東西請你預先吩咐，省得臨時誤手，南俠客說道別的不用，只用淨水一盆，綿紙數張，尖刀一把，用布帶數條，大先生聞聽只可照樣預備，工夫不大，一切的東西全都預備齊畢，仙長南俠客一看應用的物件全都預好了，一伸手由打自己的腰間，取出一包藥，裏面還帶着幾貼膏藥，那位南俠客這個藥是打那裏來的，也沒聽見說老道配過這個藥，書中代言，前一次在揚州鈔關街玉頂九龍觀仙長教給兩個孩兒司馬良夏九齡，習學毒藥鏢，仙長自從幼年之間闖蕩江湖，熟習毒藥的暗器，頂到成名之後，剩了一包毒藥，還有一包毒藥，老人家無意之中，叫兩個孩兒過過藥的分量，兩個孩子得去了毒藥方子，前文書已然表過了，此時並不重敘，腰中帶的這包解藥，這是舊日所存，今天取將出來，放在旁邊爲在石鐸的身旁，用手一指口中念了一聲無量佛，衆位看這一枝鋸齒鵝眉弩，已然打了個穿腔，往外起恐怕他老人家年紀啦，皆因有倒鬚鈎，仙長遂把牛耳尖刀拿起來，走在近前，先把老人家往床外一搬，腳底下叫老人家北俠秋田鎮東俠按席

了兩隻眼，靠外面叫咎雲叟大先生方奎，按住了老人家石鐸的兩肩頭，然後床旁邊站着兩個精明強幹的手下人，回頭遞給南俠客應用的東西好便利，南俠手擎牛耳尖刀，叫手下人拿過痰盂，放在老人家石金聲的肩頭前，用刀就在弩旁邊，凸起來的肉嶺用刀一扎，扎破了往外流紫血，然後用刀就貼着弩桿往下一扎，就要咔嚓割了個轉圈，一下雙手按着肩頭，張嘴橫着咬住了弩桿，雙手一用力身體往上一提，南俠口含着毒藥弩的弩桿，上面帶着一塊紫巍巍血淋淋的一塊爛肉，那都是被毒藥拿的，老人家把石金聲毒藥弩給他起下去，就聽吼的一聲，往起一蹶，那也就仗着四位老英雄各自用力一按，老人家才躺在了床榻之上，微有呼吸之聲，南俠客把弩箭放在旁邊，跟着用銀盞凉水往傷口上倒，這只箭已然打成了穿腔啦，上面倒水由打下面往外流，然後仙長把這一包面子藥打開其色發紅，用綢布條拈了一個捻兒，在傷痕上穿過去雙手扯着兩頭，把面子藥到在裏面，過了工夫不大，再用凉水一沖，你說這調藥真得說是靈丹妙藥，這個血就不是紫的了，立刻變了正色鮮血淋漓，又用水沖了幾次，照樣用布條穿過去又打開一包面子藥，用布條帶進去，然後打開兩貼膏藥化開了兩頭一面粘上一貼，全都收拾齊畢，不用的東西，全都收拾出去，屋中點上檀香，把老人家搭放在裏面，仙長吩咐預備文房四寶，仙長親自開了個方子，又叫預備鮮魚川湯，不過叫老人家內裡的毒氣往下攻攻，都安置好了，大家看着放心，後旁邊咎雲叟不由得點了點頭，抱拳拜了一聲仙長，我們這個陝西鳳翔府，談到內外兩科他們那一位也不能出我之右，惟獨今天這個毒弩傷把我給難住了，若非是仙長到此，石老英雄焉能保全性命，一來是他老人家命不當絕，再者說仙長可稱得起是世外高人，仙長聞聽此言念了一聲佛，口中說道，咎先生不要誇獎了，此時天色已然不早，堪堪到了晚飯後時，正然要叫手下從人擺掉椅，要款待衆位俠客，就在這麼個工夫，外面家人進來說道，跟爺回外面有山西太原府花四爺帶到老人家一聽好，趕緊站起身形說道，你們幾位稍微的時候，我到外面迎接迎接，發着話手下人頭前帶路，大先生在後面跟隨，來到外面一看不錯，大門迎面影壁前站着的是自己的兄弟，神槍花四爺，

## 雁 正 劍 俠 圖

不但他來還帶着一個孩兒，這個孩兒長的精神百俗，前髮齊眉後髮蓋頸，老人家將然出來，就見神槍花四爸，往前搶步行禮，說道，老哥哥您這一向可好，小弟這裏給您行禮，他老人家趕緊伸手相摻說道，我自己弟兄何必行此大禮，此地並非談話之所，賢弟裏面請吧，謙謙讓讓到裏面，花四爸一看在場的三俠過來行禮，方爺從中指引，又跟外雲叟見禮，然後落坐，花四爸這才叫孩兒銀面仙童花純花子羽，過來給各位俠客行禮，衆人一聽俱都是一怔，就皆因他的外號叫銀面仙童花純花子羽，大家耳內都有個耳說，他是山西太原府壽陽縣秦家屯，老劍客碧日金睛佛姜達姜本初的門人，練就了一對鹿角棒，打遍天下無敵，這個地方還不能跟孩兒論輩兒，他是姜老劍客的徒弟，他比各位俠客長着一輩，花四爸叫孩兒給各位俠客見禮，大家也不能這麼受，只可渾含相見，只說少劍客免禮，然後大家入座，方大先生問道，四弟你這是由打那裏來，四爺提在山西太原府花家寨，接着老人家九頭鳳金奎一封請帖，我要奔往俠西鳳翔府北鳳莊給老人家上禮拜壽，我既然到了鳳翔府，我豈能不看老哥哥你來呢，故爾帶着孩兒給你請請安，他們幾位怎麼這麼閒在，方奎把三位也是爲上禮拜壽而來的話一說，後來說到石金聲四傑對鞭，老人家被慧斌打了一毒藥暗器，鋸齒鵝眉弩，若非南俠趕到，老英雄就怕性命難保的話一說，別人聽着還都小可，惟獨花純他本是少年負氣之人，隨着站起身形，雙手抱拳說道，各位老前輩，可不是我蔑視高人，和尚他既然人稱俠客，就應當秉着天賦義務俠義道，他就不應當縱徒行兇，既然他有這種行爲，你們在場的各位俠客，不找到金鳳山與和尚理論，等待何時，北俠聞聽看他小年紀，竟有此豪氣，北俠隨着說道，少俠客是你非知，論起來我們弟兄既然聞知慧斌有這種行爲，就應當各帶軍刃找到古刹玉皇頂與他論理，皆因這裏面我們跟他的兄長大先生了交稱莫逆，顧全大義，暫且容他一夜，倘若他省悟，明天早晨把八寶蓮花露，送來就算是萬事罷了，當真不來那可不怨我等無情，只可亮軍刃殺奔玉皇頂，這句話未曾說完，在旁邊花純不由得一陣冷突，說道，列位老俠客我說這句話未免有點兒口過，像你們三俠就拿南俠客說吧，掌中一口巨闕寶刃，名傳

天下，北俠客掌中一口龍鞭寶劍，三十六路天罡宇宙皆聞，再者說還有鎮東俠候老俠客，掌中一口寶劍小聽風一百單八招青龍劍，有你們三位俠客這三口寶劍，足能找到金鳳山古刹玉皇頂對待慧斌，叫他獻八寶蓮花露，當真不獻，當場動手，這個輸贏勝負，也得說在兩可之間，怎麼會三位老俠客來到東風莊，還要容留他一夜呢。像我花純可惜一件，我手中沒有利器，倘若我有寶刃在手，夜晚之間，我隻身一人够奔金鳳山，定當將慧斌首級取來，這句話未曾說完，就見神槍花四爸用手指點說道，冤家你知道什麼，你也不過是學了幾手粗拳笨脚，你也敢在各位老俠面前說長道短，真正是豈有此理，再要多談我定要責罰，咎雲叟心中暗想，這個孩兒我可沒見過，聽說他是山西太原府壽陽縣，姜家屯姜達姜本初的門人。練了一對鹿角棒翻天三十六手，武術尙稱不錯，可有一件，這個孩子年青，太已負氣，真要是他跟慧斌會了面，他也未必准贏，正在此時，花純又向方奎說道老人家，我聽人說，你老人家有家傳孟勞寶刃一口，你老人家如果肯借孟勞寶刃於我，夜晚之間奔往古刹玉皇頂，將八寶蓮花露取來，可不知老人家肯借否，這句話不要緊，把老先生吓了一跳，心中暗想，我家藏孟勞寶刃，他的年紀又小，他怎麼知道的，我想花純他焉能够知道人家藏有孟勞寶刃，他雖不知道，他的師傅姜達姜本初身為劍客，那可真稱得起多知多曉。那一省有英雄，那一省有寶刃寶刃落在何人之手，老人家是一概盡知，孩兒練藝之時，老人家得暇可就跟他談話，今天孩兒故爾才能說出來，要說老先生家中的寶刃，孟勞在數十年前，家中蓋房刨土刨出來的，彼時一得那個刀，可就不像樣兒了，刀沒有刀鞘，老人家自配的什件刀鞘，孩兒說出來還未等大先生答言呢，在旁邊北俠客秋田，從中說道老人家，既然家藏孟勞寶刃，何不取出時我等開開眼界，大先生一聽這何苦呢，這個孩兒既然要借我的孟勞寶刃，奔金鳳山，我到不是疼我的寶刃，恐怕這個孩兒到了金鳳山，性命難保，怎麼這秋老俠客你也從中挑撥呢，又一想那也無法，老人家既然說出口來，也不好駁他老人家，遂說道你們幾位在此稍待，我到後面把孟勞刀取出來，你們各位觀看，說話之間，他老人家出離了廂房奔後面，工夫不大，由

打裏面取出一個硬木匣，打開硬木匣，裡面圍着一個軟囊，由打囊裡取出寶刀左手托着，叫衆人觀看，但只見刀長一尺六寸，綠沙魚皮鞘，赤金刀盤，黃澄澄的刀把，纏着花帶子，方奎左手攏着刀鞘右手握定刀把，往外一撒嗆啞一聲，雷勢離匣，面前一幌寒光耀目，冷氣森森，大家輪流着觀看，無不交口讚美，惟獨花純看着雷口刀心中技癢，心說真要是借給我這口刀，那就算是活該我成名，小孩子把主意拿妥，大家看雷方奎仍然把刀收放在匣內，就放在迎面架几案的上頭，打發手下人到外面羊肉館重買了一直菜來，調擺好了大家入座，開懷暢飲推盃換盞，吃完了飯殘席收拾下去。泡上一壺茶大家吃茶閒談，花純想着把這口孟勞寶刀盜走，前去行刺慧斌，屋中衆羣雄在坐，他還不敢顯露形跡，天也就在定更，北俠客向方奎說道，你休息去吧，天也不早了，我們要在暗間靜坐養神，老人家答應一餐酒好，自己吩咐一聲，手下人在明間屋搭一個鋪，叫花純在明間屋裏睡，各位俠客在暗間屋，每人一張方凳，盤膝打坐，屋裡可一共是五位，三俠跟這位雲叟神槍花四爸，裏面是老人家石鐸，明間搭着一付鋪板，上面臥着齊全，花純把隔扇對上，所有的燈燭完全熄滅只留一盞，往鋪上一躺側耳竊聽，聽了聽裏邊各位俠客都是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出入氣全都勻了，大概全都睡着，外面的天色也就在二更，花純心中暗暗的歡喜，他要盜此孟勞寶刀，奔往金鳳山古刹玉皇頂行刺，把主意拿定，慢慢的湊在迎着面的架几案，伸手把硬木匣取過來挾在腰間，輕輕撲奔屋門，到了外面把隔扇倒帶，窺身形奔往角門子，離角門順着箭道往前走，扭頭回頭觀看，後面並無人知曉，心中喜悅，伸手由打腰間把孟勞刀取出來，硬木匣放在箭道的溝眼裏面，一躍身縱上了大牆，竄房越脊，直奔金鳳山走下去了，書不可重叙，工夫不大，已然來在金鳳山切近，先找了個大樹林隱住了身形，由打腰間解開藤扣蝴蝶扣，把包袱撤下來，由裡面取出來三串吞口夜行衣，先把他換好，絨繩勒成十字絆，背後帶好了一對鹿角棒，絹帕罩頭，鬚邊打着麻花蝴蝶扣，所有一切收拾俐落，他順着小道奔往古刹玉皇頂，竄高踪矮行走如飛，來在古刹玉皇頂的山門旁，留神觀看，就見迎着面的山門，兩旁邊的角門



對面的影壁左右兩個旗桿，香罷順着廟牆一直往北，走了四五丈光景，看了看並無來往行人，脚尖一點地幌身形蹤上了大牆，單胳膊肘跨住上面的瓦子牆，探頭往裡面觀看，一看裏面黑暗暗一點燈光皆無，遂用手在牆上挖了一塊石灰條，扔在了下面側耳細聽，知道下面是實地，一換腰跳到了裡面，躡足潛蹤各處觀看，走不多遠，靠着西面有個角門子，裏面倒是燈光灼灼，兩旁邊的廂房全都是黑暗暗，輕輕的够奔上房，來到窗台外面，耳貼隔扇細聽，就聽裏面有人叨叨念念，說道，天都快到三更啦，還不到後面安歇睡覺，一天勞累這是怎麼說的，你要不睡到是給我們個話我們好睡，嬌嫩嫩女子的聲音，小孩子自己一颯腦袋心說，數百年清靜的禪林，怎麼有了女子說話，金鳳山古刹玉皇頂對於女子不准入廟燒香，這是那裡來的呢，書中代言，裏面這個女子名叫王鸞嬌，別號人稱多媚娘，他的老師是個出家的道長，名叫韓玄教，有個外號，人稱黑龍道長，離着古刹玉皇頂三里多地，他在這個黑龍觀住持多年，淨說徒弟就有五十多名，老道生平有一樣兒，賦性貪淫，在外面發賣薰香蒙汗藥採花作案，無論少婦長女，只要看着對眼，白晝之間踩好了道，夜晚必然前往，他手下這幾十個徒弟，也全都不是善類，其中最得力的二十名，每人練就一條囊沙搖魂袋，裡面不過是薰香，按酒種囊沙搖魂袋，打着人非得聞也的解藥不可，如果沒有他的解藥，無論什麼人也緩醒不過來，任憑你多高的武術，多大的英雄也躲不開，這個多媚娘，是他的女弟子，明說是師徒，暗含着就是夫妻，這個老道長的最難看，不過大身材，肩寬背厚，膀扎腰圓，一張大麻子臉，兩道粗眉，大折鼻梁子，塌鼻子頭，大咀岔通紅的咀唇，一雙大薄片子耳朵，領下一部鋼髻，和尚慧斌自己知道身被嫌疑，縱徒行凶，倘若天下的俠客到此，我怎麼能够抵敵，雖然說手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三拳也難敵四手，他才想着要找個幫手，你說人家要是真正要有武術的，全都深明大義，誰肯幫着他呢，無法這才想到黑龍觀黑龍道長韓玄教，頭一節他的武術也不錯，再者說他手下有二十個徒弟，每人手中一條囊沙搖魂袋，足能抵擋天下的俠客，可有一件爲難的事，你真要請韓玄教幫忙，他就得帶着他那個女弟子，要不然他不

來，和尚就爲這段事自己爲難了兩三天，後來無法，自己想出一個主意來，倒不如把韓玄教來，他要帶着他倆女弟子，給他們一宅分兩院，他們到不了一處，大概也鬧不出什麼事來，自己把主意拿定，並未敢叫徒弟去，自己親自到一趟黑龍觀，一見黑龍觀道長韓玄喜歡的了不得，要按素常身分說爲和尚人稱俠客，還別說是和尚親身來，就是老道上趕着，還沒有功夫理他呢，到了如今可就說不了這個話了，和尚當着一見韓玄教，相約他幫忙，叫他奔住古刹玉皇頂抵抗羣俠，還得帶着二十個徒弟，韓玄教聞聽此言，並不推辭，滿口應承，說道：我有句醜話，對高僧說道頭裏，我有個女弟子，自幼跟我習學朝暮不能相離，高僧你的古刹玉皇頂三尺女郎不准入廟，何況是旁人呢，我要去恐怕你不願意，到那個時候倒算是反美不美，我今天把話跟你老說明，省得事到臨期，招惹你老不願意，和尚聞聽心說我早料到這裏，遂說道，觀主我那玉皇頂三尺女郎不准入廟，所爲的是避免淫亂，據我想你們師徒光明正大，又是出家人，那能够跟那些亂倫無恥的女子一樣，和尚說這話韓玄教心中也明白，這分明是你看我們師徒有些個不清不白，故意用言語相害，好厲害的慧斌，這一次我要不是懼怕你的聲勢，我定不管幫忙，袖手旁觀，兩下裏各自把話說明，和尚預先回歸玉皇頂，然後韓玄教帶領二十名徒弟，跟女弟子多媚娘也來到了玉皇頂，和尚把老道留在禪堂，把多媚娘安置在三層大殿後面跨院的北上房，由打掌燈後和尚叫老道在前面禪堂，跟自己在一處說笑，多怎到了大天大亮，慧斌才讓老道隨便休息，和尚用意夜夜之間，我不給你留暇空，省他等發生暗昧，難道說你們還能够白晝之間宣淫嗎，要不然今天這個多媚娘自己在後面上房叨叨念念，口中不住的憾怨老道，正然在屋中叨念，正趕上花純在外面竊聽，少劍客心中納悶，暗含着思素和尚，慧斌雖然說縱徒行凶，違背天理，我聽說他的行爲很好，自從打七歲練藝，練藝四十七年，到如今五十四歲，他又是個出家的和尚，難到說他還能够戀愛女性嗎，自己想到這裏，不放心他用小指蘸唾沫把窗櫺紙挖了一個小孔，眇目往裏觀看，但只見裡面廂靠着後山牆放着一張床，床上坐褥靠枕俱都齊備，八仙棹兩旁邊有椅子，南山牆放着琴

棹，四週圍有兀堯，雖然說屋裏面沒有什麼陳設，倒是清雅異常，在床榻以上坐着一個女子，真正稱得起體態風流，上身穿着一件桃紅的汗衫，蔥心綠的中衣，腳底下大紅緞子的弓鞋，雙手攏着磁膝蓋，心中似有所思，就聽裏面的女子說道，啣說不說還是真不來，這叫人够多麼膩煩，說着話就彷彿打了一個啊次，由打大襟咀上撤出來一條絹帕，猛然間對着少爺窗上打去，就聽花啦一聲響，少爺聞聽一股幽香窗櫺紙已然打破，跟着打了兩個嚏噴，翻身栽倒，裏面的姑娘王鸞嬌微笑，要說這個姑娘可算是久經大敵，皆因他在屋中正然攏着磁膝蓋盼想惡道，猛然間看見窗紙上有一個小孔，似乎有個人影相彷彿，多媚娘心中思索，這不問可知，一定是廟裡的小僧人，小冤家我就是有點兒行爲不正，也犯不到你們手裏頭，又一想我也不能自白的把他放過，假裝打啊次，伸手把絹帕取出來，對准了那個影兒吧的一打，外面打了兩個嚏噴，翻身栽倒，多媚娘樂嘻嘻說道冤家，說着話奔外面低頭觀看，先把這條絹帕撿起來，掖在腦間，仔細看了看，原來不是小和尚，是一個清俊無比的一個少年男子，用絹帕罩頭，起初王鸞嬌他那個心思要是小和尚，他打算把他置於死地，此時一看是一位少爺，但不恕反倒發現出來一種和顏悅色，下腰輕輕的把少爺挾起來就走，趕到來在屋門，到了裏面，輕輕把少爺先往椅兒上一放，一伸手由打腰間把孩兒的絨繩解下來，背後孟勞寶刀一對鹿角棒，滿都給他放在桌案上面，用繩把他椅子上一網，網了個結結實實，然後把孟勞刀拿起來，看了看心中納悶，怎麼這個孩子人小，使的刀也小，刀長不遠一尺多，隨着嗆啷啷一聲把刀掣出來，光華一閃冷氣侵人，這就叫邪不能侵正，多媚娘看着寶刀毛骨悚然，咯楞一聲，趕緊把刀還鞘，放在棹上，自己坐在對面，仔細打量孩兒花純，他不看還可，一看面如敷粉，唇似丹砂，這個丫頭由打出世以來，他就看過他們廟中這羣無賴子，多怎看見過這樣清俊的少年，不由得心中暗想，若我要跟這個孩兒從此遠走高飛，我們二人作一個白頭夫婦，豈不爲美，自己想到這裏又恐怕他不願意，再者說又不知道這個孩兒是誰，倒不如我用解樂把他解過來，我們兩個人對着面說，想到這裏心中高興，這才叫人得喜事精神爽，

悶來愁腸悶睡多，他這才站起身，奔几案上取放着的兩個藥瓶，一個白色一個紅色，把那個紅藥瓶拿過來，打開翡翠蓋，輕輕的呵出一點兒紅藥面，倒在了掌心之中，手托着這個紅藥面，來至在花純的面前，對准了花純的鼻孔用口一吹，猛然間就見花純打了一個嚏噴，花純睜眼觀看，一看自己倒剪着二臂，被人細綁在椅子上面，對面坐着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那個樣兒還樂嘻嘻的，少爺正在怔神之際，就聽多媚娘說道，我說你這個年青人，怎麼這樣大的胆子，深夜之間來在古刹玉皇頂暗探我的臥房，你這小子難道說還懷什麼好意嗎，你要實話實說，姑娘大發恻隱或者能够饒怒於你，如果不說真情實話，慢說你走今天想活都萬難，花純聞聽此言二眸子一轉，心說古刹玉皇頂真厲害我今天來了，這還沒見着和尚擡上這麼個小娘們他就把我給捉住，我也不是說句大話，別看我被獲遭擒，就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兩行伶俐之齒，我要說個天花亂墜，我准能哄得這個娘們心中喜悅，解繩扣把我一放，花純心中正然想着，又聽多媚娘說道，你家住那裏姓字名誰，你對我說個清楚，你只要說實話我就有個辦法，如若不然我叫你小命見閻王。花純聞聽此言微笑道，你先不用問我，你們這玉皇頂三尺女子不准入內，你是什麼人在此居住你先說說我也明白明白，多媚娘一聽遂眼嘴一笑說道，冤家你要問我告訴你，我姓王名叫王鸞姣，有個小小的外號叫多媚娘，我的老師出家道長，黑龍道長韓玄教，住持在黑龍觀，我跟他練藝多年，武學不用說我跟他得了一件寶貝五色迷魂帕，方才要是沒有這宗寶貝，冤家你怎能被擒，還不止這個，這是薰香蒙汗藥，我也全會配，我可不是吓嚇你，我的老師還帶着二十位師哥，每人一條囊沙搖魂袋，和尚約了來的，到此幫忙，話全跟你說完了。我也得問問你姓字名誰，花純聞聽眼珠一轉心說，闖了半天和尚小子這裏頭有預備呢，還有什麼囊沙搖魂袋，這辛虧是我來，若不然他們全都蔽在門後頭，各位老俠一到，他們把囊沙搖魂袋一抖，一個個全都被獲遭擒，真是厲害，想到這裡說道，你要問我，家住山西太原府花家寨，姓花名純字子羽，別號人稱銀面仙童就是我，我這一次前來尋仇，找的就是慧斌，不承想一時不慎，在外竊聽，被你把我獲住，這

也算我命該如此，殺刮存留給少爺來個快當，倘能嚇裏嚇際，我可要口出不遜，辱罵於你，多媚娘一聽這個孩子叫銀面仙童，細看果然面若銀盆，王鸞姣越看越愛，今一聽少爺說的這個話，不但不着急反倒睡着嘴一笑，說道，我把你個沒良心的，說着話用手向他臉上一戳，你聽我把話對你說明，這個道可是兩條，要死要活全在你，如果要死把你搭在前面的禪堂，我手持軍刃自能結果你的性命，要是耍活那就好說了，我今年年長二十一歲，尙未許配人家，你若能當面允許了親事，我的終身許配於你，咱們兩作一個長久的夫妻，郎才女貌豈不是一對美滿姻緣，要不然你在山西太原府，怎麼會一時之間，就會來到了金鳳山，古刹玉皇頂，看起來其中一定有神鬼撮合，要不然也不能叫你跟我相遇，你要當面應允，咱們就算萬事皆休，你要說出半個不字，我是要你頂上人頭，花純二眸子一轉計上心來，遂樂嘻嘻說道，我告訴你，你還別拿着這個結果我的性命來吓嚇我，我既然敢上金鳳山，我就沒打算活，我這個腦袋早就拴在褲腰帶上了，我可不是怕死，你既然要說喜歡我，那我倒是很樂意，因為什麼呢，你既有情我焉能當面拒絕，但是得出於一片真心，王鸞姣一聽花純這算願意了，遂樂着站起身形，走在花純的面前，說道，冤家你就不用說這話了，我要對待你是假心，我不早就結果你的性命了嗎，難道說你倒翦二臂，還能跑了不成，說着話那個意思是要給花純解背後的綁繩，花純一看心中喜悅，心說只要你給我解開，我是拿腿就走，少爺想到這裡，把個王鸞姣可就喜歡的了不得啦，他一聽花純把親事點頭應允，趕緊走在近前，由打椅兒上把繩子解開，慢慢把少爺身上綁繩也解開，花純一看解開了細繩，站起身先活動活動，然後用手一指，叫了一聲王鸞姣，你愛我不愛，王鸞姣一聽樂着說道，冤家我怎麼會不愛你呢，我要是不愛你還把你的綁繩解開了嗎，少爺一聽隨着又用手一拍自己道，你既然愛我，我有點兒事問你，大概你不能駁我吧，王鸞姣聞聽說道，有話你就請講，咱們兩個人你也不必客氣，少爺問道，方才我在外面竊聽，你手中拿的那是什麼東西，就能够把我打倒昏迷不醒，看起來那個東西就是一件寶貝，多媚娘遂伸手由大襟頭兒上把那一塊五色迷魂帕取下來說，你

看見了沒有，方才我就用此物件，將你打倒，這是我的老師所傳，取名就叫五色迷魂帕，花純一看這件東西約有手巾大小，上面綉着各種的四季花，手巾四角有穗子，上面墜着康熙銅錢，這個手巾是用薰香薰過的，兩條手巾夾到一處，當中有個薰香壺子，只要是對着人打出去，薰香往外一冒，人聞見一般異香，就得翻身栽倒，要打算緩緩醒過來也行，可得聞他的解藥，不然可醒不過來，少爺可雖然口裏問話，那個意思打算把五色迷魂帕奪過來，衝着王氏一扔，有什麼話回頭再說，無奈一節，這個王氏精明強幹，他一看花純二口直直勾勾，趕緊把迷魂帕帶在腰間，花純跟他隨語答話，可就問有甚麼解藥呢，王氏用手一指你看見了沒有，棹案上面放着兩個藥瓶一紅一白，紅的可是解藥，白的可是薰藥，全都在那兩個瓶兒裡頭呢，要說人家王氏對於花純還有真情實意，就是這個孩子兩句眼晴直勾，東看西望，他那個意思打算走，他可是坐在北面椅子上臉衝着外，王氏坐在外頭臉衝着裏，兩個人說笑笑，隨意的閑談，正然說笑之際，猛然間就見籬子一起，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向花純一擺手，花純那個孩子够多麼精明，知那個意思不叫他看，恐怕傾動了王氏的眼神，花純沒話想說話用手一拍王氏，叫了一聲多媚娘，我告訴你，咱們兩個人是又投緣又對勁，又對脾氣，月下老人再給我添一個胖兒子。那够多麼好哇，王氏聞聽一皺眉道少胡說，這句話還未說完，就見那人在棹案的近前先拿起來孟勞刃，攏住刀鞘擊住刀把，安綉簧撒出寶刃，說是遲那時候，來在王氏的身背後，裏手用寶刃在王氏的勃頂上一掃，嘩嘩一聲人頭落地，死屍栽倒，就見花純用手一指那人叫了一聲師哥，你這是甲打西裏來，書中代表，來者乃是飛天金睛鼠胡林，鎮古俠董乾弟子，原來來位客客，因和尙慧斌，縱徒不法，遂寫信把胡林約來，使他暗探玉皇頂，並盜取了和尚衣服鞋帽爲證，方要走的時節，見王氏把花純擒獲，遂在後面看其動靜，見花純愚弄王氏，使之鬆綁，鬆綁後又欲賺敢兵刃，又怕迷魂帕的厲害，不敢動手之際，胡林乘間即入，遂把王氏一刀殺死，向花純道，你好大胆量，竟敢單身夜入玉

皇頂，花純一聽遂把自己隨同老爹到東風莊，因為自己年青，一時負氣，盜了方奎的孟勞刀。來到玉皇頂，夜晚之間打算刺殺慧斌，不承想來在此處，遇見這個丫頭，他用五色迷魂帕，把魯打倒之事說了一遍，師哥到這裏來作什麼來了，胡林一擺手叫聲兄弟，少要閑談，這場事事關重大，不止我一個人來，各位劍客都到了，我此時也不用對你細說，此乃險地，兄弟不可在此久停，依我說可不一定對不對，兄弟你趕緊走吧，此時花純十分威風，已然減去九成，遂答應一聲是，說着話走近棹案，把兩個藥瓶拿到了手中揣在腰間，把他那根絨繩勒好了，一對鹿角棒，插在背後，孟勞刀掖在腰間，全都收拾俐落，這才說道，師哥，咱們是自己弟兄，也用不着客氣，我可要跟你告辭了，胡林一擺手說道，兄弟你去你的吧，花純點頭答應，轉身出了廟，點着盤山道路下了山回歸東風莊不表，單說的是胡林一下腰先把王氏的人頭拾起來，在埃塵上擦了擦脖項上的血跡，起着由玉皇頂出來一直够奔西北走不多遠，眼前一帶松林，真稱得起千古柏萬年古松，枝葉茂盛，走過了這帶松林，就是擋僧嶺，過了擋僧嶺可就是山神廟，胡林手提着人頭，來到松林以內，找了一株最高最大的松樹，慢慢節攀到上面，把枝葉往兩旁邊一扯，把人頭掛在上面，用樹葉擋了又當遮了又遮，怕的是天氣炎熱，日光晒壞，再者說烏雀在此經過，恐怕是把他用咀啄爛，爲的是什麼呢，這就是等着和尚慧斌，到了一敗塗地之時，就是他的一段罪名，數百年清淨禪林，這就算被他們淫蕩所污，到了九罪證凶僧之時，這也是一罪，這是後話暫不多表，單說花純由金鳳山古刹玉皇頂，碰了這個大釘子，悶悶不樂施展夜行術够奔東風莊，來到方宅宅院，縱身躍牆到了裏面，走到箭道溝眼切近，先把硬木匣取出來，把孟勞刀放在裏面，來到了廂房，躡足躡踪到裏面輕輕的把孟勞刀放在棹案之上，聽了聽裏面的各位老俠仍然是打坐養神，他由打背後撤下來一對鹿角棒，放在床上然後把身形躺在床榻之上，拉了一床夾被，連頭帶腦一蓋，還未曾躺穩，就聽裡面屋北俠客秋田說道，嚶呀堵死我了，北俠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南俠念佛無量壽佛。不但你堵還把我悶死呢，南北雙俠正然接談，就聽花四爺說道，二位老俠客別拿



我們孩子奚落着玩了，既然他在金鳳山碰了釘子回來，倒莫如把他叫了進來問他一番，到顯着痛快花純一聲咳嗽就蹣起來了，心說好家伙，闖了半天各立俠客都知道，他站起身形就在這般光景，簾子一響老人家方奎由打外面進來，用手一指少爺你好大胆哪，好在一樣兒，沒把我的孟勞刀丟失就算便宜，書中代言，花純他總以為自己是劍客的門徒，武術高強心性靈巧，他焉能够知道，各位老俠比老高的多，經練深遠，這才叫薑是老的辣，溝葱白兒長，由打孩兒年青負氣非要看孟勞刀，在場各位老俠可就看出來了，准知道孩兒要看見孟勞刀，必然盜走孟勞刀奔往金鳳山古刺玉皇頂行刺慧斌，要不然怎麼大先生把孟勞刀取出來，給各位老俠看完了就應當帶着後面收藏，就是帶走了花純他也不甘心，故此放才至在掉案的上面，在場各位老俠不約而同，都知道花純夜晚之間，准要帶着寶刀够奔金鳳山，因此北俠客在定更時，就張羅攤打坐休息，衆位俠客又都湊到了裏間，爲的是讓花純走着便宜，果然花純一看衆人在裏間各自休息，他才盜走孟勞刀，奔往金鳳山，方奎在後面暗自跟隨，不枉人稱天下第一傑。知道花純這孩子，正在血氣方剛，攔阻也是無益，倒不如在後跟隨，或者作他的後盾，以至於花純到了玉皇頂，遇見淫婦王氏，被他用五色迷魂幘，把花純打倒綁在星中對面求親，後來胡林盜刀斬王氏所有一切的事，全都是目睹眼見，到後來看看花純下山，大先生回歸東鳳莊，見了衆人訴說以往之事，各位俠客聞聽，點了點頭彼此都是哈哈大笑，大家聽着惟獨旁邊神槍花四爺心裏頭難過，衆位老俠插圈弄套全都是擺布我們孩子，又一想這也不錯，要不叫他栽這一回筋斗，他是乍生之輩不畏虎，將來要真遇見有聖耐的，豈不要吃大虧呢，這一次就算戒懲於他，花純回來之時，衆位老俠全都知道，北俠客秋田說話，商俠答言花四爺聽着實在過不去了，說道，二位老俠別奚落我們孩子啦，何不把他叫進來細細的問他一番，大先生正然進來，衆人來到屋中一問，花純把經過之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談話之間，天光大明，把手下人喚起來叫他打淨面水，老少英雄淨面吃茶，秋田站起身形說道，衆位英雄看見了沒有，我等大眾昨日到此，就應當趕奔金鳳山玉皇頂，找和尙當面與他

理論，皆因咱跟他的兄長有一面之識，故此容留他一夜，天光大亮他若不送八寶蓮花露，這可別就怨我等無情，把話說完，就見南俠客，鎮東俠，米良，米瑞，方奎，咎雲叟，一齊站起身形收拾齊畢，那個意思就要趕奔金鳳山，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裡間屋裏老人家石金聲說了一聲方大先生慢走，石鐸有幾句拙言，要在各位老俠面前告稟，這句話不大要緊，在場各位老俠全都來在暗間，擁擠擠全都站在石爺的床前，就見石爺用手一指叫了一聲諸位，既然大家要上玉皇頂，我有兩句拙言，衆人說道老人家有何金石良言，請當面說出，你老人家比我們年紀大，有什麼高深的主意，吩咐出來我們是依計而行，石爺未曾說話，長嘻一口咳氣，說道，石鐸一時不慎，刀削高飛的左耳，得罪了高僧慧斌，才招惹他動怒，打了我一鋸齒鵝眉弩，要不是南俠客到此，焉有老朽我的命在，慧斌與我尋仇，不過是給他弟子高飛報仇雪恨，他有八寶蓮花露能够給欽差醫治二日，我想和尚要是鎗把我結果性命，他決不肯獻八寶蓮花露，今天客位老俠到玉皇頂見着慧斌，不過從中排難解紛叫他獻八寶蓮花露，當真言語不合，各位老俠就得當場動手，各位老俠倘若把慧斌治服，當然他獻八寶蓮花露，如果說衆位老俠敵不過和尚，到那時他怎肯善罷甘休，依我說方大先生分神，預備一個簸籬，把我們師徒爺兒三個，搭到玉皇頂，待我親自觀看，如果各位老俠贏不了他的時節，也不用他費事，我們師徒爺兒三個伸頸就死，我等一死其怨即解，八寶蓮花露當然獻出，以救欽差豈不妙嗎，如若不允，我即死於衆俠客之前，大家勸說石爺不允，方奎只得吩咐手下人預備三個大簸籬，扁担杠子繩樣樣預備齊畢，又派了十名彪形大漢，所爲叫他掉班抬着簸籬，工夫不大，簸籬預備好了，把石爺搭在一個簸籬之內，連他老人家那一口寶刀，也放在裏面，把萬方王環各自放在簸籬裡面，穿繩套杠子全都收拾停妥，方奎語話衆位英雄，咱們大家趕奔金鳳山玉皇頂去者，各位老俠開聽，一齊往前行走，北客，南俠，鎮東俠，咎雲叟，米良，米瑞，神槍花四爺，少劍客花純，方奎，衆人前擁後護，亞聚衆星捧月的一般，當中抬着三倒簸籬，由打東鳳莊動身，出莊口一直够奔金鳳山，書要簡斷，來到金鳳山，順着盤山道

路上山，來到玉皇頂，到了山門切近，影璧的頭裏，把三個簸籬放在影璧根下，各位俠客走在山門前，秋田首先發言說了一聲裏面有人嗎，就提現有羣俠在此，報告你們本廟的方丈，請他到外面答話，早有門頭僧得着這個信兒，一直往裡走够奔禪堂，報告和尚，此時和尚正然勸黑龍道長韓玄教呢，老道直哭的亞似淚人兒一般，書中代言，和尚把老道韓玄教留在前面禪堂，一夜之間無話不談，老人家在前面心在後面，直談到三更過堪堪到了四更，老道只瞓得張口啊欠流淚，兩只眼睛熬的如同爛桃相彷彿，和尚跟他說話，他只可閉着眼睛糊裏糊塗的答訕，和尚看着好笑，這才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老道這麼大的年紀，貪戀外色直落到這種現象，豈不令人好笑，直熬頂到天光大亮，把個老道只瞓得前仰後合，和尚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叫了一聲道友，天已然到了這般候時，你回到後面休息去吧，老道站起身形，打了一個稽首，口念無量壽佛，說道師哥你多慈悲，出離禪堂一直够奔後面跨院上房，啓簾籠來到裏面說道，歸人叫你受等了，將然說完這句話，留神觀看，但只見多媚娘的人頭無踪，死屍躺在埃塵，血流滿地，老道一看驚魂千里，口念無量佛美人啊，不知何人將你殺死，人頭那裏去了，我這知心的女徒弟呀，老道大放悲聲，不亞如喪去了考妣一般，正在哭的難過之時，小和尚早就跑到前面報告慧斌，和尚得報心中不由得歡喜，口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才去了我一塊心病，多媚娘在我的廟中，我真是提心吊胆，倘若是有各位俠客到此，被他們知曉說我數百年的清靜禪林，引誘姦淫之輩，入廟污穢了佛地，我有何言答對，這一來他既然是死了，就叫死人口裏無着對，就是天下俠客問我，我只搖頭不知，他等也無可奈何於我，和尚想到這裏，心中歡喜，站起身形，一直够奔跨院上房，到裏面遠看，老道在那裏直哭，和尚趕緊走上前去，叫聲道友人已然死了，你也不必過慟，倘若哀傷過甚，與你自己的身體有妨，老道聞聲沾了沾淚痕叫了一聲高僧我不疼他別的，我就愛他由打七八歲之時，不離我的左右，所有我一舉一動沒有他不知道的，今他一死斷去我的左膀，好不難過死人也，如今人死得人頭尚不知去向，並不知爲何人所害，真正悶死我也，和尚一聽多媚娘

被殺，丟失了人頭未免一怔，說了一聲道友，你也不必難過，叫小和尚預備一口棺木，把他收殮起來，暫時雕木代頭，先行掩埋，俟後把人頭訪出，再給他併葬不遲，小和尚照着言語前去辦理，和尚陪着黑龍道長韓玄教來到前面禪堂。百般解勸，正在解勸之際，外面門頭僧進來報告，現有羣俠到此，請方丈外面答話，和尚聞聲此言，把手中拂塵一擺，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好待我前去會他，未曾走先吩咐韓玄教，把他帶來的那二十名徒弟，埋伏在山門後，和尚親自來到山門外，留神一看，就見影壁前放着三個籊籊，羣雄列在兩旁，還未等和尚答言，北俠搶步向前，雙手抱拳樂嘻嘻說道，高僧請了，秋田不才這廂有禮，和尚聞聽此言，幌拂塵念了聲阿彌陀佛，聲若巨鐘，叫了一聲秋老俠客，你不在秋林寨，來到金鳳山，有什麼公幹不成，北俠說道，高僧我這裏有兩句忠言，在高僧面前略微的一談，我想老方丈聰明過人，名爲俠客作事光明正大，因何信寵弟子暗所濁目香濁傷欽差，豈不想欽差爲國爲民，奔往成都放賑，拯救萬民於水火，如今因此滯留，我想高僧身爲俠客，絕以不能袒護弟子，助桀爲虐，我等既然到此，請高僧看我等簿面，獻出八寶蓮花露給欽差醫治二目，早日啓程，不用說數萬飢民，連我等也是感激不過，要是談到私情，你說你的徒弟，被石老俠客刀削去左耳，老方丈已然掌打萬芳，鞭打玉環，石老俠客這麼大年紀，身中鋸齒鵝眉毒藥弩，他們師徒三人性命危在旦夕，叫我看了了可也就是了，此時要是獻出八寶蓮花露，一場風波化爲烏有，並且人情兩盡，不知道高僧肯賞我們這個全臉，和尚聞聽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叫了一聲秋老俠客，你所說的都是金石良言，倘非是老僧惜貴在辦善惡，然而事至如此，叫老僧也難以挽回，今天各位俠客到此，不問可知，一定是要以武力解決，這個話可不是老僧口狂，就請各位老俠亮出軍刃，跟慧斌當場動手，如果贏了的我十三節墨骨鞭，慢說是八寶蓮花露，就是頭上的人頭，也請拿去，北俠聞聽此言，雙手一擺銀鐺，說道高僧，既然不能聽納鄙言，談到武術解決，秋田所學不過微末技藝，稱於長林一葉，亂草一蒿耳，話說到了此處，左手攔劍匣右手握劍把，噹啷啷一聲響，寶劍離匣，老人家作出來右手指天

，左手畫地天罡劍的架式說道，高僧秋田可要得罪了，和尚撩起長大僧袍，將然要往外撒十三節墨骨鞭，就在這般光景，忽然間聽見東南角踏踏踏有馬蹄的聲音，有人高聲喊叫秋賢弟，你勿要動手，老朽來也，衆人聞聽聲音，大家回頭觀看，但只見來的這個人，手中拉着一匹黃驃馬，這匹馬長的好看，由頭至尾長有一丈，身馬足夠八尺，大蹄碗兒螳螂膝兒，渾身上下干草黃，小耳朵大眼睛鞍子鮮明，馬掛雙踢胸，鞍轡上，搭着一個長條包袱，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英雄，手拉着絲韁，只見來者身高約有六尺，細腰扎背雙肩抱攏，身上着米色綢子大褂，腰繫絨繩，腳底下大紅子朱履，鬢若銀條兩道殘眉，二目神光足滿，大家一看認得，非是別人正是家住廣東龍門縣青龍街，開八卦堂的頭頂太極，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書中代言，由八卦山玲瓏島事畢，王十古就回到了廣東龍門縣八卦堂，在家中安享清福，三月三亮鏢會，天下英雄俠客，完全都到一觀北京城，惟獨王十古沒去，到了四月中旬，有來往的武術家登門拜訪者，老人家一打聽亮鏢的經過，才知道這俠動手會鬥燕普，幾條分雙劍等事，因童海川掌震野飛龍，用力過猛歐傷吐血，王十古聽着可就不放心了，暗想道我兄弟童林年紀雖然說不大，交朋友血心熱胆，這一次掌震野飛龍，內傷吐血輕重我還不知，北京城若有高名醫生還好，倘若沒有名醫，豈不要當誤了他的生命，倒不如我趕奔到北京城，前去給海川醫治，把主意拿妥，把文房四寶拿過來寫了一個條，今日停診，叫手下人拿出來粘貼在門旁，把包袱收拾停妥，裏面帶好一條十三節人骨鞭一對八卦拳，當天無事，次日天明清晨起來，吩咐家人備好了那一匹黃驃馬，這匹馬可稱得起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寶馬良駒，收拾齊畢，老人家囑咐手下人，如果再有前來治病的，就提先生外出，全都囑咐好了，他老人家才拉着馬出離了青龍街，縱鞍任蹬上馬，心急似箭，馬上加鞭，連夜行走，在中途路上饑餐渴飲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一天來到了北京城，安定門裏北城富貴巷，老人家下了坐驢，拉着牲口進巷，來在裏面，童林的住宅，將然要上台階，就看出打裏面出來一個人，老人家問道，勞你駕這可是童教師的住宅嗎，那人聞聽此言上下打量打量老俠，然後說道，不

錯你找誰，王十古說道，我找童海川，那人聞聽說道，我們教師爺沒在家，跟隨年大人當隨行委員，查辦四川成都放賑去了，不但他老人家去了，連各位少俠也都跟去了，老人家你貴姓，裏面談吧，十古聞聽一怔，他的病症可會好了嗎，手下人說道，已然是復舊如初，累你掛心，我還要領教領教老人家貴姓仙鄉何處，此地也並非講話之所，有事請裏面談吧，十古聽手下人說話謙恭和氣，遂說道，我家住廣東龍門縣青龍街我姓王名叫王十古，手下人一聽說道，原來是王老俠客，老俠客你這一向可好，小人這裡給你行禮了，王十古趕緊一擺手，說道，既然你們主人沒在家，我也不進去了，我跟你打聽打聽，貝勒爺他老人家府第在那裏，手下人聞聽，用手指，老俠客你越過當中貝勒府往前走，那就是貝勒爺的私宅，你到那裏一問就有人把你帶進去了，十古聞聽說了一聲勞駕了，轉身形拉着馬，就見外面站着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英雄，手中拉着坐騎，手下人趕緊問道，老人家你貴姓你找誰，老俠客聞聽說道，勞你駕借問一聲，這是貝勒府不是，若到裡面見着貝勒爺，就提我姓王名叫王十古，家住廣會龍門縣青龍街，特此前來給爺請安，手下人說道，你在此候一候，我給你回一聲，够奔裏面去了，工夫不大，這手下人把王十古陪到了外書房，馬匹拉到槽頭，給他老人家喂上，王老俠手提着包伏來到了外書房，見着貝勒爺，老俠客趕緊搶步行禮，說道，爺你這一向可好，王十古給你請安了，貝勒爺一看趕緊客禮說老俠客請坐吧，叫從人先獻上茶來，然後一問十古何事來到了北京城，王老俠就把聽人傳言三月三高鏢，童林掌震野飛龍因情急吐血，是我不放心前來尋視，不想海川已然痊癒，隨同年堂差查辦四川起身走了，這才特此來給你請安，貝勒爺聽罷說道，老俠客你別號人稱神醫，內外兩科大小方脈，無一不精，稱得起是和緩再世，堂中定然少你不成，不知此次能在此盤桓多少日呢，王老俠聞聽一笑，爺這是取笑了，我們龍門縣論到醫生不下數百人，不過我對於醫藥上略知一二，我此次來北京，許盤桓三個月五個月的，也就許稍住幾日，我這就來去無定，貝勒爺聞聽哈哈大

笑，說道：「老俠既然有這個打算，我可就放心了，我有一言出口料老俠不能駁我，十古聞聽說道，你老人家有什麼話只管當面吩咐，貝勒爺說道，我想海川一個人隨着年羹堯查辦四川人單勢孤，前些日子，有各位老俠，南俠，北俠，鎮東俠，由打我這貝勒府動身，追趕年羹堯去的日子不久，我今天還要求王老俠分神幫忙兒輔助海川到趙成都府，可不知道老俠能奔應允否，王十古聞聽此言，遂說道：「正爺既然吩咐，我即前往，貝勒爺聞聽心中歡喜說道，蒙老俠應諾我先替海川謝謝，此時天已不早了，叫手下人調槌棹椅，安放盃箸碟，霎時間酒肴滿案，貝勒爺跟王十古老俠客對坐而食，推盃換盞划拳行令，高談闊論開懷暢飲，酒足飯飽，殘席撤下，天晚安歇，一夜晚景無書，次日黎明梳洗已畢，在貝勒府吃過了早點心，貝勒爺取出紋銀百兩，說道，老俠這是我這點兒小心意，你老帶着作爲路費吧，十古一聽連連擺手說道，爺這可不用你老人家費心，我由家中來路費充足，你老就不必讓了，說着話十古老俠客手提着包伏，轉身形往外走，貝勒爺直送到街門外，用手下人拉過黃鏢馬，跟貝勒爺拱了拱手告辭，翻身上馬，按站追趕年羹堯，一路上打聽欽差所過的地點有事沒事，打聽來打聽去可就道了陝西鳳翔府了，跟人家打聽得欽差老人在城裏歇馬，已然到了好幾天，尚未起程，細一調查才知道金鳳山古利玉皇頂，的和尙，縱徒行凶，暗用濁目香濁傷欽差的二目現在各位俠客義起反對慧斌，老人家才聽明白了，心中暗想慧斌我是久識其人，他有一條十三節墨骨鞭，鞭招出衆，我王十古使是一條人骨鞭，三十六手天罡鞭的招法可稱天下第一，所懼者可就是和尙雙鋼掌，這場事我趕上啦，倒不如，背着海川先够奔玉皇頂，見着和尙慧斌用好言婉勸，當真不聽再作道理，遂騎着黃鏢馬够奔金鳳山，趕來到了玉皇頂就見在山門前站着一干的義俠，和尙慧斌站在山門外，老人家下了坐騎，留神細一觀看就見北俠已然仗劍在手，勢將用武，王十古才高聲喧讓，秋賢弟勿要你動手，老朽來也，北俠擎住了寶劍一看王十古，心中歡喜，准知道十古的一條十三節人骨鞭，足能够敵的過和尙十三節墨骨鞭，真乃吉人天相，說話王十古，已然把馬拴在樹上，王十古來在慧斌的面前，雙手抱拳叫了

#### 第四十回

#### 37

一聲高僧請了，不才王十古這裏有禮，和尚已經取出十三節墨骨鞭，正要抖手進招，忽然間面前來了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者，一看認得，原來是王十古，隨着單手打問訊，口念彌陀佛，老俠客這是那一陣香風把你吹來，王十古聞聽微然一笑，我這是欲要够奔四川成都府，訪個朋友。因爲順便特此前來拜訪高僧，你們兩造的事我已然在路途之上，打聽明白我欲從中調停，不知道容我開言否，和尚聞聽哈哈一陣冷笑，叫了一聲老俠有金石良言，當面講來，老僧願聞，十古聞聽笑着說道，聽人傳言，你與石老俠客雨下裏起了惡感發生衝突，鬧到這個地步，今衆位俠客到此，萬不可以武相等，總以和平爲上，方不失素日之愷，二也保全咱們俠客的義氣，免得叫旁人議論，盡棄前嫌言歸於好，不知高僧能納鄙言否，和尚說道，老俠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皆因石金聲他欺我太甚，才招惹我的弟子高飛，暗用濁目香濁傷飲差二目，所爲的是陷害石鐸，王十古聞聽此言，面目往下一沉，叫了一聲高僧，你就錯了。我是向理與向人，既說石老俠客得罪你的弟子高飛，刀削左耳，他不應當用濁目香濁傷飲差二目，年欽差他是奉旨的大員，再者說有要公在身，殺官叛逆非我輩所爲，人稱你赤胆俠，身爲俠客你就懂得天職義務。曲盡分明，不啻縱徒弟兄行凶，別的話我也不用說了，你把八寶蓮花露取出來交給我，帶回公館，爲飲差醫治二目。我担負全責，不能牽連高僧，並求大人保全你令徒無事就是了，再說飯依三寶慈悲爲先，爲一個無知的弟子，大開殺戒，違反清規，得罪了天下的義俠，豈不可惜，我話盡於此，請你再思再想，和尚聽罷王十古這個話，如同大夢方醒，知道人家的言語句句合乎情理，可有一件，那知和尚他因王十古有一條十三節人骨鞭，三十六路天罡招打遍天下無敵，倘若是應了他，外人不說和平了得，必說我這一條十三節墨骨鞭，怕他的人骨鞭，從此我的俠名，竟被他壓下了，想到這裏說道，王老俠客，別人無論如何吩咐，我能伴件應允，惟獨王老俠你，說句糙話無論說什麼，我也不能應允，若叫小僧應允，除非你我二人對對鞭，無論勝負輸贏我必伴件應允，就請亮出軍刃，老僧相陪，王十古聽完了和尚這個話，知不可以和平調解，遂亮出十三節人骨鞭，衝着和尚微然



一笑，科舉高僧我要當男領袖了，高僧你就請來這招，老朽奉陪，和尚一着口中念了一聲彌陀佛，他也把他那一條墨骨鞭擡起，在影壁前的羣雄觀看，個個都提心吊胆，准知道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就在人骨鞭對墨骨鞭的這般光景，猛然間就見打影壁前，飛也相似，跑過一個人來，聲若巨鐘，說道：這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英雄，請你撤下來，自有我對待這囚僧，王十古老俠正然要跟和尚交鋒，猛然間聽見這麼一喊，回頭觀看，就見來的這個人身高五尺多，穿着青綢子褲褂外罩青綢子大褂，腳底下穿着青緞子踢死牛的豆包鞋，打着花裏腿，往臉上觀看黑蒼蒼四方臉膛，兩道環兒絞的眉毛，微微然有點兒苦勒勒，二目如燈光華灼灼，通關鼻梁四字開口，聯鬚絡腮的鬚鬚，大耳朝懷，藍色絹帽單頭，鬚邊打着麻花蝴蝶扣，手中提着一口金背鬼頭刀，老人家十古看罷將身形一撤，在塔前諸位羣雄，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要提起來可算一條英雄，這一套雅正劍俠圖，前中後分為三部，所有的英雄五百七十多位，要像這個人的性情就算百裡挑一，此人家住在宣化府城裏，姓古名雷宇鎮北，別號人稱忠勇義士，特別說，他管他叫古樓北，家傳武術壓倒一切，一口金背鬼頭刀，開蕩江湖成名遠震，但此人忌惡如仇，生平最惱的就是探花淫賊，跟發賣薰香蒙汗藥的綠林盜，口要與他遇見，一個也逃不了，還不是用刀將人結果性命，只要是探花賊，他把他拿住兩只腳登雙肩頭，用手揪他的腦袋，非把脖子揪長了才算完，請想他是把脖子揪長了，那還活的了嗎，因為這個人人都拿他起誓，誰要心晴不好，叫他碰上古樓北，老人家金奎慶九十九的壽誕，自己出帖的時節為難，只要是佔山的為王的落草的為寇的，看家護院的，保鏢的戳杆教場子的，打過一零踢過一脚的全都有一份帖，送來送去的送到古樓北這裏，老人家金奎心中難過，你該不給他一份帖吧，眼睜睜交情在那裡啦，你就給他一份帖，他這個脾氣不好，你說我這大撤帖那路英雄都有，真要有探花作案之人，他硬遇見當然不能相容，真要鬧出意外來，我還是做壽還是闖人命呢，就為這段事為難了好幾天，後來跟朋友一商量，有高明人給他出主意，說老人家你要打算兩全齊美，我倒有個主意，要說不給古樓北帖又是這樣交情，日

後叫他知道了，倒顯得有些不好，不如你老人家，到了臨近之時，搭三座棚，正當中這座就算你的壽棚，迎面設擺壽堂，上垂首搭一座棚，有成名的劍俠保鏢護院各路的英雄，只要是正門正戶都往上垂首讓，下垂首也搭一座，就將那佔山爲王落草爲寇，不大正當的全都讓到下垂首，可有一節你得找幾位能幹的執事，還得眼皮皮的，好分的開賢愚，到那時古樓北來了，就往上音棚裡讓，他所見的羣雄，都是正大光明，難道說還有什麼說的嗎，老人家一聽這個主意倒是三全齊美，遂就照樣行事，自己親自寫了一份請帖，打發得用的家人，帶好了路費，恨他說明了住址在宣化府城裡，打聽忠勇義士古鎮北，手下人答應一聲是，由打北鳳莊動身，趕奔宣化府，來到宣化府跟人一打聽古鎮北的住宅，來到古宅的門首，問明白了把帖拿進去，古鎮北正然在廳房吃茶閒坐，家人把帖拿上來觀看，古鎮北一看，原來是鳳翔府北鳳莊金奎老哥哥，他老人家慶九十九，做百歲的整壽，古鎮北見帖把主意拿妥，遂以四十兩紋銀做爲壽禮，又帶了些個路費，所有的物件全都收拾齊畢，額外帶好了那口金背鬼頭刀，及自己隨身用物，當晚無事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帶好了應用的東西，由打家中起身，趕奔陝西鳳翔府北鳳莊，還算是湊巧，來到北鳳莊金宅門首，正趕上是老人家整壽的這一天，門前懸燈結彩掛着宮燈彩綢，手下人全都穿着新衣，文質彬彬在門前侍立，古鎮北來在台階前叫了一聲裡面有人嗎，手下人有上年紀的一看他來了，趕緊行禮說道，義士爺你才來裡面請吧，古鎮北聞聽一擺手說道，勞你駕你到裡面把我老哥哥金老俠請出來，就提我來了，手下人還要讓，知道他的皮氣不好，只得說道爺你候候吧，手下人轉身一直來到壽房，見着金爺說宣化府的忠勇義士到了，我請他老人家進來也不進來，叫我把你請出去相見，這一回話不要緊，在壽棚裡面羣雄俱都是一怔，其中有兩個採花賊，一個採花蜂一個採蝶，這兩個人是親哥兒兩個，一個何瑞一個何良，這哥兒兩個專講究在外採花做案，要不然也得了這兩個名稱，這二人正然在壽堂裡面跟老人家金奎高談闊論，猛然間聽見古鎮北到了，如同半懸空中，打了個霹靂相仿，雙手握住腦袋站起來往下首棚裡就跑，那位說跑這麼急

幹什麼，眼靜的跑慢了，就撒腿袋麼，老人家金奎看了看裏面全都清楚了，一擺手叫手下人頭前帶路，來在莊門前留神觀看，一看果然是忠勇義士古鎮北，把他那一份壽禮，掏出來雙手捧遞，說道，老哥哥你可別嫌辭，這是小弟我這麼點兒小心意，求老哥哥你收了吧，金奎一看這般光景，說道，兄弟人到了就算啦，哥哥我千里迢迢給你去這一份帖，爲的是咱們弟兄在一處聚會聚會，古鎮北聞聽此言，叫了一聲老哥哥，兄弟我這個人可性急，你要不收，那就是嫌少，由這兒說咱們就算誰也不認的誰，這一句話不要緊，金奎遂趕緊接過去，叫手下人拿到裡面賬棹上給我兄弟上上眼，金老俠客用手一指叫了聲大兄弟，此地並非是談話之所，咱們到裡面談吧，古鎮北叫了一聲老哥哥，我有句話你可聽明白了，你可千萬別過意，既然老哥哥你賞給我這個臉，這麼遠給我一份帖，我知道信可不能不到，可有一節，我知道我自己脾氣不好，你說你把我讓到裏面，倘若裏面有採花做案發賣薰香之輩，這是我生平最惱的，我要是看見了他們，必然要趕上前去，伸手揪他的腦袋，你說我要是不揪，未免話不應前言，這要是揪你這壽事，叫我一個人攬了，倒顯着咱們沒交情，再者我所爲的是給你恭恭敬敬磕四個頭，就請你坐在門坎上，我給你磕四個頭，那就算我給你拜了壽啦，等日後你的親朋都走了，我再到你的家中咱們哥兒兩個再慢慢的談心，說着話拉着金奎就叫往門坎上坐，手下人看着無不掩口而笑，人家才叫拜壽呢，由那麼遠來到這裏，還是真不客氣，金奎還是真沒有法，只得坐在了門坎上面，古鎮北跪倒埃塵，磕了四個頭，然後站起身來，又作了一個揖，說道，老哥哥你請進去吧，兄弟我走了，金奎一看人家這份意思，倒是一片誠懇之心，你說磕完了頭叫人家一走，未免疎忽朋友，想到這裏料了一聲兄弟，人人都知道咱們弟兄相好，你既然來到我的家裡，不怕我涼水溫成熱水，那也算我稍盡敬客之禮，裏面請吧兄弟，古鎮北連連擺手，哥哥我不是說了嗎，我的脾氣不好，裏面倘要有我不對眼之人，倒顯着不合適，金奎一笑說道，兄弟這句話也不是我說狂啦，是跟哥哥我認識的，全都是江湖綠林道，有了名的英雄，成了名的豪傑，類乎採花做案發賣薰香之輩，哥哥我也不聯絡他們

，古鎮北一看金爺如此款留，實出於誠意，不好推辭，遂說老哥哥我進去可是進去，我到裡面撥一盃茶就走，老人家聽着歡喜，謙謙讓讓把古鎮北讓進當中垂花門到在裡面，古鎮北留神觀看，迎着面一座棚，當中壽堂，掛着壽帳，正當中懸掛老人家的形樂喜容，兩旁邊襯着八仙的對聯，迎面擺放閣兒案，前面是八仙掉，棹子上面鋪着紅毡，上面擺放的就是各親朋送來的壽禮，也不過是壽桃壽筍壽酒

壽燭，擱几案上面擺設福祿壽三星，三星磁人兩旁擺列着瓶鏡，八仙棹前面就是五供蠟阡，點着一對壽燭，棹子上大紅緞子平金南繡，繡的是八仙慶壽，當中就是那位南極子，四週圍白福百壽，正面是海水江牙，地下鋪着猩紅毡，上面放着拜墊，在棚的兩山牆設擺着茶几兀堯，所有一切陳設，全都是正嶄新的，棚中掛着宮燈彩綢，威武異常，在兩旁站着的手下人全都是新衣新帽，一個個都是精神百倍，老人家這才謙謙讓讓叫古鎮北坐在茶几旁邊椅子上面，手下人趕緊把茶獻上來，老人家一拱手叫聲兄弟喝這盃吧，古鎮北把這盃茶端起來，慢慢的飲下去，就在此時就見手下人走在金奎的近前。在老人家耳邊低言悄語說了幾句，金爺聽罷不由得雙眉倒豎，古鎮北可看不慣這個，我說不喝這盃水他非圖叫我喝不可，你又是個忙人，還有許多的事，不招待我吧，疎忽咱們的交情，招待我你沒有這個工夫，這是怎麼說的，古鎮北將然心中思索，又走上來一個手下人，面上還帶着一分驚恐，那個意思有話沒敢說，吞吞吐吐，老人家金奎連連擺手，那個意思是不叫他說，這一來不要緊，可把古爺給惹火兒啦，隨着一擺手叫手下人你來，有什麼話你快說，不用這樣吞吞吐吐，手下人一看古爺這個樣兒只吓的他渾身立抖，知道古爺他的脾氣厲害，三句話不投他就揪人的腦袋，手下人又一想真要把話實說了，又怕老人家金奎不願意，那豈不是給主人家惹了禍了嗎，此時真叫反帖門神左右難，古爺是最急性子，說你就實話實說，要不然我可揪你的腦袋，手下人萬般出於無己所奈，拿眼不住的看着金爺，古鎮北看着這般光景着急揪住那人說道，你我不說，你要說快說，不說我就要揪你的腦袋啦，手下人害怕，也顧不得別的了，連連說道爺爺饒命，小子我說就是了，古鎮北一撒手，說道快說，手下人無法說

## 癡 正 劍 俠 圖

道，跟爺回你老人家可別着急，皆因離着我們這不遠，金鳳山玉皇頂有個和尚慧斌縱徒行凶，用濁目香濁傷欽羞二目，因此天下的俠客反對，現如今有東鳳莊的大先生方奎，率領鎮東南北各俠，找到金鳳山與和尚當面理論，叫他獻出八寶蓮花露，當真要是不獻就怕有一場凶殺惡戰，爺我說的話句句都是實情，你老可千萬別揪腦袋，古鎮北聽完這個話，手指着金爺叫了一聲金奎，你不算是俠客，天下羣俠全都趕奔金鳳山，找和尚要八寶蓮花露，你又在此居住，又與和尚有一面之識，你不出頭幫忙，還在家裏做壽，你算那道的俠客，金爺聞聽此言叫了一聲兄弟，你別着急，你聽哥哥我把話跟你說明白了，要說是和尚違背天職義務俠義道，我得着信，就應當亮軍刃趕奔金鳳山古刹玉皇頂，跟他以死相拚，然而有一件，我正撒帖聘請天下英雄，前來與我祝壽，你說我要到金鳳山，何人招待這些位親朋，願了招待親朋顧不了上金鳳山，我自從打清晨打算停妥，單等我把今日這個壽誕敷衍過去，親朋全都逃走，我再到金鳳山不遲，有誰知道這個時候，大先生方奎他已然率領義俠找到金鳳山，你說事到臨期叫哥哥我怎麼辦，古鎮北聽罷老人家這一片言語，哇呀一吼叫道，金奎這時我也不必跟你細談，待我先够奔金鳳山殺死和尚，要八寶蓮花露，回頭再跟你算賬，說着話打開包袱取出金背鬼頭刀，往手中一擺，山打老人家金奎的宅院，擡出來矮下身形往前緊跑够奔金鳳山，這個人也是生來的天真爛漫，秉性粗魯，山打北鳳莊到金鳳山，足有十二里地，他一口氣跑到了金鳳山玉皇頂，正趕上老人方王石古燕十三節人骨鞭，和尚寫他那一條十三節黑骨鞭，兩下裏雙鞭並舉，古鎮北可就趕到了，叫了一聲老人家閃開，某家來說着話趕步向前照定和尚撲頭就是一刀，慧斌一閃身躲過了刀，一抖手十三節黑骨鞭吧的一聲，招走下盤正打古鎮北的迎面骨上，雙腿打折，古鎮北嗆啞啞撒手扔刀，翻身栽倒，書中代言，要憑古爺跟和尚動手，一招就分輸贏，未免古鎮北太沒能耐了，皆因這裏面有個輸招的地方，他由北鳳莊跑到金鳳山，有二十里地，連一口氣也沒喘，再說又是氣往上撞，要不然說人無論幹什麼，這個氣不能浮着，無論是說話做事，以武術皆然，這一次古鎮北輸招可就輸面

氣浮上了，和尚一看古爺翻身栽倒，想說手中十三節黑骨鞭把古爺結異性命，將然把鞭舉起來，猛然聞哧的一聲，由打角門子裏鑽出一個人來，手中捧着明燈七首尖刀，對准了古爺的胸膛用力往下斃扎，別看古爺雙腿已折躺在埃塵，瞪睛觀看，一看由打角門子裡頭鑽出一個人來，身高約有五尺，猿臂蜂腰，身上穿白線細褲褂，外罩灰色綢子大褂，腳底下撇尖大板根濟鞋，打着裹腿，往臉上觀看，而若猿形好厲害一張面孔，尖胸門尖下頷，兩道殘眉，一雙圓睛，鷹鼻子，三角菱角口，兩撇小白鬚。兩個錐子耳朵，白剪子股的小辮兒，雙手捧着七首尖刀，够奔自己胸腹便刺，古爺北一看這才

叫運來人鬼鬼，時查鬼欺人，我的雙腿既被和尚打折，這個小子。給我來個落井下石，要報昔日之仇

，書中代言，這個老頭兒更是提起來他在江湖綠林之中，也是大大有名之人，家住在河南衛輝府城東

地名叫金家寨，此人姓名名斗字玉宮，別號人獨醉仙桃獨角鼓，武術高強，提起他的老師，是一位出

家的道長，家住在四川人稱九尾金蝎，道號圖化亮羽，在江湖路上要講究發賣葷香葷汗藥，那就得說

他爲第一，一輩子老道就收了兩個徒弟，大徒弟就是金斗，二徒弟家住在河南衛輝府洪家堡的人氏，

姓洪名林字遠大，外號人稱鎮八州翻江海鬼，要說江湖綠林做買賣的話，高來高去陸地飛騰，也得說

數的着的，醉仙桃獨角金斗在家中不做買賣，逍遙自在，手下人圍隨着安享幸福，住個三年五載一

高興備上一騎高頭大馬，上外頭繞個灣兒，回來就是錢，綠林之中也別管你佔山爲王，落草爲寇攔路

劫財，敦包頭放響箭，吶喊一聲留他人的擲套，只要是你佔綠林這兩個字，沒有一個不怕的，這一天

他正然在家中，手下人前來報告，跟爺回外面有你老手底下夥計，姓曹行三外號人稱千里腿，前來求

見，金斗吩咐叫他進來，工夫不大，手下人把把千里腿帶在裡國，衝着醉仙桃行禮說道，老老人在上

小子曹三給我老人家磕頭，金斗叫聲曹三，你這是由打那裏來，曹三說道，你老人家要問，小子聽說

一件事心中甚是不平，小子我也不敢說，醉仙桃說什麼事只管明言，曹三說，十三省十二個鏢局子，

無論那一個鏢局子保鏢，要是走到河南衛輝府金家寨，他也得掩旗不喊鏢趙子，拜莊而走，走到咱們



鬧哄哄堵着金斗的門首，第一個讓的就是鎮北天尊，他們在這裡一讓不要緊，惡奴由打裏面走將出來，問道，你們這許多人找誰，爲什麼在門前鬧哄哄，羅爺說道，我是鎮北天尊羅雷，鎮北鏢局，鏢主，你們的主人劫了我五撥鏢銀，我這一次帶人前來，所爲的是要鏢，惡奴說道，你就姓羅呀好，我們主人提了，如果有人找他，就在一出西莊口有一座酒樓，字號是會仙樓，我們主人在那裏呢，你們大家要找，請到會仙樓吧，羅爺聞聽這個話，只可帶着所有的衆人出離了金家寨的西莊口，留神觀看，果然有個酒樓，字號是會仙樓，羅爺先帶着人把酒樓一圍，然後高聲說道，金斗你出來，姓羅的在此等候於你，如果你發還我們五撥鏢銀，萬事皆無，如若不然叫你知道我們的厲害，羅爺堵着會仙樓這麼一讓，裡面跑堂的一聽可不的啦，趕緊順着樓梯往下跑，來至上面，金斗正然端端正坐，手中托着水烟袋，正抽着烟呢，夥計一看趕緊說道，金老太爺可不的了，你快到外面看看去，竟說來的人就有好幾百位，從中有一個人，他說他姓羅叫羅雷，口口聲聲非要找你不可，金斗一聽哈哈一笑，站起身形隔着樓窗外觀看，來的人位果然不少，別看是二百多人，金斗還是全沒放在心上，自己還是隨意的吃喝，向着夥計說，你可千萬別害怕，兵來將擋水來了土屯，也不是金老太爺說句大話，別說是二百多人，就是有個三五白口子，也放不到我的心頭，金斗他吃了個酒足飯飽，然後願意的把雲鞋脫下來，推倒了鞋後根塌拉着鞋，手托水烟袋一搖三擺，慢慢的下樓，走出了會仙樓，一言未發，迢迢送回歸自己的家宅，最可笑的是羅爺帶領的這一千羣雄，尾隨到了金家寨，這那裏是找金斗尋仇，分明是由打會仙樓把人家金斗護送到人家的宅院，金斗進了大門，大家一看把金斗護送到家裏去了嗎，在場的鏢行一看羅爺這個樣兒，跟羅爺說了好些個不耐煩的話，因爲什麼呢，這個事是羅爺的事，應當羅爺首先出頭大家好幫忙，你說羅爺要不出頭，誰肯太歲頭上動土呢，大家辭別羅爺回歸北京城不表，單說的是羅爺，自有這五撥鏢師夥計趙子手圍隨於他，天也不早了，就在金家寨西莊口找了一家店暫時住下，大家計議，羅爺一想這段事別人也解決不了，猛然間想起一位來，家住宣化府



城裡，姓古名雷字鎮北，別號人稱忠勇義士，要打算治服了金斗，非古雷不可，遂寫了一封書信，帶好了路費，打發得力的夥計王善，叫他連夜行走，够奔宣化府，羅爺帶領眾人，就住在金家寨西莊口店房等候不表，單說夥計，由打河南動身，趕奔宣化府，饑餐渴飲，來到了宣化府，跟人打聽古宅有人指給古爺的門首，夥計叫門說明來意，取出書信，門丁在門房等候，有誰知古爺此時正然在身染沉痾，手下人把書信遞給古爺，古爺打開書信觀看，自己心中着急，有心替羅爺維持這段事，自己又身染重病，萬般出在無己奈，叫手下人預備文房四寶，自己親自寫了一封書信，把書信寫得了，叫手下人把下書人叫他來，我有話問他，工夫不見甚大，手下人把下書的夥計帶進來，夥計見了古雷行禮，古雷說道夥計，來信我已看明，無奈有病不能動身，我寫了一封書信，你帶着回去，奔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于家莊，你打聽鎮西方長臂崑崙飄髯叟于成于洞海，拿着我這封書信面交，夥計聞聽此言，只可答應，古鎮北又叫手下人給夥計預備路費紋銀五十兩，叫他帶着動身，夥計只得把路費銀子帶起來，書信包在包袱裡面，由打宣化府動身够奔太原府，非止一日，到了太谷縣于家莊。叫手下人給他回進去，夥計看見于成，于成問道，你這是由打那裏來，夥計並不隱瞞，就把他的鏢主因何得罪了醉仙桃，帶着書信請的是古雷，古雷身患重病，不能前去寫了一封書信，打發小子我來求見俠客爺你，求你多多的爲力，于成聞聽此言，把書信接過來，打開一看果然不錯，正是古鎮北的親筆書信，叫自己出頭够奔河南衛輝府金家寨會醉仙桃，于爺思索了半天，雖然說自己武術高強，幼年間也闖桃花會，打死過金頭牛，撞死過銀頭豹，單掌開碑碎石如粉，到而今可是老了，金斗他雖然不務正，他的武功不軟，倘有失手之處，把我一世的英名付於流水，豈不可惜，老人家想到此處，寫了一封書信，叫家人給夥計預備盤費，够奔山西壽陽縣打聽姜家屯姜達姜本初，他老人家見了我這封書信，一定隨你前往到金家寨，夥計一想這可得，人沒請到把我給充了軍啦，但是無法只可把路費書信接過來，謝了謝于老俠客，由太谷縣奔壽陽縣，來在壽陽縣姜家屯，到門前有人傳進去，劍客爺傳出話來，叫進去親自

問話，夥計到裏面見着姜爺，備敘前情，姜爺聽完了這片言語，打開書信看了看點了點頭，遂叫手下人趕緊給他拿路費紋銀百兩，你回到金家寨，見着你們鏢主，把話說明，等候於我，我是隨後就到，夥計一聽非常歡喜，說道，劍客爺我頭前走了，咱們爺兒兩個金家寨見，我們掌櫃的就住在金家寨西莊口，路北萬升店，把話說完跟了劍客爺告辭，不表夥計，單說的是姜爺，當天就收拾收拾，帶好了鹿角棒，由打家中動身，日夜並行，這一日來到了河南衛輝府金家寨，找着西莊口高升店見着羅雷，一問夥計還沒回來呢，老人家稍微的休息休息，跟羅雷問了問金斗的景況，老人家打躬包伏，把那一枝小鹿犄角往腰間一別，大犄角用包伏包好了，告訴羅雷我找醉仙桃，你們在旁邊觀看，倘若我把金斗治倒，你們再找他要這五撥鏢銀，如果我老邁年殘不是他人的敵手，你們可千萬別出頭，再另請高明，鎮北天尊點頭，姜爺來在金家寨金斗的門首，說聲裏面有人嗎，就見由門房出來一人說道，老和尚你找誰，要化緣我們這裏可是僧道無緣，姜爺聞聽一笑說道，你到裡面告訴醉仙桃金斗，就提我家住山西大原府，壽陽縣姜家屯姓姜名達字本初，別號人稱碧眼金睛佛叫他出來見我，手下人聞聽此言，看了看姜爺，到裡面廳房報告，醉仙桃聞聽壽陽縣姜爺到了，他仍榻拉鞋，左手托着個烟碟兒，右手拿着個烟蒂，樂嘻嘻的由裏面走將出來，到了大門口觀看，迎面站着一個和尚，年紀不小，大身材身上穿着灰色的僧服，青布大領，腰裡頭繫着一根杏黃色的絨繩，足有核桃粗細，腳底下高腰白襪，大紅緞子的朱履，往臉上一觀看，面若銀盆兩道殘眉壽毫多長，一雙碧目神光足滿，手中提着一個包伏，不住說道還不出來等待何時，醉仙桃看罷說道，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老姜，都說老姜辣，今天我到要看看這個老姜辣不辣，說着話用手抹着洋烟，那個意思帶着一份得意洋洋，有點兒看不起姜老劍客的模樣，在台階前用手一指，叫了一聲姜老姜，你的膽量真不小，你只獨自一個站在我的門前，口聲聲叫我金斗，難道說你不打聽打聽，你既然來到這裡，我念你老邁年殘，高抬貴手饒恕於你就是了，你倘若缺少資斧沒有零用，我家義士爺給你三十兩二十兩的，姜爺念了一聲彌陀佛，叫道金斗姜

某千里迢迢來到你們河南，也不爲別的，所爲的是你留人家鎮北鏢局子五撥鏢銀，今天我既回頭，你看在我的分上，把五撥銀子交還人家，從此改過向善，如若不然叫你死在目前，金斗聞聽一陣狂笑，用手一指叫了一聲老姜，你休要在我的面前胡言亂道看拳，說着話冷不防給姜爺攔頭一拳，姜爺將身一閃，由腰間撤出那一隻小鹿犄角，照着金斗脚的面用力往下一扎，這一鹿犄角正扎在左脚面上，扎了個透心涼，鹿角插入地中一寸多深，疼的金斗身形亂幌，順着脚面鮮血直流，不住的叫爺爺，爺爺饒命爺爺饒命，真是草怕嚴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魔，醉仙桃這般光景，在旁邊樂壞了鎮北天尊羅雷，老劍客叫了一聲醉仙桃，我要問問你還狂不狂，醉仙桃不住的叫爺爺饒命，姜爺說道，饒你不死容易，你把封人家鎮北鏢局子五撥鏢銀交出，並且由今日爲始，永遠不許你出離金家寨四十里範圍以內，如若出四十里範圍，我可要追取你的性命，所有我的要求，你要件件應從，我就饒你不死，金斗聞聽此言說道，老太爺我件件應允，就在這般光景，在旁邊羅雷帶領鏢師夥計人等走過來，老劍客派人把五撥鏢銀由金斗家取出來，羅雷查點五撥鏢銀絲毫不少，先叫他們的鏢師夥計等人，各押各撥奔往各處，姜爺下腰拔取小鹿角，察了察血跡帶在腰間，帶着鎮北天尊一直够奔高升店，羅爺說道，你不叫他出四十里範圍以內，可有一節，你不能在此常常看守，倘若你一走，他要出頭找尋我等，我可無法抵抗，姜爺聞聽也對，這個小子詭計無常，他要知道我走了，當然他要先找鎮北鏢局，不但我沒把事給人家了好，我倒給人家拴上過節了，想了半天想起一個法子來，遂說道羅雷，你所慮的也對，既然如此，你等可要多耗費幾個錢，也不能說出在你一個人身上，你可以把這段事跟你們同行說明白了，大家均攤拿錢，在金家寨的西莊口，秘密的組織一個夥計下處，每一面四個人按月發給他們工錢，叫他們輪流晝夜看守，倘若金斗出離金家寨，我自有的法子處置他就是了，羅爺聞聽也只好如此，說着話到了高升店，羅雷給姜爺預備點兒吃喝，吃喝完畢，姜爺收拾俐落，自己回歸龍陽縣不表，羅爺他也收拾收拾叫店家算賬，給完了店飯錢，額外多給點酒錢，然後囑咐店裏夥計，我走後倘

有我們鏢局子的夥計到此打聽我，就說我還有一點事，倘且未辦完，事畢我還回來，叫他在此等候千萬別動，羅雷囑託已畢，自己起身够奔北京城，到了鎮北鏢局，先派夥計把各鏢局鏢主請了來，羅爺就把姜爺出頭前後的話一說，衆人聽着無不歡喜，依姜爺之計而行，逐漸含着派了四個人暗中監視金斗，這一說不要緊光陰似箭，不知不覺就是八年，那位說就憑這麼大的醉仙桃他就不敢出來嗎，這其中有個情由，金斗由打姜爺走後，手下人把他摻到廳房，先用金瘡藥醫治傷痕，藥上上止住疼，自己坐定了未免長嘆，心中思索，憑我在外面闖蕩江湖數十餘年，可稱得起威名遠震，今與姜本初見面，被他鹿角扎透我的脚面，把我一世的英名喪盡，真正是氣死我也，後來金斗一打聽才知道是鎮北天尊，寫了一封書信請的是宣化府的古鎮北，趕上他臥病不起，他又轉寫了一封書信，請的是鎮西方子洞海，于成又轉請的老姜，你說這個仇人是幾個吧，單等我傷痕痊愈，我先找羅雷後找古鎮北，遂在家中養傷，過個一個多月，傷痕痊愈，他收拾收拾有意出金家寨的西村口，將然出離了西村口幾里地，自己渾身打戰越想越駭怕，順着脖子後頭冒涼風，只得回歸自己家中，他一連着就是四五次，心裡頭總是駭怕，他一想姜達爲成了名的劍客，來往無定，倘若我一出金家寨四十里地，真遇見老兄那遠了得，因此他報仇之心按住，眨眼八年，這一天手下人拿着一份請帖，來在金斗的面前說道，老太爺你看這裡有一份請帖，金斗接過來一看，原來是陝西鳳翔府北鳳莊，九頭鳳金奎做百歲的整壽，請他前去祝壽，金斗看着這份請帖心中歡喜，遂由金家寨够奔北鳳莊，當日收拾齊畢，帶着一對亮銀雙欵腰裏掖一把七首刀，路費備妥帶上這一份請帖，當日晚景無書，次日天明起身，囑咐好了手下人看守家門，起身奔山西鳳翔府而去，順着河南大道够奔直隸，一直來到直隸省，堪堪走在直隸山西兩交界，就見面前一騎白馬，行走如飛，馬的鞍子鮮明，馬上端坐着一位英雄，身上穿着藍綢子大褂，馬鞍子上放着一汗五股烈燄叉，身後搭着一個包袱，往臉上觀看，偏着臉看不大甚真，看他那條軍刀，金斗忽然間想起來了，非是別人正是蘇州鎮海鏢局子的鏢主巡海夜叉石倫，金斗一想這個是幹什麼去呢，

書中代言。石倫也是接着北風莊金奎的帖了，够奔北風莊上壽，金斗看着這四馬好，心中暗含着思索，我這一次要是到北風莊前去祝壽，有這麼高頭一匹大馬多麼好，想到這裏，倒不如上前奪馬，把主意拿妥。這個小子老實了八年，今天將然一出來賊心又起，他一哈腰往前緊追，追來追去追到石倫身後，雙手扯住馬尾，就見他雙足登地，竄上了馬的後臀，石爺正然騎着馬往前走，猛然間後面上來一個人回頭觀看，一看咬嚼，原來是醉仙桃，這一來可把石爺給吓了一跳，趕緊攔住絲韁翻身下了馬，叫了一聲金老義士，你這是上那裏去，金斗聞聽此言，伸手理兩撇白鬍，叫了一聲石倫，我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接了一份請帖，我的年紀高邁，行走艱難，够奔北風莊路途遙遠，沒別的把你這匹馬借給我騎騎吧，石倫一聽是敢怒而不敢言，說道老義士爺你要用就牽去，說着話一伸手由打得鞍鉤上面，把大叉摘下來，連那一個包伏取下來掛在叉翅上面，就瞪着眼睛看金斗把馬騎走了，石爺無法，垂前喪氣，往前行走，心想我也是個英雄，想不到被他把我欺辱到這步天地，豈不把我鎮海鏢局的名譽丟盡，正然思索，忽然間聽着有人叫，那不是石倫嗎，隻身一人抗着家火往那裏去，石爺抬頭觀看，但只見迎面站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銀髯飄洒，非是別人正是山西太原府太谷縣于家莊鎮西方于成于洞海，石爺趕緊把手中這條五股烈鞭又往塵埃一放，說道，老俠你這是由打那裏來，說着話搶步向前行禮，于爺用手相摻，遂把自己的經過跟于爺說了一遍，書中代言，于爺由三月三毫鏢事畢，回歸山西太谷縣，在山西太原府，設立一座鏢局子，把小蓮花于秀荂到了分號。倒不是叫他保鏢，爲的是叫他在外而閱歷閱歷，老人家在家裏一住，安享清福，忽然間接了一份帖，可就是金奎的請帖，老人家遂收拾收拾，帶着了路費，家中諸事交與手下人加意照看，于爺由太谷縣，先到太原府雙龍鏢局子分號。到了裏面一打聽小蓮花于秀沒在帳上，因所有的鏢師，全都押着鏢出去了，帳上沒人又來了一號買賣，一萬多銀子，由打山西太原府往北京城前門外頭解鏢，于秀一想這撥買賣要是不應怪可惜的，不如應了這份買賣我去一躍，把主意拿定，叫夥計們查點鏢銀，他自己親自押鏢，往北京城去了，老

人家心中喜悅，暗想這個孩子胆子練出來啦，他老人家隨着也動手，這天正然行走，還未出山西的邊境，見眼前一帶樹林，樹林裏面有許多，一個個都是探頭探腦，鬼鬼祟祟，老人家進樹林一看非是別人，正然小蓮花于秀卿領鏢局子夥計人等在那裏躲藏，小蓮花一看于爺到了，趕緊搶步行禮，說道：「老爺子可不的啦，小子我惹了禍了，于爺問道惹了什麼禍，他不慌不忙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于爺聞聽，皺眉，書中代言，小蓮花于秀山太原府押着這一萬鏢銀，帶着二十名夥計，從中有一個報頭的，這個報頭的是滄州人姓王，外號人稱王大眼，所有鏢行一切的規矩都瞞不了他，在前騎着有匹青驃子，這二十名夥計也有在車沿上坐的，也有在地下走的，緊後頭可就是小蓮花于秀，自己騎有一匹馬，馬上掛着一口刀，一路之上耀武揚威揚旗喝號，這一天正然走着，就聽頭裏報告頭王大眼向夥計們說道，咱們可得啞着點兒，前面有一座青竹山，這是我知道的，山裏面有三位大王，大寨主複姓司馬，雙名敬如，別號人稱捲毛象，二寨主叫司馬敬修，外號人稱爛麒麟，三寨主叫錢霸王陳通，這三個人久佔青竹山在此處打劫過往客店，王大眼知道底細先告訴夥計們啞着點兒，就是捲旗不喊鏢驃子，鏢車上面的旗子，全都把他捲起來，這都是鏢行的規矩，夥計答應趕緊把旗捲起來，靜悄悄的往前行走，後面的于秀可就炸了，叫了一聲王大眼，因為什麼不喊鏢驃子，你倒把鏢旗捲起來了呢，王大眼聞聽叫了一聲少爺，你可不知道前面到了青竹山竹節嶺切近，咱們要是揚旗喝號驚動他們，他們必然帶領嘍羅兵劫咱的鏢，于秀聞聽一笑叫了一聲王大眼，咱們是幹什麼的，這話是幸虧是跟着我說，要是跟我們老人家說，他老人家早就見怪啦，別的話不用說，你趕緊把鏢旗打開，照樣揚旗喝號，無論他有天大的事，都有我一面承當，王大眼知道少爺的脾氣，只得告訴夥計把鏢車上面鏢旗全都打開，自己在頭裏抱着這杆雙龍鏢局分號的鏢旗，高聲喊喝，就是祖師爺的聖諱，達摩兩個字，往前行走，王大眼心都提到嗓子上了，堪堪將來到青竹山的山口前，王大眼騎着驃子將然喊了達，這個摩字還未喊出來，就聽山口裏面噹啷一聲鐘響，由打裏面出來三十多個人，沒老沒少每人手中捧着一口砍

馬刀，雙手舉起攔住了去路，後面有一位爲首的，領下一部銀髯，看年紀也就有個五十來歲，身上穿着藍綢子褲褂，手中攏着一口金背鬼頭刀擋住去路，口念山歌說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有人從此過，留下買路財，牙崩半個說不字，一口一個不管理，來者胆大狂徒從此經過，竟敢揚旗喊號，把鏢銀留下，這一句話未說完，報頭的王大眼趕緊把騾子往回一圈，這幾輛鏢車趕緊車沿子搭住車沿子，圍了一個圓圈，夥計們全都站在車沿子上面，槍去了槍帽子，刀出了刀鞘，子保護鏢車，淨等着保鏢的達官跟前面估山之人答話，如果言語和順，鏢車放過去，倘若言語激烈，就得當場動手，那就得看鏢師的能耐了，于秀在後面騎着馬，一聽前面有了攔路，趕緊翻身下馬，撒出這口單刀，往前緊走，來到對面說道，對面合字的，既然是跳板上的，難道說你就把哈哈把哈哈嗎，看看我們這杆旗乃是雙龍鏢局的分號的在下我姓于名秀，外號人稱小蓮花，既然知道我押着鏢，你就應當放過，你可知道我是山西太原府，大谷縣于家莊于老俠客之姪嗎，你報通你的名姓，我也好知道知道你的誰，那人聞聽哈哈一陣大笑，我打量是何人，原來你就叫于秀，是于成的晚知下輩，你要問我，複姓司馬雙名敬如，外號人稱捲毛象，別的話不用說，鏢銀留下還在罷了，如若不然，我今天要你的腦袋，于秀一聽說道，小輩敢在我面前說此狂言大語，我看你往那裡走接刀，說着話舉刀搜頭就剝，司馬敬如一看到刀來啦，把身一閃，用手中的鬼頭刀裏腦纏頭够奔于秀脖項砍來，于秀趕緊縮頸藏頭把身一矮，還未等他站起來，跟着司馬敬如躡起來，一腿蹠在于秀胸膛上面，噲唧唧撒手扔刀翻身栽倒，司馬敬如哈哈一陣大笑，叫了一聲于秀，我有你多高的武術，怎樣的英雄，原來是無能之輩，本應當手起刀落，將你結果性命，怎奈恐怕沾染了我的軍刃，說着話抬頭再一看所有的鏢局子的人等，他們早已逃竄性命，司馬敬如叫手下嘍兵，把鏢車趕進山口，揚揚得意回山去了，不表司馬敬如，單說的是于秀，翻身爬起撿起這口單刀，看了看人家把鏢車已然趕進了青竹山，自己無法，邁步要往前走，就聽王大眼喊道，少爺少爺，把于秀喊到樹林理面，彼此一談，王大眼埋怨少爺，我說走到這個也方，不應當揚旗

賊號你不正，到如今鏢銀已失，這可怎麼好，于秀一聽遂說道，這個事是我惹的，絕不以連累你們大家，不怕我到家中典房子賣地，我也得包賠人家，你們要走，你們大家走你們的，我尋個短見也就是了，王大眼一聽，擺手散道，別說一萬兩，就是十萬你家裏也賠得起，但是也不用賠，倒不如你連夜趕回太谷縣，把老人家請出來，叫他老人家單人獨自找到青竹山，他得好好的把銀子送下山來，于秀一聽連連擺手叫聲王頭不成，見了我的伯父總得實話實說，老人家一聽我不遵守鏢行的敢矩，不但不管我還得受許多責罰，王頭一聽說道，不要緊咱們山西地面，也不止就是老人家，有名的人我念叨念叨你聽聽，你就豁出多走幾步，把你們請出來找到青竹山，要說要鏢銀，那就是易如反掌，于秀一聽問道，你說咱們山西地面有高人，但不知時那幾位呢，王頭說道，少爺你怎麼會忘了呢，山西太原府有了名的俠客，此人姓石單字名鐸，號叫金聲，別號人稱銀背仙猿鐵背峴崙，再者說還有老英雄神掌地行仙石寶奎，算起來這都是太原府有了名的俠客，咱們何不前去一趟求求，于秀聽到這裏無法，帶領衆人往前行走，走够多時，一看前面一帶樹林，他們將然要穿林而過，猛然間就聽王頭說道，少爺你看，對面來的白髮蒼蒼老者，別是老爺子吧，于秀一聽影住身形，一看可不是他的伯父子成是誰呢，他們鬼鬼祟祟有心要藏，又有心要見，被老人家看出來了，于爺進了樹林一問，于秀才如此如此一說，老人家聽罷，用手指說，于秀量你有多大的能爲，你竟敢蔑視鏢行的規矩，任意胡行，在青竹山丟失了鏢銀，鏢銀的事小名譽要緊，老人家正然跟于秀談話，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外面有人叫老人家老人家，連着叫了好幾聽，老人家回頭留神親看，原來是燈前少影月下無踪阮和阮璧，阮氏弟兄趕緊過來給老人家行禮，老人家用手相摻說道，你們哥兒兩個這是由打那裡來，阮和答道，我們這是由打杭州保了一只鏢，够一陝西交代清楚，這是要够奔北京城雙龍鏢局分號，看看落地燕張雄，這麼巧爲到這裏跟老人家你遇見了，你這是由打那裏來，不是你老人家回家了嗎，怎麼會來到這裏呢，于爺遂把丟鏢銀的話，跟阮和阮璧說了一遍，阮氏弟兄這才明白，老人家把話說完，用手一指衆夥夥，



你們够奔樹林東南打聽打聽，那是韓家鎮，有一個韓家店，那本是碧眼貓韓鳳所開，你們到那裏等候，待我到青竹山叫他們三個人獻出來鏢銀，把話說完，衆人點頭答應，阮和阮璧率領他們衆人够奔韓家店不表，單說于洞海，順着大道往前走，正然走着正遇上巡海夜叉石倫，抗着一條大叉垂頭喪氣往前行走，于爺叫了一聲那不是石倫嗎，石倫回頭一看，原來是鎮西方于老俠，石倫一看心中歡喜，正緊槍步向前行禮，于爺問道，你單人獨自抗着軍刃這是上冊裡去，巡海夜叉石倫長嘆了一口氣，就把自己欲要到北鳳莊，給九頭鳳上壽，路途之間遇見了金斗，奪去馬匹前後的話一說，老英雄于爺正聞此言，心說這箇小子，不是被姜老劍客將他治服，永遠不許他出離金家寨嗎，怎麼膽大包身，竟敢私自出離了金家寨，奪去了他的馬匹，不要緊，你够奔前面韓家鎮，到韓鳳店內，那裏有阮和阮璧，還有我的小姪子秀，帶牽了二十名夥計，倒不如你們湊在一處，在那裏等我，我够奔青竹山去要鏢，把鏢要回來，我幫助你找馬也就是了，石倫點頭答應，够奔韓家鎮，不表石倫，單說年邁蒼蒼的老英雄于爺，他邁步往前來在青竹山的山口，站住身形，就聽山口裡頭有人說道，老朋友別往裏走啦，再往里走可別說要放箭射你了，于爺聞聽說道，諸位弟兄們多辛苦了，頗勞你們給我通報聲，告訴你們三位寨主知曉，就說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縣于家莊，姓于名成字洞海，特此前來拜山，嘍囉兵一聽吓了一跳，說了一聲老人家你在此稍候，待我等給你通報，轉身一直够奔裏面，來到聚議廳，裏面三位寨主方把鏢銀收在後面，聽然互相計議，二爺癩麒麟司馬敬修叫了一聲大哥，你這號買賣做的也好也不好，頭一節說雙龍鏢局裡面，這爲首的二位劍客，咱們先惹不起，一位是北俠客南極峴崑崙子秋田秋佩雨，一位是山東的鎮東俠侯庭侯振遠，你我弟兄焉是他的敵手，再者說你劫的這只鏢，又是于秀他押着來的，他必然拔他的伯父子成的于爺武術高強，年已過百，綠林的英雄無人不怕，如果他要是來到咱們青竹山，咱們應當如何對待，這句話還未曾說完，在旁邊三爺鐵霸王陳通叫了一聲二哥，俗語說的好，兵來了將擋，水來了土屯，于成不來還在罷了，于成來時俺陳通願意跟他一死相拚，他們弟

#### 第四十集

55

兄正在談論之際，就聽嘍囉兵頭目來到裏面，單腿打斤兒說報，稟告三位寨主得知，外面有鎮西方長臂峴崙飄髯叟前來拜山，三位寨主一聽各自一怔，果然于成到此，應當如何辦法，在旁邊陳通說道，二位兄長別慌，先吩咐一聲叫嘍囉兵攔隊相迎，先把于成接到了聚議廳，小弟我自有主張。司馬敬如吩咐一聲攔隊相迎，來到山口，衆嘍囉兵雁列翅兩旁邊排開，三位寨主在當中，看見迎面站着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英雄，雖然他年已過百，不減當年的威風，三位寨主各自抱拳說道，這是那一陣香風把老俠客廳在草山做寨，恕我等未曾遠迎，望求老俠恕罪，于爺趕緊抱拳說道，老朽來得尚早，望求三位寨主不要怪罪，說道話老人家留神觀看，司馬敬如善淨，司馬敬修跟鐵霸王陳通長的刃惡，于爺看罷就聽司馬敬如說道，老俠客裡面請吧，說着話謙謙讓讓如衆星捧月相仿，一直够奔裡面聚議廳，他這個聚議廳原本是山神廟，由打他們估山之後，把神像完全搗毀，打掃乾淨，迎面立好了鬚髯擺好了棹椅條凳，今天把老人家讓在正當中入座，于成坐穩下垂首三位寨主相陪，嘍囉兵獻上茶水，司馬敬如問道，老俠客你不在你的山西太原府太谷縣，貴府高庭靜養，來到我們草山做寨，雖說道有事嗎，于成聞聽帶笑說道，三位寨主，我這一次前來，一來這拜山，二來事有事相求，只皆因我的小侄于秀，不知道鏢行的規矩，初次保鏢走到在貴山，揚旗喝號，招惹了三位寨主，將他的鏢銀一萬劫進了貴山，我這次前來拜見你們弟兄三人，求你們看在老朽面上，將鏢銀賞下，單等事畢，我親自帶領小冤家登山拜謝，老俠客把話說完，司馬敬如拿眼看着兄弟敬修，哥兒兩個暗自點了點頭，心想都說于成武術高強技藝驚人，我以為這個人說話還不定怎麼豪橫呢，今天一聽人家這片言語謙恭和靄，哥兒兩個那個意思可算把一萬鏢銀交日，頭一節也少得罪天下的英雄，再者說又多交一個老朋友，弟兄們意思多時，各自點頭會意，將就要答言，就在這麼個工夫，未一座的三爺鐵霸王陳通叫了一聲老俠客，這個話不是這齣說，令侄于秀失却了鏢行規矩，可不怨我大哥劫他的一萬鏢銀，今天老人家既然親自上山這就尊給你們弟兄顏面不小，可有一樣兒，論說起來，你一到就應當把鏢銀，查點齊畢，給你送下山去，

但是天下綠林，都知道你老人家武術高強，自幼練就了，十八般通臂二十四勢的形意拳，手中一對碧眼雙縛名滿天上，知道的是咱們道義相投，不知道的還以我們懼怕老人家武術，並且今既遇高人，我也要借此領教領教。于成聽罷陳通這片話，心中暗自輾轉，陳通這個小子說話有點軟中帶硬，既然要跟我以武術解決，難到說他還有什麼出手的嗎，想到這裏銀髯一抖哈哈一陣大笑，叫了一聲陳寨主，要論說小姪于秀，有不對在先，我可不敢再失禮節。既然你們大家尊敬我，稱我一聲老俠，分明是衆位高抬，其實老朽有何德能。諸位寨主如欲相試，老朽只有奉陪了，說罷哈哈大笑，陳通一擺手叫了一聲老俠，你別過意，我方才所說這些話，也就是一點小意思，我老不要多想，話不是說到這裏了嗎，老爺子你老看用手往正當中一指，于爺細看，原來是個大鐵香爐，原先本廟是山神廟，他們把神像搗毀，這個鐵香爐沒捨得扔，于爺看了看這個鐵香爐，按分量說是有個五六百斤，于爺看罷遂問道，這個鐵香爐有怎麼個意思，陳通說道，當年舉鼎的英雄很有幾位，今天我拿這鐵香爐當鼎我可舉不動，我用繩子把他拴好，套在脖項上雙手端起來，能在聚議廳上繞個灣兒，可不知老英雄能否，于成聞聽一笑，心說好小子，他看我年紀高邁，要也算看看我的膂力如何，今天我賣賣老，跟這個陳通比試比試，老爺子把主意拿妥說道，陳寨主既然說道這裏，今天我開開眼看看你的，陳通說道，老俠既然要看，千萬不要見笑，來，預備了，書中代言，趕情這個陳通，素常熟練這個鐵香爐，二五更的功夫每日如是，要不然他也不拿這手功夫跟老俠客比，工夫不大，手下人給他預備齊畢，大瓣瓣細一盤，他拿繩順着兩邊的耳朵穿好，兩邊的扣兒繫的結結實實，然後又叫嘍囉兵拿過藥盒取出來一丸藥，這個藥是他自己所配，叫全虎大力丸，咯崩崩將藥嚼碎，一揚脖把藥吞下去，然後丹田提刀，鼻孔之中吸氣，把氣運足了，他走在香爐近前，一伸手拿起大麻瓣，往脖子上上一套，雜手一攢香爐的耳朵，邁步就走，哈裡哈吧，大家說看無不喝彩，惟獨年微蒼蒼的于成，看着睡着嘴好笑，我以爲是怎麼出奇之法子，原來兩隻胳膊搭上一條麻繩，還得套在脖子上端着走，這算什麼出奇。將然自己想到這裏，

竟見陳通已然走了一個圈兒，把香爐放下，果的他吁吁帶喘，臉紅脖子組，然後喘吁吁的說道，老俠客你老要也能照我這樣把香爐端起來走一個圈兒，我們弟兄三個人，恭恭敬敬把鏢銀給你老送下山去，于爺聞聽，說道好，陳寨主我可不怕你過意，我聽人傳言，自古有舉鼎的英雄，我可沒聽說道，有端爐的好漢，今天我已然百歲有三，年邁蒼蒼人老可不講筋骨爲聖我試試吧，老于慢慢走在香爐前，先把麻辮子解下來，袖面也不挽，輕輕的搬住香爐的耳朵，矮下身軀先把鐵香爐欠起一個角來，所爲的是試試，如果欠着不費力，當然就舉的起來，倘若欠費力，于爺也算不舉了，今天他老人家一欠，毫不賀力，老人家心裏可就有了根了，遂抱拳拱手作了一個羅圈揖，說道：諸位，于成我要獻醜了，說着話老人家左手抓着爐耳，一下腰右手一托香爐腿，丹田一提力，他老人家不費吹灰之力，把一個五百斤的鐵香爐高高舉起，順着聚議廳前後左右繞了一個灣兒，這一來不要緊，把座上的三位寨主只吓得顏色皆變，不承想他這麼大的年紀，尙然能够舉起，真正不減當年力舉千斤鼎的威風工夫不大，老人家于成將鐵香爐放在原處，站住身形氣不湧出面不更色，手攏銀髻叫了一聲三位，今天來在青竹山不過湊趣而已，還得求各位寨主海涵，把鏢銀一萬送下青竹山，老朽感激非淺，這三位寨主，一看于爺能够把爐舉起，他們可再不敢跟老人家談論武學了，准知道真要兩下裏動手，有輸無贏，遂道，老俠客年紀高邁，精力不衰，我等佩服之至，把鏢銀查點明白，不知送於何處，老爺子聞聽樂嘻嘻說道，如果三位肯其見愛，鏢銀查點明白，送在韓家鎮韓鳳的店內，我在那裏等候可也就是了，說着話老人家抱拳拱手說了一聲三位寨主，老朽先行一步，我到韓鳳店內敬候，他老人家說罷轉身就走，司馬敬如吩咐一聲擺隊相送，把于成送出了青竹山，司馬敬如率領嘍囉兵够奔聚議廳，查點鏢銀不表，單說這位于爺，遛達着回歸韓家鎮，在舉香爐時，未免過了點力，自己又想年逾百歲，尙能舉重，還不算老，想在其間哈哈大笑，老人家這一藥不大要緊，就覺得心中震動，一邊樂着，哈喇子順口往下直流，好容易走到韓家鎮，來在韓鳳店的門口，此時韓鳳正跟石倫兩個人立在門前閒談，

那個意思是等候老人家于成，鏢局子夥計阮和阮壁，于秀他們已然在西跨院胆塵淨面，此時于成來在店門首，韓鳳趕緊搶步往前行禮，叫了一聲老俠客，小子給你晴安了，任憑你怎麼說老人家只是哈哈大笑，石倫一看不好，叫了一聲韓鳳，你別叫老人家了，大概這是受了病了，趕緊打發店裡夥計，到西跨院把于秀叫出來，趕到小弟兄們出來一看，老人家還是不住的嚙樂，這一來可把小弟兄們給吓着了，趕緊攆攆架架把老人家架到跨院上房，北上房三間一明兩暗，明間屋迎面一張桌，兩邊一邊一把椅子，後窗戶已然支開，過堂風爲的是涼爽，東西兩邊的暗間掛着藍色的門帘，阮和捺足起帘，阮壁于秀架着老人家到東暗間，有一鋪大炕，把于爺往炕上一摻，靠着板牆坐下，有心把腿給他老人家盤上，兩條腿還是挺硬，盤也盤不動，于爺仍是哈哈大笑不止，大家束手無策，在旁邊石倫叫了一聲諸位，別慌着了，老人家這是中了病了，要不然憑他老人家這麼大的精神，也不至於這個樣兒，趕緊叫韓鳳在韓家鎮把著了名的醫生，請個三位兩位，韓鳳點頭答應，轉身出去，告訴夥計把韓家鎮的醫生，不怕多化錢，把有名的請幾位來，夥計答應一聲，就把有名的醫生，一共請了四位，這四位在韓家鎮上，人稱四大名醫尙韓謝杜，尙文元韓耀三謝有忠杜少臣，是韓家鎮有了名的大夫，針灸方脈，內外兩科，樣樣皆通，把他們老四位讓在西跨院北上房，趕緊預備飯棹一張，紙筆墨硯全都預備好了，四位先生輪班給老俠客診脈，無奈這四位老先生是四大名醫，診了半天不知道老人家所得何病，位位搖頭，說道：韓掌櫃的，看他老人家這個情形，是中了邪啦，我們弟兄四個人，才疎學淺，不能醫治，另請高名，四位名醫告辭而去，小弟兄心裡頭可就沒有把握了，惟獨于秀心中難過眼淚汪汪，說道：各位兄長看見了沒有，既然是這四個醫生不保，我伯父的命危在旦夕，如果我伯父有個三長兩短，你說我應當怎麼辦，這句話尙未說完，在旁邊石倫叫了一聲兄弟，你別着急，論說起來咱們在外

#### 第四十集

而行俠作義，闖蕩江湖可不信這些邪祟，到了此時可也不能說不信，既然四大名醫說他許是中邪，煩勞韓鳳把本鎮之上，看香之人請了來看看，咱們先除除疑，回頭再說，大家一聽無法，只可又叫韓鳳

把韓家鎮有名的頂香之人，請了一位來，工夫不大，把人請來了。年紀約在三旬來往，收拾得非常華麗，先見了見衆人，然後一問于爺這個景況，衆人就對着這位神巫說了一遍，然後巫者吩咐一聲，叫店裡夥計預備香紙蠟燭，把蠟燃着了，親自拈了一股香，爭說頭磕了足有數百，然後找了個兀堯將身坐穩，眼皮也不撩，口中叨叨念念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然後把眼一睜，向着衆人問道，那一位是這位老人家的親近人，于秀答言說那是我的伯父，我是他老人家的姪兒，無論有什麼話你只管對我說，這個頂香的說道，這位老人家他因為夜靜在外面小解，衝撞了黃仙，故使他落到這般模樣，要打算叫他復舊如初，却也不難，得拿紋銀二百兩，我拿到壇上擺上全份果供，我去磕三千多個頭，解說解說，大概也可以完了，巫者這句話尚未說完，這位阮爺早就炸了，用手指，叫了一聲我把你這妖巫，你這是滿口胡說，還沒在那裡，你先要二百兩銀子，你在仙壇上解說解說，我不知道你解說什麼，你這叫滿口胡言，還不給我滾了出去，這個巫者本有意還要跟阮爺分辯分辯，在旁邊月下無影用手一指快走快走，再要不走，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門，說你妖言惑衆，說着話這位神巫，垂頭喪氣出離了韓家店，不表神巫回家，單說各位英雄，察摩摩掌頓足捶胸，束手無策，看了看老人家還是優樂，大家正在無法之際，猛然間由打外面進來一個夥計，說道，可不的啦，外面來了一位兩撇白鬍的老頭兒，口口聲聲，他說他姓金單字名斗號叫玉宮，外號叫醉仙桃獨角戲，瞪着眼睛堵着店門，口口聲聲叫老俠客出去會他，再要不出來，他殺進店來雞犬不留，這一句話不要緊，把在場衆人全都吓着了，還不用說別人，就是那麼大的石倫，吓了個目瞪口呆，書中代言，這個金斗他打那裡來，只皆因他搶去了石倫的馬，自己坐在馬上得意揚揚，心中暗想，憑我金斗這一身武術，可稱得起壓倒羣雄，就憑那麼大的石倫，我搶他的這匹馬，他都和顏悅色，不敢跟我說激烈的言語，你說我在金家寨避居八年，這够多麼可惜，自己想着已然來在青竹山竹節嶺切近，暗道我何妨拜拜山，叫他們給我湊幾個盤川，遂來在山口下馬，手拉着坐騎，就見由打裡面出來幾名嘍兵，早已迎出來了，從中有年紀長的認得他，

大家看見他趕緊過來行禮，說道，義士爺在上，小子們給義士爺行禮了，金斗一擺手說道，趕緊到裡面報告他的寨主，就提老太爺我到了，嘍兵答應一聲說道，老義士爺你候着，遂叫衆人陪着他在山口說話，這一名嘍兵頭目一直够奔聚議廳報告，司馬敬如司馬敬修，心說可不的了了，方走了一個于成，又來了一個金玉宮，照這麼看起來，于成無論怎麼厲害，也總算是有個情面，惟獨這個金斗，橫豎你拿不准他的脾氣，這位爺實在是難惹，想到這裡無法，吩咐一聲嘍兵攔隊相迎，只聽得鑼聲響亮，三位寨主率領嘍兵直接到山口外一看，金斗手中拉着坐騎，他們三個人趕緊向前行禮說道，不知老義士爺駕到，恕過我等弟兄未曾遠迎，望求老人家海涵，金斗把白髻一理，哈哈一陣狂笑，說我不怪罪你們就是了，叫嘍兵接過馬匹，三位寨主左右相陪，謙謙讓讓一直够奔聚議廳，來在裡面迎着面一張掉，後面一把交椅，乃是寨主之位，來賓無論多大交情，只要坐在那裏，要按占山爲寇的規矩可就得亮軍刃亂刃分屍，因有奪山之嫌，今天把金斗讓在裡面，他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在迎着面這把椅子上端然正坐，叫嘍兵把茶水獻上來，一邊喝着茶，三位寨主抱拳說道，老義士爺你怎麼這麼閑暇，來到小寨，有什麼事嗎，金斗連連擺手，叫了一聲三位，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我要到一趟陝西鳳翔府北風莊，給九頭鳳金奎老俠祝壽，皆因我囊中缺少路費，別的不用預備，帶給我預備紋銀五十兩，一掉酒席，我吃完了，帶着銀兩够奔北風莊祝壽，三位一聽還算不錯，這個小子還有點兒良心，借路費才要五十兩，就是要五百兩也得算着，遂叫嘍兵調擺掉椅擺上盃箸碟，把乾鮮果品冷葷熱素壓滿了掉面，這才把金斗往上坐一讓，三位寨主在下坐相陪，就在這麼個工夫，嘍兵把銀子取來了交給大寨主，這一位司馬敬如雙手奉獻，金斗把銀子接過來帶在腰間，陳通又親自給金斗滿了酒，說道，老義士爺你喝這一盃吧，金斗將要伸手端這一盃酒，就在這個時候，來了一個嘍兵，在大寨主的耳邊，低言悄語說了幾句，金斗這個小子專好疑心，一看嘍兵說話背着，隨着把酒盃往掉上一放，用手點指叫了一聲司馬敬如，你們兩個人低言悄語，有什麼事難道說還背着，書中代言，這個嘍兵報告也

沒有別的事，不過是把劫于秀那一萬鏢銀，已然查點明白，那個意思稟報大寨主，要打算派人送到韓家店，此時司馬敬如暗想道，于成不善金斗不良，我何不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兩行伶俐之齒說說，叫金斗前去韓家店找于成，當真要是于成有能為，把金斗打死，或是打的他身帶重傷，也算給江湖綠林道除一大害，如果說金斗要是能耐，治倒了于成，這一萬鏢銀不用往韓家店送，除了金斗拿多少還得剩點兒，這個法子叫以毒攻毒，他把主意拿妥，說這，老義士爺是你非知，只皆因有雙龍鏢局子分號，在山西太原府，有一個于秀押着鏢銀路過青竹山，故意的揚旗喝號，失却了鏢行的規矩，是我一時惱怒，帶領囉囉兵下山將他的一萬鏢銀劫在山上，于秀逃走無蹤，又誰知小冤家把他的伯父于成架弄來了，年邁蒼蒼的于洞海，果然是名不虛傳。來到青竹山單臂力舉鐵香爐，壓倒我們弟兄三個人，萬般出於無己所奈，這才把鏢銀一萬查點明白，回頭派人送往韓家鎮，韓鳳的店內交納，要是這麼看起來，可也不是我們弟兄軟弱無能，天下英雄無論那一個，就是成了名的劍客，全都不是他老人家的敵手，司馬敬如把話說完了，用眼觀看金斗的動靜，他這句話將然說完，就見金斗用手一理白髯，二目圓翻，心中暗想道，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老匹夫于成，他跟我有仇有恨，想當初鎮北天尊羅雷，寫一封書信請的是古雷，正趕上古雷染病在床，寫信轉請的是老匹夫于成，于成他又寫了一封信，請的是姜達姜本初，若非是姜達，我在金家寨焉能悶居八年，此事皆在老匹夫一人的身上，今天他既然在韓家鎮韓鳳的店內，我當找到前去，以報當年之恨，今天我不是當着他們三位寨主，說句狂言大話，我要是不殺于成，我永不出世，自己想到這裡說道，三位寨主，既然老匹夫于成，在韓家鎮，這一萬鏢銀先別往下送，待我到韓家店，倘若我不是他的敵手，再送鏢銀不遲，倘若于成不是我的敵手，這一萬鏢銀我也不要，那就算送給你們青竹山吃個早點心吧，金斗把話說完，站起身形出離了青竹山，順着大道一直够奔韓家鎮，趕來到韓鳳的店門首，高聲喊叫，韓鳳在裏面了嗎，叫他急速出來見我，叫他報告于成得知，就說老太爺金斗在此等候，夥計們聞聽心中害怕，趕緊够奔西跨院，報告各



位寨主得知，裡面衆人正束手無策，聞聽金斗到此，大家都是一怔，真要依着石倫，可就出去了，任憑他怎麼鬧，叫韓鳳出去苦苦央求，可也就是了，又誰知這幾位年青的，性如烈火，再搭上老人家不知生死，再者說別看金斗武術高強，這叫大將能殺陣前不死陣後，頭一個就是于秀說道，好金斗他這是在算計我們爺們，說着話打開包袱取出一口單刀，阮和阮璧也是每人一口刀，石倫拿着五股烈鐵叉，大家手擎着軍刃，出離了西跨院，一直够奔店門，來在店門過道，果然就見金斗站在那裏耀武揚威，他可沒拿着他那雙瓦銀雙缺赤手空拳，將來看罷，就聽金斗用手點指，叫了一聽石倫，你手持五股烈鐵叉，難道說還敢與老太爺當場勸手不成嗎，石倫連連擺手金老太爺，這個話我可不是相着于爺，此時他老人家，已然有病在床，人事不知，無論老人家跟你有多大仇恨，他已然到了這步天地，你也當貴手高抬，金斗聞聽此言哈哈的狂笑，叫了一聲石倫，少要你多管閒事，慢說于成他身有重病，就是他已然死後，我也要擊碎了他的屍骨，方解我心頭之恨，這個話還未曾說完，在旁邊于秀用手點指叫了一聲金斗，姜老劍客將你治服，永不許你出金家寨，小子別看你這樣的威風，姜爺一到大寨，你項上人頭難保，這叫說話別揭短，打人別打臉，于秀正在氣頭上，說了這麼幾句話。誰知衝動了金玉宮，他說道，于秀你有何德能，慢說是你，就是你的伯父于成，見着老太爺也得和顏悅色說好的，今天你敢在我的面前，立目橫眉，這就是你的報應當頭，這句話尙未說完，于秀一擺手中刀，攔頭就割，金玉宮趕緊把身形一閃，劈面就是一掌，于秀一看掌到了，身一閃用刀往左上便截，金玉宮打墊步擰腰往外一蹶，一伸手撩起大衣裳，套好了鹿皮套，由打兜囊之中掏出他這宗暗器名毒蒺藜，他這種東西是用三十六位羣藥喂成，只裏是打在人的身上，一見血六個時辰准死，別的藥還治不了蒺藜傷，非得用他自己配的百草霜不可，他這種暗器百發百中，真稱起上打飛禽下打走獸，金斗一抖手，照定小蓮花于秀面門打來，于秀一看不好，急忙將身形向右一閃，耳輪中就聽崩的一聲，養蒺藜正打在于秀的左肩頭，于秀就覺着半背麻木，身形往後倒退了幾步，倉啷啷剛刀墮地，翻身栽倒，元和一看于秀

帶傷，隨即捧刀修奔金斗胸前便刺，金斗見刀到，不慌不忙向左一閃身，蹣起來一腿，正踢在元和的手腕上，元和單刀出手，金斗一甩手，又是一簇黎，元和想躲可就來不及啦，打在了左跨，就覺着腿不由自主，栽倒在地，元壁一見兄長受傷，心中大怒，遂將身形往前一踪，一擺手中刀，那個意思要與金斗拚命，金斗乃久經大敵之輩，還未等元壁身形站穩，手中毒簇黎修奔元二爺的左腿便打，元二爺將要打算往上縱，誰知說時遲，那時快，一簇黎正打在腿肚子上，元壁翻身栽倒，金斗一陣狂笑說道，你們還有誰過來，老太爺今天全打發你們回去，這句其還未說完，在旁邊難壞了巡海夜叉石倫，手中擎着五股烈燄叉，呆默默發怔，有心不過去動手，是對不起朋友，要過去是真贏不了，金斗見着好笑，遂叫道，石倫，你還不送來等待何時，石倫萬般無奈，這才捧叉照定金玉宮分心就刺，金玉宮將身形一躲，向前一上步，伸手攔住又柄發往懷中一帶，飛起一腿將石倫踹倒塵埃，這小子還算有點良心，皆因他奪人家石倫一匹馬，故而不忍用毒簇黎打他才將他踹倒，店門裡面橫躺豎臥三四個人，金玉宮仍是耀武揚威，此時可就苦壞了碧眼貓韓鳳，不住連連毛腰施禮，上前說道，老義士，如今在場的小英雄俱被你打倒，大概你這口氣也就出啦，于老俠現在不省人事，求你饒恕了吧，金玉宮聞聽，一擺手說道，韓鳳要你少管閑事，韓鳳准知道不能深攔啦，又知道他的脾氣不好，祇可作罷，只見金斗兩隻眼睛，直直勾勾直奔西跨院走來，來至上房一看，是明兩暗三間，後窗戶支着，涼風適體，就聽東暗間內有人哈哈大笑，金玉宮來至東暗間的門外，啓軟窗到裏面一看，就見于爺坐在炕上，伸着兩條腿，脊背倚着板牆，順着嘴裏往外流涎沫，大笑不止，金玉宮用手一指于爺叫道，于成，八年前你不該寫書約姜達到我的金家寨，以致我埋首八載，今天我總算是狹路相逢，老太爺要將你置於死地，好報昔日之仇，將話說完，一看于爺仍是大笑不止，他這才一擦衣服，由腰間取出七首刀，叫道于成，今天你休恐老太爺意狠心毒，皆因你不仁在前，就是你死在九泉以下，你可休要怨我，把話說完，惡狠狠捧着七首刀，對准了于爺的咽喉用力往下便扎，七首刀堪堪離着肉皮約在

一寸往來，就覺着有人由打後面一托右胳膊肘，托住往裏一壞帶，半臂酥麻，拍着他肩頭叫了聲金斗，你看我是誰，金玉宮回頭觀看，就見身背後站着一位，面若銀盆兩道殘眉，一雙碧目頷下銀髯，身穿僧服白髮披撒在兩肩頭，金玉宮看罷趕緊跪倒說道，爺爺饒命，書中代言，來者這一位非是別人，正是婁家屯的姜本初，他老人這是由那裏來呢，只皆因金玉宮一出金家寨，把守西街口這四名鏢局正夥計早就看見了，一看金玉宮這小子，探頭探腦溜出了金家寨啦，這四個人各帶盤費連夜往下行走，够奔太原府壽陽縣，來到姜家屯，報告姜達姜本初，老人家一聽，心中明白，准知道這個小子是要够奔北風莊，給金奎祝壽，大概誰有他一份請帖，要不然他不敢出來。姜爺想了多時，叫手下人取些路費銀兩，先打發這幾名夥計，叫他們頭前先走，然後老劍客收拾利落，帶好了一對鹿角棒，包好了僧服，路費銀兩帶齊備了，老人家由打壽陽縣動身，一路上緊走，恐怕這小子這一出頭，在外面惹事，恨不能一走把他追上，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追在山西直隸兩交界，老人家一睜果不然正是金斗，老人家既然看見他，就應當立時叫他回金家寨，或是把他置於死地，無奈老劍客有惻隱之心，自己一想已然將這個小子悶了八年，他沒敢出世，這一次他既然出來，也許改惡為善，行些俠義之事，綠林中豈不又多得一位高人嗎，老劍客遂在暗地窺視，要看着他的行爲，如果改過，老劍客可就不計較他了，又誰知這個小子惡習不改，在大道先搶奪石倫的坐馬，姜爺看看就有氣，但是倒要看他個水落石出，他老人家直跟頂到青竹山，小子在聚議廳大廳裏面，說了許多朗言大語，老劍客完全聽見，這小子動身出離了青竹山，够奔韓家鎮老劍客尾隨於後，住韓家店用毒痰藜打傷了三小，踢倒了石倫，還是那樣立目橫眉，最後老劍客爺以爲他把三小打完了說完了，雖知他還要奔西跨院，還要算計于成，老人家一看他够奔西跨院，遂順着大牆往後走到了西跨院北上房，擬身上房，够奔後坡，探身形隔着後窗戶往裏面觀看，一看金斗這小子已進來了，老劍客可就順着後窗戶飄身蹠下，慢慢的順着帘縫觀看

一看他意狠心毒，手中擎着明恍惚七首刀，要刺老人家嘎噪咽喉，姜爺這才輕輕一啓軟帘，伸右手

托住金斗的胳膊肘，左手一拍他的肩頭，叫了一聲金斗，你看我是誰，金斗遂跪倒身形叫爺爺，姜遂說道，你背反約，私自出離了金家寨，你這項上的人頭還是我給你剝下去，還是你自己拔刀自刎，金斗聞聽此言慢慢的放下匕首，由打腰間取出來金奎給他的。份請帖，叫老劍客爺觀看，叫了一聲爺你看這裏有護身符，若是沒有護身符，宰了我我也不敢出離金家寨，難道說金老俠客，給我這份請帖，我豈能不，嗎，這分明是給我臉，貼金，我的劍客爺，姜爺聞聽一笑，叫了一聲金斗，你說的話句句有理不該你在大道以上搶奪石倫的馬匹，分明是惡習不改，再者說你够奔青竹園去拜山，坐在當中座位之上，有失緣林的規矩，如今你還是願意死願意活，如果說你要願意死，我一掌把你頭顱擊碎，咱們是共應前言，倘若你願意活也好辦，我這麼大年紀有好生之德，我不忍要你的性命，從此以後你仍然回歸金家寨閉門，如果你真要把惡習完全改去，由打我這裏說我輔佐你成名，金斗一聽連連磕頭，叫了一聲老太爺，我還是認罰吧，情心願意回歸我的金家寨杜門謝客，劍客聽到這裏，遂叫他站起身形拾起來匕首，帶在腰間，金斗抹身要走，劍客爺叫了一聲回來，把你腰中的百草霜拿出來，我還得給他門醫治痰瘰傷，金斗趕緊說道，劍客爺這麼辦，我給你們治吧，姜爺說道不用，你只管把百草霜拿出來，你等逃命去罷，金斗無法，隨着把百草霜拿出一小包來，交給劍客爺，然後抱頭鼠竄，劍客爺吩咐一聲叫韓鳳石倫，把小兄弟們的軍刃拾起來，把他們搭在西暗間內，往炕上一放，老劍客親自給他們起下痰瘰來，打開百草霜，一半用陰陽水沖服一半敷在傷口，然後叫韓鳳預備鮮薑湯，爲的是發發汗把裏面的毒質往外開一開，然後姜爺走至在東暗間，看了看于成，他還是瞪着眼睛，二目直勾着哈哈的傻笑，姜爺回頭叫了一聲石倫，一同進了東暗間，老劍客叫他取過脈枕，先給老人家于成診了診脈，姜爺點了點頭，石倫問道劍客爺，方才請來的四大名醫，他們給老人家診脈言說是六脈相和，今天老人家你看有怎麼樣，姜爺聞聽一笑說道，他們那裏曉得于老俠這個病的名目，叫做傷寒，就皆因喜怒哀思悲恐驚，七情過力所得，老人家他由打下了金竹山，一路思想今天我這麼大的

年歲，更是舉不起來鐵香爐，可憐把一世的英名喪盡，想到這裡心中難過，可就衝動了七情，一身冷汗，要出沒出被山風一吹，把這一身冷汗逼回，總算是老人家是個結實身子，百歲有零整世的童男，要不然就是寸步難行，當時就得倒臥埃塵，要不是結實如何能到韓家店。姜老俠客，看罷叫預備紙筆墨硯，石倫立刻取來，老劍客提筆開了個藥方，趕緊叫韓鳳去打藥，把藥打了來家爺親自驗看，把藥正煎得，叫石倫幫忙給于爺灌下去，要說藥治對病，病治有緣，一點兒也不錯。姜老劍客可稱得起神醫，老爺子于成把這付湯藥喝下去，放倒身形躺在炕上，用棉被蓋好，過了有兩盞熱茶的工夫，就聽于爺哼咳不止，慢慢睜眼觀看，就見面前站着姜本初，遂語道，姜老劍客爺，恕過于成不能起身給你老人家行禮，有罪有罪，姜爺一君子爺能够談話，心中這才稍安，老俠客遂慢慢的問于爺的經過，于成就把自己單人獨自奔青竹山，與陳通比賽舉鐵香爐，下得山來一時悲哀喜悅，覺得涼風透體，心中一陣陣迷迷糊糊，勉強着來在韓家店，進店門已然二目離神，身不由自主，到如今我才覺着有點兒舒服，你老人家這是由打那裡來，姜爺把自己由打家中起身，大道之上巧遇金斗劫馬，以至到青竹山，暗跟金玉宮，來到韓家店他用毒藥打傷三小，後來又要不利老俠我把他趕走，這才給老俠治病說了一遍，今見老俠客漸好，原方別動，再有個三劑兩劑，就能够復舊如初，姜爺把所有一切的事，辦理完畢，叫過來石倫，叫他帶領所有鏢局子夥計們，起用一萬鏢銀，叫他把自己的那匹馬也稍回來，石倫點頭答應，帶領鏢局子夥計，由打韓家店動身奔青竹山，來到山口外對守山哨兵把話說明，三位寨主得着信，迎接石爺上山，查點一庫鏢銀，把四匹馬帶着，三位寨主彼此跟石爺一打聽金斗的下落，石爺實話實說，現有山西太原府壽陽縣，姜爺屯姜老劍客趕到，已然把他趕回金家寨，前後的話從頭至尾一說，三位寨主一聽還是真不錯。把這個小子趕走，給綠林中除一大害。跟石倫說了幾句客氣話，讓讓讓送出了青竹山，石爺帶領鏢局子夥計，押着一萬鏢銀，够奔韓家寨，到了店裡把所有的一切的事，辦理不復，報告姜老劍客，姜爺一聽石倫把所有一切的事，全都辦理停妥，說道，石倫既

然如此，我還有要事在身，不能在此耽延，你在此看護于老俠，單等他病體痊癒，三小的傷痕也就好了，那時節叫于秀扶持于老俠客回歸太原府，阮和阮壁押着鏢銀够奔北京城，你把各事辦理完了，你再够奔北風莊，前去祝壽不遲，石碓把話聽明，點頭答應，姜爺把所有的東西收拾齊畢，又跟于老俠客敷衍兩句，然後他老人家由打韓家店動身，不表姜老劍客走，單說石爺跟店裡掌櫃的韓鳳，早早晚親自扶持于爺，又給三小送吃送喝，一連就是七八天，三小傷痕痊癒，于秀到東裡間看了看伯父，雖然說老人家不能完全無病，可是已然好了大半，于爺把阮和阮壁叫到面前，叫他們把一萬鏢銀查點明白，帶領夥計們押往北京城，阮氏弟兄答應一聲，查點齊畢，人家哥兒兩個押鏢銀走了，于爺把各種物件收拾齊畢，由打腰裡掏出些錢來，賞給店裏的夥計，爺兒兩個遂自韓家店起身，回歸太原府太谷縣于家莊去了，衆人走畢，可就剩下石倫，他也收拾齊畢，够奔北風莊給金奎祝壽，不表衆人，單說的是金斗，由韓家鎮逃走，自己越想越駭怕，准知道要是遇見姜爺，說什麼也不能出金家寨，老兒姜爺果然是言而有信，這幸虧是我的咀快，要不然就難保頂上的人頭，自己有心再奔北風莊，給老人家金奎祝壽，又一想不好，倘若我到了北風莊，這一干成了名的劍俠，必然在傷，我看見那一個對頭，我也逃不了，有心要回家，一想我這裏大年紀，不能得其自由，我算那道的英雄，自己叨叨念念順着大道前往，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古剎玉皇頂的住持慧斌，得罪了天下的俠客，我何不前去面見慧斌，一來有我立足之地，二來是我幫着慧斌抵抗天下俠客，我可以借此報仇，金斗把主意拿定，他才連夜趕奔金鳳山，來到玉皇頂，一見和尚慧斌，他可沒敢實話實說，他就提有于成率領衆英雄，奔金家寨尋找於他，有意跟他等動手，怎奈衆不敵，萬般出入無奎，才來到玉皇頂求見高僧，請你幫忙與我報仇雪恨，慧斌聞聽金斗這片言語，暗暗思索，知道金斗絕非實言，但時現時正在用人之際，金斗武術高強，倘若各位俠客到此地可以助我一勝之力，想到此處，叫了一聲金斗，既然如此，你在玉皇頂居住，准保你高枕無憂，由此金斗就住在古剎玉皇頂，以至今今天羣俠到此，和尚得報，一直够奔外面

，他可把金斗叫到外面，囑咐於他，我到外面觀看，你們不必相隨，隱在角門子後面，如果他等要是單打獨鬪，也並非是老僧說句大話，他們可贏不了，如果他們要是一擁齊上，你再亮軍刃助我一臂，金斗點頭答應，和尚亮十三節墨骨鞭出去，正趕上忠勇義士古鎮北，被慧斌一鞭打倒，金斗留神一看，是古雷，不由得他這個氣可就上來了，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一伸手撩起腰圍子，掣出匕首尖刀，雙手捧刀，打角門子往外一縱，來到古雷的身旁，用力往下便刺，古雷躺在埃塵，一看是金斗，金斗惡狠狠揮刀來刺，古雷遂道，金斗你不是人物，真走是好漢，我古鎮北家住在宣化府城內，你也不知道，這數年的光景，那一時你不能前去找我，今天看我栽倒埃塵，你要算計於我，那焉得能够，容刀已離胸膛切近，透用胳膊肘和兩肩頭一找地，用的是地躺刀的功夫，咕魯一轉身將刀躲開，金斗一看古鎮北，真把這一刀躲開了，二次捧刀餘准了古鎮北的面門往下就剝，就在這麼個工夫，和尚一看，暗道，金斗你這是何苦，已傷之人，無論跟你有多大的仇恨，你也不應當下此毒手，你這時乘人之危，和尚想到這裏，又一看頭一刀未曾刺着，二刀又到，和尚未免有氣，遂把手中十三節墨骨鞭一抖，用了個玉帶圍腰，說時遲那時快，金斗想躲焉得能够，墨骨鞭纏住了金玉宮，和尚用刀往回一抖，金斗這個小子，這個樂可就大了，由打角門外把他扔在裏頭院，就聽噹啷啷匕首刀拋在埃塵，和尚把鞭一掣，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在場的羣雄，無不讚美慧斌。雖是縱徒行凶，行事却有正大之處，就在這個時候，在旁邊早有方奎，咎雲叟老哥兒兩個，趕緊走將過來，先把古鎮北搭起來，連他那一口鬼頭刀拾起，把他放在影壁前，石金聲老人家的簸籬旁邊，此時十古老人家，手中擎着十三節人骨鞭，微然含笑叫了一聲高僧，今天老朽趕到，所爲的是從中排難解紛，高僧獻出八寶蓮花露，給欽差老大人醫治目疾，是三全齊美，一來可以保的住高僧無事，再說也不致跟羣俠反目，三者欽差老大人目疾痊癒，他老人家可以够奔四川成都府，救濟災民，慧斌聞聽微笑，老俠客方才我已然把話說明，今天你我不能輸贏勝負，要打算叫我獻出八寶蓮花露，勢比登天還難，王十古無法，說過，

老朽說了許多言語，高僧不聽，我也無法，那我可就要得罪了，說話之間，擊自己的十三節墨骨鞭，趕步向前，就在這麼個工夫，猛然間人聲曹雜，王古向金鳳山下一看，只見山坡下如蜂擁一般，往上飛跑，乃時無數的軍官，每人手中擎着刃矛器械喊殺連天，口口聲聲喊叫，別放走了凶僧慧斌，在頭前率領的一共是四位，王古老俠一看，這四人之中，就認得一位，是山東東昌府巢父林侯家莊的侯二爺，一輪明月照九州長手白猿侯杰，書中代紀，侯杰自從兄長鎮東俠，跟着南北二俠，一同奔北京城，看望義弟童海川，月餘未見回音，二爺有點兒不放心，也不知道是海川的病好了沒好，想到這裏遂把徒弟們叫過來，囑咐元和元璧徐源邵甫，叫他們好好的在鏢局子裏頭看着這二十徒弟，別叫他們鬧事，一來自己到北京看看童海川，二來也看看三位兄長，徒弟們點頭答應，二爺把自己的應用物件，全都收拾齊畢，一對亮銀雙鈇，圍在腰間收拾齊畢，遂由杭州奔北京城，非止一日到了北京城，安定門北城根，富貴巷貝勒爺私宅，將然到門前，就見大管事的何吉由裡面往外行走，一看二爺遂樂嘻嘻的說道，侯二俠今天你怎麼這麼閒在來到北京城呢，二爺遂笑道，管事的你一向可好，我這是一來給貝勒爺請請安，二來看我兄弟海川，大管事的一擺手，叫了一聲二俠客，你請到裏面坐吧，別上海川那院裡去了，他沒在家，二爺問道，因為什麼他沒在家呢，何吉說道，現在我們童教師爺，他得了好事了，跟着奉旨的欽差年羹堯，查辦四川爲隨行的委員，已然起程日子不少了，二爺一聽雖然說兄弟沒在家，還算不錯，總算他的疾病已然好了，遂跟着何吉一直盤奔貝勒爺的外書房，此時大管事的何吉，早已進到書房報告貝勒爺，貝勒爺他老人家正在書房，聽何吉報說侯二俠到，老人家心中歡喜，連連說道請，侯二俠由打外面進來，行禮說道爺，你老人家這一向身體可曾安泰，侯杰這裏給你請安了，貝勒爺連連回禮，說道，這一向未曾老俠客渴想之至，遂彼此讓坐，貝勒爺問道，二俠你這是由那裏來，二爺聞聽說道，我這是由打杭州鏢局動的身，一來給爺請安，看看海川的病，二來我三位老哥南北俠，同着我的兄長，一同到北京城，看海川來至今並無音信，故此我不放心。



貝勒爺遂把欽差年大人，奉旨往四川放賑，童海川爲隨行的委員之話，說了一遍，後又談到了三俠，他們老三位也是由打我這裏走，一路上趕奔年欽差，皆因咱們不放心童林，他們老哥兒幾個的義氣，實在是難得，候二爺在旁邊聽貝勒爺把前後的話這麼一說，二爺心中這才放心，三俠已然前去追趕童林，童賢弟病體已好，現爲隨行的委員，二爺站起身要跟貝勒爺告辭，貝勒爺問道，二俠客你要到那裏去，二爺說道，爺你要問我閒着也沒有什麼事，到不如你也一路追趕年大人，幫助我兄弟海川奔往成都稽查放賑，貝勒爺聽到這裏，心中喜悅，遂說道二爺你先別忙，在我這裡吃過了晚飯安歇一夜，明月早行也不算晚，二爺連連擺手叫了一聲爺，承爺的美意，此時我既然得着我兄弟的下落，恨不能一時追到，心裏頭才覺着痛快，貝勒爺本有意再留，怎奈侯二俠去想已決，不能挽留，遂卽作別，二俠一路之上，追趕年大人，曉行夜住，這一天正然往前走，走在山西陝西兩交能，這個天可就不早了，看了看紅日已然墮落西山，應該說二爺就應當找個店住下打打尖，那知侯二爺趕路心盛，順着大道往前走，直走到定更後不到一鼓，也沒找着莊村店房，心說只顧貪行幾步，竟走過了宿頭，難道說叫我露宿不成嗎，二爺想到這裡，心中着急慢慢的還是往前走，猛然間見前面，黑黯黯霧沉沉，頗似莊村，將走了幾步一看，果然是一個小村莊，左右不過二三百戶人家，當中一條街道，兩旁舖戶作買賣，此時天可不早了，買賣舖戶全都上了門啦，二爺進了東街口往前走，直走頂到西街口，不沒找着店房，二爺細一看所有街前街後的戶子，全都是土房，惟獨路東有一座大房，灰脊灰牆白灰灌漿，磨磚對縫，門前上馬石下馬石，拴馬的樁子，一邊有四棵龍爪槐，對面八字的影壁，房屋高大，二爺看了看知道這一定是本村的財主，莫若在這家投宿，奔遂大戶人家的宅院，將然走在隔壁，猛然間就見大家宅院的隔壁，有一座門臉兒，門已然關閉，由打窗戶之中支出一桿棍子來，在旱子上掛着一個爪籬，二爺一看心中尤其喜歡，既然有店更好了，我暫且在此處將就一宿，比投宿強的多，二爺走在店門前，拍街門叫了一聲裡面有人嗎，就聽裏面有人答言，聽這個說話的聲音，舌頭都短了，不

問可知這個人一定是吃酒太多了。就聽裏面問道：外面是誰，二爺說道我是住店的，裏面連連說道：不成不成。裏面不住人了，店已然算黃了，我們都關了門啦，二爺聞聽說道：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講理，你說你的店關了門，爲什麼不把幌子落下去。裏面那人聽了這句話叨叨念念，我今天不是倒霉嗎，要不然我已竟睡了，怎麼會我關門沒把幌子落下來，叫人家住店的得着理了，想到這裡沒法，只可伸手開門，把門開開遂說道：既然住店，你就裏面請吧，二爺跟着走進屋來，隨着把幌子落下來，口中叨叨念念說道：我把幌子落下來，大概就沒有人住了吧，也無論他是誰，再要想住店也不成，把話說完回手把門關上，二爺留神觀看，就見這個屋子長下裏是兩間，寬有一間，這個店是一條龍的勢樣，靠着北面是一溜大炕，炕上鋪着炕席。地下放着一張棹兒，在牆壁上掛着一盞半明半暗的油燈，昏昏沉沉，二爺留神觀看，但只見店裏頭這個人，年紀約有四十來歲，身上穿着褲褂，腳底下光着腳，托拉着一雙破鞋，一臉的酒刺，酒糟鼻子，半截眼眉黃眼珠子，厚嘴唇，一嘴黃板牙，連鬚絡腮的鬍鬚，兩個錐子耳朵，小辮挽了一個髻兒，就見他用手一指侯二爺，說道：未領教客人你老貴姓啊，侯爺接着說道：我姓侯山東東昌府，火計聞聽叫了一聲侯爺，你老上炕請坐吧，炕是我親自燒的，不信你摸摸熱不熱，今天你老放心吧，這麼大的一個店，連一個客人都沒有，就是你跟我，這麼大的炕，你想怎麼睡就怎麼睡，你要睡我這個炕有好處，這叫做寒暑不侵，你老看看半個涼炕，半個熱炕，你老要是怕涼睡熱的，怕熱睡涼的，二爺一聽一怔，問道：你這個炕怎麼會一半涼一半熱呢，夥計一聽樂嘻嘻的說道：告訴你老侯爺，我們這一個炕是這那修的，涼的是半截死洞子，就爲的是有上年紀的，叫他睡熱的，省的他怕涼，我們這裡這是不忙，要忙的時候，這個炕上總得住三十多個人，二爺要到這裡，不由得一笑，暗想說在外面登程行路，真不容易，這麼點兒的一個炕還要睡三十多個人，二爺想到這裏，伸手把包袱解下來，往炕上一放，叫了一聲火計你貴姓啊，夥計聞聽接着說道：我姓張排行在三，我是這店裏的夥計，我們東家他老人家，沒在這裏，今天你老這個店算住着，我們這個

店今天就算收市，明天就不幹啦，你老住這一夜不找你要錢，二爺聽到這裏，不由得手插銀髻，心說我還算趕上了，要是晚來一日，趕到這時候，我還是沒有地方睡去，今天還算巧了，想到這裏，說道，張夥計這個屋子太黑，夥計來在棹案用手一摸，棹兒底下有個潭子。由潭內摸出半支蠟，他還真會出主意，找了一根筷著，往蠟上一插，又找了一個大饅頭，把筷著往饅頭上一插，敲石取火點着半支蠟，放在棹案上面，二爺一看樂了，這半截子蠟原來是綠的，上面還寫着幾個藍字，大概是西方接引，四個字已然燒去了一個字，二爺道，張夥計你這店裡有吃的沒有，天到這般時候，我還未曾打尖呢，有什麼吃的你給我預備點兒，有酒也給我預備點兒，夥計聞聽連搖頭叫了一聲侯爺，好吃的這裡沒有，你老要餓這裏有的是大饅頭，菜就是鹹菜湯了喝開水，酒這裏可有的是，實不瞞你說，我這一年到頭，賺了兩個錢全便宜這個酒上了，提別的可不成，要提酒咱們這裡可有的是，說着話搬過一個大酒壺來，用玉米棒子塞着口，雙手抱至侯二爺面前，說到，酒可有的是，可有一樣兒，就是沒有酒盃，你老包涵着點兒，嘴對嘴喝吧，二爺雙手捧着酒盃，嘴對嘴咕魯喝了兩口，把壺放在椅上，夥計

#### 第四十集

拿過三個饅頭一盤鹹菜，放在侯二爺的面前，二爺先拿起一個饅頭來，吃着饅頭就着白開水，讓道，你也好喝，咱們兩個人一塊兒喝，夥計聞聽，樂着走將過來說，侯爺論說起來可不許，你老是客人，我是夥計，你老既不怪罪我，我爺喝兩口，說着話湊在二爺的切近，捧起大酒壺嘴對嘴一連就是三口，然後遞給二爺，二爺喝了三口，兩個人你喝我讓到很有個意思，二爺喝到高興之際，問道老三，你們這個店家收市不幹，因為什麼不作買賣呢，夥計聞聽二爺這麼一問，拿眼上看一眼，下看一眼，叫了一聲侯爺，真要說起來，這叫小孩兒沒娘，捧起來話長，實不相瞞我們住在這個地方屬山西太原所管，地名叫小張莊，房前左右一共有二百五十多戶人家，所有我們這莊上沒有外姓，算起來都是本家，連我也在其內，就在我們這個張莊裡頭三百五十多戶人家所，住的都是土坯房，就是我們隔壁住的這所大磚房他也姓張，名叫張立，家大業大驢馬成羣，房前左右的房產，差不多都是他的，良田不

下千頃，就是有一樣兒，膝前缺少兒男。算起來我們還不遠，沒出五服的自家，他是我的叔叔輩，要是這麼看起來日後他要到了百年之後，黃金入櫃，他這筆絕戶產業，我們大家都得沾點兒，我們本家一共十三大門，每日我們開清茶會三次，把張立所有的家產，全都給他估出價值來，所有地全都給他釘上椿兒，我們這十三大門，抓鬪分地，已然我們全都分好了，誰應當佔那段，誰應當要那塊分毫不差，你說我們這個叔叔，不知死的鬼，論說起來命中無子，不可強求，他還不信，堪堪到了五十歲啦，他又娶了一個二房如夫人，這一說二三年了，也並未生男養女，他還不認命，他又請了一位陰陽二宅的先生，在這小張莊最著名的風鑑，姓賈叫賈高眼，給他看看風水，一看這個風水還真看出來了，正莫性不立子呢，趕情他們家裏沒有子孫台，這個子孫台我說俟爺，你老猜在那裏，二爺搖頭說不知道，張三樂着用手一指，叫道二爺，這個子孫台就在我們這個後門，有個後頭院，靠着東南角正挨着他的後房簷，他已然知道我們店裡頭後院是他的子孫台，他才託人無論花多少錢，也得要把子孫台圈到他的院裡去，我們掌櫃的一想子孫台真要圈到他們院裏去，果然生了兒子，我們這個鬪不算白抓了嗎，她裏頭這個椿不算白釘了嗎？我們掌櫃的要賣去了子孫台，這十三大門怎麼能够相容，我們掌櫃的無法，遂把我們這十三大門老族長，請出來一計議，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子孫台賣給張立，甚至於我們掌櫃的要是有飯吃，大家可以互相的幫湊，由打那一天爲始，我們掌櫃的不但沒把子孫台賣給他，反倒在那面山牆搭起一個台兒來，所有住店的客人，以及店裏的夥計人等，大小便全都在那個台兒上，二爺聽到這裏，一皺眉心說好毒，二爺再看張三，已然喝的醉眼也斜，身往後面一躺，嘴裏頭還叨叨念念的說道，侯爺你可喝着，我可喝不了啦，話還未說完，己然是呼聲如雷，進入了夢鄉，二爺吃了一個饅頭，喝了幾口酒，稍微定了定神，聽了聽外面，天已然到了二更，二爺思想，你我方才所說的隔壁這個張章，還是借貸不週，還是待人不好呢，真正叫我莫明其妙，又一想我既然行俠作義，窮惡安良，這場事我何不探訪個水落石出，二爺把主意拿定，站起身來把包伏打開，取出一對亮銀雙

## 第十四集

缺，把包伏往腰裏一圍，躡足潛踪，一直够奔後門過堂門，輕輕推開，到了後頭院一看，四四方方一個小院，靠着北面還有一個馬槽，槽頭上面拴着一頭小毛驢，在東南角上果然有一個台兒，四週圍堆着許多穢土，台上屎尿很多，穢不可言，二爺一看不問可知，這就是子孫台，二爺看罷脚尖點地，躍上了大牆頭，單胳膊肘跨着大牆，看了看張立的宅院，果然是一層到底三道院的瓦房，房屋嶄新，遂正竄房越脊一直够奔前頭院，來到前院兒一看，靠南邊一遭倒坐房，當中是垂花門，南屋掛着一個班竹簾，裏面燈光輝煌，迎着面一張八仙棹，一邊一把椅子，椅子上面坐着一個人紅輔輔的臉面，兩道眉看年紀也就四十多不到五十，二目有光，準頭豐滿，四字海口領下三絡鬚，大耳朝懷，穿着一件藍綢子大褂，看不見脚下，生的那個樣兒帶着福像，面露忠厚，旁邊站着一個人，穿章打份手下人相，彷彿，站在旁邊慢慢的回話，赤紅臉的那個人，手裏執筆不住的寫賬，隨寫還不住的打算盤，二爺一瞧這個赤紅臉的人相貌非凡，不問可知，一定是本宅的主人，按此人的五官像貌可稱得起不錯，看罷由垂花門翻身够奔後院，二道院黑暗異常，並無燈光，又由二道院够奔三道院，到了三道院，一看是北為上的上房兩旁邊的廂房，上房的西暗間裏面燈光四射，人影搖搖，二爺由房縱將下來，伏身湊至在西暗間的窗台下側耳竊聽，就聽裡面微有嗆啷刀響的聲音，這一來可把二爺吓着了，慢慢的手蘸唾沫濕破窗糊紙，往裏面觀看，二爺不看則可，一看吓得胆裂魂飛，但只見迎着面的山牆，茶几方凳完全敞開，在牆的上面用四棵爬頭釘，繃着一個婦人，看年紀約有二旬來往，兩只胳膊靠着手腕，一邊一個皮套釘在牆上，兩條腿靠着腿腕一邊一個皮套釘在牆上，頭髮打開上面釘着一個針子，把頭髮住上一繞，這個婦人上身並未穿着衣服，下身穿着一條紛紅中衣，繫着腿帶，在地下站着一個婦人，年紀約有四旬來往，藍布包頭，身上穿着半截藍布褂，藍布的褲子，看不見他那雙腳，凶惡異常，真是怪肉橫生，手中擎着一把牛耳尖刀，他是一時未曾留神，刀碰在案頭上面嗆啷一聲響，二爺看着心中暗含思索，不問可知，這個少婦一定是張立的愛妾，地下這個半老婦人，一定是個拍花婆，有意

要取嬰胎紫河車，你說張家要是無福無德，怎麼一時之間，把我感應到此呢，書中代言，牆上繡的這一個婦人非是別人，正是張立的如夫人馬氏，就在小張莊西北十來里地馬家莊的人氏，今年他二十四歲，由二十一歲過門就帶着病，馬氏就在小張莊東街口泰山娘娘廟許下心願，如果病體痊愈，每逢初一必來還願，由許願之後，你說這個事也該着，這個病一天好似一天，不過數月病體痊愈，不但病好啦，馬氏竟能身懷六甲，由此看起來這位泰山娘娘真有靈驗，故此每逢初一十五，必來燒香，今已然

是三月有餘，這一天趕下是十五，馬氏燒香已畢，由廟裏頭出來，迎着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婆子，馬氏在他的面前經過，不由得上看一眼下看一眼，然後用手一指，叫了一聲這位大娘子你貴姓，馬氏一聽說這，我姓張住小張莊西街口，那個婆子聞聽一笑，叫了一聲張太太，我說話你可別怪，我看你這個情形大概身懷有孕吧，我說的這個話你可別過意，你這個胎倒是好胎，不過受了點兒邪風，將來十個月滿足臨產之時，太太你還要受一番重大的痛苦，馬氏聽到這裏一怔，問道，這位大娘你怎麼知道，婆子一笑說道，我家姓王家傳四世仙根，要提別的不成，只要是妖魔邪祟，一見便知，馬氏一聽問道，我說這位王大娘，我這個台氣被邪氣侵染，怎麼能治呢，王婆子一聽說道，張太太你也不用害怕，也花不了許多錢，我並非是護籠，哄編你的錢財，到了那個時節，不但對不住你，我身上所頂的各位仙姑，我也對不起，你也受不着那麼痛苦，不過就是一點兒聖水，只要你喝下去，專能掃除一切邪魔，馬氏聽到這裏心中歡喜，說道，王家大娘，既然如此你就多多分神，在我身上修點好吧，帶着的聖水求你賞下，我是感德非淺，王氏說道，這位張太太，我出門之時也不知道與你相遇，我的身上並未帶着，只要你把家鄉住處對我說明，我回家取來聖水，可以送到府上，馬氏一聽腹內輾轉，我與此人素不相識，我要是把他引在家中，被我丈夫知曉，倒多有不便，又想真要是一臨產之時，事出意外，豈不是追悔不及，想到這裏，叫了一聲王家大娘，這個話是怎麼說我回家之後，你把聖水取了來，到我家裏去，你可千萬別去早了，或是定更以後，或是天交二鼓，我派我房中的張媽，把你帶到我的

房中，可就是了，這一個半老的婆子。王家大娘聞聽馬氏的言語，點頭答應，問道：太太你的府上在那裏住，馬氏說道：就是小張莊西街口，路北的大門，你打聽張立的宅院，無人不知，可有一節，你可千萬別叫門，張媽要是不出來接待。你只管在門前立待。王氏點了點頭轉身就走。馬氏回家，到了家中晚飯後，不足定更天，這才把房裡的張媽打發出去，把話囑咐明白，外面有一個半老的婦人。王氏，你暗含着把他按進後頭院，千萬別叫前面的員外爺知道，張媽點頭邁步由打後頭院出來，出了街門到外面一看，果然在街門旁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張媽問道：你可姓王，王家大娘說道：不錯。你可是太太派出來的張媽，張媽點頭說道：太太有話叫我帶你去，王氏跟隨張媽往裏走，這一來不要緊，這才叫禍由自招，他那裏是四代仙根，原來他是怕花婆兒，盜取童男童女的紫河車，盜去爲配製薰香蒙汗藥用，他原是奉四川劍山蓬萊島所差，張媽把他帶了進去，一直够奔後面北上房，來至在上房見着了馬氏，吩咐一聲張媽倒茶，馬氏問道王家大娘，聖水可曾帶了來，王氏說道：聖水倒是小事，還有幾句真言，是最要緊記的，但是不傳六耳，把你手下的用人全都打發出去，過了三更天以後，再叫他們進來不遲。馬氏點頭把屋中的丫環僕婦，一擺手全都叫他們出去，多怎叫你們再來，下人全都答應一聲出去，又沉了一會兒，馬氏問道，王大娘但不知有何真言，此時屋中無人，你只管對我說吧，王大娘看了屋中無人，天也不早了，已然是天交二更，他由打腰間取出一個包袱來，打開扣由裏面取出來一個瓶兒，打開瓶子的蓋兒，用手一遞叫了一聲張太太，你先把這瓶聖水喝下去，不但能保你胎氣平安，並且能保你一世無病，說着話馬氏把瓶兒接過來，開了開裡面的聖水，噴鼻清香，看了看顏色其色發炭，也沒有別的邪味，他一飲而下，馬氏將然把這一瓶聖水喝下去，就覺着天旋地轉，四肢發軟翻身栽倒，王家大娘走在近前用手點指，瞎了心的人，這也是你的命該如此，活該我成功，取出墨紫胎河車，說着話下腰先把馬氏上身的衣服解開，把髮髻解開，全都收拾俐落，由打腰間把包袱取出來，打開包袱裡面包着各種的器俱，一把牛耳尖刀，小刀子小剪子小捏子等等不一，然後

把馬氏抱到山牆茶几上面，拿過皮套錐子，先把馬氏兩只手套好了，用爬頭釘釘在牆上，頭上釘上爬頭釘把頭髮纏在上面，腳底下照樣兒用皮套釘好，全都收拾完了，然後把茶几方凳全都搬開，走在包伏近前，取出牛耳尖刀，刀碰在几案上面噹噹，微有聲音，正趕上一輪明月照九州長手白猴候敬山，在外面竊聽，凡事都是該着，刀不響候二爺他在外面怎麼會聽的見，候二爺聽見裏面刀聲，留神細看，才看見裡面的拍花婆，此時候杰心中着急，一直够奔屋門，伸手啓籬籠莫了莫屋門，尙未關閉，這也算是神差鬼使，二爺到了明間屋一直够奔西暗間，啓軟帘邁步到了裡面，正趕上拍花婆手持牛耳尖刀，够奔馬氏的胸膛要刺，說時遲那時快，二爺趕緊把手中的雙缺，往腰間一別，走上前去擄住了王婆的腕子，往懷裏頭一帶，王婆兒把刀扔在了埃塵，這也不管他男女授受不親了，看了看炕上放着一根紮腰的絲帶，二爺拿過來，把王婆兒四馬倒攢蹄細了個結結實實，扯下他衣裳的底襟，把口給他塞住；收拾完了然後到了明間屋，各處看了看並無別的動作，來到外面抖身上房，手打涼棚往各處觀看，恐怕賊人還有餘黨，這是老人家心細，看了看並無聲息，二次下房大搖大擺，撲奔前頭院，來到南頭院南倒座的廳房，伸手啓籬籠邁步向裡走，張立在屋裏面正算賬目，猛然間聽見籬籠響，由外面進來一人，二目神光灼灼，腰裡頭圍着軍刃，光華炯炯好不怕人，張立一看吓得渾身立抖，顏容更變，戰戰兢兢叫了一聲好漢爺饒命，你老人家如果缺少路費，無論多少小子我給您措辦，就是求您貴手高抬，饒全我的性命，候二爺聽到這裏逐問道，你可是本宅的主人名叫張立嗎，張立聞聽抖抖索索說道，不錯好漢爺何以知道，二爺聽着連連擺手，叫了一聲張立，你休要害怕，你不要拿我當作大盜，我來問你，後面有一個年幼的少婦，他是你的什麼人，張立說好漢爺，後面的少婦那是我的賤妾，二爺說道，我家住在山東東昌府，巢父林侯家莊的人氏，我兄長名叫候廷號叫振遠，別號人稱鎮東俠神手峴崙，在下名喚倭杰字敬山，外號人稱一輪明月照九州，長手白猿便是，我皆因行路天晚，住在旁邊店房，聽見有軍刃的聲音，我竄房入院，見一個四旬多的婆子，手持牛耳尖刀，將要結果少婦性命



，一時情急趕到屋中，把婆子細好，持此前來給你付信，還不到後面解救你那如夫人，侯二爺說完，張立才知道，非他老人家到此，馬氏定有性命之憂，張立是驚異交果，可就害怕忘了，遂吩咐手下從人到前面門房，找一個年老的家人，够够後面女僕的下房，把女僕等人叫到後面，如果他們姨奶奶要是蘇醒不過來，侯二爺吩咐好了，只可用涼水噴，全都吩咐好，家人等喚女僕把馬氏解救過來，把拍花婆子搭到後面，這都不必細表，單說的是張立，跪倒行禮謝過侯二爺救命之恩，二爺用手相摻，分賓主落坐，叫從人把茶水獻上來，張立正跟侯二爺談話之際，手下人前來稟報，姨奶奶已然蘇醒過來，平安無事，拍花婆已然搭到前頭院，聽候員外爺的發落，姨奶奶提了，要親自前來謝謝這位俠客爺，張立聽到這裡，遂吩咐一聲你回去對姨奶奶說吧，我已然替他謝了，可有一樣兒，這個拍花婆子由打那裡來的，我怎麼會不知道呢，在旁邊老人家說道，跟員外爺回，方才我已然問過姨奶奶了，這個拍花婆兒是他老人家燒香帶來的，中途相遇，他說姨奶奶懷胎有邪，他前來送藥除邪，姨奶奶受了他的暗算，張立聽到這裏一擺手，叫手下人先把拍花婆兒搭到前面，單等明日送交地方官處置，手下人答應退出，侯二爺遂向張立就把隔壁店房夥計張三，所說之話從頭至尾一說，遂問道張立，張三向我說的這片話，我有點兒不明白，還是在此處爲人不到，還是一家飽暖千家怨，只要你實話實說，我定有辦法，張立聽罷二爺這片話，不由得長嘆了一口氣，說道，老俠客你別忙，我把從中的始末根由跟你說說，請老人家隨我到浴房請你淨淨身，然後隨在到我的家祠，你一看就知道找是何如人也，張立把話說完，點頭叫手下人，你前去沐浴房對好了水，我要陪着老俠客前去沐浴，然後又叫手下人在他的耳邊低言悄語，叫他如此如此快去，手下人答應下去，待了工夫不大，就見手下人手中打着燈來到裡面，說道，跟爺回，水已然對好，請爺沐浴，張立陪着侯二爺在後面跟隨，工夫不大，來到浴房，啓籠籠張立陪着二爺來在裏面，浴室裏面兩個大澡盆，張立跟二爺各自解帶歛衣，到了澡盆前各自沐浴，工夫不大，沐浴已畢，從新各自梳洗梳洗，二爺手擎着那一個亮銀雙鈿，跟隨張立，一直

够奔廳房，來到廳房前一看，廊簷下站着八個人，四個人手中打着紅宮燈，裏面點着蠟燭，四個人打着提爐，裡面點着檀香，香氣噴鼻，二爺來至在廳房，先把那一對亮銀雙鉢，往迎着面攔几案上一放，張立把衣服整理整理，整理齊畢，雙手抱拳叫了一聲老俠客你跟着我到後面吧，二爺點頭他老人家准知道，把那一對亮銀雙鉢，放在攔几案上大概也沒有人動，見其主便知其奴，主人要是厚道忠實，奴才也錯不了，頭前的宮燈引路，後面提爐，張立陪着老人家侯杰奔後面角門，經過四層院子，來至後面，靠着西面有個八角門，門的旁邊掛着一對蓮子燈，將然到了八角門前青靜異常，就彷彿到了宮殿相似，兩旁站立的這八名家人，連大氣都不敢喘，侯二爺觀看，就見頭前有兩對宮燈帶路，張立用手一擺，陪着二爺，進八角門，到裡面路北三間房，亞賽宮殿，九層台塔，朱紅漆的隔扇，一邊兩扇，當中高掛斑竹簾，簾上橫着一塊匾，上面寫的是，張氏家祠，張立邁步上台塔，在頭前帶路，輕輕一啓斑竹簾，邁步到了裏面，留神觀看，迎着面的神龕，正當中掛着黃緞子幡門，頭裏的神廚上面擺設着五供蠟阡，各種的祭品，在案頭裡吊着四個宮燈，正當中掛着大海燈，裏面的燈頭突突亂幌，張立走到神廚前，放下一個拜墊，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然後一伸手由打神廚後面，拿起一根青竹竿，輕輕的把黃雲緞子軟帘一挑，裡面露出神聖，侯二爺留神觀看，但只見正當中有位神像，是一個坐像，身上穿的服裝，還是唐朝的服制呢，頭戴鵝黃緞王帽，上面大紅緞子風領，身穿紫緞子的蟒袍，腳底下青緞子彩底官靴，紫巍巍的臉面，兩道濃眉，斜入天倉，一雙碧目，通天鼻梁，再顧高聳，大耳朝懷，頷下一陪虬髯，兩耳微生壓耳毫，上垂首塑着一名從人，手中捧着一口刀，大紅緞子刀囊，微露綠沙魚皮鞘，赤金月盤，杏黃挽手，杏黃的燈籠穗，靠下垂首塑着一個馬童，旁邊塑着一匹千里追風駒，侯二爺看罷，彷彿眼熟，一時之間可說想不起來，猛然間想起嘔，原來時他書中代言，這位像非是別人，在唐朝時代有一位虬髯公張鼎，號叫仲堅，他本是東海高麗扶餘國的人氏，自幼行俠尚

行俠作義，專管人問路見不平，凡奸邪之輩，只要犯在他手，百不逃一，這一天他老人家往前行走，見着一男一女，男乃李靖，那一位女的就是紅拂女。男女雙俠在外面也是行俠作義，可有一件，兩人雖然偕手行俠作義，各忘其形，食而共器臥則同榻，後來叫張爺遇着他們，一看男女二人形跡可疑，遂在後面整整的跟了三年，無奈一節，查不出他二人的破綻，後來一打聽才知道一個是李靖，一個是紅拂女，張爺這才明白，這一天張爺正然跨乘千里追風駒，往前行走，由打對面來了李靖紅拂女，正然行走，就見紅拂女用手一指，那邊來的可是張鼎嗎，但不知要向何方，張爺微然一笑，張某平生以來，踏遍江湖掃惡除奸，紅拂女聞聽一笑，用手一指，問了一聲張老俠客，鞍子上所掛何物，原來是男女兩個血淋淋的人頭，張鼎聞聽摘下人頭，往地下一拋，叫了一聲賢妹，你要問這是姦夫淫婦的首級，他二人正在一處，行爲苟且，我一刀將他殺死，所爲的是懲戒後人，紅拂女留神觀看，就見張鼎旁視眈眈，翻碧目留神觀看，手撕着虬髯威風凜凜，以目窺視李靖紅拂女，紅拂女叫了一聲三兄，這姦夫淫婦是小姊生平最惱之人，今天竟將他等結果性命，以盡天職，殊快小妹之心，張爺一看紅拂女這般舉動，不由得讚美，從此才知道他們是世界的高人，三個人遂結聯在一處號稱三俠，書中當時侯二爺看罷，知道是張鼎，趕緊走到神厨前跪倒，恭恭敬敬大拜了四拜，在旁邊張立陪禮，行禮已畢站起身形，侯二爺說道，我打景公是何人，原來是名人之後，看你像貌堂堂絕非常人，張立連連抱拳說道，老俠客誇獎了，要提我們張家來是累代習武，由打大唐朝傳到而今，二十多代，輩輩習武，惟獨我的祖父，才棄武就文，傳到了我這一輩，纔算把這武術二字埋沒，今把老俠客約在後面家祠，也並無別事，惟有祖上遺留這口寶刃，龍頭鳳尾，三日前無故作鳴響聲不絕，早以料定此寶該當出現，無奈一節，我不得其人，今日二俠客到此，對於我全家有救命之德，我無以爲報，今以龍頭鳳尾相贈，以謝救命之恩，二俠聞聽連擺手，說道且慢，張老員外，這個話我可不是駁你，我家住山東，千里迢迢來到小張莊，救你的如夫人，這算是命裡該着，再一說是機緣相遇，還是你家祖德深遠，要不

然怎麼會感應我至此，要說我等在外面行俠作義，救性命乃分內之事，何敢望報，再者說此刀乃是你家累代相傳，豈能遺落在旁人的手內，此事斷斷的使不得，張立聽罷此言，說道，老俠客不必推辭，我已然把話說明，我家已竟三代棄武，此刀在我的家中形同廢物，今天老俠趕到，正可說是物得其主，此刀三日前作鳴，乃是先人給我之兆，如果見看老俠，不以此刀相贈，那就算有背先人默示，再者說老俠佩帶此寶刃殺奸誅佞，縱橫天下以盡天職，死去的祖宗，在九泉以下也欽佩，張立說着話搬來一個兀凳，站在几凳上面，由左面童子手內，輕輕的把這口龍頭鳳尾寶刃，撤將下來，雙手捧着，跪在神廚前，說道，老祖宗在上，張立蒙祖上的靈顯，以此寶刃相贈侯二俠，可是出於本意，二俠佩此寶刃，在外面闖蕩江湖，以此寶刃成名，祖宗有光，說罷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然後站起身形，雙手捧遞，獻在侯二爺的面前，這位侯二爺見此光景，再說不要，那就算是不成，再說人家張立却是誠懇相贈，二俠無法，只可把寶刃接過來，雙手捧刀也來在神廚前跪倒身形，說道，信士弟子侯杰，今蒙張立所賜，祖傳龍頭鳳尾寶刃，侯杰佩帶此寶，倘若妄殺好人，言不應口，鬼神不佑，說罷向上大拜四拜，然後站起身形，又向張立致謝贈刀之德，然後二爺左手攏刀鞘，右手拿刀把，按崩簧嚙啣一聲寶刃離鞘，一道寒光，照賽厲閃一般，但只見一巴掌寬的刀身，正當中一道血槽，上面血跡斑斑，光芒射目，真可稱得起吹毛可過，無價之寶，刀盤上面周圍盤着一個龍身，正當中一個龍頭，刀把後面磨着一個鳳尾。故此取名爲龍頭鳳尾，此利刃乃扶餘國紅毛銅精所練製，削銅割鐵斬金鏢玉，二爺看罷，心中頗爲歡喜，嚙啣一聲寶刃還鞘，懸掛在腰間，雖然都好，就是一樣兒二爺不趁心，二俠客身高五尺，這口刀長够四尺有餘，懸掛脊下，邁步來回裏腿，此時張立仍然用竹竿把黃雲緞子軟帘放下來，手下人全都收拾倒落，隔扇倒帶，張立遂謙謙讓讓陪着二爺，到前面廳房，來到裏面，二爺由打擱几案上把他老人家一對亮銀雙厥拿起來，打開包伏，包好圍在腰間，將然收拾齊畢，天已然就不早了，琪琪五鼓天明，張立吩咐廚房，趕緊預備酒菜，又派從人調擺掉椅，工夫不大，酒菜齊備，

酒場熱了，把二爺讓在上座，張立親自把盞，兩個人推盃換盞這麼一喝，喝着酒張立這才把自己家中之事，向侯二爺說，我家中良由千頓，房屋數百處無有親信之人，只有髮妻小妾，我本有意按着我們本族的門戶大家均分，可有一樣，本族良秀不齊，這一筆資財落在不肖之手不但是浪費還要惹禍，或仗財欺人，所以我心中猶疑不決，今天就求你老人家給我出個主意，省得我落這個，一家飽暖千家怨，就着老俠客你老在此也好，作一個公正人，說着話這個天已然是大天大亮紅日東升，張立叫手下人到村子外面，把各門戶的族長全都請了來，就提我有話面談，手下人答應去了，足有一個多時辰，忽然間聽外面鬧鬧哄哄，把本族的族長請來，足有三十多位，全都讓在廳房裏面，侯二爺留神觀看，這三十多個人裏面，就有隔壁店裡的那個夥計張三，就見他用手一指侯二爺說道，喝，你叫我白白等了你一夜，你跑到這裡來，二爺說道，我這是爲你們大家的事來的，要不然怎麼會能够攪的我一夜未睡呢，張立把自己本族人等，給侯二爺引見引見，然後把昨夜晚之事，從頭至尾對着衆族說了一遍，把自己的家業分爲四股，自己佔一股，那三股求侯二爺從中監視，叫各長門人，按着份這麼一分，要說像張立這個人就少有，自己的資財他能够與衆人均分，像他這樣人就很少，衆人分人家的資財，還有豪橫還想多分，侯二爺從中把情理給他們說了說，把這四分之三的財產，秉公分配，按十三大門各分一份，然後再分小份，若不依從，無論是誰，就打他身上就作爲罷論，那一個不聽我是另有相當的對待，這就財毛包避邪火，二爺把話說完，二眸子一翻神光炯炯，小張莊這些個人都是鄉下人，那裏看的慣這個，又見侯二爺助下懸掛寶刃，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好不怕人，後中有攪展之人，連大聲說話都不敢，有二爺壓着這場事，才平平穩穩辦理完畢，衆人得財而歸不表，畢說的是二爺，叫張立派手下人把拍花婆子送到當官治罪，諸事辦理齊畢，二爺起身告辭，張立聞聽說道，二爺你不用忙，在我這裏打過早尖，再走不遲，二爺一看張立一片誠心，可並不推辭，在小張莊打尖已畢，當面告辭，自己順着大道往前行走，自己心中高興，暗想道我要不誤走小張莊，怎麼能够救了張立的如夫人，這個事

巧啦，我豈不救他如夫人，怎那會得這口寶刀，想到這裡，二爺心中喜悅，低頭觀看，脅下懸掛這口刀，未免一皺眉暗想道，刀倒是一口寶刀，無奈尺寸太長，帶着不合適，二爺想着往前走，這才叫人得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腸睡多，往前走，天可就不早了，紅日西沉，堪堪到了掌燈時候我找個店住下，早些安歇，也好解解乏，想到這裏，順着大道往前走，抬頭觀看，天可就黑了，猛然間就見兩面兩股斜道，一股够奔西北，一股直向西南，正當中一帶樹林，黑暗暗霧沉沉，二爺緊走了幾步，越過樹林，以為一定是村莊鎮店，又誰知趕穿過樹林一看，原來是一片曠野荒郊，够奔西北遍地青草，半人多深，再一看在道旁露出來紅色的廟牆，二爺一看說道，哎呀昨天是那麼一個岔，今天這麼一個岔，這我也就不用往下走了，倒不如我住在這個廟裏頭吧，明日我多給他香資，那也無妨，往前走來在廟前，一看這座廟坐西，正當中的山門，兩旁邊的角門，山門上橫着一塊匾，上寫着是臥虎觀，山門緊閉二爺走至角門子，輕輕的叩打門環，叫了一聲裏面有人嗎，連着叫了兩三聲，猛然間聽見裏面有人答言，外面是誰叫門，說話的光景，伸手開角門，二爺留神觀看，但只見由打裏面走出一個小道童，年紀約在十五六，黑鬚鬚頭髮，撓着一個髮髻，穿着一件藍布道袍，腳底下青布襪字履高腰白襪，往臉上觀看，白淨面皮，帶着一分精神，問道這位老施主你老找誰，二爺聞聽叫了一聲少師傅，我因貪趕路程，錯過宿頭店道，有意在貴觀打攪，但不知肯容留否少當家的，小老道聞聽遂說道，原來你老打算在此借宿，我可主不了，我得到裡面回稟我們老當家的，他老人家要是留，你老也別歡喜，不留你老也別惱，你老再另投別方，二爺聞聽遂說道，少當家的你就多美言吧，小老道問道，施主你老貴姓，你老說話不是我們這本地的人氏吧，二爺道我姓侯名杰字敬山，家住山東東昌府，小老道聞聽點頭說道，好吧你老在此等候，說着話轉身往裡走，回手關角門，二爺在外面等候，工夫不大，就聽裏面有脚步聲音，小老道二次出門，樂喜喜念了一聲無量佛，這是怎麼說的，叫施主你老等的怪不耐煩的，我已然跟我們老當家的回明白了，他老人家此時正在鶴軒裏面用工夫，不能

出來接待，望求你老人家原諒，你老跟我到裏面來吧，說話的光景，把二爺讓在裏面，回手關好了角門，來在北面的配殿，上台階啓簾籠把候二爺讓到裏面，二爺到屋裏一看，非常清雅，陳設不比尋常，三間配殿一通連，對面山牆一邊一張床，床榻上面坐褥靠枕，樣樣俱全，全都套着葛布套，迎面放着八仙掉兩旁椅子，把二爺讓在上首椅子上落坐，小道童給二爺到來一盃茶，二爺一邊喝茶，一邊跟着小老道談話，二爺不過問了問，廟裡頭一共有多少香火地，師徒共有多少人，所準的可够廟裏的耗費，小老道一提廟裏頭有良田一頃多，每年收的糧食足够廟中食用，又談了會子閒話，二爺叫道少師傅，我還未曾打尖，你這廟裏頭無論有什麼吃的，給我預備點兒，明天早行我多給香資，小老道聞聽，說道，這位侯施主這話是這麼說，廟裏頭清苦，沒有什麼吃的，常年茹素，你老要想吃葷可沒有，二爺聞聽說道，少當家的，無請什麼吃的都成，你可得給我找一點兒酒，我得喝喝，小老道聞聽，說道，侯施主你老多喝可沒有，皆因我們師徒爺兒五個，全都不好喝酒，不過每逢初一十五，給神佛上供用的，您喝兩盅可以給你老預備，多喝可辦不到，二爺聞聽說道，有個三盅兩盅足可以，我不過喝下去，解解乏就是了，小老道聞聽出去，工夫不大，又找了一個道童來，兩個人給二爺備辦酒飯，兩盤涼菜兩盤飯菜都是素的，一盤子饅頭一盃酒，小老道向二爺說道，侯施主飯菜我們給你預備齊了，不够用的你老只管言語，我們此時正忙着呢，可不能招待你老人家了，說着話小老道出去，二爺把酒滿滿斟上一盃，然後輕輕的把盃子端起來，聞了聞噴鼻清香，不過裏面有點混扎扎的，二爺明白這個上供的酒，還不一定有多少次的呢，二爺也不凝忌端起來盃到唇邊一飲而盡，二爺一口氣連喝了兩盃，將然把兩盃酒喝下，就覺着天旋地轉，眼前發黑，二爺情知不好，哎呀不想我久慣打雁，今天會叫雁啄了眼，這句話未曾說出來，翻身栽倒，就聽外面念了一聲無量佛，哈哈一陣大笑，說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我狹路相逢，活該我今朝報仇雪恨，吧的一聲籬籠一啓，打外面進來一個老道，這個老道大身材足有六尺高，細腰扎背，猿臂腰蜂，身上穿藍綢子道服，青緞子大領腰扎水

火雲條，肋下懸着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靴，黃澄澄的劍把，脚穿厚底雲鞋，高腰白襪，青虛虛的臉膛，兩道環兒絞的眉毛，大三角眼秤囊鼻子，薄片嘴連鬚絡腮的鬍子。楊木道冠，真金簪子別頂，手中拿着一個拂塵，帶着四個小道童。書中代言，臥虎觀的住持非是別人，姓喬名字叫喬玄清別號人稱臥虎道長，他跟楊州鈔關街飛龍觀紫面分水蟹喬玄齡，他們是親手足，他的兄長喬玄齡在金銀爛石島，被鎮東俠在戰船以上，一劍結果性命，喬玄清得着這個兇信，有意給他兄長報仇，又一想自己隻身一人，焉能敵的了各位俠客，故爾含忍到如今，這一天在黃昏時候，正然在鶴軒裏面打坐，猛然間聽外面有人叩打門環，遂叫小道童到外面看看，無論是誰，先問名姓報我知曉，然後再叫他進來，道童答應問明白了，跟老師回道，外面有一個白鬍子老頭兒，脅下懸刀，我已然問過他的名姓，他家住山東東昌府，姓候名杰字敬山，他腦袋連一根頭髮也沒有，油光光的禿子，喬玄清聞聽，雙手理髯口念無量佛，此人沒非是我兄長的仇人，一輪明月照九州長手白猿，他兄長將我兄長結果性命，今天他要來在我的臥虎觀，我將他殺死，分所當然，遂叫小道童把他引在北配殿，待我看個明白如果是他，無論是酒是飯，多下蒙汗藥，我要報仇雪恨，小老道答應一聲，把二爺陪到北配殿，喬玄清在暗地觀看，一看果然不錯，正是長手白猿，喬玄清看罷，遂囑附道童給二爺下蒙汗藥，偏趕上老人家要喝酒，把蒙汗藥下在酒內，二爺喝下去，天旋地轉，翻身栽倒，喬玄清在外面念了一聲無量佛，帶着道童啓籠籠奔裏面，先把候二爺四馬倒攆蹄網綁起來，所有二爺身上的東西，一概未動，就連二爺這口刀，仍然給他掛在腰間，叫道童取過一盆涼水，對准了二爺，面門一噴，二爺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睜眼觀看，面前站著一個老道，非是別人，正是臥虎道喬玄清，二爺點了點頭，知道受了他的暗算，想到這裡，把眼一瞪，叫了一聲喬玄清，今天老太爺失於算計，受你的跪計，算我命該如此，我這一輩子大江大浪走了無計其數，不想我今天死在小兒之手，喬玄清別的話不用說，你快置老太爺於死地，你再多說一句話，我可要口出不遜了，老道一看二爺這般光景，暗舒大指讚美二爺，果然名不虛傳，是



個英雄，老道一想有意亮寶劍，結果侯杰的性命，恐怕沾染了廟堂，清靜之地，叫小老道到後院去拿鐵鍬鐵鎬，一個人打着招子燈，兩個人抬着，一個人抱着鐵鎬，由臥虎觀跑出來，一直奔奔臥虎觀廟門外大道旁邊樹林內，把侯二爺放下，那三個人用鐵鎬刨坑，把二爺放在埃塵，二爺心裏頭難過，不如得點了點頭暗想道，像我侯杰生在山東東昌府，不成想我今天死在臥虎觀，據我想在外面闖蕩江湖綠林道，並未作過傷天害理之事，因何落一個活埋，想至此處，不如得老人家心裏頭難道，又一想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此時三個小老道把坑刨好，問了一聲師傅，你看這麼樣，老道看了看點了點頭，把拂塵一擺念了一聲無量佛，這就叫冤緣相報，用手一指侯二爺，叫了一聲侯杰，今天山人有好生之德，避免殺戒，不忍將你頭屍兩分。深深刨個坑，把你埋起，叫你死後落一個全屍，把話說完，拂塵一擺，用脚在二爺的軟脅上一蹤，二爺把眼睛一閉，搗噠一聲踢在坑內，二爺緊合雙睛，知道上面往下推土，要把我活埋起來，二爺躺在坑內足有半袋烟的工夫，也未覺上面往下推土，就聽見有刀割繩的聲音，身上的綁繩劍開，四肢已然能够活動二爺雙手按地，站在坑中，二目直勾，不由得心中暗想，我這是死了，這是活了，你要說死怎麼會我也沒覺着難過呢，二爺用手摸了摸，脊下還懸掛着那口刀，腰間圍着包袱，那一對亮銀雙鈔仍然在內，所有一切的物件，一樣不短，自己怔怔站了半天，脚尖點地草地拔葱往起一蹤，蹤到了上面留神觀看，看了看樹林旁邊，老道已然頭屍兩分，四圍小老道全都當場亡命，招子燈在旁邊仍燈光輝煌，二爺正然觀看，就聽有人樂的聲音，趕緊順着聲音一看，在樹林裏頭站着一個人，身高約有六尺，細腰扎臂微然有點兒馬蜂腰，身上穿白綿綢褲褂，外罩絳紫綢子大褂，腰裏繫着一根杏黃色的絨繩，脊下懸掛一口刀，大紅呢子的刀套，青緞子粉底官靴，往臉上觀看，紫巍巍的臉膛，兩道濃眉一雙碧目，通天鼻子，兩鬚高從通紅的嘴唇，大耳朝懷，領下一部虬髯，侯二爺一看這一份像貌，誰知道這是小張莊祠堂裡面那一位虬髯公，他知道我得了他的寶刀，他是一路追趕，追取他的寶刀，二爺想道這裏，趕緊跪倒說道，老俠客爺只管望安，這口刀

也並非是我強取，却是你的晚生後輩強送於我，我才佩帶脅下，老俠客你可別怪，我將刀奉還你老人家就是了，這句話未成說完，就見那人雙手托髯哈哈的一陣冷笑，叫了一聲侯二俠，休得驚恐，拿着我當作何人，二爺說道，你老人家不是張鼎張仲堅，那人聞聽哈哈大笑，說道非也，我家住在陝西鳳翔府城東馬家莊的人氏，姓馬名奎字龍文，別號人稱鎮西方碧目虬髯賽張鼎。書中代言，馬爺自幼受過異人傳授，武術高強，天然生就這麼一副面貌，亞賽張鼎，他自己打造一口軍刃，取名叫作龍頭鳳尾，其實真龍頭鳳尾他那裏得過，也做這麼一個大紅呢子套，在外面行俠作義，又得了一匹寶馬良駒，就是千里追風駒，有了這匹坐驥，再加上脅下這口假龍頭鳳尾刀，在外面闖蕩江湖，人人都知道，正有這麼一位碧目虬髯賽張鼎馬奎馬龍文，名譽有了自己遂在家中一忍，安度晚年，一日想起山東濟南府，有一位最出名的老俠客，此人姓宋單字名品，號叫文元，外號人稱鎮東方，妙手賽何綏，掌中一口太阿劍，武術高強，馬爺慕人家名譽，可不是一天了，早有意欲奔濟南，前去拜訪，皆因他老人家事情忙碌，未曾得暇。今日坐定思索，有意到一躍山東濟南府，前去拜訪鎮東方妙手賽何綏，一來盤桓武學，二來調查他的行為如何，如果所為光明正大，以後當與他多親多近，馬爺把主意拿定，備好了千里追風駒，帶好了路費，脅下懸刀，由打鳳翔府動身，馬爺這個人性情古怪，自畫之間騎着這匹千里追風駒，又搭着他這份面孔，有多少人圍着看，因此馬爺不願意白天走，夜晚全憑千里追風駒連夜行走，這一天正然走着，留神觀看，就見前面樹林站着幾個出家的老道，各持鐵銼鐵錘，深深刨了一個大坑，從中有一個身量高大的，口中叨叨念念，言說要給他兄長報殺身之仇，活埋侯杰侯敬山，方解他的心頭之恨，馬爺聽着侯杰侯敬山這幾個字耳熟，雙眉一鎖眉目圓翻，知道侯杰侯敬山是由山東昌府侯家莊的，鎮東俠的胞弟，一輪明月照九州，馬爺心中暗自思索，就憑侯杰掌中一對亮銀雙劍，翻天三十六手。打遍了天下無敵，我可未能與此人見面，今天因何被獲遭擒，我可莫明其妙，想到這裏，翻身下了千里追風駒，用手輕輕一搯寶驥，臥倒在塵埃，馬爺左手按刀把，右手撕髯，

慢慢往前走，正赶上喬玄清用脚把侯二爺窩住坑內，擺拂塵口念無量佛，叫了一聲侯杰，我這個地方就算對得住你，我叫你死後落個整屍首，你可休怨我喬玄清意狠心毒，將然說到這個地方，就聽背後嗚嗚一聲響，馬爺的鋼刀離鞘，裹手就是一刀，嘍的一聲人頭滾落埃塵，脖子栽倒在地，馬爺跟着轉身一句話也沒說，把四個小老道一刀一個，全都結果性命，可惜這四個小老道，都是年青青的臨死連一句話都沒說出來，馬爺手擺着軍刃，瞪睛觀看，就見侯二爺瞑目等死，馬爺不由得好笑，輕輕的縱入坑內，把侯二爺週身絨繩割開，然後縱出去鋼刀還鞘，理髻觀看，工夫不大，侯二爺打墊步擰腰，也由打坑內縱上來，口口聲聲叫俠客爺，馬爺一聽，以為侯二爺認得自己，那知道他是認錯了，拿着自己，當作張鼎張仲堅啦，馬爺自己也樂了，遂問侯二爺爲什麼管我叫張仲堅，侯二爺並不穩睛，就把自己經過之事，誤走小張莊得刀前後的話，細說了一遍，又說在廟裏中計，要刨坑活埋，若非馬老俠客趕到，焉有我的命在，你老這是由打那裡來，馬爺遂把在家中悶悶不樂，有意到山東濟南府拜訪鎮東方何緩，行在此處，巧遇二俠，這也算是二俠客在外面行俠作義，濟困扶危上天有眼，不至於把性命喪於奸人之手，巧遇見我來到此處，亮刀殺死他們師徒五人，與二俠客在此相逢，咱們也算千里有緣來相會了，今天活該我遇高人，二俠客聞聽此言，趕緊行禮說道，蒙兄弟你救我的殘喘，我這裏謝謝，馬爺趕緊還禮說道，老哥哥咱們就算是一見如故，不必客氣。說着話侯二爺由打肋下摘下他這口龍頭鳳尾寶刃雙手一捧，變着叫了一聲兄弟，你救哥哥我的性命，我無物可贈，方才我已把話說明，我在小張莊救了張立的如夫人一條性命，他贈我這口龍頭鳳尾，今賢弟你救了哥哥我，我也沒的可謝，我就以此轉贈，再者說寶刀寶劍，古人有云，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我將然佩帶此刀，來到此處險些喪命，看起來我不稱佩帶此寶，我自從打幼年以來，跟隨我的兄長闖蕩江湖，我可未曾受過如此的凶險，總算是這口刀把我妨的，倒不是這口刀他能妨主，是哥哥我無德，據我想寶刀寶劍，物各有主，賢弟你貌賽張鼎，將下懸掛龍頭鳳尾，正爲相合。賢弟萬不可推辭，請即收納，馬奎一

聽侯二爺所說的這些話，連連擺手，叫了一聲二哥，小弟我雖生就碧目蛇髯，我可不敢比古人，不過大家抬愛，人送外號碧目蛇髯賽張鼎，脅下正缺龍頭鳳尾，兄弟我現在佩帶之物，也不過按刀譜上所造，是一口假的，我可沒見過真龍頭鳳尾，你老賜給我這口寶刀，兄弟我正求之不得，但君子不奪人之所好，寶刀寶劍乃是咱們好武好練之人所愛，小弟我不敢相奪，侯二爺一聽連連說道，兄弟這個話別說了，在小張莊張立的家中，我本來就不願意要這口刀，因為什麼呢，這口刀尺碼太大，哥哥我身量太矮，實不能佩帶這口刀，我若不受，豈不辜負張立贈刀之誠心，有意把刀相贈於他人，又找不着相當的人物，今天賢弟你待我有救命之恩，你若佩帶此寶，正是三全齊美，如果賢弟你再要推辭，分明是你不願意交我姓侯的這個朋友，由此咱們哥兒兩個分手，天南地北，馬爺一看侯二爺這片誠意，遂不推辭，只得說道，既蒙二哥如此錯愛，小弟我要馬高一步，跟二哥你還得近乎近乎，既然二哥勸令，要以此刀相賜，小弟可不敢不愛，說着話跪倒磕頭，謝侯二爺贈刀之德，侯二爺把刀遞過去連連還禮，謝謝人家救命之恩，兩個人彼此客氣一番，馬爺走至在樹林，拉起寶驥，假刀掛在了馬鞍轡，真龍頭鳳尾懸掛在左脇下，二爺看着手理銀髯，不覺一笑叫了一聲兄弟你看，這口軍刃你佩着，够多麼好看，我說物各有主不是，馬爺道，哥哥你誇獎了，別的倒是小事，臥虎觀老道師徒五人，被小弟用刀殺死，把他們推在坑內，叫他們活着在一處爲人，死了一處爲鬼，哥哥你看怎麼樣，哥兒兩個一齊動手，把老道師徒五人，全都推在坑內，就連軍刃物件摺子燈，全都扔在坑內，然後用脚一踩土，土踏平了，老哥兒兩個又上去來回的登了堂，要依着侯二爺還要回到廟裡安置安置，馬爺一擺手說，咱們就別管了，天已然不早了，咱們還是趕緊上路要緊，此是天已三鼓，咱們不走等待何時，哥兒兩個邁步頂着道路行走，這一位馬爺手拉千里追風駒，腰懸龍頭鳳尾刃，高高興興往前行走，侯二爺叫了一聲兄弟，你這一說要上山東濟南府，訪鎮東方賽何綏宋品宋老俠客，你不如跟着哥哥我幸苦一堂，一路追趕年欽差，倘若把欽差追上，見着我兄弟童海川，還有我的兄長，以及各位俠客，咱們大家

聚在一處。盤桓盤桓。如果要幫助欽差年大人，够奔四川成都府，調查劍山蓬萊島，事畢回到北京城，兄弟可不怕你過意，大小得有個官做，就是不願意做官，也總算咱們報效國家，盡厥天職，這一位馬爺聽罷，心中思索，我真的是跟着二俠追上年欽差，調查劍山蓬萊島事業，做官倒是小事，我跟各位俠客在一處盤桓，可以多交些天下的豪傑，把主意拿妥，叫了一聲二哥，既然如此，小弟跟隨你追趕年欽差可也就了，二爺一聽心中歡喜，叫了一聲兄弟，咱們是跟着談吧，侯爺說你上坐騎吧，馬爺一聲擺手說道，哥哥你說的這是什麼話，哥哥你比我年紀大，你在步上行走，我倒乘跨坐騎，叫人看着够多麼不好看，依我說可不一定對不對，還是二哥你乘跨吧，說着話那個意思要把侯二爺摻到馬上，二爺連連擺手，叫聲兄弟還是你騎上吧，馬爺非讓不可，侯二爺非是不騎不可，後來讓至再三，二爺哈哈一笑，叫聲兄弟我不騎，我要騎我不早就騎上了嗎，你是真擠落我非說出來不可，我一根頭髮沒有此我是禿子，你叫我騎這不成了笑話了嗎，這句話說出來，馬爺忍不住也笑了，心說二哥這個人太諷刺了，老哥兒兩個說着話拉着驢往前走，抬頭看着滿天星斗，一輪明月時逢夏令，天方交三鼓，此時正涼爽，老哥兒兩個正然走着，猛然間就看前面一道白線，刷啦一幌，馬爺眼快，遂用手指叫道二哥，你看這條白線，一定是個人，好快的夜行術，天到三鼓，有人施展夜行術，依我看非奸即盜，你我何不趕上前去，看他個水落石出，把話說完，這一位馬爺手拉着千里追風駒，哈下腰去往前緊緊追趕，侯二爺看着好笑，這個人也新鮮，手裡頭拉着坐騎，步行趕人你說好笑不好笑，他在西裏走，侯二爺在後面緊緊相隨，別看馬爺拉着坐騎，要是尋常的牲口可不成，仗着千里追風駒，是匹靈駒四蹄登開，其快如飛，馬爺在頭前走，侯二爺在後面跟着，一面走一面思索且慢，我年近花甲，在外面闖蕩江湖，蒙人拾愛稱我爲俠客，今天我要是叫馬爺他的夜行術，把我拉在後面，我豈不被他小看，他不說我夜行術追不上他，他說我連他的驢兒也追不上，倒不如使點兒力，二爺往下一矮身，磕膝蓋碰前胸，腳打屁股蚤兒，往前緊走，在後面相隨，老哥兒兩個這一走可不大要緊，走出來

總有十來名里地，天可就三更過半了，正然走着，馬爺留神觀看，就見這條白線一幌，踪跡皆無，可就找不着了，馬爺手拉坐驢，站住身東張西望，各處留神細看，再找白線蹤跡皆無，二爺叫了一聲兄弟，怎麼會這一條白線，就在此處，再找就會沒有了呢，馬爺說道，不錯，我也是來到此處就看不見了呢，再一看這個地方是一片曠野荒郊，東西兩面是樹林，並無住戶人家，在北面露出來黃焦焦的廟牆，馬爺看罷，用手一指叫了一聲二房，你看見了沒有四週圍俱是曠野，連一個住戶人家也沒有，白線就在此處一幌不見，這坐廟上不靠村，下不着店。據我看定非良善，你我弟兄何不到廟內看個水落石出，二爺一聽，這個話似乎有理，這才點頭答應，鎮西方馬奎把他這四千里追風駒，往樹林裡頭一拉，用手一拍，說了一聲臥下，你說這個驢乃時寵種，能曉人言，他自己居然就臥在樹林旁，二爺看着叫聲兄弟你把坐驢放在此處，倘若咱們入廟，有人把他牽走那還了得，馬爺一笑，哥哥你老望安。慢說沒有動他，就是有人動他，他也牽不走，要是平常的武術，慢說他跟人動手，他連我這匹坐驢也贏不了。哥兒兩個把話說完，這才够奔廟的山門，來到山門前留神記看，就見上面橫着一塊匾。是金光寺，二爺看罷叫聲兄弟，咱們要到廟裏頭窺探，我要是在前面，你就够奔後窗，千萬咱們哥兒兩個別在一處，我這個話也不用跟你深說，你久在外面行俠作義，大概你也明白，馬爺點頭哥兒兩個，這才幌身竄上廟牆到裡面，越過頭層殿二層殿，一直到了後面三層殿，看了看這三層殿，全都是暗無燈光，東西各有跨院，侯二爺在房上一打手勢，哥兒兩個够奔東跨院，誰來到東跨院一看，東邊一溜三間，南北兩邊廂房，東房屋中燈燭輝煌，照如白晝，當中的屋門，掛着斑竹簾，上面的窗戶支着，時逢夏令，爲的是過堂風，透着涼爽，二爺用手一比，叫馬爺在前面，自己上房奔後坡脚尖擡住瓦簷，身往下一垂，作出來珍珠倒捲簾。夜叉探海，隔着後窗戶紗窗往屋中觀看，看得分明屋裡一拉溜是三間房，明着是兩間，靠着北面的是個暗間，掛着個茶青色的軟帘，在明間屋正當中放着一張棋枰，上面擱着棋盤，兩旁邊一邊一個兒凳，上垂首坐着一個人，看年紀有個五旬來往，蒼白鬚髯，赤紅

險微然有點兒扎腦門，兩道重眉一雙闊目，大獅子鼻子，四字海口，大耳朝懷，花白剪子股的小辮兒，下垂首兀凳上坐着一個出家的和尚，年紀太大了，前頭滿都解了頂啦，光露着點白髮角，天靈蓋峰光，大耳朝懷通天鼻子，鼻如玉柱，連鬚絡腮的白鬍子，身上穿着一件半舊的灰僧衣，二人對坐下棋，二爺在房上觀看，看的明明白白，不如得心中暗想，這真是世外神仙，閒雲野鶴，彼世纏纏身者相去遠矣，二爺正然看的出神之際，就見老方丈手拍棹案，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別看這麼大的年紀，聲音洪亮，恰似巨鐘，哈哈一陣大笑，用手向外一指，叫了一聲侯杰，馬奎，宋文元，你三人黃夜至此，有話何不裡面談，等待何時，這句話還未說完，把侯二爺吓了一跳，不但侯二爺害怕，就連前面的馬奎，也吓着了，馬爺正然單胳膊跨住下窗台隔着簾子縫往裏面窺探，所有和尚一舉一動，全都看的清清楚楚，馬爺暗含着跨獎和尚，別看這麼大年紀，精神倍增，馬爺正正思想，和尚說出自己名姓，未免一怔，心中納悶眼睛睜進金光寺，就是我於我二哥侯杰，不知那裏來，宋文元呢，馬爺正在猶疑之際，忽然間吧的簾籠一響，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留神觀看，但只見那個人大身材，微然有點馬蜂腰，身上穿着白綿綢子褲褂，外罩米色綢子大褂，腰中紮着一根鵝黃絨繩，脅下懸着一口寶劍，綠沙魚皮鞘，真金什件，杏黃色的燈籠穗，這位老者長的丰采可愛，二目神光足滿，準頭端正，胥賽過丹霞，大耳朝懷，領下一部銀髻，進得門來雙手抱掌說道，高僧看起來真是神人也，宋文元在外面偷看，高僧在這裏面就能知曉，實在比我等勝強萬倍，不才宋文元有禮了，書中代言，這位宋文元幼年間在外面行俠作義，剪惡安良，全憑手中寶劍，人送美稱鎮東方妙手賽何緩，人人都知到他老人家這口寶劍名叫太陀，其實不對，他老人家沒有真太阿劍，就憑這口假劍，他老人家大名鼎鼎，今年老人家已然七十開外的年紀，別看這麼大的年紀，雄心不減，坐定之時，自己常常的思索，要說山東成了名的英雄，也沒有多少位，不過是山東五老，提起來跟我雖不敢說有交情，都有個一面之識，還有山東東昌府的候氏昆仲，人稱俠客，身上各有長藝，別位不用說，在陝西鳳翔府居住的馬奎人稱俠

客，我只知西方俠客有個于成，我就不知有個馬奎，聽人說這個人品行端正，武術高強，今天趁着閒暇無事，倒不如到一趙陝西鳳翔府拜訪拜訪馬奎，老人家把主意拿定，遂叫自己的姪兒，金睛墨鱗侯宋寶，叫他備好了這一匹千里獨行白龍駒，帶好了褥套盤川，應用的物件，全都帶好，帳裏頭諸事全都託靠妥實的家人，宋文元如山東濟南府動身，奔直隸，走山西奔陝西，順着大道往前緊走，飢餐渴飲，曉行夜住，這一天正然往前走，走到了山西直隸交界，正定府地面，天可不早了，有定更多天，大爺宋文元著急回頭問道，宋寶我說住店，你偏偏不聽，你看錯過店道了沒有，連個住處都沒有，你這個孩子這不是胡走嗎，別看大爺着急，可也無法，往前又走了好半天，才看見前面有個小村店，約有個百十多戶人家，宋大爺在馬上叫了一聲寶兒，你上街裏頭看看，有店沒有，無論大小，反正得找個地方住下，找點兒什麼吃的，天堪堪就到了二鼓了，寶兒答應一聲進了小莊子，找偏了也沒有店，跟人家打聽明白了，這個地名叫宋家莊，一共才有一百三十多戶人家，大爺聽着無法，只可翻身下馬，把馬匹交給宋寶牽着，大爺留神觀看，看了看宋家莊南北的小街道，對面的住戶，大爺一進北街口，路北頭一家倒是一個大家的宅院，乃是一所磚房，對面路西也是一所磚房，這兩所房子修蓋的一般不二，不過東邊那所房稍微的更深點兒，西邊那所房倒是新蓋的，大爺走在切進觀看，西邊那所還上着鎖呢，大爺無法只得够奔東邊那所宅院，上台階用手拍門慢慢的問了一聲，裡面有人嗎，就聽裏面問了一聲找誰，嘩啦一聲門分左右，山勢面走出來一個手下人，看年紀有個三十來歲，腳底下青雲白襪，光頭沒戴帽，看這個樣兒倒是忠厚老誠，宋爺抱拳說道，借借光你哪，這裏可是宋家莊，那一個手下家人答道，不錯你人找誰，宋爺說道，我因多趕了路程，錯過了鎮店，有意在此借宿，不知你老肯容留否，那個人聞聽說道，宋爺教你老貴姓，大爺說道，我姓宋名品字文元，家住山東濟南府，那個人聞聽說道，你老在此稍候，我回稟一聽，大爺連連拱手說道，管家你老就多分神，從中多給美言幾句，這一名管家名叫宋福，點頭答應說道，宋大爺好在你老跟我們員外爺，五百年前全都是當家



這也沒什麼，我到裏面給你老通報一聲，說話的光景，宋福轉身往裏走，回手關門。宋福來在員外爺的面前，把門外來了個投宿的，年紀高邁，皆因錯過了宿頭，要在咱們這裏借宿，可不知道員外爺你老留他嗎。宋成說福哇，你看留的留不的，宋福聞聽一笑，這有什麼留不的呢，行路之人錯過了店道，咱們有的是房舍，叫他住在咱們這裡，就是沒吃飯管他個一飯三餐的，也沒有什麼關係，宋成一聽說道，好，既然如此，就把他接進來啦，說着話宋福頭前帶路，後面跟着員外宋成，如廳房出來，一直奔前面大門，宋福問道，宋大爺在那裡呢，我們員外回來啦，宋文元觀看，就見門燈下站着這位員外，年紀有六旬來往，身上穿着個藍綢子大褂，左大襟銅扣子，腳底下青布皂鞋白襪子，領下一部白鬚，白鬚子般的小辮，看那模樣子倒是厚厚道道，看罷雙手抱拳說道，員外這是怎麼說的，二更多啦，我還要在這裏打攪，給你老添忙了，宋成老員外聞聽連連還禮，說道，這也沒什麼說的，好在咱們全都姓宋，此地也並非是談話之所，裏面請吧裡面請吧，說着話宋成往裏讓，宋大爺這才叫宋寶把馬拉過來交給手下人，拉到槽頭喂上，宋成陪宋大爺一直奔裡面廳房，早有手下人打起簾籠讓在裏面，分賓主落坐，手下人獻茶，宋大爺抱拳說道，既然來到你老府上打攪，我們爺兒兩個在路途之上，還未曾打尖，你老府上無論有什麼吃的，稍微的預備一點兒，明日臨行之時，一并再謝，宋成聞聽笑嘻嘻說道，那算不了什麼，既然你們爺兒兩個未曾用飯，福哇你到廚房裡看看，有什麼現成的吃的，給他們爺兒兩個預備點兒，宋福轉身出去，就在這麼個工夫，由外面進來一個人，宋福一看此人二旬來往，穿着半截藍布褂，往臉上觀看，白淨面皮，面帶削薄鼻骨鷹鼻，長的最好最壞不過，書中代言，來的非是別人，正是二管家宋祿，他本是宋福的兄弟，這哥兒兩個一比，天地懸隔，他哥哥宋福生就是老誠忠厚，宋祿就不然了，生就陰險狡猾，無惡不作，這才叫一娘生九子，九子各別，宋祿這小子看見他哥哥把宋品讓進去，打着員外的旗號到後面廚房要吃喝，這不用說，明日清晨姓宋的臨走之時，一定要多賞錢財，頭一節他落錢，二一節他在員外面前得臉，這可不算我不對，我不能叫

他一人得利，我得攪和攪和，你看看宋祿這個小子，對於他的胞兄尙是如此，對他人更可知了，說話宋祿把主意拿定，奔後兩廳房，到了裏面看了看，宋品帶着姪兒宋實坐在上首，老員外下首相陪，他慢慢的湊在宋成身旁，在老員外耳邊低言悄語說道員外，這裏來有點兒機密的事報告你老得知，員外遂跟宋祿一來，說道，祿兒有什麼事，祿兒說道，現在你纔進來的這人，據奴才看形迹可疑，他身帶凶器，腰裏纏別着一口寶劍，分明是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他那匹馬上搭着一個大褲套，那一定是開路打搶來的，這是被官人追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到咱們宋家莊，到咱們家裏來隱避，要不然就憑他們兩人穿章打扮，在外面還會連店都找不着嗎，真要是露出馬脚，叫官人偵知，這場罪誤官事可正够你打的，老員外聽罷祿兒這片話，他本是個沒主張的人，一聽宋祿說的這片話不由心中害怕，說道，祿兒你看這段事應當怎麼辦，要不然咱們把他打發走了吧，祿兒一聽叫道員外爺，那可不成，己要許了人家在此住宿，要是再打發走了，惹惱了他他亮出寶劍來，先打奪咱們倒顯着多有不便，宋成一聽心裡頭爲難，你說這可怎麼好，祿兒說道，員外爺你要打算把這場事辦平穩了，我倒有個主意，倒不如以毒攻毒，咱們對過那一所房由打蓋好了那一天鬧妖鬧邪，直到而今裡面舖墊陳設，全都收拾好了，就是沒有人敢上那裏去住，你看姓宋的脅下懸劍，必然是有能爲的，倒不如把他讓在西院裡去，照樣給他預備吃喝，單等他困睡之時，怪妖要是出來，准得把他們兩個人給吃了，到了那個時節，人不知鬼不覺可就算完了，如果若是他們真要厲害，高出寶劍，把妖怪治服了，神鬼怕惡人，等他們走後，咱們那所宅院也好住人，這個法子以毒攻毒，員外爺聽了祿兒小子說的這片話，心中一想，祿兒小子出的這個主意，真是兩全齊美，宋成想到這裡，遂叫祿兒這個話我是拙口笨腮，真還不能說，無論如何你替我說說吧，這才復又進來，祿兒樂着說道，宋大爺，我這裏有兩句話可要跟你談談，方才我跟我們員外爺商量好半天了，也沒有別的事，不過說天氣暑熱，這所院子地方狹窄，恐怕你們爺兒兩個住着，多有不便，我們打算把你讓到西院去，方才你來的時節，那所宅院大概你老也看見了，

那院裏房屋寬大，陳設俱全，就是有一樣兒，還沒搬過人去呢，回頭把你們爺兒兩個，陪到那院裏去安歇，我說大爺你老看怎麼樣，宋品大爺一聽這到好，別管那院有陳設沒陳設，省得跟他們再一處裡亂，睡覺也顯着涼爽，遂說道好好好，這倒是一番美意，我們這就走，就求管家你老頭前帶路吧，祿兒這才說道，你老在此稍候，等我到外面點着燈籠去，說道話祿兒到外面點好了燈籠，叫他們大家跟着幫忙，你到賬房裡頭把鑰匙要了來，在場的長工笨漢無不痛恨宋祿，大家低言悄語，說道，你看這小子，淨害咱們本堆還不算，來不來又害人家投宿的了，人家那麼大年紀，礎着什麼相干，他把人家爺兒兩個，帶到新房裏去，若是有好歹那可算個什麼，這個小子這才叫損人不利己呢，大家暗自叨念不表，單說宋祿拿着鑰匙，打着燈籠，宋品帶着宋寶由廚房出來够奔西院，來到西院，拿鑰匙開開門，打着摺子燈籠前帶路，進了西院往裏走，來到北爲上的上房，把宋家爺兒兩個讓在裏面，把捉來的燈籠放下，宋祿道你應用的物件，回頭我就給你老送來，說着話宋祿轉身走了，挺大的院子，冷森森自覺毛骨悚然，一邊走着遂一邊咳嗽，還不住的用手打着他的天靈蓋，叨叨念念渾身發戰，慢慢的將將就就對付着出離了西院，够奔廚房把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全都放在圓籠裡，端着圓籠奔西院，將然來到廚房，裏面的宋文元跟宋寶，爺兒兩個正然閑談呢，吧的籬籠一啓，由打外面宋祿雙手托着一個圓籠，蓋上放着東西不少，他把圓籠放在棹上，用手一指口中說道，大爺你老看所有你老用的東西，我全都給你老預備齊了，你老看看還短什麼不短，老人家宋文元留神觀看，不看則可，一看這個氣可就大了，但只見裏面所擺的東西，一盤之饅首兩盤子菜，兩個涼碟一壺酒，兩付盃筷，兩個茶盃一壺茶，一個燈台兩只蠟，外有火石火鏈火石鑊籬，別的東西全都不要緊，在正當中擺着一個大夜壺，老爺子一看心說，這個小子太懶啦，拿眼看了祿兒一眼，說道，管家你多分神了，我也不用什麼了，有什麼話咱們明天見，祿兒點頭答應，轉身往外走，後面跟着宋寶，在後面跟着關街門，宋祿來在外面，由打腰裏取出鎖來，把西院街門一鎖，一直回歸東院去了不表，單說的是宋文元，叫寶兒把棹子答

開，然後把圓籠蓋上的酒菜擺放齊畢，爺兒兩個對坐吃酒，吃喝完畢，把所有的東西全都給他在圓籠蓋上，送到外面，棹子搭好泡得了一壺茶，送與寶兒把屋裏頭的隔扇門對上，隨便休息，宋寶自己就在床榻上一躺，也搭他一路勞乏，倒在那裏呼天震地，他就就睡覺了，宋文元看寶兒已然睡熟，站起身把屋中的蠟燈只留一盞，由肋下撤出寶劍，東屋裏頭連暗間各處裡拿燈全都照了照，看了看並無有疑跡，寶刃還匣，蠟燈放在棹案上面，然後老人家在上垂首端然正坐，把兩條腿一盤，五心朝天，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舌尖頂上膛出入氣一勻，老人家就算是靜坐養神，老人家這一打坐，不知不覺外面更鑼已然天交三鼓，老英雄微然長了長身，用手摩了摩胸膛，自己微然一笑，倒不是笑別的，就笑的是宋祿這個小子，面帶奸險，這挺好的一處房，陳設齊備，惟獨沒有人住，不問可知其中一定有些隱情，要不然他門也不能那樣鬼鬼祟祟的，把我讓到這裡，這個院中沒有意外的動作還好，就是有什麼異怪之事，也不是宋品說句大說，闖蕩江湖一世，難道說還有所畏嗎，老人家想到這裏，左手按定劍把，右手一撕銀髻，將然一長身，就在這般光景，猛然間就聽外面的風呼一聲，塵沙打在窗靈紙上刷刷響，令人毛骨悚然，老人家站起身，就是一怔，趕緊左手擎劍匣，右手擎劍把，噲啷啷寶劍離匣，左手背劍，右手撕銀髻，往各處裡觀看，就聽外面聲音更大，要是換一個別人就吓得軍身立抖，體似篩糠，不能挪移了，老人家久闖江湖，豈能够怕邪祟所侵，來到屋門隔扇前，伸手拉開隔扇，將然把隔扇門拉開，由外面颳進一個旋風來，就見案上的燈頭突突亂幌，猛然往起一長，有二寸多高，復往下一縮，紅光全都沒啦，微微透出一點綠火頭兒，別看宋爺，久闖江湖，膽量雄壯，到了此時連他老人家都有點疑惑，手中擎定寶劍立目橫眉，向着施風說道，你若是神即速歸天，是鬼即早歸地，我宋品自幼闖蕩江湖，未曾做過傷天害理之事，無故攪鬧我，我若要武力相待，說着話擎手中寶劍對准旋風往下就垛，就見旋風歧溜一道火光往外就走，這個地方呀神鬼怕惡的，你說不信眼睜睜一溜火光往外就走，要是別位，他可不敢出去追，宋爺可不然，他倒要看個水落石出，老人家左手背劍，

## 棄 正 劍 俠 圖

邁步向外就走。說時遲那時快，到外面定睛觀看，但只見狂風大作沙塵撲面，老人家留神觀看，就見這一溜火光向後面角門而去，老人家擎劍在後面緊緊追趕，往北緊走追過了兩層院兒，到了後面第三層院，原來是個靜落落的空院，四外用磚砌着，院裏堆着磚瓦木料，那個情形還未曾竣工，四週磚牆下是有半人多深的清草，就見這個火光，在西北角刷一落蹤影不見。老人家提劍前行，走至在切近留神細看，就見火光落處，有一眼枯井此老人家定睛往各處觀看，看了看風聲全無天朗氣清，心中納悶，你說是妖魔鬼怪，由打我出世以來，漂落江湖，而今我年遇古稀，從未遇見道妖異之事，你說不信那裏來的風聲塵沙火光，真叫我莫明其妙，老人家留神看了看方向，然後找了一塊大石，往枯井旁邊一放，作爲暗記，回歸前面廳房，到了前面宋寶已然收拾齊畢，問道，老人家外面有什麼動作不成嗎？老人家一擺手說了一聲沒有什麼，老人家不告訴宋寶，恐怕孩兒疑惑，爺兒兩個到了屋中，不過落坐閑談，這一夜也未能安眠，一直到了天光大亮，就聽外面有人讓叫道，宋大爺起來了嗎，宋爺一聽外面有人叫正是宋祿，皆因老員外宋成不放心，恐怕這一夜發生是故，所以起早打發祿兒到西院來看，故此這小子才高聲喧嚷，宋大爺起來了嗎，連着喊了兩三聲，大爺答應一聲啊外面是那一位，外面祿兒也把鑰頭開開了，裏面的大爺把門也開開，祿兒一看宋大爺還是這個樣兒，遂問道，大爺你老人家這一夜睡的可好，沒見什麼動作嗎，大爺宋文元聞聽此言手攏長髯二眸子圓翻心中暗想，看起來宋祿這個小子把我讓在西院，分明有意害我，我要不叫他們知道知道我的厲害，我枉叫鎮東方，老人家叫了一聲宋祿，你要問昨夜我也沒見什麼動作，有話我也不能跟你說，你把你們主人請了來，我有話跟他面談，宋祿答應一聲够奔東院，工夫不大，把老員外宋成陪將過來，讓到裡面廳房，老員外抱拳說道，宋大爺昨夜晚老朽忙碌，也未會照應，望求海潤，府文元聞聽連連抱拳說搔搔搔搔，我們爺兒們感激非淺，怎奈不應當請在我們西院，到西院內夜晚之間，狂風陣陣，飛沙走石出來的妖怪有意害人，這幸虧是我幼年熟習武術，全憑手中寶劍，將妖魔趕走，要不然我定受其害，要是這麼看起來

，分明是他們主僕定計，有意陷害於我，別的話還不由說，跟我去鞠當官我要告你們個圖財害命，大爺宋文元如話說完，一伸手擄住考員外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宋成本是個鄉下人，最怕的就是見官，今天一弄宋文元，手泣着他要打官司，可吓壞了，手指着祿兒說了一聲混帳的東西，從中鼓或，給我招惹是非，到如今宋大爺要跟我打官司，這還是我打我打，這我也看出來了，倒不如光把你這個小子活活打死，然後我再請罪當官便了，說着話員外吩咐一聲，把祿兒這小子拉個在地，現打不賒，宋文元一看這般光景，用手連連指點，叫了一聲宋成且慢，玉要是你這麼一來，你把祿兒打死，豈不是罪上加罪，依我倒有個主意，你還是認打認罰，宋成開聽趕緊說道，大爺你老說認打怎麼樣，認罰怎麼樣，宋大爺認打到當官告你個圖財害命，認罰可說好說了，你這個西院後頭的空房院，堆着許多磚瓦木料，那裏有一眼枯井，這個東西墜落在枯井之中，派人打撈，由打下面無論撈出何動物件，不與你相干，那就算我的，是這廢着咱們就照法去辦，如果你要不認可，那可沒別的說的，咱們就夠奔當官，宋文元久聞江湖是一位高人，要說火光騰起奔往後院而枯井，必然是有貴重的物品在此井內，如果不是什麼貴重物件，井內必然有含冤之事，因為我為俠客，從中有高人引誘於我，看我管與不管，老人家才要甚這個個案件，叫宋成派人在井中打撈，倘有有被屈含冤之事，打撈出來我一定澈底探查，給被屈人雪冤報仇，這是宋爺宋文元的一片心事，在旁邊老員外宋成連連的說道宋大爺，既然你老這麼說，我就認罰吧，你老先把我鬆開，我照着你的言語辦就是了，大爺鬆開員外宋成，員外吩咐祿兒，趕緊把家中長工笨漢，全都叫了來，宋祿答應一聲夠奔東院，把二十多名長工，全都叫到西院，員外當面吩咐，叫他們夠奔後院，有一眼枯井，帶着繩筐下去打撈，這二十多名長工笨漢一聽，叫夠後後面枯井打撈東西，大家全都是面面相觀，誰也不肯去，老員外皺雙眉向大爺宋文元說道，宋大爺你看見了沒有，這可不怨我不辦，眼睜睜他們都不肯冒險，宋爺說道，員外你這個人怎麼這麼糊塗呢，俗語不是有一句話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宋成聽到這裏說道，你們那一個有胆量敢入枯井打撈，誰去

每人賞銀十兩，這個話未曾說完，在旁邊有人答言，我去我去我也去，一連着就是三四個人，遂吩咐一聲叫人取了一架轆轤來，預備好了一個荆筐多帶長繩，額外又預備四只鷄鴨，叫王第二坐在筐內拿着，倘若到了下面見着什麼妖邪，先把鷄鴨一扔，妖魔見着鷄鴨他必然要吃，然後趕緊搖幌筐繩，上面拴着響鈴，鈴聲一響趕緊攪轆轤往上打，爲的是好保全他的性命，把所有的東西預備齊畢，繩筐鷄鴨全都帶好了，陪着宋家爺兒兩個大家一同够奔後院，宋爺拔着這一眼枯井，把轆轤安放好了，拴好了繩筐，叫王第二坐在裏面，帶好了鷄鴨跟他把話說明，倘若下面有什麼動作，趕緊搖繩，繩上鈴一響，趕緊就把你打上來，囑咐已畢王第二這才坐在筐裏頭，上面的人把轆轤一放，將他順着井眼鬆了下去，要說這眼枯井已竟多年了，皆因是總爲得暇修造，這裏的房屋，因爲不用他可也就不洞了，年積月累，故此才成了枯井，此時王第二坐在荆筐之內，由打上面放下去，有五丈多長，王第二到了下面，四下裡觀着，但只見黑暗異常，出手不見掌，對面不見人，只覺冷風嗖嗖使人肌骨，王第二壯着胆子，手中提着鷄鴨，由打荆筐裡出來，留神細看，黑暗暗看不見什麼動作，正在出神之際，猛然間就見對面有一道光華，如出閃電，王第二心中暗道不好，這道亮光不問可知，一定是妖怪的兩眼，這要是被他看見，我想活萬難，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大着胆子硬着頭皮，手提鷄鴨够奔亮光而來，走在亮光切進，留神一看，不由得一笑，原來不是妖怪，是一口無鞘缺少什件的破劍，他會有這麼大的光華，王第二到這裏可把胆子放起來了，一撒手把鷄鴨放在旁邊，下腰把這口寶劍檢起來，够奔荆筐，到了筐內幌動筐繩，上面鈴鐺一聲，長工笨漢趕緊搖起轆轤，工夫不大，把王第二由打井內搖出，來到上面王第二下了荆筐，手中掌着一口寶劍，走在宋文元的面前說道，宋大爺你看，下面並沒有什麼妖魔鬼怪，就見有這麼一口寶劍，我看他燦燦放光，故此我把鷄鴨放了，把他取上來給你老看，宋大爺開聽，把破劍接過來觀看，不由得心中喜悅，但只見這口劍足有四尺長，一把掌寬的劍苗，上面斑斑點點，正當中一道血槽，光華灼灼，在劍把後面有兩個字太阿，大爺看着這兩個字一怔，

暗中思想，人人都知道我鎮東方妙手賽何綏的寶刃名太阿，那知是假的，今不承想年過古稀，誤走宋家莊，巧得太阿寶劍，要是這麼看起來，這就是天賜我也，這是多年的古器有了靈性，能飛沙走石，引誘於我，書中代言大爺以爲風沙是寶劍所製，其實不對，從中隱着一位驚天動地的劍客，到後文書在聚英山劍俠大聚會時，宋文元才聽見他老人家看明了來歷，他才知道風沙是假，這是後話，暫不多表，單說宋文元既見此神物，遂向員外說道，非俺宋品愛財，此劍實爲一口古劍，日久通靈，員外既不好武，留此也無用，不如送於宋某，未知員外意下如何，員外說道，宋爺何必如此，話復前言，井內無論何物，既歸於君，再說寶劍贈於烈士，理之當然，我若有福他也不致與妖作怪了，今無意中蒙閣下將此怪降伏，與我淨宅使得安居，我就激德不淺了，宋品聽到這裏說道，既然如此，這麼辦吧，寶劍歸我所有打撈這筆賞錢，由我開發與你無干，宋文元道，些許小費，那有叫你給的道理，宋爺道無論多少，這有五十兩紋銀大家分分吧，衆人把銀兩接過來，相謝老俠客賞，宋爺吩咐手下人把自己馬匹帶將過來，當面與員外宋成告辭，拉着馬帶領宋寶，順着大道走下去了，走到大鎮店，找了一家大兵刃鋪，把這口太阿寶刃配好了劍匣，這口寶劍削銅剝鐵鑿金鏗玉，平常的劍匣，不能容納此劍，非得雲蒙所產雲竹作胎，外面再裹上鱉魚皮，鑲好金什件，宋大爺把劍匣配製齊畢，假寶劍懸在馬鞍子上，真太阿劍懸在左助下，坐在馬匹之上，高高興興，不由得自己心中暗想，我此一去够奔陝西，前去拜訪馬奎，要談到武器，我這有一口真太阿寶劍，也不枉我闖蕩了一番，老人家心中喜悅，帶着宋寶往前行走，飢餐渴飲曉行夜住，這一天天氣暑熱，老人家告訴寶兒白晝之間，咱不用走了，被日光晒着也走不了多遠路，再說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夜晚行走倒覺涼爽，爺兒兩個商量停妥，找店住下，到了夜晚還算店賬，老人家乘跨坐驢，孩兒宋寶跟隨，你說夜晚走路，也有個意思，滿天星斗夜氣沉沉，異常涼爽，高高興興往前行走，就見前面一道白線，後面兩個人追趕，一個人手拉着一頭毛驢脚程甚快，但只見他紫臉虬髯，宋爺看罷就是一怔，這個人拉的毛驢莫非是千里追風駒，這一



個紫面虬髯的，他莫非就是那個碧目虬髯賽張鼎馬奎嗎？老人家心中猶豫，告訴宋寶你拉着我的坐驢，跟隨在後，我倒要看個水落石出，說話光景，老人家翻身下馬，把馬匹交給寶兒，他一哈腰追趕虬髯大漢，宋寶一看有心自己拉着坐驢，在後面追趕，無奈沒有那麼快的脚程，遂翻身下馬。這匹坐驢，倒是一匹寶馬良駒，脚程頗快，孩兒騎着馬，在後面緊緊追趕，話說這三位一前一後，追來追去，可就追到了金光寺，馬爺侯二爺追到了此處，不見白線的踪跡，二位進了金光寺，宋爺可就在後面跟隨，宋大爺看見人家二人入廟，他也抖身形上房，來至在跨院的土房，馬爺湊在人家窗櫺下，侯二爺藏在後坡，宋大爺在前坡，三下裏全都是往屋中窺探，就見年老僧人，與一個花白髯的老道，對面走棋，正在興高采烈，猛然間就聽裡面念了一聲彌陀佛，口中說道，馬奎，侯杰，宋文元你們三個人既然來到我的金光寺，何故在外面偷看，還不進來等待何時，和尚這句話還未曾說完，在外面的大爺宋文元一聽，心中這才明白，准知道碧目虬髯賽張鼎是自己方才追來的那個虬髯大漢，那一個原來是山東的侯二俠，侯杰侯敬出，可有一件，這個出家人他在屋中着棋，因何他就知道我們三個人到此，不問可知，他一定是一位高人，我何不抖身形到裡面打聽打聽他是誰，就便從中叫我指引指引，我也見識見識馬奎，宋爺把主意拿定，一飄身踪到了埃塵，來在屋門前啓簾籠到了裏面，雙手抱掌帶笑說道，不知高僧何以知道我在外，望求高僧明白教我，宋爺這句話還沒說完，在外面的侯二爺馬爺一同進來，和尚一看他們三個人進來了，站起身形合掌當胸念了一聲彌陀佛，三位請坐，這叫千里有緣來相會，對面無緣不相逢，你們三位不認得老僧，聽我道來，我們師兄弟一共三人，我排行在首，名就叫了然，別號人稱一目了然僧，我的二師弟，他叫了因，人送別號通法下人，三師弟名叫了義，此人好靜不好動，直到如今，數十年不知道他的下落，老僧三日前悶坐，我用六爻佈了一課，知道今日三更三俠至此，故爾找去到外面引誘你們三人來到了敝寺，咱們衆人也好聚談一夕，在場的衆人一聽，原來他老人家是一目了然僧，知道是一位高人，出家爲僧多年，這一套雍正劍俠圖，分前中後三套，

說到頂尾康熙六十一年，聖主在武英殿，御覽劍俠圖，上八劍，下八劍，十六位劍客，三十六位俠客，要談到劍客之中，可沒有這一位一目了然，要談到武術，那一位也不如他武術高明，老劍客說出他的真名實姓，大家聽着全都是怔，這才二次行禮，和尚擺手樂呵呵道，三位跟這一位不認識吧，我從中給你們介紹介紹，說着話用手一指，那位花白鬚的老者，說道，此人家住河南開封府城裡，姓何名立字乃中，外號人稱雲中俠，你們三位請過來見見吧，這三個人走上前來，各自與何爺行禮，然後才問道，何老俠客，不在河南開封府，因何來在金光寺，何爺聞聽說道，你老要問我這是怎麼一段事，書中代言，何立由打幼年受異人傳授一口寶刀名曰大夏龍缺刀，威名遠震，可有一樣兒，人人都知道雲中俠有一口龍缺刀，究竟不對，真龍缺刀，沒在他這裏，他的這口龍缺刀是一口假的，別看是假刀，在江湖綠林道威名遠震，沒有不知道的，後來老人家名望已有，自己退從家中納享清福，自己偶然想起，鎮東方妙手賽何緩宋品宋文元，掌中太阿劍威名遠震，在西方陝西鳳翔府，有一位鎮西方馬奎，他有一口龍頭鳳尾寶刃無人不曉，我在河南，人稱中俠，多蒙衆人抬愛，送我們弟兄二人外號叫三俠各有一寶，但是未會過面，二十年前我就有意拜訪，因我身落江湖，不得餘暇，此時我何不備好了盤川，前去訪一訪東西二俠，結爲朋友，也不枉人稱我們三俠，何爺把主意拿定，家裏安置齊畢，啓下懸掛龍缺假刀，腰裏頭帶好了路費銀兩，由家中出來，自己一想，你說這兩個人，我先訪誰好，是奔山東還是奔陝西，自己猶豫不定，低頭往前行走，走在鼓橋來中間，看見在那裏圍着一圈子人，何爺看了看不知道是幹什麼的，這才走在切近，叫了一聲衆位鄉親借光我看看，衆人一看認得，是本市的何老俠客，大家閃出一條道出，讓何爺擠到裡面，留神一看，裏面支着一個藍帳篷，帳篷底下有一張小桌，掉子頭裏掛着一張藍布的掉帘，寫着奇門遁甲四個字，掉上面擱着卅箇子，裡面有卦籤，上面堆着擱卦的器具，後面站着一位老道，年紀不小，鶴髮童顏，仙風道骨精神瀟灑，身穿藍布道服青布大領，足下厚底青布雲履，高腰白襪，腰繫杏黃色的絲條，慈眉善目，領下一部銀髻，飄飄

胸前，根根見肉。在那裏給人算卦，卦籤按過來按着六爻給人斷卦如神，不用人家開口，一說就對，真可稱得起未卜先知，何爺看着高興，倒不如我也抽根籤，叫老道給我也算算，就提我訪兩個朋友，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問問他先訪那一位好。省得我往返徒勞，何爺把主意拿定，也換個往前走，挨到桌子頭裏，他也拔了一根籤，遞給仙長，老道把籤接過來一看，然後取過卦盒搖了搖，看了看裏面的制錢，按錢排卦，工夫不大，把卦局擺好，用手中的卦籤向着何爺一指，叫了一聲先生，你拔這根籤問卦，你是有意找人哪，一人在東一人在西，你心中猶豫不決，不知先奔何方，你說對不對，何爺一聽不由得一怔，心中暗想，相面算卦我本不信，想當初我闖蕩江湖，誤走天海莊，巧遇天海佛，寶瑞霞光長老，他善於相面，他說我將來必定成名，後來我跟這位霞光長老閑談，談來談去可就談到相面算卦批八字，我問他老人家這幾樣，那一樣真切，和尙霞光長老他跟我說，對於算卦批八字不求追求，他所信服的就是看相，人之忠奸壽夭貧富，無不一閱而知，今天何爺看老道給他算這卦，還沒等何爺說話，把自己心中之事，全都說了個分毫不差，心中甚爲納悶，如此可稱爲神卜，不亞如伯溫再世，遂連連說道不錯，我正要訪人求你指示，老道聞聽一笑，你也不用到東方，也不用到西方，你由河南動身走到山陝交界，這兩個人就能中途巧遇，何爺聽到這裡，說蒙你指示，給你老多少卦禮，老道說道，這位施主今天我給你老談的這一封，要說我的封禮，給別人談是紋銀四兩，今天給閣下談卦，你不必給我卦資，單等你老到中途把這兩個入遇着，然後再給我卦資不遲，何爺仍是往外掏銀兩，怎奈老道攔至再三，何爺無法只得給，撒身形由打人羣之中走將出來，心中思想，這個老道真正稱得起是怪人，不知道這個老道是誰，看那個樣兒儀表非凡，絕非尋常之人，何爺想到這裏主意已定，我就按着老道言語暫且往前行走，我倒要看看中途遇見遇不見，自己把主意拿定，由打河南動身，曉行夜住，這一天正然往前走，抬頭觀看，猛然見面前有一座大廟，樣樣走往廟門近前留神一看，廟門上有一塊匾，寫的明白金光寺，何爺猛然間想起金光寺的方丈，是我們河南有相國寺的住持一目了然。

僧，他老人家隱居在此，今日我也閒暇無事，我何不到裡面拜會拜會呢，遂走至往角門問了一聲，裏面有人嗎，連着問了兩三聲，由打裏面走出一個小和尚，開開角門問道，你老找誰，何爺說道，勞你駕，這金光寺裏面的住持可是高僧，一目的然嗎，小和尚說道，不錯，你老貴姓，找我們方丈有什麼事，何爺說道，勞我駕給我回一聲，就提我家住河南開封府，姓何名立字乃中，特來拜望老人家，小和尚聞聽說道，你老在此稍候，我給你老通稟，何爺說多勞駕，小和尚轉身往裏走，够奔禪堂，報告一目的然僧，老和尚一聽是何乃中，告訴小和尚請進來，小和尚答應一聲，來到外面把何爺請至在禪堂之中，何爺到了裏面一看，正當中坐着方丈一目的然僧，趕緊走上前去行禮說道，老劍客爺一向可好，何立給你老人家磕頭，和尚趕緊雙手合掌當胸念了一聲彌陀佛，何老英雄請起，這是怎一陣香風把何老俠廳在敵寺，何爺把要拜訪西方俠馬奎，鎮東方的宋文元，皆因兩個人一東一西，我不知道先拜訪誰爲對，我在開封府鼓樓前遇道者卜了一卦，他說在山陝兩交界之處，自有機緣相遇，我走在金光寺，我可就想起老人家來了，和尚聞聽一笑，說道，老俠客，據你所說這位仙長，他的穿章打扮舉動，以及他的像貌，不問可知一定是他，他的身分比我高的多，真正稱得起那叫未卜先知，你莫若在此居住三天，三日後當有所遇，何爺一聽，心中暗想，這更奇了，何爺正在思想之際，見和尚向着何爺說道，何老俠不必懷疑，三日後定者分曉，大概你來的時候，在外面未曾打尖，倒不如你我先用齋飯，然後對坐着棋，果然倒消閒自在，天夜各自打坐安歇，天明起身梳洗，够時候用齋飯，飯畢就是走棋，一連就是三日，趕到第四日晚飯後，老二位對坐走棋，也就在定更多天，猛然間聽和尚說道，何老俠坐着，老僧我要告便，說着話和何站起身由打後面禪堂，往前行走，够奔角門，出離了角門，順着大道往前行走，和尚的心思，要打算迎接馬奎宋文元，不過順着大道一直往東迎，迎出有十幾里地不見動靜，暗想我的卦術從未空斷，今日因何不見動靜，難過說我的卦數還有什麼舛錯不成嗎，老和

尙心中正然猶豫之際，順着大道施展夜行術，趁着無人住前緊走，正然走着，猛然抬頭就見對面來了兩個人，上垂首這個人身量短小兩撇白鬚，倒是精神百倍，下垂首這個人大身材手拉千里追風駒，碧目虬髯，和尙看罷心中喜悅，這兩個人和尙全都認得，一個是山東的二俠，一輪明月照九州長手白猿侯杰侯敬山，那一位就是碧目虬髯賽張鼎鎮西方馬奎馬龍元，和尙看見馬奎，把身形一幌就是一道白線，那個意思是要打算把侯杰馬奎引到金光寺，因為什麼說和尙是一道白線呢，皆因是他身上穿的是灰色僧衣，天交二鼓多不到三更，被月光一照，他的身形又快，亞賽一道白線相彷彿，說來也怪，馬爺拉着千里追風駒，跟侯二爺在後面還是緊緊的追趕，和尙的身法快眨眼之間進了金光寺，一直够奔裡面，他來到後面禪堂，照樣跟何立走棋，雖然說走棋，一目了然僧不住用二目向各處偷看，准知道馬奎侯杰他必然要來到我的金光寺窺探，正然下棋留神往各處觀看，和尙樂了，就見後坡一個人，珍珠倒捲簾夜叉探海，往裏面觀看，前坡一個人暗中窺探，窗台下還隱住一個人，往屋中偷看，和尙暗含觀看，後坡這個人是侯杰，窗台下正是馬奎，前坡這條黑影露着銀鬚，飄飄亂擺，老和尙准知道這是鎮東方宋文元，故爾和尙在裡面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叫三位的名姓，你等還不進來，等待何時，這三位來至在裏面，各自報通名姓，跟和尙相見，然後給雲中俠何立指引指引，何爺備敘自己，相器的情由，心中暗想和尙老道，真正稱得起是高人，這才叫神機妙算，和尙擺手讓各位俠客落坐，馬爺一擺手說道，高僧且慢，外面還有我一匹坐驢千里追風駒，我把他取進來，有什麼話再談，說話的光景，馬爺出來牽他的千里追風駒，後面就見鎮東方宋文元，由打金光寺走將出來，找他的侄兒宋寶，連坐驢拉進了寺門，連這一匹千里追風駒交給小和尙，叫他拉到後面柵棚喂上，大爺宋文元帶着寶兒，來至在西跨院禪堂，給衆人指引指引，然後挨着位過去行禮磕頭，衆人將身坐穩，猛然間就見和尙合掌當胸，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用手一指馬奎，叫了一聲馬老俠客，聽人傳說，閣下有口寶刃龍頭鳳尾，乃是當年虬髯所佩之物，而今流落在你的手裏，今日借着衆位俠客光臨，我要開開眼

，老俠客肯賜觀否，馬爺聽到這裡一怔，暗想道：這個話真玄點兒，人人都知道我有一口龍頭鳳尾的寶刀，今日衆目之下，要提起來我拿不出寶刃，那够多麼栽，幸虧侯二哥相贈於我，若不然今天我就是一个個大觔斗，馬爺一面想着，一面由脅下摘下寶刃，來到面前，雙手捧遞說道：高僧請你觀看，一目了然，左手攏定刀鞘，右手擎住刀把，用力往外一掣，倉啷啷一聲響，刃離鞘，和尚留神，但只見這口刀光華燦燦，恰如閃電，寒氣森森，吹毛可斷，和尚看罷，點了點頭說道：真不愧削銅割鐵的寶刃，老俠客在外面聞蕩江湖成名，就仰仗此寶，馬爺聞聽此言，一擲手叫了一聲高僧，當着老人家我不敢撒謊，原先我漂流江湖之時，全都知道我有口龍頭鳳尾，那可是假的，只因我慕其名，自造一口假刀，真龍頭鳳尾這乃是侯二俠誤走小張莊拜像得刀，虬髯公張鼎的後裔，名叫張立所贈，侯二俠在臥虎觀遇險，我一時趕到，救出了二俠，他老人家無物可贈，就把龍頭鳳尾，相賜於我，和尚聞聽一陣哈哈大笑，看起來物各有主，老俠客得此，不虧賽虬髯，馬奎連連抱拳說道：高僧誇獎了，伸手把龍頭鳳尾接將道來，仍然懸掛在脅下，就見和尚又衝着宋爺說道：老俠客你老人家脅下寶刃名稱太阿，今天我也看一看寶刃開開眼界，宋品也趕緊一伸手由打脅下摘下寶刃遞於和尚的面前，一目了然，伸手接過來，看了看果然不錯，果是古器，叫了一聲宋老俠客，不知閣下得此寶多少年了，宋爺聽到這裡一怔，趕緊答道：老人家你要問此劍，在我的手中不過月餘，和尚聞聽哈哈大笑，豎大指叫了一聲宋品鎮東方，不愧人稱俠客，說話並不隱瞞，真正是誠實的君子，閣下莫非在正定府宋家莊夜晚捉妖得劍，可是與不是，宋爺聽到這裏一怔，心中暗想：一目了然僧身為劍客，武術高強，旁通奇門，未卜先知，難道說我得劍之先，他早已算就，也未可知，宋文元正在猶豫之際，就聽和尚叫了一聲宋文元，你休要懷疑，在宋家莊現出各種的幻術，那非是天邪，皆因從中有一位劍客，暗中調查你是條英雄，特在宋家莊以此寶刃相贈，此時還勿要你多問，日後自能知曉，宋爺聽到這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看起來武術之中，奧妙不盡，我可不敢說是高，蒙衆人抬愛，稱我爲俠客鎮東方，有高人暗自贈劍，

我會連個影子都不知，這幸虧是遇見一日了，然說破了，究竟誰誰不知道。宋爺想到這裡，把大阿寶刃接過來，仍然懸掛脅下，坐至在旁邊，就在這麼個工夫，馬爺用手一指何乃中道，今天趁着咱們大家相聚，把你的寶刃拿出來，互相賞鑑賞鑑，何立有一口寶刃名爲大夏龍缺刀，此刀乃大夏所造，刀沉六斤四兩，純鋼折鐵鑿金鏢玉，真得說是價值連城，何爺雙手攏定蒼白髯面色微然一紅，長嘆了一口氣，雙手抱拳說道，列位老俠客何立在外面漂流，不過蒙衆人抬愛，多蒙各路劍客補助，才有小小的名譽，人人皆知我有一口寶刃，名叫大夏龍缺，無奈一節不過是虛名而已，到如今馬老俠客問道這裏，我不能不說，我脅下所佩之刀，非是寶物，不過虛有其名，就在這般光景，就聽和尚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叫了一聲何立，休要心中難過，今日你們衆人至此，也是咱們人家緣在三生，要談這真正大夏龍缺刀，得之可難，你們衆人在此等候了，和尚站起出門向外去了，工夫不大，就見和尚雙手捧定一口刀，刀長四尺有零綠沙魚皮鞘，黃澄澄的刀盤，杏黃色的燈籠穗，樂着念了一聲彌陀佛，列位老俠觀看，此刀乃大夏所造名爲龍缺，說着話右手擎住刀把，按繃簧槍啣啣寶刀離鞘，衆人觀看，但只見這口刀有一把掌多寬，刀身正當中有一道血槽，上面斑斑點點血斑如鱗，人家刀應當有個尖，他這口刀不但沒有刀尖，還往裏面缺了一個凹，故爾取名叫作大夏龍缺刀，和尚說道，這口刀也並非是我的，我有個三師弟，名叫了義，在二十年前到此，臨行之時，就把此刀放在寺中，我這師弟爲人好靜不好動，雖武術絕倫，平生不曾用武，此刀留在此處多年，今天你們大家至此，宋馬二位老俠全有寶刃，惟獨何老俠客缺少龍缺刀，今日老僧與衆位相會，真乃是有緣，倒不如將此刀相贈，說着話將寶刃遞與何立，何爺連連擺手叫了一聲老劍客，此刀乃無價之寶，恐何某無福承受，再說此物并非老劍客本身之物，乃令師弟之寶，何能輕易相贈，了然聞聽叫了一聲何立，你雖說的有理，但我師弟飯依三寶，摩頂受戒，殺盜淫妄酒，早已斷絕，此刀落在我等弟兄之手，豈不如同廢物，我師弟將此刀留在我寺中，就爲的是叫我物色高人，以此相贈，倘若物得其主，在外面殺奸誅佞，剪惡安良，替天行

道，我弟兄那才算盡厥天職，你勿要推辭，收納爲是，何爺還要推辭，在旁邊各位老俠說道，既然高僧如此，何老俠還不收下寶刀，謝過老人家等待何時，何立一聽心中喜悅，趕緊接過刀來，行禮謝過老劍客贈刀之德，然後雙手捧刀直跪在門外說道，過往神靈聽真，弟子何立，蒙老劍客抬愛，以大夏龍缺寶刀相贈，何立遵守戒律，在外面殺奸誅佞濟困扶危，倘若所行不正，妄用此寶，必遭人間的惡報，把話說完，恭恭敬敬磕了四個頭，寶刀懸於肋下，假刀放在案上，仍然歸坐，就在這般光景，旁邊坐着的侯杰抱拳說道，你們衆人既然把事全都交代完了，我可有兩句話要說，馬老俠客由打陝西動身，要够奔山東拜訪宋老俠客，宋大爺又有意拜訪馬賢弟，這一位何老俠客，有意拜訪你們哥兒兩個，你說巧不巧，今夜晚間聚於金光寺，可稱得起三俠聚會，這以後還是打算往那裏去，三位老俠趕緊答道，今天侯二俠既然說到這裡，難道說還有什麼差遣嗎，二爺聞聽一笑，如果你們哥兒三個無事，侯杰我可要相煩你們哥兒三個，跟隨侯杰一路追趕年羹堯年欽差，他查辦四川成都府，稽查放賑，倒是小事，其中有一段事關係重大，皆因是年羹堯奉秘旨調查四川劍山逢萊島，其中有一個英王富昌，富保臣，有意謀叛，胤禛胤貝勒爺他老人家跟我說的，故爾我一路上追趕，我有意要求各位俠客協力相幫，一來算給國家出力，再者也算盡厥天職，我可不知道三位老俠客肯其幫這個忙嗎，在場的三俠一聽，侯二爺相約彼此各自點頭會意，再說也沒有什麼事，何不跟隨侯二俠到一趟四川，也可以多會幾位高人，再者說還可以會一會鎮八方紫面峴崙俠童海川，三個人不約而同，把主意拿定，說道，侯二爺，既然你老這麼說，就求你老分神，我們投年欽差報效國家，侯二爺一看三俠點頭，心中喜悅，拘拳說道，我先謝謝吧，然後扭頭回頭，衝着和尙帶笑說道，我說高僧你老看我三俠約出，一同幫忙你老看好不好，我可就不請你老了，和尙一聽心說好厲害的侯杰，不但請了三俠還有意請我，又一想他也不能够，遂說道，只有用我之處，我是萬死不辭，彼此不過說了幾句笑話，然後侯二爺問道，既然老三位應允，不知咱們多怎起身，三俠說事不宜遲，明日起身，鎮東方宋文元向和尙說道高僧，



有一件事得求你老人家，天明我隨候二俠動身，大娃宋寶我可得把他寄放在金光寺，連我那一匹坐驢，老人家你老得暇，指叫他點兒武術，單看他的福份怎麼樣了，倘若有此福份，受劍客的栽培，將來他可以成名露臉，和尚一聽，只得點頭答應，在旁邊馬爺也向高僧說明，我隨二俠客動身，我這一匹千里追風駒，也寄存在金光寺，但等事竣，我回頭在取，但不知高僧應允否，了然也點頭答應，大家說說笑笑直到天明，叫小和尚打過臉水，衆人俠客淨面，在廟裏用過了早飯，宋大爺又囑附了宋寶幾句，好好聽老劍客爺的教誨，真要是有福氣，老劍客把武術傾囊相賜，將來在外面闖蕩江湖，比我們還得強，諸事辦理完畢，在場的四位英雄，站起身跟老人家了然告辭，四位俠客由金光寺動身，一路之上，說說笑笑打聽欽差大人的行程，一站一站的往前走，書要簡斷，走到了鳳翔府一打聽，欽差差大人尚未起馬，在此已然住了數日，細一打聽才知道被金鳳山古利玉皇頂的和尙慧斌，遣徒高飛暗用濁目香濁傷欽差大人的二目，故爾他老人家未能起程，要依看宋文元，大家一同够奔公館，見着童海川，問明白了有什麼話回頭再說，二爺候杰說道，這可是該着我們露臉的日子到了，何必够奔公館，趁着夜晚之間，够奔金鳳山古利玉皇頂，找着和尙慧斌，叫他獻出高飛，交出八寶蓮花露。到公館給欽差醫治二目，豈不是一件進見之禮，跟三位俠客一計議，這才找店房住下，在店裡吃喝，吃喝已畢，馬爺在頭前帶路，四位俠客趕奔金鳳山去了，在頭前走的可就是馬奎，他是陝西鳳翔府的人，道路純熟，後面跟着三俠，馬爺心中暗想，我何不趁着這機會到金鳳山，先找慧斌看看他們的武術，弟兄四個人說說笑笑順着道路往前走，來到金鳳山山坡下，順着蛇形小路上山，此時天也就二鼓，就見這座山陡壁山崖，碧沈沈的山坡，時逢夏令，草木皆青，涼風陣陣吹的遍體皆爽，正然四位英雄往前走着，就見面前一幌一道黑影，衆人一怔，暗想道不好，既然有黑影，不問可知，一定是金鳳山和尙的黨羽，到不如趕上前去，將他拿住，問底細八寶蓮花露現在何方，問明白了，到裡面得取八寶蓮花露，捉住高飛帶回了公館，我們弟兄四人豈不臉上有光，衆人心中喜悅，各自矮下身形往前追趕。

，誰知這條影脚程甚速。四位英雄盡平生之力，未能追上，着急之際，猛然問一幌，再找黑影蹤跡皆無。四位英雄一怔，暗想道這個人好快，衆人趑趑達達往前行走，猛然間看見前面露出一帶廟牆，候二爺用手一指說，看見了沒有，那就是古刹玉皇頂，這句話未說完，就見馬奎連連擺手，叫了一聲二哥不對，這是金鳳山後山的山神廟，怎麼會是古刹玉皇頂呢，只顧追趕黑影不大要緊，把道路也走錯了，此處離着古刹玉皇頂，還有不足十幾里地，二爺一聽既然如此，我們就別奔這座廟了，咱們往前山繞，够奔玉皇頂要緊。雲中俠何爺說道，也對，弟兄四人一同奔山神廟，來到廟牆，腳尖用力往起一蹶，單胳膊跨跨跨住了廟牆，這個山神廟是一層殿的小廟，順着廟牆往裏面走留神觀看，就見迎着正面的大殿，掛着斑竹簾裡面燈光閃閃，四位俠客可沒敢往裏緊跟走就在對面房上前坡，微露二目，往對面大殿裏觀看，就見迎着面神廚前放着三個棕團，正當中坐着一位出家的和尚，乃是個陀頭僧人，剪前後留左右，長頭髮披撒在兩肩頭，二指寬的皮條，勒着一個蓮子古，面若銀盆，兩道壽毫多長，微合二目，准頭豐滿，四字闊口，領下一部銀髻，飄洒胸前，大耳朝懷，盤膝打坐，身上穿的是灰色圖的僧服，大領闊袖，上垂首坐着坐一位出家的道長，助下懸劍，銀髻白髮，也是二目相合，手拿着拂塵，下垂首坐着一位年邁蒼蒼的老叟，形容憔悴，身上穿着藍布的棉褲棉襖，白剪子股的小辮，領下一部銀髻，也是合目而坐，紋絲不動，四位俠客，不敢聲張，隱身在前坡，就在這般光景，就見當中坐的這個和尚，口念彌陀佛，微然一陣冷笑，外面爾四人，還不下來等待何時，進裏面老僧有要言回談不許爾等狐疑，這四位俠客只得縱將下來，奔大殿面見高僧，四個人各自報通姓名行禮，高僧在上我等有禮，就見和尚合掌當胸，說道，各位俠客免禮，你等可認得我們弟兄三人，各位俠客擺手不知，和尚一笑說，老僧家住山西太原府，壽陽縣姜家屯，姓姜名達字本初，別號人稱碧日金睛佛，這是我的師弟，排行在三，他乃是江西信州，龍虎山玄天觀的住持，姓張雙名鴻鈞，別號人稱太極八卦庶士，這一位是我的四師弟，姓董單字名瑞，外號人稱珍珠佛，四位俠客一聽，原來是三位前朝的劍客，

趕緊跪倒磕頭，說道，三位劍客爺在上，我等有禮了，磕罷頭二爺留神觀看，就見上垂首這位道長，自己這才知道咳，要不提我還真忘了，這位道長是我兄弟童海川的親師祖，三月三亮鏢，在梅花圈上面鐵條分雙劍，正是這位，二爺正在思想之際，猛然間就聽和尚說道，你們弟兄四人因何聚在一處，這是由打那裏來，要上何方去，侯二爺並不慌忙，就把有意趕追年差差，誤走小張莊拜像得刀，臥虎觀遇險，巧遇馬奎贈刀前後之事，直說道金光寺月下會三俠，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今夜晚有意到古刹玉皇頂捉拿高飛，得取八寶蓮花露，不承想遇衣一條黑影，追趕至此，在山神廟遇見各位劍客爺，姜爺聽罷此話，叫了一聲侯杰，你等胆量不小，方才你遇見那一條黑影，非是別人，正是我之弟子，姓胡名林方號人稱飛天金睛鼠，他把你等引誘至此，這算是你們的萬幸，也不是我滅你們的威風，長和尚慧斌的銳氣，你等不到古刹玉皇頂還在罷了，到了玉皇頂和尚意狠心毒，怕你等四人難討公道，既然如此這麼辦，說道話回頭叫了一聲胡林，就見由打神龕後轉出來一人，身高約有五尺，細腰扎臂，雙肩抱攏，身上穿灰色綳子褲褂，腳底下大酒鞋白襪子，打着花裹腿，扎腦門尖下刻一臉的小珠紅痣點兒，兩道蠶眉深眼巢子，大鷹鼻子三角菱角口，兩撇小白鬍子，大耳朝懷，精神百倍，走在和尚的面前說道，老師在上，但不知您有何吩咐，姜爺叫他去取文房四寶，信封信紙，工夫不大，取來紙筆墨硯，姜爺親自提筆寫了一封信，封好了，叫了一聲侯杰你把此信帶往欽差公館，這封書信，只准童林一人觀看，不許別人折看，你們四個人也不許在此逗遛，即速夠奔公館去吧，四位俠客聽至此處，二爺帶好了書信，跟三位劍客告辭，出離了山神廟，此時已然大天大亮，遂一直夠奔鳳翔府，打聽明白了，欽差年大人的公館，有人指引來到大人的公館，二爺首先往裡走，到了門前，在門前有鳳翔府的武沉官軍，三班人役一看，來了四個人，那個意思要往裏走，趕緊攔住，遂說道你們幾位找誰，二爺說道，我找裏面的童委員，官人答應一聲，够奔裏面報告童林，說道，有一位老着，要找俠客你哪，童林聞聽點頭，趕緊站起身往外走，來至在外面一看，非是別人，迎着面站着的正是二哥侯杰，餘者

還有三位不認得，趕緊搶步行禮，說道：「老哥哥這是打那裡來呀，數月以來兄弟少在哥哥面前問候，小弟童林這廂有禮了，二爺趕緊伸手相摻，說道：「自己弟兄何必行禮呢，此地也並非是談話之所，有什麼話裏面談吧，說話之間，謙謙讓讓，來至在裡面，到了差官房啓簾籠讓至在裡面，童林叫徒弟們過來給侯二爺行禮，然後侯二爺用手一指馬爺，叫了一聲兄弟，你看這一位是陝西鳳翔府著名的英雄，姓馬名奎字龍元，外號人稱鎮西方碧目虬髯賽張鼎，遂向着馬爺說道：「這就是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號叫海川，外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馬爺趕緊抱拳說道：「原來是童俠客，聞你老名，如雷灌耳，今日相見，實乃三生有幸，童林連連帶笑說道：「誇獎了，二爺用手一指說了一聲兄弟，我再給你引見二位，這一位就是山東濟南府有名的英雄，姓宋單字名品字文元，別號人稱妙手賽何綏頭東方劍，你我哥兒兩個彼此要多親多近，這一位是河南開封府的姓何名立字乃中，外號人稱雲中俠，童林聞聽原來是東西中的著名三俠，說道：「二哥你來在那裏與他們三俠相果，二爺把拜像得刀捉妖得剋，在金光寺月下三俠相會，前後的話說了一邁，又把够奔，鳳山古刹玉皇頂，誤走山神廟乃遇見各位劍客的話一說，然後把書信由打腰中取出來，叫了一聲兄弟，這是山西太原府壽陽縣姜家屯，碧目金睛佛差老俠客的一封信，叫我交給兄弟你，親自面交不准淺漏裏面的機秘，童林接過書信，背轉身來拚開觀看，看罷點了點頭說道：「原來如此，把書信仍然裝好，帶至在腰間，遂向四位俠客叫道：「四位兄長，隨小弟到後面稟見大人，童林頭前帶路，四位俠客在後面跟隨，到了上房院童林咳嗽，裏面叫了一聲進來，童林向着衆人道：「我先回一聲，各位俠客點頭，童林來在裏面，但只見欽差老夫人二目重的如桃，手托額角疼痛，童林問道：「大人你老的目的怎樣，大爺聞聽一搖頭，此時愈加疼痛，但不知各位老俠到金鳳山玉皇頂，索取八寶蓮花露此時怎樣了，童林只可把各位俠客够奔金鳳山并無音信，現在有侯二俠，率領三位有了名的俠客，馬奎，宋品，何立，前來投效大人，輔助一俠够奔金鳳山，

俠客前去捉拿惡人高遠林，大人開聽說道，海川要是調動官軍的話，你叫年福親自去見鳳翔府，叫劉漢鼎知會本府城守營調動官軍，傳我的堂諭可就是了，童林說道，跟大人回官現在各位俠客要稟見你老人家，年大人說了一聲請，四位老俠啓籬籠，來至在裏面，走上前要行大禮，年大人連連擺手說道，各位俠客，恕本欽命日疾在身不能招待，衆人聞聽說了一聲豈敢，我等今蒙大人抬愛，情願竭力報効大人，差聞聽一笑，遂說各位老俠熱心爲國，本欽命感激非淺，海川你暫時之間，把四位老俠陪到前面差官房，擺酒替我款待，等我病好再謝就是了，各位俠客退出了上房，童林陪着來到差官房，大家落坐，請過來大管事的年福，說道：管事的你還得辛苦，大人叫你親自到鳳翔府叫劉漢鼎劉大人曉諭本地面官人，傳大人有堂諭，調動城守營武沉官軍，年福一聽說道，俠客爺不如我把府台請來府你老親自吩咐，比我傳諭強的多，童林聞聽點了點頭，既然如此，我們就在差官房等候，年福說了一聲好吧，出離了差官房，找着鳳翔府的差人說道，你等趕快回到府衙見你們知府大人，現有欽差年大人的堂諭，請你們大人即速到公館面談，差人答應一聲轉身出去，一直奔府衙，工夫不大，劉漢鼎來到公館，先到了差官房，與各位俠客彼此相見，然後向着童林說道，但不知老大人傳堂諭叫我，有什麼事，勞你駕到裡面同一聲，童林說道，大人堂諭下請貴府傳達本處的總鎮彭應龍，叫他點齊了五百名官兵，到此聽候，另有委用，劉知府一聽答應一聲，趕緊坐着轎子奔總鎮衙，來到裡面見着彭應龍，就把這個話當着面一談，彭應龍趕緊派兩名守備，一個叫李振鏢，一個叫王得勝，够奔教場軍點齊五百步隊，不得有誤，工夫不大，隊五點齊，總鎮親自帶領，鳳翔府劉知府同定總鎮，一同前往，來到公館門首下馬下轎，隊五紮不在城外，知府總鎮兩個人，到了差官房彼此引見，劉知府用手一指叫了一聲總鎮大人，你老看這就是跟隨欽差的委員童俠客，這就是本處的總鎮彭大人，官印應龍，童林跟彭應龍彼此對請了一個安，然後又給各位俠客指引指引，童林說道，彭大人方才大人堂諭下，命我曉諭彭大人，叫你點齊五百官軍，隨同我們各位劍客，一同够奔金鳳山，前去捉拿高飛，所有一

切的事。彭大人辭屈，大人吩咐的明白，得聽各位俠客的指揮，彭大人點頭。既然如此，我等遵命，但不知何時動身，童林說道，如果外面齊備，馬上就走。彭大人答應一聲，外面都已齊備，童林一聽說道，各位老哥哥多辛苦吧，四位俠客站起身形，帶着五百官軍一同奔金鳳山，來到山坡下四位俠客率領總鎮督後，順着盤山小道上山，齊聲喧讓，不要放走了和尚，跟凶人高飛，聲若鼎沸，在頭前四位俠客來自在影壁前一字兒排開，留神觀看，各位俠客全到了，此時十古王老俠手中擎着一條十三節人骨鞭，和尚手中擎着十三節墨骨鞭，雙鞭並舉，不由得十古王老俠心中暗想，此時天下的英雄羣集，衆目之下，我何不賣賣我的精神，用手中一條十三節人骨鞭，將和尚制倒，也叫衆人觀看，我年滿蒼蒼的十古，倘稱不老，要按和尚這個身分，他也有一片心思，別號人稱他赤胆俠，身爲俠客，必然添明大義，他會袒護弟子，助紂爲虐，借此行兇，他也有他的打算，他總以爲自己身上的武術，掌中的軍刃，打遍了天下無敵，外面成了名的俠客，天下的英雄他有些個不服，今日借此爲由，他要憑手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賭爛羣俠，如果說各位俠客全都贏不了他，他也不現八寶蓮花露，爲的是從此威名遠震，和尚他既然是出家人，他就不應當起這種賭鬪之心，就皆因他這一念之錯，才落得身首異處，此時王老俠手中擎鞭，叫了一聲高僧，方才所說的言語，老朽俱已聽明，今天勸令要求要同老朽分個高低上下，像十古身上所能的不過是微末之藝，高僧何足掛齒，今天既然勸令要求比試，我只得給高僧接招換勢，說道話把雙手一拱，說了一聲請，和尚聽罷十古王老俠這片言語，口中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他把他的十三節墨骨鞭一抖，往前進招，擺手中鞭招走上盤，够奔王十古的頭顱，十古一看鞭到，趕緊縮頸藏頭，把手中的十三節人骨鞭對准了和尚，玉帶圍腰，招走中盤，和尚把身一閃，兩個人戰在一處，真可稱得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招急似電，鞭動如飛，他們這兩個人都動手，是見招迎招，借勢打勢，並不慌忙，在山門前動手，羣雄在旁觀看，鴉雀無聲，連一個痰嗽的都沒有，王十古心中暗想，我自從打幼年之間，出世以來，三入少林寺，巧得人骨鞭，在大殿匾後，

得了一張三十六路天罡鞭的鞭圖，加意勤學，漂流江湖數十餘年，就憑手中這條鞭，稱得起打遍了天下無敵手，今天遇見慧斌，真乃你的勁敵，倘若一時失神，當場敗北，衆目之下，就算把我一世的英名，付於了東流，所以自己不敢疎忽大意，無論和尚的招數來的多麼急，老人家絕不肯輕易進招，和尚可就不然了，和尚由打七歲入廟，練藝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歲，別看肉重身沉，動上手身輕似正燕，脚下微有一點兒聲音就聽嘯嘯，王十古銀髯飄擺亞似一條白線，在先前動手慢，後來是越打越快，一招緊一招，一招快一招，衣襟帶定風聲，不亞如走馬燈相彷彿，王十古老俠這條鞭，如同銀龍攪海，和尚的墨骨鞭恰似過怪蟒翻身，和尚動着手不由得暗叫自己的名字，慧斌哪慧斌，想當初老師怎樣囑咐於你，告訴你練功夫加意窮究，用心勤學，工夫練成了，天下使鞭的，就算你爲第一，如果若是偷閒撒懶，不肯用心勤習，外面有你的勁敵，就是廣東龍門縣青龍街開八卦堂藥店的王十古，今天果然是話應前言，王十古的鞭招果然高強，這也就是我慧斌正在中年，當真我要到了八旬有零，未必贏的了他，和尚他雖然這麼想，他的秉性好剛，招數用的是急迫強力，十古是以逸待勞，全憑封藏躲閃，看關定勢，不肯妄用精力，兩個人動手約有二十多個招面，不足三十個回合，和尚細一看暗說道，彌陀佛可了不得了，王十古他用的是以逸待勞，柔能尅剛之法，不想我是一時情急，把招數用得過猛，工夫要是延長了，恐怕不得了，不用我的絕招焉能取勝，和尚把主意拿定，把手中鞭插花蓋頂，撲頭便打，够奔老人家的頂樑，王十古一看趕緊把身一閃，墊步擰腰往後一縱，退出來有六尺，和尚趁勢把手中鞭一擊，他心裏想着，老人家必然乘此破綻往前追趕，手中擎鞭淨等老人家追，只要老人家一追，他就把鞭往下一插，然後一抖手，正在老人家腿上一兜，勢必就得來個翻筋斗，和尚一看王十古不但說不追，站在那裡手拈銀髯哈哈一陣狂笑，和尚慧斌看着不由得就是一怔，書中代言，這個地方就得說裏是老的辣，和尚萬般出於無已所奈，念了一聲彌陀佛，王老俠客你可認得我這一招，十古搖頭說不知，望求高僧指教，和尚哈哈一陣大笑叫了一聲王老俠，我這一招叫劉海戲金蟬，王十古聞

聽雙手抱拳說道，不錯真正稱得起算絕招，高僧你看我這裏一站，我這一招你可知道，和尚搖頭說道，老僧不知，十古代笑說道，你那叫劉海戲金蟬，我這一招叫不愛財，故爾我才不上你的當，王十古將然把這句話說完，慧斌一聽不由得臉一紅，心中暗含思想，好厲害的王十古，不但武術欺着我，連話他還要欺着我，想到這裡無法，只可以武術解決，強人不在口，單看我的鞭招，和尚把主意拿妥，二次進招動手，滿面怒容忿恨難當，十古這才抖擻精神把三十六招天罡鞭的招術，挨着次序一招一招的往裏進，和尚暗自說了一聲不好，我以為王十古年老力衰，精神不振，招術遲慢，原來他是願意用的陽弱陰強之法，今天若是這麼看起來，我要上他的當，這便如何是好，萬般出於無己所奈，只可看關定勢，不輕易往裡進招，竄高踪矮，陸地飛騰，縮小綿軟巧閃躲避藏，兩個人又續戰了二十多個照面，前後就是五十多個照面，合起來便是一百多手，別看和尚不往裏面進招，步眼一亂招數不散，兩個人就得算棋逢對手，匠遇身材，一時之間難分勝負，老人家王十古暗想這個和尚，果然是武術高強，如果我要不使絕招，也難以取勝於他，老人家想到這裡，隨着把手中十三節人骨鞭一抖，身形一抖，用了個插花蓋頂，够奔和尚頂樑打來，和尚一看鞭到，趕緊把身形往後一撤，王十古一看不等和尚變招往前進步，十三節人骨鞭擦陰打來，和尚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趕緊身形往後一撤，縱出去有一丈多遠，王十古換勢一擺銀髻，叫了一聲高僧，武術果然高強，真正叫我王十古佩服，把話說完脚尖點地，哧的一聲，縱至在了角門子上面。回頭對着和尚觀看，那個意思表示着虎視眈眈，和尚在下面一看，念了一聲彌陀佛，我以為王十古有多高的武學，不過平常而已，此一時力盡招窮，有意脫逃，那焉得能够，論起來我們兩個人都有俠客之稱，他既然輸招逃遁，我就不能趕盡殺絕，不追趕於他才合乎情理，可有一件，這個王十古在羣俠之中，他算首屈一指，真我要把他治服，用我手中墨骨鞭將他打倒，就壓倒了天下俠客，和尚想能抬頭觀看，就見王十古仍然還站在門樓的上面，說道，高僧此一時兩下裏論武當場對敵，非是老朽我武術不強對你不過，實因為我年逾八旬有零，氣力稍衰，



故爾落敗，容日後得暇之時，再爲比較就是了，和尚聞聽口念佛號，口稱王老俠客，論起來王老俠不願意動手交鋒，可也就罷了，此時老僧於你動手，輸贏勝負未分，一時之間，焉能捨你一走，要打算走也成，咱們得分個勝負，如其不然，老僧我可要無理了，說着他身形往下一矮，打墊步擰腰往上一縱，把手中的鞭一抖，復走上盤，奔王十古頭顱打來，和尚本是一時急勁兒，可忙中有錯，別看和尚身分這麼高，人稱赤胆俠，這個地方他就不應當追，這就應了俏語啦，欺敵者必敗，和尚他這叫欺敵心勝，打算一鞭把王十古打下了門樓。壓倒英雄，他身形往後一坐，脚尖一點地，把身形懸起來，抖手鞭够奔老人家頭上便打，王十古趕緊把身往下一矮，借着這個勁往旁邊一閃，老人家使用這一招，和尚可就吃虧了，老人家矮身一閃，和尚的鞭走空了。王十古把鞭一抖，正趕上和尙正半空中懸起圖，這一鞭就在腿上嘖啦一響，和尚說了一聲不好，就見王十古身形一長，丹田用力把軍刃一抖，和尚這個樂可就大了，整個的由打角門外，把和尚摔到了門的裏面，只嘖咚一聲，和尚體重身沉，亞賽倒了一堵牆相仿，王老俠由打角門上跳將下來，抖銀髯哈哈大笑說，這是怎麼說的，老朽一時失神，傷着高僧，望求勿怪，此時和尚雙手按地站起身形，由打角門子走將出來，長嘆了一口氣，面帶慚愧，心中暗想，我號稱赤胆俠，一條墨骨鞭壓倒「羣雄」，不承認今天把我的名譽一旦喪盡，此時和尚要是知時達務，在各位俠客的面前現出八寶蓮花露，准能够保全他無事，他不但現蓮花露，惡狠狠把手中軍刃一攝，叫了一聲王老俠，果然不愧頭頂太極腳踩八卦乾坤妙手，老僧不及，王十古抱拳連連說道，高僧誇獎了，不知高僧可曾認識此招，和尚搖頭說道不知，王十古微笑，方才你用的那一招叫作何名，和尚答言我弄一招名叫海戲金蟬，王十古一笑說道我呢，和尚用手一指你那一招叫不愛財，王十古一聽，不由得好笑，別看你那一招不會用着，我這一招也有名字，叫作太公釣魚，你今天被我一鞭打倒，算你願着上鈎，和尚一聽，心中腦怒，王十古你這分明是奚落於我，別看我一時輸招，蓮花露現在我的腰間，就是你們羣俠一擁齊上，也難以得走了我的八寶蓮花露，和尚想到這裏

手持軍刃抹身就走，各位俠客大家觀看，彼此全都是一怔，這個地方算和尚不知時運務，蠻橫無禮，枉有俠客之稱，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有人叫道：「這兇僧休走，某家在此等候多時，嗆啞啞一聲響，軍刃撒出，一幌一道厲閃相仿，和尚留神觀看，就見這個人好看，身上穿着紫色衣服，大身材生得碧目虬髯，手中攏着一口刀，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和尚一看認得，就是陝西鳳翔府的鎮西方，碧目虬髯賽張鼎馬奎馬龍元，和尚看罷心中一笑，暗說道：「別人向我動手，還倒可說，你我乃是本鄉本土，算是鄉親，你反倒幫助他人，就是你補佐天下俠客，我也不惱，但你不自揣，你微末的技藝，雖有俠客之稱，要跟老僧比較起來，可差的太遠，今天倒不如給你個厲害，也叫你知道知道老僧我是誰，和尚擎正着軍刃用手點指，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馬龍元，諒你有何德能，敢在老僧面前逞威，別走接招，一抖手鞭到，馬爺一看趕緊身形一閃，擺手中籠頭鳳尾刀，接架相還，這一次馬爺心中高興，皆因是初試寶刀，過去動手一大關也就是七八個照面，別看這麼大的鎮西方馬奎，叫和尚一條十三節墨骨鞭是直逼得只有接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和尚一看哈哈大笑，心說別看我輸給王十古，那是我一時大意，你可差的太遠，此時何立看得明白，堪堪馬爺力不能支，雲中俠何乃中心中暗想：「可是我自己武術平常，要說跟馬爺比起來，也得說差不多，既然馬爺贏不了凶僧，我出去那也不是枉然嗎，可有一件，馬爺由打金光寺與我等相見，就算一見如故，我盡交友之情，要替馬爺拔刀相助，何爺遂左手攏住刀鞘，右手荷定月把，嗆啞啞一聲響亮，大夏龍缺寶刀離匣，刷啦一幌光華閃灼，何爺心中喜悅，動手無論勝負，今天我要試用試用龍缺寶刀，何爺擺手中軍刃，高聲喊喝，馬老俠客倒不如暫時撒招，何立來也。馬奎一聽遂虛幌軍刃，墊步出了圈外，何爺趕緊迎上前來，一擺軍刃抖擻精神與和尚當場動手，和尚一看未免一笑，心說何立你那裏能够行的了，何立跟慧斌動手也有七八個照面，照樣贏不了和尚，不但贏不了，招數透慢堪堪步眼要散，就在這麼個工夫，旁邊鎮東方宋文元暗想到：「他二人既已向後，我何能退後，我就是贏不了和尚，我也不能不出頭，別叫天下英雄笑我畏刀避劍，把主

意拿定，一伸手山打脇下製出太阿寶劍，幌銀髯叫了一聲阿賢弟，暫且退下，宋品來也，說着話老人宋擺寶劍往前一踪，何立何乃中裏裹一刀，熱步擰腰躲到了外面，左手背刀右手撕髯留神觀看，宋文元擺手中寶劍一語未發，撲奔和尚面前舉劍招定和向頭上便擊，和尚一看劍到了，用手中的墨骨鞭一搭，將身一閃，够奔宋文元右手腕子，宋文元趕緊回手撤劍，往前一上步寶劍擦陰够奔和尚小腹扎來，和尚倒步抽身躲過接架相還，這二位動手比以前那兩個人更高一點兒，可見得三俠之中，就屬鎮東方他的武術高，跟和尚動手能够支持十五六個照面，他們動手在影勢前站着的南俠北俠鎮東俠，米良，米瑞，方奎，牛鳳，花四爺，花純，大家觀看，無不讚嘆，可惜偏聽不肖弟子一面之辭，致惹起羣俠反對，此時侯杰自己在旁邊暗自讚嘆，自自有心命鬥和尚，自揣本領不如，若不出頭怎的起三俠，侯二爺又一想，倒不如趕上前去，與和尚動手，就是叫和尚把我打死，能笑我名在人不在，不叫

我在名頭壞。二爺把主意拿定，把手中雙缺一擺，說道，老哥哥劍術果然高明，慧斌你不要逞強侯杰來也，說話光景，擺缺在前一竄，宋文元聽見只得把寶劍一掣，熱步踪出圈外，擺銀髯單看二爺的舉動，就見侯二爺擺手中雙缺，抖丹田一聲吶喊，說道，慧斌你作事傷天害理，既然被王老俠將你治服，你就當說八寶蓮花露，那才算對，不但不現八寶蓮花露，還要仰仗掌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蠻橫無理，今天也非是侯杰說句大話，我要與你死相拚，把話說完，擺手中雙缺往前一蹤，够奔和尚

的胸前便扎，和尚一閃不由得暗笑，這才應了俗語，運來人欺鬼，時衰鬼欺人，侯杰你不過是微末之技，也敢前來會我，和尚看二爺的亮銀雙缺已到，往旁邊一躲，抖手中軍刃，招走下盤，够奔二爺兩條腿上打來，侯爺早地拔葱往上一縱，那知和尚回鞭正搭侯爺左腿，想躲那焉得能够，翻身栽倒，和尚把鞭一掣面目往下一沉，面門上這條肉亂幌，把墨骨鞭一舉，要把侯二爺結果性命，伸手趕奔鎮東

鎮東俠交朋友血心熱胆，大家豈能袖手旁觀，各掣軍刃南俠製巨闕寶劍，北俠製幌轆，米良米瑞弟兄

二人，每人手中一口刀，神槍花四爺手中一條槍，英純擺一對鹿角棒，魯雲雙方奎等，如蜂似蟻，喧喊連天，齊聲喝喊一擁而上，此時和尚雖然說有意候侯杰結果性命，一聽後面聲若鼎沸，回頭觀看，羣俠齊上，他趕緊把鞭一橫，此時侯二爺雙手按地，站起身形，拾起他那一對亮銀雙劍，心中突突亂跳，暗含着心中思想，這真叫玄，若非我的兄長率領羣俠，上前救護，焉有我的性命，二爺感同宋品，馬奎，何乃中，各持軍刃也趕緊前去，擋住和尚的去路，此時慧斌他也看的明白，各位俠客亮軍刀，寶器頗多，倘若是我一時顧及不到，三拳難敵四手，他的人多我只一人，豈不成了他等的侵害，和尚相到這裏，擎着墨骨鞭斜目觀看山門裡，他埋伏的黑龍道長那二十名弟子，每人手中一條香沙搖魂袋，和尚望見那山門裏面的二十個人，全都在那裡吞頭縮頸，不敢擅自出廟，靜候和尚的吩咐，和尚擺着山門裡面念了一聲彌陀佛，連連的把手中鞭一擺，他們預先定下的暗號，只要和尚念完了佛，就一擺，這二十個人各擎搖魂袋，往外就闖，這二十人如狼似虎，由打山門裏闖至在外面，各把搖魂袋這麼一擺，站在上風頭衝着各位老俠這麼一抖，撲撲由打裏面往外冒黃烟，和尚看着心中喜悅，別看你們各位俠客武術高強，你們也避不了香沙搖魂袋，和尚在未曾出廟之先，早已把解藥聞好，單等把衆俠薰倒之後，寶刀寶劍全都拾起來，然後深深刨坑把你們一埋，到了那時我看你們能爲上三拜去了，和尚將然想到這裡，就見二十人的搖魂袋緊抖黃烟亂冒，就是有一樣，各位俠客置之不理，和尚一看不由得一怔，暗含着思想，要憑黑龍觀的黑龍道長韓玄教，他所傳的薰香蒙汗藥，就得稱爲一絕，如果要是沒有他的解藥他們焉能敵得住，書中代言，怎麼會各位俠客他們聞見香味，他就會不敵下，這個情理在那裡呢，只皆因少劍客花純，夜盜孟勞刀行刺雙鋼掌刀斬多媚娘，他由打那裏得了兩瓶子藥來，一瓶子薰藥一瓶子解藥，花純可就帶在了兜中，等着今天來至在玉皇頂，他就對着各位俠客說明，今日所來各位俠客，全都知有黑龍道長的搖魂袋，來時早已聞了解藥，此時在場的衆位羣俠，就連侯二俠跟三俠，全都聞了，就是這一位千古王老俠連老人家因爲跟和尚動着手沒聞，封鞭之後馬爺跟

和尚動手，趁着這個空兒，也叫王老俠聞下一點兒，頂倒這個時候，二十名弟子各抖搖魂袋，羣俠全都解藥故爾不懼，這二十多名徒弟施展搖魂袋不能成功，和尚就趁一怔，隨着念了一聲彌陀佛，准知道自已今天要不現八寶蓮花露，羣俠協力相攻，難保性命，若不然就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這一走不大要緊，可惜我數十餘年創立的古刹玉皇頂，清靜禪林，那說算歸於他人所有，和尚一看把心一橫，暫時之間捨了玉皇頂，日後有了相當的機會，再爲報復不晚，和尚把手中鞭一幌，抹身就走，後面的羣俠那肯相容，各舉軍刃在後就追，在影壁前籤籬以內年邁蒼蒼的老英雄石鐸石金聲，雖然說身帶重傷，躺在籤籬裏，看見這一場羣俠會伯生，十古王老俠一條十三節人骨鞭將和尚打倒，老人家看着喜悅，回頭向着旁邊的雲母叫了一聲王環萬芳，我以爲今生今世沒有人能够贏的了慧斌，到如代羣俠至此，他也有今天，這人家一陣哈哈大笑，此時各位俠客全都追下和尚去了，米良采瑞哥兒兩個可沒敢動，皆因此處有兩個帶傷的，石金聲師徒三人，忠勇義士古鎮北，他們哥兒兩個看着，衆人追將下來，和尚在頭前，衆人從後追，和尚正然往前走，猛然間兩旁邊武汎官軍喊殺連天，千萬別放走了和尚，慧斌手中擎着一條十二節墨骨鞭，對着衆官軍虎視眈眈，回頭觀看哼了一聲，別看和尚到了這般地步，他還弄不起這一千的衆人，在場的官兵他們可不知道慧斌的厲害，他們每人手中擎着軍刃，狐假虎威往上一圍，他們覺着大家贏一個和尚，那算什麼，他那裏知道和尚的厲害，將然往上一圍，就見慧斌手中軍刃一擺，顛着掃敗葉這一招不大要緊，官兵就死了十幾個，和尚用手點指，爾等不怕死只管前來，今天送僧我是大開殺戒，那些個不知道死的官兵，還要往上圍，王十古老俠高聲斷喝，爾等少往前進，如果向前小心你們的頭顱，這一聲不要緊，可就將衆人的醒提起來了，官兵往兩旁邊一閃，當中閃出一條小道，和尚趁着這個機會，一擺手中的墨骨鞭抹身就走，在後面羣俠相追，高聲斷喝慧斌今天我看你往那廂逃走，倒不如現出蓮花露，還可以保你項上的人頭，這句話說着不算什麼，最真正的是句句實言，和尚真要是知時達務，現出了蓮花露，不但說能保不他項上的人頭，從此

還可以跟這一干俠客聯合爲伍，也不枉人稱他爲赤胆俠，此時他不但說不聽，反倒氣勢洶湧，把手中一鞭一橫，回頭看着衆位俠客哼了一聲，看不起一千的羣俠，這個地方就叫一着棋下錯，滿盤全算空，和尚雖然滿心怒氣，無奈義俠多不敢對戰，和尚把身形一幌，仍然往後山行走，正然走着，天色也就在午錯，和尚回頭看了看後面的羣雄，以及武汎官軍，相離他約有十數丈遠，皆因他們是道路不熟，和尚正然往前走，猛然間就聽對面喊聲連天，來的人位不少，但見所來的約有三五百位年歲不一，在頭前走的這一位髮似三冬雪，髯髯九秋霜，皺紋堆疊白髮蒼蒼，身穿綿綢褲褂，外罩米色綢子大褂，腰繫杏黃絨繩，腳底下穿着一雙大紅緞子的朱履，上面用青緞子挖出來的大雲，左胳膊把衣袖脫下來，掖在腰間，手中擎着一口刀，高聲說道：慧斌我看你往那裏走，慧斌留神觀看者非是別人，正是北風莊的九頭風金奎，書中代言，金老日外，這是由打那裡來，只皆因古鎮北大關壽堂之後，心想我要到金鳳山古刺玉皇頂，面見和尚，叫他獻出蓮花露，醫救欽差固是我輩道義所當爲，可有一樣兒，我已差撒請來天下的羣俠，前來給我上壽，我焉能拋棄他等够奔金鳳山，到那時豈不叫大衆說我待友不週，我打算再過一天把這壽事辦完了，所有的親友全都送走，再到金鳳山不遲，又誰知來了這麼個要命的兄弟古鎮北，大門壽堂，此時我可就說不上不算來了，把所有的情由跟大衆羣俠說明，有願意隨我前去的，跟我到金鳳山，不願跟隨的我也不多勸，反正壽事我也不辦了，老人家將然把主意拿定，就讓手下人在旁邊叫老員外爺，今天好容易趕到你這麼個好日子，你幹什麼生這麼大氣呢，再者說你老這麼大的歲數，倘若有個一差二錯，倒顯着多有不便，倒不如我們大家把壽堂仍然收拾齊備，還是歡歡喜喜把你這一天好日子過了，有什麼事明天再說，不但手下人勸，就連在場的羣雄都說，這話倒對，別因爲這麼點兒事把你的好日子攪了，雖然說壽日年年有，百歲最難逢，要是因此全給攪了，倒顯着不對，九頭風金奎聞聽，叫了一聲諸位，你們有所不知，只要是古鎮北他隻身一人奔往古刺玉皇頂，這還不算什麼，皆因南北雙俠鎮東俠，天下的俠客全都找到了金鳳山，真要是天下俠客能

够贏的了和尚，得出了蓮花露，那還不用說，真要是羣俠不是和尚的對手，慧斌意狠心毒，各位俠客焉有命在，到了那個時候，各位俠客倘有不測，我金奎在家中安然作我的百歲整壽，置若罔聞，豈不叫天下英雄呪罵於我，我也算違背了天職，在場羣雄你們大家要是捧我的話，願意同去的我也不攔，不願意去的我也不怪，咱們大家够奔金龍山給各位俠客以作後援，可不知道你們衆位意下如何，衆羣正俠一聽說道，老人家你這個意思也算不錯，既然如此，我們大家收拾齊畢了，跟你一同够奔金鳳山就是了，老人家驢道這裏，把自己衣服收拾收拾，他老人家一着急把左臂膀衣袖退下來，露着胳膊脅下懸刀，大家一個個都用絨繩勒好了十字絆，揸上了軍刃，跟隨老人家金奎大家一同够奔金鳳山，出離了北風莊順着大道往前走，他們可是走的後山坡，順着山坡上山，老人家在頭前率領，後面羣英雄殺連天，正然往前走，老人家金奎一看果然不錯，就見和尚慧斌，手中擎鞭往前走，金爺山打肋下撒刀，幌動銀髻，用手點指，叫了一聲慧斌，高僧往那廂去，聽人傳言，高僧一時方寸不靈，縱徒行凶用濁目香傷着年欽差，那倒不怨高僧，皆因你粗心大意，出於失意，今日金奎到此，也並沒有別的事，不過求高僧現出蓮花露醫治欽差的目疾，頭一節欽差老大人感激高僧，再者說天下俠客也不至與高僧發生惡感，這個話這麼說吧，金奎與高僧算是挨着的近鄰，由打我這裏說，只要高僧現出蓮花露，我見着這一千的俠客，叫他們把我帶到欽差老大人的面前，我苦苦哀求，絕不至叫高僧從中受累，可不知道你肯賞給老朽這一分全臉否，高僧若仰仗手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蔑視天下的羣雄，那就休怨金奎無禮了，和尚把鞭一擺，眉毛一皺，念了一聲佛號，順着鼻子連着哼了好幾聲，心中暗想這叫運來人欺鬼，時衰鬼欺人，金奎尚且罷了，最可恨他身背後這一羣孤羣狗黨，也要跟老僧爲難，居然就敢擎軍刃殺上前來，和尚想到這裡，把手中鞭一擺，叫了一聲金奎，你帶領羣雄擋路，只要若贏的了

我手中這條鞭，還別說是要蓮花露，就是要老僧項上的人頭，任爾自取，這句話尙未說完，在老人家金奎身後腦了幾位，非是別人，正是紅桃山的袁氏八猴，藍面猴袁天江，金睛猴袁天海，登山猴袁天

志，越嶺猴袁天蕩，竄山猴袁天有，跳澗猴袁天洪，多水猴袁天生，鹿耳猴袁天亮，這是紅桃山的八猴，弟兄八個看着和尚這樣有些不忿，抖丹田一聲吶喊，口中說道，和尚，你怎麼這樣不知時達務，死在目前尚且不知，今天我看你往那裡走，現有袁氏兄弟在此，要結果你的性命，把話說完，各擎軍刃往上一竄，和尚一看緊皺雙目，二目圓翻，不由得心中有氣，暗道成了名的俠客，在我的面前尚且不能取勝，像你們弟兄不過是估山爲王，落草爲寇小小的強賊，也敢在我的面前發威，老僧在前山業已打死無數的官軍，已然覈算大開殺戒，今天倒不如將這些個小輩結果性命，以出我胸中的惡氣，和尚的惡念一動，不大許緊，才招惹的大禍臨頭，和尚想到這裡，念了一聲佛號，一看袁氏弟兄各持正軍刃够奔自己圍圍來，和尚把十三節墨骨鞭，衝着登山猴一抖，鞭穗子就在面門前一幌，就聽吧又一聲了不的了，就登出猴的面門砸塌，當時撒手扔軍刃死屍栽倒，說時遲那時快，把手中的墨骨鞭一擺，用了個倒封金錢，反臂就是一鞭，正打在藍面猴的頭頂，花紅腦髓昏崩，死屍翻身栽倒，說時遲那時快，眨眼之間袁氏弟兄各個亡命，死屍橫躺整臥栽在了埃塵，和尚把手中的鞭一擺，念了一聲彌陀佛，面前那條山突突風動，手擎軍刃他那個意思打算要够奔後山逃走，此時人羣之中，腦了老人家金奎，看着這般光景，心中難過，暗想道袁氏弟兄他們是前來給我做壽，不承想他們會死在了金風山，若非我率領羣在此，他們弟兄怎麼會亡命，遂把手中寶刀一擺，叫了一聲慈悲，你既然稱爲你膽俠，爲何意狠心毒，袁氏弟兄雖海一擁向前，他們也是盡義務天職，常言有句話，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既然你身爲俠客，難道說你連忠義兩個字分不出來嗎，今天以強壓弱，憑你身上的武術要壓倒羣雄，現有金奎在此，我豁出我這條老命，也不能任惡人逞凶，說着話他老人家一擺手中的寶刀，往前一竄裹手一刀，够奔和尚頂梁往下就剝，和尚一看刀到了，把身形往後一閃，用手中的墨骨鞭在老人家的腕子上一帶，金奎趕緊把刀撤回來，裏腦纏頭就是一刀，和尚縮頸藏頭，往下一矮身，手中鞭一抖，招走下盤用的是枯樹盤根，照定老人家雙腿便打，金奎趕緊早地拔葱往起一躲，擺手中刀接



架杙還，別看金爺年近百歲，精神抖擻業超羣，這口刀上下飛騰，住了雙劍，和尚的鞭繞住了金奎，這兩個個人動手真稱得起棋逢對手，匠遇良材，和尚動着手心中暗道：金奎不枉人稱俠客，可惜老了，若在壯年，真是我一個勁敵，兩個人動手約在二十個照面。老人家可就這點力不能支，倒不是武術不濟，皆因他年紀老了，再者說金爺這個人他跟別位不一樣，在二十年前歸隱家中納福，輕易談不到正武學，今日一展之間動手當然就得差點兒，此時由金奎帶來這一千羣雄足有二百多名，從中就有精明強幹的，大家一看老人家力不能支，真要是等老人家輸了招，和尚意狠心毒，他焉能保全金老俠的性命，倒不如咱們這三百人各帶軍刃，一擁齊上，該着河裡死井裡淹不死，如果該當打在和尚手內，那也算命定，衆人齊聲喝喊，大家別怵着啦，別放走了和尚，倒不如大家各自亮軍刃把和尚亂刀分屍，與天地之間除此人害，這句話不大要緊，羣雄俱都各擺軍刃向前一圍，不顧性命往上闖，和尚一看不得了，他把手中鞭指東打西，眨眼之間，就在羣雄之中，打死了二十多位，鮮血濺滿了和尚的僧袍，和尚的拂塵也丟了，面貌狼藉，狼狽不堪，打出來一條血胡同。和尚抹身身後山便逃，這下身形兩腿如飛，走够多時回頭觀看，後面追趕的人離着太遠了，念了一聲彌陀佛，找了一塊大石踉身踪到上面，扎撒膀臂登高一望，此時正在紅日西斜，夕陽如火，照着他那一座古刹玉皇頂，黃澄澄的廟脊，被日光照得發出一種慘淡之色，和尚看着心中難過，長嘆了一口氣，老僧心術一時不良，怕護高飛把技數百年清淨禪林，一旦之間，變成了殺人的戰場，老僧此時無有立足之地，這就叫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此時我應當怎樣，想到此處，和尚心中難過，遂順着山崖撲奔後山，走了工夫不大，城々天色已黑，不住的冷風陣陣，抬頭觀看，滿天浮雲，和尚心中一想，你看陰雲四布，濃雲遮天，天將欲雨，忽然一陣暴風直颺得萬樹搖頭長林作响，風聲之中，隱隱於人高聲喊叫，聲音悲悲慘慘，相似女子連喊救人，和尚聽到這裏，心中暗想，像出家人應當是慈悲爲本，既然聽見有人呼救，就應起奔前去，去看個明白，又一想且住，金鳳山老僧住居多年，四外裏曠野荒郊，少見人烟只有廟堂，深林之處那

裏來得婦人呢，和尚聽到這裏，只可順着聲音慢慢往前先，工夫不大，看見前面一片的蘆塘，四外裏樹木參雜，密密的圍繞，和尚留神細看，在蘆塘邊小道旁倒臥着一個女子，看年紀約有二十歲，斜臥香軀，下身穿葱綠的中衣，白襪子露着大紅的弓鞋，上身穿着一件粉紅色的汗衫，大襟頭的鈕扣都未扣在下面搭拉着，露着粉嫩嫩的白肉，帶着大紅綢子兜肚，赤金的兜肚鉤，面若桃花，兩道細肩斜灣，二目亞似秋水一般，烏黑的髮髻，高挽美人揪，一雙元寶耳朵，墜着嵌珠的掛環，斜臥着香軀，口口聲聲呼救人，那個聲音透出來嬌嫩嫩悲不可言。和尚看到這裏，站住了脚步念了一聲佛號，就聽那個女子向着和尚說道：大師傅你多慈悲吧，小女子身逢大難，堪♀性命不保，你老人家身為出家之人，正以慈悲為本，善念為門，你打救打救我吧，和尚聞聽問道，你這個女子，家住那裏姓字名誰，因何倒臥在此，那個女子說道，小女子姓王，就在金鳳山下坡金家莊的人氏，我有一個兄長，他在金鳳山的後山有個小土地廟裡面當和尚，我跟着我的老爹爹騎着一匹毛驢，帶着一個大包袱，包袱裏面有僧表僧帽僧鞋僧襪，全都是出家人所穿的東西，我豈隨我的爹爹一來看我的兄長，二來就是給我哥哥送東西，不承想家門不幸，中途路上遇見了強人，把我老爹由打毛驢上面，一把攆將下來，此時生死不知，小女子倒臥埃塵盼父不見，欲要隻身行走，怎奈兩足疼痛，今天遇見老和尚你哪，就打救打救我吧，和尚聽道這裏，二眸子一轉念了一聲彌陀佛，此時一陣心中迷亂，自己暗想，我既已與年致差為對，我就算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倒不如携着這個女子，遠避他鄉以樂晚年，想到這裡險如燒，自己以掌擊額，不如得暗說不好，我自七歲入廟練藝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歲，從來心中未嘗起過邪念，這一次因何心腸改變，邪念頓萌，真正是叫我自已莫明其妙，如此來看，禍無雙至，禍不單行，惡僧身為俠客，住持玉皇頂，三尺幼女不准入廟，今日見着這個女子二目流盼，立時情動，此地不可久居，倘若遲延時刻，方寸一亂招惹無量的罪孽，想到此處，念了一聲佛號，一幌身頓着竹林奔着小道往前走下去了，此時的天色就算掌上燈了，和尚往前行走，抬頭觀看，眼前一帶長林，和尚

抹身顯着盤山小道往前行走走不多遠，就見前面有一匹小驢，在小驢上駛着一個大包伏，四外並無一人，和尚一看心中思索不問可知，這頭驢馱着這個包伏，當然是那個女子的父親所騎的驢，既然是遇見了強人，怎麼人不見人，包伏還在這裏實在叫我心中納悶，倒不如找把包伏打開，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和尚想到這想，走上前去伸手，包伏由打驢背上取下來，打開蘇花蝴蝶扣留神觀看，和尚不由得心中喜悅，原來裏面是僧衣僧帽僧鞋僧襪，一柄拂塵額外還有紋銀二十兩，和尚心中暗想我此時身上的衣服，與他們當場動手血跡濺滿了襟袖，他這裏有套衣服待我試試大小如何，想到這裡一伸手先把僧帽拿起來往頭上一戴，你說也巧正合適，遂又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把這件僧袍穿在身上，不長不短不肥不瘦，將將合體，有一根杏黃絨繩也紮至在腰間，還有開口僧鞋一雙，高腰白襪一對，把自己的脫下，穿了穿長短合足，然後又把二十兩紋銀拿起來帶至在腰間，拿起來拂塵，心中喜悅，要是這麼看起來我悲賦還不至於命途絕地，到如今真有這般湊巧，衣服換好，還有二十兩路費，從此海走天涯，他將換下來的舊衣服跟這一匹毛驢他全都不管，他這才邁步順着盤山小道往前行走，走了好半天才走出了長林，抬頭觀看天色，三星微露時在初鼓，和尚緊皺雙眉，二當圓翻猛聽得暴風陣陣，風似牛吼，直吹得長林內樹葉刷刷亂響，黑暗暗好不怕人，順着風聲聽來的聲音連喊救人哪救人哪，和尚一聽不由得納悶，順着風音往前走，走了工夫不大，就見兩旁都是泥水，當中一條小道，在小道上橫臥一個人，雖然說時逢夏令，他還穿着一身綿褲綿襖，滿身的泥水。一臉的淤泥，小辮都起了樓子啦，亂蓬蓬臥至在道上悲悲慘慘喊救人哪救人哪，和尚用手拂塵一指，叫了一聲這個老頭兒，因何你臥在泥水之中，被什麼人所害，要你明言，不要你害怕，老頭兒一聲說道，這位大師傅，您就多方便吧，只因我有个兒子，在後山土地廟當和尚，我今天帶着子女騎着一匹毛驢，帶着一個包伏，包伏裡面僧衣僧帽僧鞋僧襪，一柄拂塵紋銀二十兩，我這是給我兒子送去的，不承想中途路上遇見強人，將我父女衝散，把我扔在泥水之中，毛驢包伏也不知落在那裏，大師傅你來了，我的兒子是

個和尚，你也是和尚，看在同道的面上，救護救護我們父女吧，和尚聽到這裏不由得心中思想，我這一身脫下來，完全給他，你說給我我又沒有衣服遮體怎麼能够逃遁，我這條命全在這一身衣服上了，想到這裏說道，老朋友出家人本當大發慈悲，怎奈我有要事在身，不敢在此久停，我要去也，沒別的老朋友你還得往旁邊閃一閃，叫老僧過去。老頭兒在泥水之中小道上躺着，一聽和尚所說這片話，不由得心中有氣，用手點指叫道一聲和尚，我這麼大年紀，到了這般田地，你還欽辱我，你是出家人，你就應當救救我，不敢我我也不惱，我是年老身衰四肢無力，你就應當把我扶出泥水之中，這才鼻對呢，你不但不管，你還叫我們道躲開，由打我這裏走，天到這般時候，曠野荒邪誰來救我，我這條老命不要了，我就是不躲，你要有法子把我置於死地，你就算成全我了，和尚一聽雙眉一皺，用十指說道，老頭兒你這麼大年紀，說話好生無禮，和尚說着話心中着急，恐怕後面一千俠客相追，真要是把他追上，與他當場動手，多有不便，和尚奔走的心急，他邁步往前緊走，來至在老頭兒近前說道，老朋友我叫你走你不走，和尚說着話縱將過去，方一抬腿老頭兒一看，跟着雙手一按地，站起身形叫了一聲慧斌，好生大胆，你看我是誰，說着話站起身露出本來面目，慧斌一看口念佛號，一看老頭兒的動作不覺大大生疑，莫非是我四師叔嗎，書中代言，老者是誰乃是珍珠佛董瑞，慧斌一看暗道，天下俠客跟我動手，也不是我蔑視羣雄。我是一概全不怕，惟獨我這位四師叔，他老人家身為俠客技藝高強，他老人家要反了目，我焉能够走脫的了，趁着此時我再要遲延，想走萬難，和尚將然思索至此，就聽後面一陣大亂，叫了一聲慧斌，事已至此，上設天羅下非地網，你要想脫逃那焉得能够，和尚回頭觀看，迎着面就是三俠，正當中鎮東方宋文元，上垂首鎮四方馬龍元，下垂首就是雲中俠何乃中，後面跟着一輪明月照九州長手白猿候敬山，二俠背後就是南俠，北俠，鎮東俠，自己兄長方奎和符雲叟，一千羣俠各擎着軍刀喊殺連天，追趕和尚，和尚回頭觀看，他一見這般光景，准知道三寨難敵四手，還是走爲上策，把主意拿妥，念了一聲彌陀佛，矮身形順着盤山小道那個意思，要施展夜行術

往前行走，後面羣俠，音相容，在後面緊緊追趕。天可不早了，此時天已黑了，滿天星斗，一輪明月，懸於空中，和尚往前行走，好容易才走過了這一帶長林，和尚抬頭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面前露出石碼上面變着描僧道字。和尚一看心中害怕，他想自古名將都怕犯地名，就漢靈王元，魏鳳雛先生死在漢風波，何況今人是，和尚想到這裏所以害怕，前面一帶土坡，過了土坡就是山神廟，順着後山坡他可以知道他的，和尚此時心急似箭，他又怕後面羣俠把他追下，故此他腳下如飛，他那個思想要趕緊越過土坡，馬到到土坡上面，回頭觀看，他那個意思打算回頭看看各位俠客，離他還有多少，一方面看，一方面下土坡，將一抬腿，就覺着有人攔住他的腿腕子，用手一摩索他的破膝蓋，倒過手來，按和尚的腿腕子，這是給和尚來了個出其不意，真要是他早有防備，和尚也不在乎，這乃是冷不防和尚不是不防，可也上不了這個當，今天被人一擄腿腕立不穩，翻身栽倒，不等和尚用鯉魚打挺的工夫，一伸手攔住他的脖子，擄住了雙腿，丹田用力往上一舉，把這廢大的慧斌高高舉起，和尚連朝天心申禱，暗想這慧斌我慧斌在外面闖蕩江湖，自幼以來未曾遇見過敵手，外號人稱赤膽俠，不承想今天我竟遇着這高舉起，我這叫時衰運敗之日臨頭，想到這裏和尚頓頭觀看，看看擒我之人他是那位，不問可知，一定是一位劍客，然不然他也擒不住我，和尚往下面觀看，但只見在土坡上站着兩個人，雙手攔住自己，中等的身材細腰紫背雙眉抱攏，猿背蜂腰，身上穿上黃布的褲褂，白骨頭錮子方大襟，高腰錮子兩只酒鞋，外罩藍布大褂，又肥又大，腰裏頭掖着一塊大湯布，往臉上觀看，紫銅頭劍臉面劍眉虎目，精神飽滿，二目神光炯炯，亞賽過兩盞燈英氣勃勃，慧斌一看非是別人，正是鎮八方紫面龐器俠童林童海川，書中代言，他這是由打那裏來，只皆因二俠客率領着三俠夜探金鳳山，誤走山神廟，姜達姜木初老劍客，寫了一封書信，叫二俠客交給童海川，童林打開書信觀看，看明白了稟明欲差，他才把所有的事妥置齊畢，囑咐小弟兒們保護大人，童林不到定更天，由打公館起身，候至金鳳山，順着後山來到山神廟，到了裏面拜見三位劍客，從中就是姜木初，張鴻鈞，董

瑞、童林走上前去給三位劍客行禮，要說童林他可不認得董瑞跟姜爺，他不過是只認得他師祖張爺，

只因他時候二爺說過，在山神廟遇見各位劍客，他今天這麼一揣摩不問可知，這一位年邁蒼蒼的出家

人，一定是碧目金睛佛姜爺，一驗小肉椎兒的這一位當然就是珍珠佛董爺了。童林趕上前去說道，三

位劍客在上，徒孫童林給三位師祖磕頭，就見張爺用手一指叫了一聲師哥師弟，這就是我時常跟你

說的，尙道源何道明他們二人收的弟子名叫童林，這個孩兒生來的秉性豪俠，且義勇爲，真我門戶之

中後起之秀也，就見當中的和尚口念彌陀佛，叫了一聲童林起來，童林站起身形在旁邊垂手侍立，姜

爺用手一指童林我來問你，比如說慧斌他要是當場被獲遭擒，你應當如何發落，童林說道，慧斌倘若

被獲，只要他現出八寶蓮花露，把欽差大人的目疾治痊，是童林在大人面前竭力保全，准保與他人無

干，不過罪在高飛，各位劍客聞聽童林此話，把未當中這一位姜爺喜得哈哈大笑，叫了一聲童林，別

看你人年青，你的心地到寬仁大度，這個話是這麼說，既然身爲俠客，那一個也不敢違背義務天職，

還慢說是慧斌，就是你我如果錯走俠義的正道，天下劍俠反對也難免頂上菜刀，慧斌他既然縱弟子違

圖法，就違背天職，不用你們衆人出頭，有我弟兄三人，我們應當遵守我師哥他老人家的遺言，應當

捕獲慧斌證明其罪，將他結果性命，皆因我們戶之中，沒有身披國法刀斧加身之人，如果這麼一來，

與我門戶不利，由打他行兇的那一天，有我的弟子胡林，給他師叔張鴻鈞赴信，轉請來的董爺與老僧

我，我你來到山神廟夜入玉皇頂，暗中監視慧斌的動作，如果他要自己覺悟，身帶蓮花露够奔公館，

自行投首請罪，我等決不過子責備，今他不但不這麼辦，反倒請黑龍觀的住持黑龍長老。此人素以發

賣薰香蒙汗藥爲能事，帶領弟子結黨成羣，抵抗天下的俠客，這就算他獲罪有天，罪不容赦，故爾我

等弟兄計議，才修寫一封書信，叫候杰帶至公館面交於你。既然是你來了，你仗大義不肯置慧斌於死

地，這就叫關乎本門戶中的義氣，他既然袒護弟子，難道說我等弟兄還敢袒護他嗎，這一位姜爺姜本

初，正然跟童林爺兒兩個互相接談，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未一座董爺手拈銀髯道，師哥慧斌他既海

作到這步天地，你我也難伸手挽救，凡事從公辦理，我們有這個主意，我以財色慈這三個字度脫於他。如果說他見義勇爲，非財不取，就算他雖然一步走錯最尚有潔白的天良存在，還能知過必改，你我把他叫到面前申斥一番，從此以後改過前非，可也就是了，我以三度，他應貪的不貪，不應貪的他強爲，那就算是大禍臨頭，你我難以救護，他命該如此了，就是他死在了地府陰曹，都不能憾怨你我弟兄，我說這個話二位師哥請聽，有點兒道理嗎，僧道念佛說道，師弟你我弟兄的心思乃是不約而同，我也是這麼想着呢，我叫胡林到他的玉皇頂寢室之中，得來的僧衣僧帽僧鞋僧襪紮腰的絨繩，就連拂塵一物不缺，包好了一個包伏，老四你必須要這麼這麼去辦，董爺點頭，原來是姜爺早已備辦停妥，毛驢一匹稍馬子，姑娘就是姜爺的親孫女，鋼腸女姜瑞芝，現在山神廟大殿的後面，這位姑娘自幼就跟着祖父他的闖蕩江湖，幼年間喪去父母，跟着老人家習學武術，姜爺把平生的武術十成能耐已傳給六七，此時年歲已近三十，雖然身爲女子，生性不知自己爲女身，已然把話跟祖父說明，終身不嫁，願在江湖掃蕩邪魔，行俠作義，才叫巾幗的丈夫，姜爺跟董爺張爺弟兄三人計議明白，叫這位姑娘扮一個色度，叫姑娘斜臥道旁，打聽慧斌如結跟羣俠論武，力不能支敗走後山，姑娘將他遇着，現出百種風流妖豔引誘於他，他既然七歲入廟練藝四十七年，身爲赤胆俠，當海是見義勇爲，急公好義，他必然要走上前去，細問情由，如果和尚看着可憐必然要設法維持，搜尋他的遺物，找他的老爹爹叫他們父女團聚，和尚這麼辦，那就算對了，只要他有這一急之慈，那就算命不當絕，就能保的住頂上的人頭，如果和尚見着姑娘這般光景，要起邪念，那就不能在談了，當然就是罪不容赦，將他結果性命，懲戒後人，第二條毛驢一頭，包伏一個，紋銀二十兩，此爲財度，出家人六根清淨五蘊皆空，應當拋去殺盜淫妄酒，見財不貪，視如糞土，那才合乎出家人的道理，第三件叫董爺扮作姑娘的老爹爹，就彷彿帶着女兒給他曲尙兒子送衣服，中途被劫被人推在泥水之中，悽慘可憐，如果和尚惜老憐貧，大發惻隱，拯救老人他有一念之善，也當設法保全他的性命，二位師弟及童林，池等大家講想此事如何

。衆人答說老再容說言之甚善，當夜晚景無話，次日清晨，欽人家姜爺首先打發大弟子胡爺够奔前面。玉皇頂，暗中打探慧斌的動作，如果天下羣俠雲集，言語激烈，當場動手，看他們的結果如何，如果各位俠客力不能支，不是慧斌的敵手，你當出頭助他們大家一臂之力，將他制住，如果說各位老俠能够贏的了慧斌，他必然捨身一走，你急速報我等知曉，我當以三度詩他，胡林由山神廟够奔玉皇頂，書中代言，胡林自幼跟隨姜爺學藝多年，後來鎮古俠董爺看看他的乘性與自己相同，又把自己生平比武藝教給胡林十之七八，別看他這麼大年紀，身分不亞劍客，時候不離老師的左右，闖蕩江湖，遍走天下，稱得起叫威名遠震，後來老人家把自己的武藝傳授慧斌，慧斌把藝學全，老人家才圓寂，臨危之時把各位劍客胡林全都呼至在面前，他老人家當着面吩咐，就說我不久人世，我有一件大事，死不瞑目，不過就是慧斌他身上生着個肉角，秉性不準，其性好殺，據我看將來難逃血光之災，倘若日後把道路走錯，天下俠客難以拒敵，叫三位師弟每年到二月中旬聚會在一處，到金鳳山古刹玉皇頂，調查慧斌的動作，這還不算，另外派胡林一年分四季查他四次，如果有了意外的行爲，趕緊給各位到客赴信，要不然這回事胡林這麼掛心呢，皆因遵守遺囑，老人家知他負有此責，故此老劍客派他到前面。玉皇頂探聽慧斌消息，他這才趕緊前往，來至在影壁後，藏住了身形留神觀看，各位俠客各揣軍刃，威風凜凜大家全到，無數的官兵勢若潮水，從中交談的非是別人，正是年邁蒼蒼的王十古，兩個人手中各擎一條鞭，王十古是一條人骨鞭，慧斌是一條墨骨鞭兩個人當場動手，猛然問王十古一鞭把和尚打倒，擰至在廟內，胡林趕緊撤身形往後走，報告各位劍客爺，山神廟姜爺得着此信，暗想道，不承想慧斌竟敗於王十古之手，這才照計而行，姜爺又吩咐胡林叫他二次够奔玉皇頂探看和尚，他若自悟獻出蓮花露，可速給我送信，胡林答應奔前面暗地觀看，那知他不但伏輸，反憑掌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打傷了官軍闖入重圍，紅桃山袁氏八猴，弟兄八人當場亡命，胡爺看着一皺眉暗想道，出家人大開殺戒，真正是自尋死路，各位劍客怎能寬容，胡林暗自嘆惜，遂來報告劍爺說道，老師可了不的



啦，和尚大開殺戒，手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傷人命無數，已然越過長林，够奔後山而來，姜縱聽老客聞聽此言，長嘆一聲，叫了一聲慧斌，你事已至此，老僧難以救護於你，這是你各由自取，這句話還未曾說完，這位姜姑娘回來了，來在劍客爺的面前，叫了一聲爺爺，可了不的了，這個慧斌由打前山，敗至在後面，在竹塘前我臥倒身軀，他徒步前來，我高聲呼救，他果然頓着聲音走了來，到了我的面前盤問一切，我對他老人家囑咐的言語，對他說明，他站在那裏不但不救，臉一發紅，一手驟額，連擊數下，然後面帶慚愧抹身就走，各位老人家請想，不問可知，必然慧斌心中已起邪念，姜爺叫姑娘暫退，打發胡林前去，樹林之中查看毛驢包伏，他可曾拿去，胡林點頭答應一聲，去够了多時，胡林來至在山神廟，見着老劍客爺說道，回稟老師得知，包裹已然被慧斌取走，毛驢尚在那裏未動，我把毛驢帶回來特此報告，話未說完，董爺也回來了，叫了一聲師哥，這可不怨我，我已仁慈度，說出家人應當慈悲爲本，善念爲門，這歷大年紀身臥泥水之中，也應當設法搭救才是，他不但反救以惡言相欺，還有意抬起腿來把我踹在水坑，他這樣意狠心毒，這不是死傷的嗎，我讓過誰呀，要不是着在他是本門戶的關係，我早已手起掌落將他結果了性命，既然有些三度，將慧斌拿住之時，足可置他一死，董爺說完姜爺叫二位師弟，看此光景那可就說不算來了，胡林你跟童林趕緊前去够奔僧嶺，將身形隱在裡面，叫童林在那裏相待，單等和尚到來，伸手捉拿，童林一聽趕緊連擺手，叫了一聲老人家，這個地方童林我可不是客氣，憑武術焉能敵的了慧斌，姜爺微笑，叫了一聲童林別着急，你如此在此節可擒慧斌了，童林聞聽劍客囑咐點頭答應，跟着胡林走出了山神廟，一直够奔僧嶺，將和尚擒住，此時各位俠客俱已趕到，大家觀看，一看原來是童林，各位心中歡喜，就在這般光景，和尚口念佛號，往下面觀看，看看究竟是何人，將自己擒住，不看則可一看非是別人，正是鎮八方紫面峴峩俠，不由得暗自好笑，心說道人要是不走運，凡事全都該着，別人還可童林我跟他夜晚之間，在西風寺月下動手，他焉能够敵的我呢，今天我曾被高高舉起，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

於我，咳別看你把我高高舉起，你又奈我何，和尚搭住童林的腕子，那個意思扣住了寸關尺，用力一捏，不用說是童林，再比他身分高的，也架不住和尚這麼一捏，此時慧斌將然要撈腕子，童林暗說不好，只要他撈住我的手腕，和尚的工夫比我高的多，我若要受他的暗算，就在這麼個工夫，猛然間就聽有人讓，叫了一英慧斌，你還要怎樣，我想是了也就是了，和尚順着聲音，用眼觀看答言的非是別人，正是兄長天下第一傑方奎方柏林，和尚一看是大哥，那就算是無法，把手一舉二目一合，任憑他你擺布，童林可算是個有身分人，既然把和尚高高舉起，這個臉可就露足了，單等和尚把臉變了，雍倒多有不便，趕緊把和尚輕輕往地下一放，雙手抱着樂嘻嘻的說道，這是怎麼說道，和尚一看童林滿面和顏悅色，和尚不如得讚嘆，童林年紀不道三句來往，受他老師的所傳，卯葉綿絲磨身掌，在外面漂落江湖不過數年的光景，得了個鎮八方紫面峴崙俠到處皆聞，像我慧斌武術比童林總算高的多，到如今只落得這般光景，和尚正然想着，猛然間就聽有人念了一聲彌陀佛，緊跟着一聲無量佛，和尚聽着這個聲音未免一怔，抬頭觀看，面前站着三位，姜瑜張爺董爺，和尚一看心說不好，我這三位帥叔一時之間來不到，怎麼會今天他們老三位也在這裡，和尚一面想着，雙手合掌往前搶步，將身形跪倒，口稱三位帥叔在上，弟子慧斌給三位帥叔磕頭，你別看和尚方才在山門前跟羣俠動手，凶似過瘟神，到而今和尚亞賽綿羊的一般跪倒磕頭，給各位劍客行禮，站着的三位劍客把身一閃，叫了一站慧斌免禮，當中姜爺衝着胡林一擺手叫他够奔山神廟取出三個踪團，胡林點頭答應，去了工夫不大，把三個踪團取來，三位劍客爺將身形坐在棕團上面，衆位俠客站在兩旁邊，胡林童林兩個人站在三位劍客爺身後，和尚跪在面前，天已然有三更過，陰雲已開，朦朧的月色，此時透着光明，正當中這一位姜爺用手一指叫了一蠻慧斌，你既出家摩頂受戒，皈依三寶，就拿我姜爺跟你比，武術不說身分也不表，單說出家的這一道連我都不如你，我是半路出家，皆因是看破塵情，削髮爲僧，濟困扶危，以修來生的善緣，像你六根清淨，七歲入廟，練藝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歲，在江湖闖下了愛闖金蛟雙鋼

### 雍 正 劍 俠 圖 集 四 十 第

掌赤胆俠，威名遠震，像你就應當知足，不但不知足還要憑手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要把天下的俠客俱都戰敗，壓倒了一切，出家人不許奪贏鬪勝，到而今禍到臨頭也是你自取，你的弟子高飛，只皆因一念的私仇，暗用濁目香濁傷飲差的二目，此種非法的行爲，你既然知道，你就應當將他拿獲，解至公館，叫差差按律治罪，你不但捉拿，反倒袒護於他，到如今你落到這般光景，真爲可惜，你我皆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國家王法雖嚴，可是無法處治你我出家人，可有一件，別看國法脫開，你我出家人有一千二百條僧家戒律，必要秉正心理，不准越理胡爲，如果犯了僧家戒律一那乃自取其死，想當初汝之老師，傳授你技藝，一條十三節墨骨鞭，所有的招數，傾囊相贈一招未留，不過是叫你成名露臉按續相傳，一代一代作永遠的紀念，到如今你收弟子賢愚不分，所傳非人，就算你藝博匪人身担罪名，想當初你老師在山神廟夜靜更深，老人家圓寂，臨終時，囑咐我們弟兄三人，常常的調查於你，到如今事已至此，我等弟兄也難也救護，慧斌你可自知其罪嗎，慧斌聽能老老刺客這一片言語，不由得如夢方覺心裏後怕，暗自思索，彌陀佛我以為袒護，我的弟子賭鬥羣俠，就讓我各位師叔知道，也不過叫至在面前申斥一番，到如今不但不申斥，連大言都不加，如此說來，一定是罪大滔極，我的性命難保，和尙想到這裏心中難過，不由得淚如雨下，准知道各位師叔身爲劍客，仗大義作事不袒不偏，別看我袒護我的弟子身犯重罪，我的師叔絕不袒護於我，和尙止然心中難過，猛然間就聽未一坐的董瑞一理領下的髻，叫了一聲慧斌，事已至此，你叫我們怎麼着，這才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我知道你的大罪有三，當面說出來，你要點頭認罪，按一千二百條僧家戒律，處你於死地，可休怨我董瑞無情，慧斌一聽跪至在埃塵，向上磕頭道，師叔不知弟子身犯那三罪，求師叔指教，董爺聞聽一笑，叫了一聲慧斌，我先不問你別的，出家人身入空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你當然明白，你既然柔弱女子，身臥在身旁高聲呼救，你就應當記法拯救，方不愧爲山家人的善念，誰知你不但救反起邪念以拳擊額，此一罪也，和尙聞聽不由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暗中思索，心

說道我自己這就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老僧自從打七歲人廟，邪念止嘗一動，今天活該我命逢絕地，無形之中邪念頓生，不問可知，方才那一個女子，一定也是各位劍客預備下的幻景，要引誘於我，要不然他老人家焉能够知曉，和尚想到這裏無法，只是兩淚交流向上磕頭，口口聲聲叫道師叔，弟子知罪。望求師叔開脫，董爺聽到這裏一擺手叫了一聲慧斌，你走至在樹林有一匹毛驢，上面驮着包袱，裏面包着僧人的衣履，以及紋銀二十兩，你取出衣服穿在身上，適方才你見着女子之時，也曾說話對你說明，你准知道是人家老父弱女遺失之物，你不思物還本主，銀兩衣履全都穿帶齊畢，你這就叫乘人之危，妄取人家的財物，道是俠客所應爲的嗎，今天我說話跟你說明，你乃是身入迷途，失了知覺，你看看那個衣服是那裏來的，那是我派胡林在你玉皇頂禪堂內得出來的，取人財物，按律家戒律犯了一個盜字，這就是你二大罪，再說老朽我身臥泥水之中，被你看見你就應當惜老憐貧，伸手相救，常言說的好，出家人以慈悲爲本，何況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你應當想一想，我在泥水之中，你就應該將我扶起，叫我們父女相聚，還了失去財玉，那才算對呢，你不但這廢辦，反以惡言相欺，用脚够奔老朽胸前就踢，這幸虧是我，要果是鄉間老者，身弱無能，被你這一腳豈不踏却了他的殘生，出家人見死不救反心起惡念，這就是你三大罪，和尚聽董爺說出自己已有犯三條大罪，只得目癡口呆，默默無言，不覺追悔無及，只皆因一念之錯，爲報私仇，到如今若成殺身之禍，正在二目出神之際，猛然間就聽有人念了一聲無量佛，叫道慧斌近前來，貧道也有三大罪，你要聽了，一見二師叔說也有三大罪，和尚站起身形往前緊走，走至在老道面前，將身形跪倒叫了一聲師叔，但不知弟子有那三樣大罪，服求師叔明白教我，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說道慧斌，你是個出家人，不應當違背天職義務俠義道，人稱你赤胆俠，年已過半百，做事當然能知輕重，像你弟子高飛奔往山西太原府，爲訪萬里鵬，他還要在王家坨村邊作案，被石鐸將他遇着，二目昏花，認他不真，拿他錯當萬芳萬里鵬，以刀恫嚇，高飛一時心虛閃躲，被石鐸誤傷左耳，石金聲一看錯傷了高遠林，把他帶到家中，酒

席一棹紋銀二百兩，給他壓驚暖疼，叫他回到金鳳山看見你實話實說，不失你們兩個人的交情，又誰知高飛來到玉皇頂，一片胡言從中搬動是非，你這麼大年歲，做事就不偵查偵查嗎，你便口口聲聲石鐸，給高飛報仇雪恨，他這才覓來濁目香濁傷欵差二目，才招惹的天下俠客反對於你。既然各位俠客出頭，你就應當順天時應人願，獻出八寶蓮花露，那豈不是兩全齊美，你不但獻八寶蓮花露，反倒仰仗自己武術，抵抗天下俠客，這就算違背天職義務之罪，玉皇頂乃是一位高人，得道的道長峻陽老劍客的住持，後來你入廟壓頂受戒，削髮爲僧，他老人家一想僧道不能同居，他老人家够奔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峯島祥慈觀，把玉皇觀相讓於你，改爲古刹玉皇頂，數百年清靜的禪林，你就不應當約請黑龍觀的主持，黑龍道長韓玄教，他本是發賣薰香蒙汗藥，採花作案的惡徒，你同韓玄教合謀，沾染咱們廟的門戶，又叫多媚娘居住廟內，現在胡林已把多媚娘殺死，有人頭爲證，胡林把女人頭取來，叫慧斌看過，叫他心服口服，胡林把人頭取來，見着張老劍客爺手捧。頭說道，慧斌你可認識，慧斌看了看只可點了點頭，張爺用手一指說，污尋佛地沾染廟堂其罪二，你既是出家皈依三寶，你不當手中擎着一條十三節墨骨鞭撥釘官軍。殺官情同造反，不用說是出家人，在家人也是罪不容赦，何況你是和尚呢，這也不算，你手持墨骨鞭往後奔走，九頭鳳金老俠率羣雄出頭露面，你就應當見着金老俠好話好說，獻出蓮花露，成全他們衆人，不但不這麼辦，反倒蠻橫無禮，殺死多少位英雄大開殺戒，在律當殺此是三罪也，有此三罪之一，就應置你於死地，何況你三罪並犯，我雖然是你本門戶的師叔，也叫我難以救護，你死倒不可惜，所惜的是我大師哥傳授你藝業多年，把生平武術傾囊相贈，叫你接續門戶，不想中途而廢豈不可惜，仙長說道這裏，不由得咳嗽嘆氣，仙長這一嘆息不大要緊，把和尚的心思可就拘起來了，慧斌心中難過，想我練藝若干年，到而今身逢大難，難免一死，倒不是我貪生怕死，畏刀避劍，可惜我死後貽笑於人，想到這裡心中難過，熱淚滾滾濕滿了襟懷，正在思想之際，猛然間就聽正當中的姜爺念了聲彌陀佛，慧斌近前來，你二位師叔各有三罪責你，老僧我也有三樣

兒。慧斌眼睛裏射出在無奈，只得走至在和尙的跟前跪倒說道，師叔在上弟子更有何罪，望求老人家開教。姜爺勃然念了一聲彌陀佛。慧斌你我同爲佛門弟子。皈依三寶的門人，空門所講的就是清淨兩個字，今你住持在玉泉頂，不思拜佛參禪修緣證悟。無數收緣武術弟子，這也不要緊，收緣弟子乃是承繼你的老師門戶。倒是情有可原，但是要擇良而授。你的弟子高飛，他既然如此狡猾陰險，當然是他秉賦由來，你不表就應考察明白。凡事不可聽信他的是非之口，必要身歷其境，親眼目睹方爲實事。出家人就講究靜中覺悟，才所謂大智慧，你不但沒有覺悟反盲如瞎馬，窮凶黷武結怨於人，出家人失了覺悟性，就是爲應死之兆一也，再說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挽去紅塵，世上一切名利，那才叫六根清淨萬象皆空。你縱待行凶。傷了國家的大員，已然就是罪不容赦，天下羣俠至此，乃是從中了解。你不但不能順從人意。反倒見着羣俠頓起搶贏鬪勝之心。此爲塵心發動，塵心一起慧性皆迷，就把明心見性這四個字視若糞土。難道說你在青燈古佛之下，能無慚愧。出家人既動了塵念，就是真性亡失，此乃應死之兆二也，你袒護你的弟子高飛，乃一念之錯，石金聲傷害你的弟子，你要真是英雄，你應當奔山西太原府找石金聲，不怕你當場結果他的性命，那是你的能爲，不管情理對不對，倒是男兒所爲，你不應當沿用採花作案之輩所用薰香蒙汗藥，鬼鬼祟祟暗中像人，真要是你傷了石金聲，那還是寬有頭債有主，還未出範圍，欽差年大人奉旨查辦四川成都府放賑，前去救護無數的饑民，他又與你何干你不該身爲出家人，作此假刀殺人之事，試問你英雄何在，武術何在，你的良心何在，這麼看起來這就叫心術不端，出家人心術不端就當立死，這就是那第三樣死罪，慧斌我所說的話，你可會聽明白與否，姜爺把這片話說完，把個慧斌說品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回思前事這才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和尙想到這裡，有心向着三位師叔磕頭求饒，又一想不必，因爲是准知道三位劍客爺正直端嚴，言既出口定難挽回，我要是再苦苦的哀求，頭一節叫老人家心裏難過，再者說也叫天下俠客小看於我，就憑我慧斌今天把事作錯，聽了一個死字，不去瞑目而待，還然搖尾乞憐，真要是求

下這一條殘喘，那倒沒有什麼說的了，如果徒費唇舌仍然不免一死，豈不是死後貽笑天下，慧斌想到這裏一話不發，並不要求，自己正然心中暗想，猛然間就聽姜老劍客念了一聲彌陀佛，慧斌我等把話已然說明，事已至此，難以救護，也無論僧門空教，國家王法俠義的規則，在那裏說也應當處你於死地，這叫從公辦理，非人力所以挽回，可有一節你雖然身犯大罪，國家的王法並無殺僧人之刀，就皆因你皈依三寶教沙門，自有一千二百條僧家戒律處直，再者說真要讓你身受極刑，項上餐刀未免與我門戶不利，是我預先給你預備一棵木椿，你與木椿並立刑場，以木接刑這叫削椿帶首，慧斌你可甘心情願否，慧斌聽到這裏，如同萬把鋼刀刺胸懷熱油澆心的一般，心中難過淚如斷珠，暗想道就憑我慧斌七歲入廟，練藝四十七年，到而今五十四歲，就皆因一步走錯，只落得身官異處，項上餐刀，九罪證明無可掩飾，這也算我出家練藝一場的下落，可惜我的通身武術，人世之上再難施展，金鳳山玉皇頂，再想入我那清淨禪林，除非夜靜三更，鬼魂來遊，人死如燈滅，何況是出家人，本應當視死如歸，怎奈有誰像我慧斌，身為佛門弟子，落得這般光景，想到此處無法，只得向着師叔姜老劍客點頭說道，事已至此追悔不及，只求各位師叔成全弟子，姜爺聞聽點了點頭，叫了一聲胡林，預備了，胡爺答應一聲去了，工夫不大，由打山神廟裡面，取出一根木椿粗有一尺多，長約一丈，額外鐵鍬一把，鐵鎬一把，木椿放在旁邊，拿起鎬來刨了一個深坑，然後又用鍬把土鏟出來，這才把木椿往坑裡一栽，四週圍用浮土填滿，用腳踩着實了，復又取來一根長繩，老劍客吩咐一聲叫慧斌往木椿前面一站，然後把長繩向他的脖項上一搭，這就是沿用上古時代晝地爲牢，豎木爲吏的大義，大凡人要是够了身分，只要是犯了死罪，也不用繩縛二臂，因爲什麼呢，這就叫知罪服法，朝廷之中九鄉四相，八大朝臣，凡在廊廟之中干犯了國法，只用綾帶搭在脖項上面，那就算網綁起來，此帶名叫忠孝帶，忠不違君，孝不違親，忠不束體焉能不遵，今天把和尚慧斌搭在這條繩子，也是這個意思，故爾慧斌垂頭閉目，一語不發，就在此時的光景不大要緊，把在場的一干俠客，直吓得目瞪口呆，衆人心中暗想，

要說人身入俠義道，必須聽把天理良心放在了中間，思想一偏，難保殺身之禍。按慧斌說，身犯重罪，神人難救，後悔已遲，這還說的是和尚跟各位俠客爺，本門戶尚不寬容，何況是別位，大家想到這裏，正在出神，猛然末一座董爺叫了一聲胡林，怎麼你還怔着，既然慧斌他犯九罪，依法難容，只可把應用的物件急速運來，胡林聽道這裏，點頭答應，又在羣俠之中請了兩位，所爲的是幫忙，由打山神廟裏一樣樣把所有的東西，全都搬將出來。胡林看了看一樣不短，遂把東西全都運而在慧斌的面前，慧斌這根樁樞，就在山神廟迤西擋僧嶺前，和尚站在木椿前面朝西，這裡面接着出家人還有一個講究，這就對面向西方轉生極樂，成了名俠客雁排翅站至在兩旁，和尚對面可就是這三個棕團，上面坐着的就是三位劍客，此時就見胡林搭着一張方棹，放在慧斌的面前，上面擺着全棹素菜，五供臘肝，臘肝上插着一對臘，白臘藍字上面寫的是金童引路，玉女持幡，額外預備料香一股，放在他的面前，這股香也不爲別的，就爲的是行刑之時，各位俠客祭奠祭奠，額外有燒紙白錢等物，在旁邊還給他預備一口棺材，也不用糊裱鋪墊，村往旁邊一放，老劍客身後站着的鎮八方紫面峴峴俠童林童海川，一看機伶打了一個寒戰，心中暗想，今天我觀看姜老劍客對我說明，本門戶弟子違背天職，雖然身犯死罪，也不能受國家的王法，今因他身犯九罪，要把和尚結果性命，我以爲不過用惡言懲戒，到而今棺木已然備妥，大概慧斌難保性命，這還是他闖蕩江湖這麼些個年，身爲赤膽俠，一有過犯落得身首異處，比如誠我童林出世年淺，歲數年青，受奸人的引誘，也難保不把道路走錯，到那時焉有不身受極刑之理，這麼看起來不但壞事不能做，還要防嫌杜漸，凡有不正當之人，都要遠離，童林思前想後，心中難過，按慧斌練藝多年，身爲俠客闖蕩江湖，到而今他只落得這般光景，童林越思想越怕不怕人，童林走至在各位還客的面前行禮，口稱各位老人家在上，小子童林還有一事求各位劍客爺分神，姜爺一聽童林有事要求，莫非童林要仗大義，替慧斌講情，這個小子可算是錯想了，慢說是你，就連你也是如此，只要違背了天職，就當處置於死，姜爺想到這裡，念了一聲佛號，叫了一聲童林，但不



知有何事要你講來，童林接着說道，老人家我等費盡升天入地之力，招惹了慧斌高僧喪去了生命，所爲的就是八寶蓮花露，此時眼睜睜慧斌就要服法，求各位老人在他的身邊搜出八寶蓮花露，弟子帶回公館，好給欽差醫治二目，這句話將然說完，就見正當中姜爺念了一聲佛號，雙手按地站起身形，口中說道，童林若非你說我倒忘懷了，他老人家幌身形往前行走，來至在和尙的面前，用手點指，叫了一聲慧斌，此事你已然要服法，還不獻出蓮花露，等待何時，慧斌一聽，未曾開口先咳嗽嘆氣，叫了一聲師叔，我一時智化不開，我把八寶蓮花露遞給高飛，恐怕天下俠客當場於我動手，倘若知損壞了蓮花露那還了得，姜爺聽罷不由得修行眉倒豎，抖了一聲慧斌，你待怎麼，蓮花露呵高飛帶走了，姜爺聽罷點了點頭說道，既然如此，我不問你別的，高飛小冤家此一去他逃奔何方，你可知曉，慧斌遂說，老人家你要問高飛，帶着八寶蓮花露，他必然投奔離着鳳翔府西門，五十多里地不到六十里地，有一座山叫段龍山，段龍山裏面有一個段龍澗，在裏面有個爲首之人，叫白天王號叫路冲他招兵買馬聚草屯糧，有意扯旗謀叛，小冤家與他有舊，不問可知，一定飛奔那裏，姜爺聞聽咳了一聲說，你這個孩兒作事這叫任意妄爲，此時已然東方發曉，天光大亮，姜爺說道，羣俠各自身佩寶刃，我看那位俠客與慧斌有緣，午時三刻削柮代首，姜爺把話說完，留神往羣俠之中觀着，衆俠客聽姜爺這麼一說，全都明白，分明是老人家要找砍和尚的劊子手，別看和尚在玉皇頂，山門前與衆俠動手之時，衆人都是憤恨難當，到此時姜老劍客給他選一位劊子手，羣俠那一個也不肯出頭，全都把身形一轉，姜爺留神觀看，就見西北角有一個人，稍微把身形慢了一點兒，姜爺看罷用手一指叫了一聲，西北角那位英雄是誰請過來，老僧有話面談，那位萬般無奈轉過身形往前緊走，來至在老劍客面前把身形一站，姜爺一看，但只見這個人長得好樣兒，身高約有六尺，細腰扎臂雙肩抱攏，身上穿着醬紫綢子大褂，腰中擊着杏黃色兩絲條絨排子飄擺，脅下懸掛着一口刀，大紅呢子的刀套腳底下青緞子雲鞋，高腰白襪，往臉上觀看，紫巍巍的臉膛，兩道環兒紋的眉毛，一雙碧目領下一部虬髯準頭端正四字闊口，

通紅的嘴唇，大耳朝懷，剪子股的小辮兒，精神百倍，姜老劍客一看非是別人，正是陝西鳳翔府的鎮西方馬奎馬龍元，姜爺看罷微然一笑，我打量這位英雄是誰，原來是馬老俠客，馬奎趕西抱拳說道，劍客爺不錯正是馬龍元，劍客爺帶笑說道，馬老俠你與慧斌有緣午時三刻行刑之時，你脊下懸掛龍頭鳳尾，當食慧斌之血，據我想此刀名叫龍頭鳳尾，乃是虬髯公張鼎所佩之物，數百年未食人血，清淨異常，看此來慧斌福分不淺，馬奎無法只在點頭應允，站至在和尙的身旁，左手按刀把右手撕虬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不亞如天神一般，慧斌猛抬頭看了看馬奎，知道這是方才老劍客派的斬自己的劊子手，看罷暗自點了點頭，憑我慧斌雖服法一死，能得馬奎龍頭鳳尾寶刀，將我結果性命，死不足惜，想到這裏念了一聲佛號，但不知那位老俠客與老僧有緣，午時三刻收我項上的人頭，和尙這也算，是明知故問，方才老人家派定了馬奎他豈不知，這就叫作弄作昧，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願意要賣弄賣弄，馬奎聞聽抱拳說道，不才馬奎奉姜老劍客之命，午時三刻行刑，慧斌聞聽哈哈一陣大笑，遂說道馬老俠客，像老僧雖然說一時心偏，袒護弟子身遭下罪，到而今我命難活，不承想得遇老俠，脅上龍頭鳳尾，數百年未曾沾染人血，今日老僧之血，以塗龍頭鳳尾寶刀，真乃不幸中之大幸也，馬龍元生長在西方，住居陝西鳳翔府，老僧早有意到府上踵門拜訪，怎奈窮事多忙未曾得暇，不想到了今日老僧辭世得遇高人，爺也算慧斌之福，你我相見一見如故，此後便無相見之期，我無物可贈腰間有一條十三節墨骨鞭，以此鞭相贈，馬老俠佩帶身邊，也別無長處，不過此鞭專打人身上七十二個穴道，打上必死，我話之間，和尙一伸手擦起長大衣服，由腰間，取出一條十三節墨骨鞭，雙手遞與馬奎，馬奎接鞭留神觀看，但只見這條鞭由頭至尾一共十三節，漆黑耀亮，馬奎看罷把鞭往背後一措，鞭把別至在胸前，站至在那裡謝字不答，和尙一看不由得心中不悅，暗想道，馬奎身為俠客，大義不明，世路人情不通，我以此鞭相贈，謝字不答，不但是慧斌看不起馬奎，就連在場的這一干俠客，也莫明其妙，全都說馬奎這個人太以不達人情，不過走上前去說一個謝字，可也就罷了，大家正在心

中暗想之際，慧斌實在是忍受不住了，叫了一聲馬奎，倒不是老僧相贈墨骨鞭心疼，咱們兩個人不過是慕名的朋友，我看你是條英雄，故此鞭相贈，爲何馬老俠謝字不答，老僧不知所因何故，馬爺聞聽一抱拳叫了一聲高僧，此時你老人家身犯九罪，服法在山神廟前，尙皆因你老人家違背五戒，一時癩癩，才身染黃泉，今高僧以此十三節墨骨鞭相贈馬奎，我要以此鞭代高僧整持五戒，外面凡有無論僧道尼俗，只要是他違背了五戒，馬奎不怕千里迢迢必要親至其境，以高僧的十三節墨骨鞭將他處置於死，以表今日高僧贈鞭之德，和尙聞聽馬奎說的這片話默默無言，暗想道要像他們這一干俠客，那一個也不及你慧斌，要說到了論情理講道德，慧斌不及他等衆人，怨不得今日我落到如此地步，和尙想到這裏，一語未發，馬龍元這句話說的各位俠客都點頭讚美，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見姜達走在和尙的前面用手點指，叫了一聲慧斌，你由打七歲練藝到而今五十四歲，練藝四十七年，你又是一世的童男，我可志料你把工夫帶去了陰曹，說着話姜爺撩起長大的衣服，由打腰間取出一根金針長約三寸，往前緊走來至在慧斌的面前左手按住他的二龍門寶兩眉正當中，右手擎金針輕輕的往上一扎，就聽嘶一聲將皮扎秀，姜爺把針一撒，以手迎着針眼，就衣鮮血滋出來多遠，姜爺把血都滋在掌心之中，然後用二母指往針眼上一按，逢個血可就不流啦，姜爺把手掌上的血拿着給大家觀看，說了一聲你們大家看，這就是和尙數十年的工夫，在我掌握之中，大家觀看就見老人家掌上的血，起着一層油皮，這就說和尙整世童男，要不然沒有這一層油皮，衆人看罷，和尙還不忍拋棄，由打腰間掏出一個油紙包兒，用指甲都把他刮在紙包裡面，包好了帶至在腰間，大衆羣雄看着也莫明其妙，到後文書畫海川二次下江南在聚英山巧遇賽南極官拳震諸葛建，若不是姜老劍容趕到，沒有此血賽南極諸葛建，就得當時亡命，這是後話，暫不多表，慧斌被姜爺把他的武術精華一針扎將出來，立刻頭顱一垂，搭撒着眼皮，如同害了一場大病的一般，姜爺一看這般光景，叫胡林打着了火種，把蠟燭燃着，胡林搭撒點着蠟燭，燃着了香，正當中站着的姜爺，上垂首眼鴻鈞，下垂首可就是這位董爺，老哥兒三個排

斑站齊，衝着和尚的棒槌叫了一聲慧斌，這一次雖然一念之差，身犯九罪律法難容，念你在本門學藝一場，無物可贈，老僧送你三千往生輕，他老人家站在那裡合拳當胸，微閉二目，就在他老。家明明念念，這一位姜爺工夫不大，把三千往生輕念完，就在這麼個工夫，聽見有人念了一聲無量佛，叫了一聲慧斌，都是你的師叔，既然你二師叔送你三千往生輕，我送一千無量壽佛，也表表本門戶之中的義氣，他老人家把話說完，念了一聲無量壽佛，跟着一搭撒眼皮念佛，張鴻鈞把佛念完，就在這般光景就聽董爺說道慧斌哪，你看見了沒有，這兩位全是你的師叔一僧一身各送你佛號數千聲，不過是叫到你西方極樂世界去，我乃俗家惟有祝你來生還脫生一個和尚，從小入廟胎來素，受高人指點，你可成佛作祖，以了今世之願，三位劍客把話說完了，慧斌低着頭念了一聲佛，各位師叔，像弟子一時智能化不開，身犯九罪律法難容，雖海說我死在九泉之下，就算死不足惜，惟有一件不能放心眼目，望求各位師叔援助，也好給弟子脫罪，劍客爺聞聽叫了一聲慧慧，有何大事，只管明言，都有師叔我一而承當，慧斌聞聽說道，師叔也沒有別的大事，就是那小兒高飛，他就算禍之魁罪之首，遠道在段龍山，弟子要不是因為護庇他，焉有今日，事已至此，別的話也就不用談了，只求各位師叔分神，將小兒高飛置之於死，我在九泉以下，也好瞑目了，姜爺聞聽一笑，叫了一聲慧斌，高飛所作所爲，難逃法網，何勞你囑咐，事到臨頭自有人處置他，一死，慧斌聞聽點了點頭一言未發，就在這般光景，三位劍客把身形往旁邊一閃，羣俠走上前來整理蠟燭燃着了香，各位俠客挨着次序活着祭奠，工夫不大，各位行禮已畢，姜爺抬頭觀看，看了看天已然已時已過，堪堪要交午時，就在這般光景，猛聽間聽和尚念佛，微然一笑，各位老俠諸位英雄，但不知千古王老俠何在，請過來老僧有兩句話而談，這句話未說話，就聽有人哈哈一笑，但不知高僧喚老朽有何囑咐，高僧無論有多大遺憾之事，請當面明言，和尚聞聽微然一笑，叫了一聲王老俠，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皆因我此許菩提大發，好歹兩個字我看得清清楚楚，兩人全都不論，惟獨王老俠你來到玉皇廟，與我相識，請你明言，

其是一片平曠之意，無奈彼時我就迷不悟，論理說銀面仙猿鐵背峴崙石鐸石金聲，石老俠客久居山西，大原小王家北，身爲俠客深明大羣，名震四方，何況老人家跟我的兄長方柏林，相交數十年，我們又是多年故友，就皆因小冤家高飛一片的胡言，我一時審查不明，才惹出殺身大禍，可不是我怕死貫生，良刃避我，皆因衆使各都在此，各都仗義來勸，惟獨王老俠來至在陝西地面，到金鳳山玉皇頂出頭，可憐，我一時糊塗，致有此禍，永別在即，你要原諒我，只願和尚說這句語不大要緊，把老人家千古的心思可說說起來了，不由的三日熱淚滾滾，王爺叫了一聲高僧，望你心中不忘於我，此時方奎也二目發怔，眼見自己兄長遭此慘禍，心中有千萬言語，一時不能說了出來，惟時道兄弟遇兄勸你若干次，汝不聽我言，此時哥哥也不能搭救，痛煞爲兄了，大先生仍要說話，就聽姜爺念了一聲佛，馬奎何在，時刻已正還不行刑等待何時，這一句話不大要緊，在旁邊鎮西方馬奎，左手擎刀鞘，右手擎把刀，只見黑鬍鬚一盤纏的風尾寶刀離鞘，右手擎刀左手撕髻答應一聲金奎在，就這一句話不大要緊，大家與客各都怔怔，二目空勾，就見姜爺一擺手說了一聲行刑，馬奎答應一聲手擎寶刀往緊走走，來至在榜檣前把刀將然往上一舉，猛然間就聽有人喊刀下留人某家來也，這一聲不大要緊，在場羣俠就這三位劍客各都是一怔，大家留神觀看，就見由打掃僧嶺前飛也相似來了一個人，抱至在和尙的榜檣前，但只見這個人是個出家的和尚，年紀可不小了，頭上滿都解了頂啦，微露着兩個白髮角，兩邊髮眉壽毫毛長，二目有光，准頭鬚滿四字闊口，大耳朝懷，身上穿灰色的僧服，青布護頰腰中繫着一根縵繩，脚底下胖鞋僧鞋，大家觀看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書中代言，來的這個和尚，非是別人，姓寶名瑞外號人稱天海佛，出家的法名霞公長老，他跟慧斌是親師兄弟，就連慧斌的髮還是霞公長老帶收的師弟呢，寶爺是個半路出家看破塵情，也算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家也住在天海莊，四川成都城北六十多里地，莊上有他結拜的三個兄弟，人稱三公，大爺叫清虛公尹海亮，二爺叫紅梅公陸海明，三爺叫白玉公金海壽，他們哥兒三個天然生來的三老，秉性相同，由打幼年跟寶爺結盟

他們哥兒四個在一處交友情同手足，他們離着劍山蓬萊島二百多里地。後來聽人傳言蓬萊英王富昌，有意謀叛反，招兵買馬聚草屯糧，他們哥兒四個在天海莊聽着這個信，彼此一商議，說咱們弟兄即行俠作義，何不投奔蓬萊島聽說他們那裡設立招賢館，咱們倒不如混進島去，在裏面謀一個職位，明着說算是英王之人，居暗含着咱們輔助國家，有朝一日官人前去打島，到了那時節，咱們裏應外合，勤破了他的劍山蓬萊島，也不枉人稱咱們爲三公，哥兒四個計議好了，清虛公，紅梅公，白玉公，哥兒三個誰降蓬萊島，投奔招賢館，英王看着這三位頭一樣兒技藝高強，再者素有名望，遂加封左勝寨三位首領，由打他們三位入了島，這位天海佛寶瑞，可就不敢時常到外面雲遊了，就得在天海莊裏面居住，預備蓬萊島裏面有了什麼機密底細，那哥兒三個傳出言來，天海佛好接收，所以他近來不輕易出來，祇要是他老人家要是長出來，慧斌也不致於有今日之禍，因爲什麼別看他是他的師哥，想當初和尚落髮之時，是他給慧斌磨頂受戒，他就得算有師傅之責，這一次因爲什麼他老人家來了呢，因年大人够奔四川成都稽查放賬，天海佛寶爺打算迎頭接見欽差，把蓬萊島的機密報告欽差，他老人家遂由天海莊動身，來到俠西鳳翔府，細一打聽知道欽差老人家沒動身，被人暗用濁目香濁傷了二日，臨行之時殺廚房大師傅，留下子字柬，上面寫的石金聲知情，後來訪明，才知高飛所爲，天海佛聽見這個信暗說不好，暗想道高飛乃是我師弟的弟子，他既然闖下這樣大禍，難道說夫先生方奉他就不資問他嗎，倒不如先到東風莊，打聽明白有什麼事回頭再說，寶爺把主意拿妥，趕奔東風莊，來到東風莊叫人往裏回，打算要見大先生個面，手下人跟他說，我們家大爺沒在家，上了金鳳山玉皇頂上我們二爺那裏去了，寶爺聞聽此言，連步都沒敢停抹身就走，一直够奔金鳳山玉皇頂，來至在山門前影壁頭裡一看，地下放着幾個籊籊，留神在籊籊裏面觀看，一看認得，正是年邁蒼蒼的石鐸石金聲，寶爺一看念了一聲爺號，叫了一聲石爺俠客，這是怎樣了，老人家石金聲一看是寶爺，不由得咳嗽嘆氣，石爺就把自己弟子萬芳萬里鵬，不聽師訓要練寒著不侵，高飛够奔太原府爲訪萬里鵬，夜晚作案，巧洽

與我相遇，是我年邁蒼蒼二目呂花，拿他錯當了萬芳，誤削小冤家左耳，他稟明他的老師，令師弟慧斌懷恨在心，濁目香濁傷欽差二目，把四杰嶺寶刀對鞭，直說到羣俠會但生，十三稱墨骨鞭，巧對人骨鞭，和尚落敗，敗走後山到而今就算是一夜零半天，各位羣雄追趕於他，勝負一概不知，皆因我是寸步難行，在旁邊米良米瑞哥兒兩個也隨着把裏面的情由跟寶爺細說了一番，寶爺聽到這裏大吃一驚，暗說道不好，我遲來兩日，我要早到兩天，師弟慧斌他還不至於有別的外意，這一來恐怕他的性命難保，和尚聽到這裏，隨着轉身並未答話，够奔後山要緊。工夫不大，走過了擋僧嶺一看羣雄林立，就聽有人念了這聲彌陀佛，馬不行刑，這一句話把寶爺可給吓着了，趕緊往前緊走高聲斷喝，說了一聲刀下留人，分開羣雄來到樁樑前一看正是自己的師弟，寶爺一看這麼個光景，准知不能用言語解救了，回頭觀看，在旁邊站着三位劍客爺，和尚的身旁有一個碧目金臉大漢，手中擎着寶刀灼灼放光，再往兩旁看各位羣俠全都面帶慘淡，默々無言，寶爺走上前去照着和尚脊背吧就是一掌，叫了一聲慧斌，你來看師哥在此，慧斌聞聽此言趕緊抬頭觀看，一看是自己的師哥寶瑞，站在自己的面前，慧斌點了點頭，師哥你此來正好，想當初你在我的兄長家中給我談相，言說我頭生一角，將來必要身首異處，據我想出家人有五戒護體，怎能有此慘禍，再者說就是遇有過失，出家人不受國家的王法官刑，又怎麼能身首異處，甚至於就是有人暗算於我，憑我手中一條十三節墨骨鞭他也難以近身，不承認到今天果然小弟我身首盡處，話應前言，師哥你可稱得起神仙真法，真叫小弟欽佩，寶爺聽慧斌這片話心裏頭難過，叫了一聲師弟你死非怨別人，就怨哥哥我一個人，我早來兩天，就是羣俠到此有哥哥我出頭從中排解，兄弟你也不至於身遭危難，今日我雖然到此，有三位劍客在場，我也難以挽救，你我師兄弟一場我不過祭奠一番，以盡同堂之情，寶瑞把話說完，伸手先把香拿起來，压在爐內，回頭向着三位老劍客雙手合掌當胸說道，各位老前輩在上，弟子這廂問訊了，姜爺一看原來是寶瑞，哈哈一笑，說道，你到此難道說，你還有意替你師弟講情不成嗎，寶瑞連連擺手說道，我可不敢，慢說是

我師弟，就是竇瑞身犯罪名，各位老人家要處我於死地，我都不敢違背，何況是他呢，我這一次前來，要在他面前祭奠祭奠，表表我們師兄弟一場，姜爺說道，竇瑞慧斌闖禍身犯九罪罪在你一人按咱們出家人，你是他代藝的師兄，就如同他的老師一樣，一年四季之中，你必須要分幾次前來監視調查他，有無不軌之行，你怎麼對於慧斌置之不聞不問，他一時愚蒙，身犯九罪罪在難容，可你也當受任，天海佛聞聽此言，向上磕頭叫了一聲老人家，這算弟子失查之過，可有一節，我在天海莊時刻不敢動身，就皆因天海莊三公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壽他們三個人投奔蓬萊島，暗含着臥底，我在天海莊等候他們探聽機密，我好在外面布置一切，故爾無暇出莊，望求老人家恕罪，姜爺點了點頭，既然如此，你也算公務在身，暫寬容，天海佛聽罷向上磕頭謝過各位劍客，遂走至在慧斌的面前，說了一聲師弟，今日事已至此，你替師兄弟一場，我也無品可贈，送你往生經三千，但願你來生宿孽不滅，說話之間，就見竇爺目圓舌結口中叨叨念念，工夫不大，經已念完，伏腰行禮五心朝地，行罷出家人的大禮，慧斌觀看竇爺祭奠完畢，身形往旁邊一站，自己看着不過點了點頭一語未發，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聲姜爺說道，馬奎何在，此時天已午正三刻，還不行刑等待何時，在旁邊鎮西方馬奎答應一聲是，擺動寶刀走至在和尙的身後，馬爺把刀對准了樁樑，耳論中就聽得的一聲，人頭落地，要說這口寶刀數百年來未曾用過，今天馬奎初試此刀精神抖擻，澎的一聲樁樑削為兩段，和尙的人頭帶落了埃塵，和尙的死屍栽倒，天下俠客各位羣雄看着這般光景，緊皺雙眉無不咳聲嘆氣，胡林趕緊用麻繩大針，把慧斌的人頭跟屍身縛至在一處，叫人抬着殮於棺本之中，然後釘好了棺蓋，抬至在描僧嶺前，深深的刨坑，把和尙往裡面這麼一埋，埋好和尙諸事收拾齊畢，姜爺吩咐童林帶着一干俠客回歸公館，把前後之事，就連和尙慧斌服法的事，全都回明了欽差，求他老人家不要着念，大家設法够奔段龍潭捉拿高飛得回八寶蓮花露給他老人家治病，童林點頭的姜爺又吩咐各位羣雄，有前來給金全祝壽的還叫金爺帶回去，當叫跟和尙動手，受傷的滿歸東風莊，叫大先生方奎從中分派，叫鎮東方妙手賽何



緩大先生等鳳，十古王老俠客，這都是精通岐黃的，在東鳳莊給衆位醫治，死者葬埋，諸事辦理齊畢，曉諭總鎮彭應龍把官兵帶回鳳翔府，候欽差大人的堂諭，就連彭璧前頭簸籬裏面石金聲，萬芳萬里鵬，王環小白龍，古雷古鎮北，全都搭到東鳳莊方宅，叫各位俠客給他們醫治不表，單說的是童林把各位俠客全都聚在一處，當面跟各位劍客告辭，然後由打金鳳山動身回歸公館，把衆人先帶至在差正官房，徒弟們一看各位俠客到，趕緊站起身形給各位俠客行禮，童林問了問欽差大人此時怎麼樣，徒弟們答言大人的日疾還是疼痛難言，問你好幾次了，童林聲到這裡隨着站起身形出離了差官房，一直來到上房見了大人先講了安，大人問道海川你等大家够奔金鳳山前去找和就慧斌，要八寶蓮花露怎樣，童林並不隱瞞，實話實說，直說到三擋九度，山神廟前九罪證凶僧，和尚亡命，欽差聽罷，雙眉緊皺，遂說道既然他的弟子高飛，帶着蓮花露逃走，大家設法前去捉拿高飛，也就是了，何必非要慧斌的命呢，可惜他這一身工夫，童林遂說道大人寬恩，國俠不究，怎奈他難逃一千二百條僧人戒律，身背異處。欽差聽罷，擺手說道，海川趕緊到前面跟各位老俠設法够奔段龍山捉拿高飛，取得蓮花露，給本欽命治眼要緊，童林聽罷此語撒身出來，奔前面來到差官房，來至在裏面，各位俠客問欽差大人說什委了沒有，童林就把大人前後的言語細說了一遍，還不忍置慧斌一死，聽說他刎樁代首，眾加着二分嘆息，然後吩咐我够奔段龍山探訪高飛，得蓮花露，給他老人家治眼，各位俠客聽到這裏，大家彼此研究，怎樣設法够奔段龍山，前去捉拿高飛，在旁邊鎮東俠答言，兄弟這個話是這樣說，此時天已不早，趕緊擺坐誦飯，有什麼話明天清晨再說，這個段龍山爲高何人，共有多少嘍兵，其中是

否有能人把守，咱們都不得而知，明日清晨，咱們先派兩位，先打探打探，高飛是否落至在段龍山裡面，訪查訪查其中的情形，然後回到公館告信，咱們再設法子派人前去，也省得打草驚蛇，衆人聽鎮東俠說的這片話，在乎情理之中，再者說衆位俠客一天也是勞累，大家各自收拾預備吃晚飯，晚飯後鎮東俠向着北俠說，今天雖然有咱們弟兄在此，夜晚之間，也不得不防，如果是賊人乘咱們不備，夜

晚之間，來在公館不利年欽差，倘若再出何一差二錯，連咱們衆人臉上都有點不好看，北俠一聽鎮東俠所說有理，遂說道好，既然如此，咱們哥兒兩個就够奔後面房院，繞個灣兒保護欽差老大人，要不然就是海川一個人真够他累的，童林聞聽二位老哥哥願意往後面繞灣兒，自己心中高興，說道，你們二位就多辛苦吧，咱們是自己弟兄，我也不客氣，把話說完果然鎮東俠與北俠出離了差官房，奔後頭院圍着欽差上房前後繞灣兒，暗中保護不表，前面欽差房羣俠全都是盤臉打坐，一夜無音，次日天將然亮，二俠客侯杰，由打昨夜晚自己想暗，要說跟海川有交情，請也沒有我侯杰跟他厚。到如今高飛小冤家既然逃奔段龍山我自己單獨够奔段龍山，探聽探聽這個小子是否落在那裡，如果他真是在段龍山，也不是我說句大話，就憑我手中亮銀雙鈇，擒高飛易如反掌，倘捉住高飛。得了蓮花露，給欽差醫治二目，我也好盡交友之情，二爺把主意拿妥，衆人清晨早起，既然梳洗，二爺把馬牽叫至在旁邊，低言悄語叫了一聲馬賢弟，咱們弟兄有交情沒交情，馬爺聞聽此言，不覺得一怔，遂用手一撕虜髯，叫了一聲二哥，你這是怎麼一句話，我們弟兄交的日期雖然不多，可是一見如故，怎麼會今天老哥哥他提起這個話我真有點兒不明白，二爺聞聽一擺手叫聲兄弟你別着急，我恐怕你給我洩漏故用言相激，馬爺聞聽說哥哥有什那事，你只管說，小弟決不敢走漏消休，二爺聞聽說道好，皆因我跟童林交情莫逆。他要是爲難我心裏不好受，小冤家高飛，既然逃到了段龍山，我打算要自己够奔段龍山，前去打探打探，我要明言恐怕各位老哥哥從中阻攔，我打算不言語獨探段龍山，我託兄弟你。倘若我此一去，天到掌燈要是不回來，一定是哥哥我到了段龍山，被人看出馬脚，就算是被獲遭擒，兄弟你稟明了他們大家也可，或是兄弟你一個人，給我前去打打接應，兄弟你看怎麼湊，馬爺聽到這裏，點了點頭叫聲二哥，你隻身一人上段龍山，小弟決不給走洩漏，天色下晚，二哥不回公館，小弟相約何老俠前去接應就是了，二爺聽能點了點頭說道好，兄弟給我嚴守秘密，說話說完，暗含收拾好了小包伏裏面帶好了軍刃，由公館走將出來，出了西城順着大街一直够奔段龍山，這座龍段山就在鳳翔

府城西，稍微偏着一點兒南，有七十多里地，二爺由公館動身，緊緊往前走，大約走出來有五十多里地，自己抬頭往對面觀看，遠遠就看見高聳々的山梁碧澄澄山頭，並不跟人家打聽，二爺腳底下又加了點勁，眨眼之間可就看見了段龍山的山坡，順着山，往裡走，走盤山小路，走了多時，猛然間聽見吧的一聲響，也搭着借着點兒山音，響聲震耳，把二爺給吓了一跳，心中甚爲納悶，心說段龍山裡正面有個白天王，他有意謀叛招兵買馬，聚草屯糧，淨說嘍囉兵，就招募了不少，怎麼會這個山裏面這樣冷冷清清，難道說這不是段龍山不成嗎，二爺心中一邊想，一邊就順着這個聲往前走，走了好半天，見前面一片的樹林，在樹林外面站着一個大個子，長的好樣兒，身高足有七尺腰圓背厚，項短脖子粗，身上穿半截藍布褂，腳底下白襪子藍布大酒鞋，往臉上觀看，兩道濃眉，一雙潤目大獅子鼻子潤口圖，准頭豐滿大耳朝懷，剪天股的小辮兒，挽了一個髻，就見他伸出手來亞賽芭蕉扇相彷彿，手中拿着條大鐵棍，他往樹枝上拋砸，碰的樹枝刷的亂響，鐵棍掉至在埃塵噹噹的響，二爺這才明白，原來是他用鐵棍碰樹落在埃塵作響，二爺看罷邁步往前緊走，叫了一聲朋友，你在此作什麼呢，大個子看了看，候二爺說道，禿老美少管閒事，這個閒事你可齊不了，還別語是你，就是天王爺考小子他也營不了我打柴，二爺一聽他說話的意思，准知他是個混人，倒不如我跟他打聽打聽，這山裏面的消息，他要知道還不用說，他要知道准能告訴我，二爺想道這裡遂問道，朋友你貴姓啊，大個子看了看二爺說道，禿老美我不告訴你，我要告訴你我心裡頭不好受，二爺說道，你就說不要緊的，你要說不好受我給你治治，二爺說的這個話，不過是欺騙子，大個子一聽喜歡了，說道，好小子要是轉受你可得治呀，大個子把話說完了，就把自己的歷史說了一偏，二爺聽罷也覺乎着不好受，無不得大禍兒不願意說啦，書中代言，這個大個兒，他姓蔣名曰蔣雄，他的父親名曰蔣和，就在鳳翔西的西關外，開三間門面的大雜貨舖，家道豐富，他的母親郝氏安人，彼時蔣雄十三四歲，可就家門不幸，把個老掌櫃的蔣和暴病亡去，這個買賣呢可就不能作了，這位郝氏奶，要是明白的主兒，就應當把買賣收了才算對，因

爲什麼呢？就皆因沒有人看守，大買賣在本，小買賣可在人。比如說成千上萬的買賣，本錢充足，作不了，小買賣在乎用人，得當方能取利，郝奶奶這一沒收市不大要緊，不到半年的光景，這號買賣就算被人實摟啦，不但說櫃上一文錢未存，外面欠了許多的賬。這位郝氏奶奶又是個熱臉人，雖然說是掌櫃的押買賣作賠啦，因爲自己是個東家，只可變產還外債。買賣收市之後，又過了半年多，郝氏老太太就算是一貧如洗，起先指着房子去借錢，日子過到這般光景，房子也叫人家折了去了，老太太無法只可帶着蔣雄搬家，移居在段龍山，老太太弄兩個錢湊和着找了兩個瓦木匠手藝人，在段龍山蓋了這麼三間房，老太太就搬到這面一住，沒事的時候，就叫蔣雄上山打柴，一天兩趟，打回柴來賣幾個錢，娘兒兩個對對敷衍過這分苦日子，蔣雄打柴人家都弄條扁担挑，他不然買了一條大鐵棍，皆因他的力量大，他的柴挑子分量重，擔下山去入家都奪着買他的，因爲挑子大便宜，就因爲這個蔣雄這一個買賣還真不錯。一天准賣兩擔柴，眨眼就是三四年，別看終朝每日賣柴，娘兒兩個過得還不錯，冬景天故然有的是乾樹枝，夏天枝葉茂盛，那裡來得干柴呢，他也會出主意，他就拿着他挑柴的這條大鐵棍，好在段龍山有的是大樹，樹林成行不可勝數，他把鐵棍住上一扔，就見樹枝帶葉碰下來，撈把撈把挑到外面賣青條，也是那麼大的分量，照樣人都搶着買，買到家甲晒乾了留作冬天燒柴，二爺聽他備訴前情，才知道他姓蔣叫蔣雄，倒是長的天真漫爛，侯二爺看着很喜歡，遂問道蔣雄，有段事跟你打聽打聽，你可知道這段龍山裏面，有個段龍湖，裏面有個白天王，白路冲你認得嗎？蔣雄聽聽一陣大笑，叫道：禿子你姓什麼，二爺聞聽一笑說道，我姓侯名叫做杰，蔣雄一聽樂啦，原來你是侯禿子，我告訴你別人我還真不告訴，我歡喜你嗎，你要跟我打聽白路冲，我倒不知道，你要問天王爺老子，我可知道他是個白鬍子老頭子，他很歡喜我，你怎麼會把他想起來了呢，二爺聽着這個話，有點兒不明白，書中代言，這個段龍山裏面有個段龍湖，其中有個天王姓白雙名路冲，原先他倒是一個大商賈，住家在鳳翔府東門裏販賣紅貨珠寶玉器爲生，膝下無子，他妻黃氏所生一個女子，小子叫作素

悲，要說這一家子人到是豐盛，後來白路冲買了一所房，這所房買的價錢還是很便宜，不但便宜，還是一所新房，因為什麼價錢這麼賤，房主到不是等着用錢，因為這個房子不大乾淨，一到夜晚院裡亂響狂風陣陣，夜裏房中有人睡覺，真往外面搭，你說這不是怪嗎，故爾廉價出售，賣給白路冲，白路冲買了這所房，他全家都搬到裏面，房是新房，又置買許多的陳設，樣樣沒有不趁心的地方，可就是有一樣兒，當天夜間三更，白路冲尚未安眠，猛然間聽見外面兵兵亂響，狂風大作，聲若牛吼，這個白路冲膽量過人，趕緊到外面觀看，就見一陣狂風往後走，白路冲在後面緊緊跟隨直追到後邊箭道西跨院的正常中，滴溜溜旋風一打轉，霎是間天朗氣清，聲音皆無白路冲站在那裡怔了怔神，然後搬了一個小瓦登，往旋風打轉的那裡一放，全把他安直齊畢，然後抹轉身形够奔前頭院安歇，次日天明清晨起來，把手下家人全都叫至在前面，叫他們各帶鐵棍鐵鎗，一直够奔西跨院，揭開了方磚往下刨，刨地三尺露着青石板，揭開青石板觀看，下面無數大缸，缸裏面滿滿當當都是黃白之物，全都運將出來，大抵足有六十多萬，你盼遍地黃金走，單等有兩人，你說白路冲，他搬到這個宅院裏來，不但不開什麼妖邪，反倒白白的得了好幾十萬，連他自己的積蓄餘財，也支了他就够白萬之富，有這麼些個資財，他這身分可就高了，淨說手下用人足有好幾十名，丫環僕婦很多，真得說一呼百諾，雖然說是一個商賈大有富貴之勢，這一天正然在門前站立，由對面來了一個老道口念無量佛，不住的上看一眼下打一眼，上下觀看白路冲，然後他才喊道善觀氣色，細批八字，熟讀相法能斷生死，白路冲一聽心中暗想，我自落冲可本是個商賈人，怎麼會白得許多的財帛，我身上一定有主貴的地方，要不然這個財帛他也不能够找人，自己想到這裡說道，當家的既然你我會相也批八字，請過來給我談談，我將這個老道陪至在前面廳房，手下人把茶水獻過來，白路冲遂問道，仙長您分神給我看看吧，老道聞聽一擺手說道，員外您叫您的手下人迴避迴避，我這兩個下談相法不傳六耳，白路冲聞聽此言，一擺手叫手下人全都退下去，當家的您給我談談吧，咱們是來談相，然後再細批八字，老道聞聽白路

冲這句話連滾搖頭，走上前來躬身行禮，口呼萬歲，臣給主公磕頭，白路冲一聽就是一怔，將身往後一躲，趕緊用手相摻，說道：「道爺您可別這麼稱呼，倘若被官人聽見，他說我謀叛國家，焉有我的命在？」老道聞聽一擺手說道：「主公你那裏知曉，小道人稱神相，由打門外觀看，見你老人家，堯眉黃目，隆準龍頭，故爾叫你手下人退下，這才行君臣大禮。」白路冲一看這般光景，說道：「仙長請起，如果我白路冲真有天子之分，到那時我加封你爲護國的軍師。」老道向上磕頭口稱謝主隆恩，白路冲一擺手叫他站起來，君臣對坐，白路冲問道：「但不知軍師道號怎麼稱呼？」仙鄉何處？」老道聞聽說道：「小道住家在江南信州，姓名雙名教興，奉天師的法諭，叫我在外面訪查真主，不承想千里超超來到陝西，在此巧遇主公，也算是三生有幸，由這一日爲始，白路冲可就大長身分，他知道呂教興給他相面，將來有面南背北帝王之分，所有手下的家丁，滿門隨從的太監，管他自己皇氏的夫人，喚作國母，怪管姑娘白素蕊叫長院的宮主，吃飯不叫吃飯，叫御膳房擺宴，坐的椅子不叫椅子叫寶坐，睡覺的床塌不叫床，便叫作龍榻，這麼一來不要緊，後面的皇氏夫人一看不好，這才，關上門起國號，沒有不透風籬笆，倘若走漏風聲，官人知曉，宅院一圍伸手就拿，我已半百有零，倘若被官人拿獲，難道說我還打個反叛的賊妻嗎？皇氏時常解勸，怎奈不聽，夫妻時常口角終朝吵鬧，後來老道呂教興一看不能在家中住着，再要在家中住着，倘若走漏了風聲，連自己也得被獲遭擒，要說呂教興這才算大生意也呢，他打聽白路冲貫一筆外財，約有好幾十萬，他要從中敲詐，故意說他有帝王之分，要大大的敲他一筆財，最可笑是白路冲年紀已然六旬往來，這麼大的年紀竟愚昧一至於此，受老道呂教興的蠱惑，將來難免大禍臨身，這天清晨梳洗已畢，呂教興來到廳房，見着白路，躬身行禮，口呼主公在上，臣呂教興給主公磕頭，白路冲叫了一聲愛卿平身，旁邊落坐，呂教興說了一句謝主隆恩，白天王道愛卿有何事議論，老道此道，主公既然有意興兵督謀大清國的江山，只是在家中難以濟事，臣已選定在鳳翔府城外，有一座段龍山，在段龍山裡面有一座段龍湖，我主可以在那裡修蓋王宮，建築金鑾寶殿，招兵

癸 癸 癸 癸 癸

買馬聚草屯糧，單等時機一到，與兵北伐，趕走了清皇康熙，我主可登九五至尊之位，白路冲准奏，發出銀兩就在段龍山鳩工它料修造宮殿，修蓋齊畢，白路冲全家移住段龍山，趕來到了裡面插旗招兵，廣收馬匹，屯聚糧草，黃氏一看這更不像話了，這麼一來風聲浩大，真要叫官人知曉，豈不要前來勦山，有心再勸准知道勸不了，這才寫了一封書信，把自己娘家的兄弟叫了來，娘家兄弟名叫黃志，別號人稱神刀手武術高強，闖蕩江湖，赫赫揚名，提他還不算什麼，他有一個師哥，住家在四川城都府，大平莊石涼湖，大莊主，姓段名登字洪亮，別號人稱神槍鎮八方，老太太既然想起他娘家兄弟，這一封信去了，你說二爺神刀手黃志還真來啦，二爺來到了段龍山段龍澗，叫了回稟內宅，二爺到裡面，見姐姐緊緊上前去行禮問到，但不知你老人家去信把小弟喚了來，有何要要之事，黃氏大奶奶一聽說道，可了不得了，你姐夫瘋啦，來了一個老道姓呂叫呂教興，硬說你姐夫有天子之分，也搭着得點兒外財，就趁着這個老道黑弄，他在段龍山段龍澗起蓋王宮，自起國數，扯旗招兵聚草屯糧，而今手下聚集的匪徒有二百多名，終朝每日清晨早起上殿，衆人全呼他爲萬歲，我叫國母，你外甥女叫公主，吃飯叫御膳，照着這麼一來，風聲傳出來，官兵必須前來勦山，難免項上餐刀，禍及九族，把兄弟你叫來也沒有別的事，回頭你到前面背着老道暗含着勸勸你姐夫，叫他散衆歸田，家裏有這麼大的家當，一時半時，吃得盡嗎，黃爺聽了這話點了點頭說道，姐姐你只管萬安，我姐夫他可是異性人，待我慢慢的解勸，日子長了當然他就信了，黃氏點頭說了一聲兄弟你就分神吧，黃爺答應轉身向外面來一直够奔前面的天王殿，到了切近，叫人回進去，就提神刀手黃志求見天王，有人給他回稟進去，工夫不大，天王旨下，召見神刀手黃志，黃爺道旨走到裏面，行禮口呼萬歲臣黃志給天王叩頭，天王白路冲說卿家平身，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國舅到此，孤早有意派人宣卿來山，幫助我協理軍政，不承認你今天會來了，哈哈一陣大笑，一擺手叫他坐在旁邊，神刀手黃爺留神觀看，在兩旁邊還有八大朝臣，軍師大帥人位湊的還不含糊，也有綠林的英雄，也有海島的豪傑，個個都是羅武揚威，黃爺在

旁邊一坐，自己心中一想，我姐姐拿信把我叫了來，所爲的就是叫我勸解我姐夫，你說到此時聲勢已震，我在旁邊一時難以解勸，黃爺又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呢，若錯非是這麼辦這是不行，黃爺這個主意還是真不錯，單等天王散朝之時，他是個查本山的羣雄，請的武術高能耐好，他暗含着把他調至在旁邊，問道，你貴姓你由打多怎來的，這個人一說是什麼時來的，然後盤桓他的武術，真要有能爲的話，黃爺可就說說話庭啦，說就馮你這麼大的能爲，何必在此處呢，此處不過狐羣狗黨烏合之衆，一但走漏了風聲，官兵前來勦山，到那時豈不是岷岡失火玉石俱焚，到了那個時候豈不可惜，你這條英雄，這一身能耐，就憑你就是在鏢局子裏頭，或是給人家看家護院，要不然自己立個場子，教幾個徒弟，倘若從中有出色的人物，將來能成成名露臉，不比你在此處勝強百倍嗎，那個人一聽這幾句話，可就醒悟了，遂說道黃爺，你這話我全都聽明白了，我也是想到這裏啦，不是我暫時之間，沒有立足之地，在此暫作棲身之計，既然黃二爺你這麼說，那就算指破我的迷途，我就要另尋棲身之所，咱們改日再會，黃爺在段龍山裏面，是白路冲所招募有能耐的主兒，叫黃爺暗地給幾個盤費全部遣散了，所餘的不過是些個無名之輩，依賴生活的人位，每日上朝下朝忙個不了，黃爺在山中也跟着隨朝上殿參拜天王，這個話傳來傳去，可就傳到黃氏安人的耳中，趕緊派人把黃爺請到了裏面，黃爺見了姐姐，安人問道，兄弟我把你請了來叫作什麼來了，我不是叫你來勸你姐夫來了嗎，你不但勸反倒跟着上朝下朝加封你爲國舅，你還不誠心助桀爲虐嗎，黃爺站聽叫了一聲姐姐，你只管萬安，我把事都辦完啦，是有能爲的主兒，我全都打發走了，現在這些個人不過就是些個無能之輩，終晨每日跟着我姐夫搗亂，他們也不成了多大的事，黃氏夫人這才放心，爛說天王白路冲在段龍山裏面也是個樂兒，每日散朝之後，在山上行圍獵，這一天巧遇啦，正然天王往前走，遇見蔣雄在那裡用大鐵棍往下砸樹枝子，砸下好擔到下山，到街市之上前去叫賣，鐵棍往下一扔，鐵棍落下來，砸在地下山響，天王正然走到這裡，遂勒馬問道，小子們這是何器聲音，說着話翻身下馬，衆人順着聲音來到了樹林下一



看是蔣雄用鐵棍砸樹，天王看着好笑，遂叫手下人問他是幹什麼的，打聽明白知道是蔣雄在山裏面打柴，全都問明報告天王，白路冲一聽遂叫人把他叫至在面前要親自問話，有人把蔣雄叫至在面前，手下人用手一指上面這位白天王，這個小子叫蔣雄走過去，給天王爺行禮，蔣雄看了看白天王身量不高有五尺多，身上穿着一件鵝黃的葛紗袍，杏黃白絨繩紮腰，腳底下青緞子藍底官靴，光頭不戴帽，白剪子股小辮兒，他可是天老領下一部銀髯，兩道白眉一雙圓睛，准頭倒是豐滿，蔣雄看罷作揖說道，天王老小子上，蔣雄小子給你行禮，在兩旁的隨從等一聽，心說可了不的啦，這小子惹了禍啦，我們全管他叫天王，他叫他老小子，回頭天王腦怒，必須把這小子置於死地，天王聞聽他叫老小子，不但不怒反到樂了，這小子他管我叫老小子，管他自己叫小也子，倒怪有意思的，天生就的就是混人，他不但未怪罪，反倒裏歡遂問道，你叫蔣雄嗎，蔣雄答道可不是叫蔣雄嗎，天王一看說話的這個意思，帶着一分厚道，天王心中暗笑，遂問道，蔣雄你在我的段龍山打柴一天可以賣多少錢哪，家中還有什麼人，蔣雄說道，我這一天也就賣個五六百錢，家中還有一個老娘，就在這段龍山住，天王看這個樣兒，點了點頭問道蔣雄，我這個意思，打算不叫你打柴，你在我這山前面給我當分差，我保舉你做個官，一個月賺幾十兩銀子，不省得打柴養活你老娘強嗎，蔣雄一聽連連擺手叫道天王老小子，我當時幹不了呀，皆因我有老娘活着，我早早夜夜得看着他才行呢，等着我的老娘死了，然後你再幹還不晚呢，天王聽蔣雄所說的話，倒是個孝子，心中很是喜悅，遂說道蔣雄，既然有你老娘在着，不肯跟我當差，單等你老娘百年之後，再跟我當差不遲，既然如此，我這段龍山裡面大小地方全都許你打柴，如果你打柴不賺錢，只管前來找我，我供給你門米面錢財，絕不能叫你們母子挨餓，皆因我愛你是個孝子，你要歡喜尋我，沒事之時可以隨便到天王殿咱們談談，說完了話天王躍身形上馬，仍然行圍探獵去了不表，蔣雄回到家中，把這個話對老娘學說一遍，郝木老太太知道天王是個好人，這才囑咐蔣雄以後要遇見天王，你要客客氣氣的不許越禮胡為，蔣雄也真聽他老娘的話，無論何時遇見天

王都加着一分恭敬，今天正在這裏用鐵棍砸樹枝，可巧遇見候二爺了，二爺走上前去一問，蔣雄備敘前情。如何如何從頭自尾細說了一遍，二爺心中喜悅，准知道裏面沒有多大能耐爲的，不過是就是一個黃志，這個人准向着白天王還不一定，二爺跟着又問道，蔣雄這個天王老小子這裏有個姓高的，名曰高飛，他可曾來了嗎，蔣雄聞聽一笑叫了一聲候秃子，你跟我打聽的這個人，我可不知道他叫高飛不叫高飛，這裏有一個人，不斷的常來，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皮猴高，候二爺聽道這裡問道，這個皮猴高他怎麼長像，怎麼穿章打扮，蔣雄聞聽說道，這個小子他穿着一個老羊皮襖，反穿着毛朝外，這個小子他跟我好着呢，他來了遇見我就叫我蔣雄，我叫他皮猴，小子來了三四天啦，到段龍山斷龍澗裏面去了，我可沒見他出來，我這還想他呢，二爺聞聽，心中歡喜，准知道高飛身帶八寶蓮花露，投到了段龍山，二爺各處觀看，一看四下裡無人，遂低言悄語說道蔣雄，我看你這個人挺好的，是個孝子，我很愛惜你，別看這話我可只跟他說，這個皮猴高名曰高飛，號叫遠林，這小子目無國法，暗用濁目香濁傷欽差的二目，到如今他的老師金鳳山玉皇頂住持慧斌，爲他亡命，到如今他逃到段龍山打算躲災避禍，我奉欽差年大人的堂諭，特此前來捉拿，你如果肯其幫忙，隨我一同進段龍山拿住高飛，得着八寶蓮花露給欽差老大人治眼，我在大人面前回明，保舉你作官，蔣雄一聽心中歡喜，過去一伸手照着二爺的腦袋瓜就是一巴掌，說道候秃子，我一說咱們兩個人真相很真有交情，要不然我准得叫皮猴高這個小子，把我拘搭壞了，我娘常說，不叫我跟壞人在一處，這時候你跟我一說，我這才明白，我願意跟你到段龍山裡面捉拿高飛，二爺點了點頭。蔣雄下腰拾起鐵棍，把捆柴的繩收拾俐落，蔣雄頭裡走，後面就是二爺，順着山道一直够奔段龍山，往前走不多遠，面前一帶長林，要進斷龍澗非走這段長林不可，密扎扎亂樹參差並不成行，兩個人剛要抹身形進樹林，就聽裡面一聲長嘆，說道，看起來人生有處死有地，想不到如今直落得上吊自盡，二爺聽着這個聲音准知道是有人要尋短見，趕緊搶步向前進了樹林，留神觀看，但只見在大樹又上拴着一個套兒，旁邊站着一個青年人，身高

約有五尺多不足六尺。細腰扎臂雙肩抱攏，身上穿藍綢子褲褂，外罩寶藍綢子大褂，腳底下青氈子鞋白蔑子，往臉上觀看，白爭面皮圓方臉，兩道漆黑的眉毛，在腰裏頭還圍着一個藍綢子包伏，在那裏咀唇，牙排碎玉大耳有輪，光頭未戴帽漆黑的一條髮辮，在腰裏頭還圍着一個藍綢子包伏，在那裏自言自語手扯着繩套，那個意思要上吊，二爺看着這般光景，走上前來手拍那人肩膀叫了一聲朋友，年青青的在此尋短見，豈不可惜，無論心裡頭有什麼難過的事，我也不着尋死，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那人聽罷侯二爺說完，這些話，用目上下打量打量侯二爺，然後說道，老爺子人死不能復生，我這麼大個子，豈能不明白這句話，怎奈事已儕到這裡，不由得不如此，論說起來這個事可也不算什麼，不過我這個人心眼窄，我也不願意作丟人傷臉的事，我這才想起生不如死，大丈夫有志不能伸自己的委屈再要貽笑於人，還算什麼堂堂男子，二爺聽這人說的話，豪氣勃勃二爺心裡有些嘆惜，既然這癡說朋友，家住那裡姓字名誰，所爲何事，你不要忙，說出來我自當設法維持，那人聞聽此言又留神看了看二爺，抱拳說道，這位老英雄我看你老二目神光灼灼，不問可知，你老必是一位武學家，但不知貴姓高名，二爺聞聽佩服人家跟光好，二爺說道，要問我姓侯名杰字敬山，家住在山東，那人聞聽一笑說道，莫非老人家家住山東東昌府巢父林侯家莊，外號人稱一輪明月照九州長手白猿侯二俠嗎，你老有一位令兄，人稱爲山東的俠客，姓侯名廷字振遠，別號伸手峴崙鎮東俠，脅下有一口寶劍名叫小聽風，一百單八招青龍劍術，名傳天下南北皆知，二爺聞聽此言一怔，這才問聽，少爺既知道我們弟兄的賤名，你貴姓大名何人的門徒，不可隱滿請你當面講來，那人聞聽此言長嘆一口氣，並不慌忙，從頭至尾備叙一遍，書中代言，這個青年姓郝小名叫俊哥，家住在京西北高麗營，三歲的時節，父母在堂他的天倫名叫郝成，母親楊氏住家就在高麗營的上破，開設一間門面的小雜貨鋪，後面帶着一個退身，這一天止趕上夏景天，天交正午，雜貨鋪還沒有買東西的了，兩口子做飯，地下鋪着一張席，放着一張炕棹，小孩子俊哥兩手扶着棹子在那裏玩耍，老頭子郝成在那裡看孩子，楊氏入奶奶做飯

，這個飯還未曾做熟，就在這麼個工夫，猛然之間來了一個老頭兒，這時是夏天，老頭兒穿着一身破棉褲棉襖，腳底下穿着一雙破洒鞋，光着腳鴨子，小辮兒雪白都起了摻子啦，面皮蒼老鬚若焦草，那個樣兒悲悲切切實在可憐，湊在郝成的面前，作損行禮說道：「老掌櫃的多修好吧，我兩三天沒吃東西呢，心裡頭陣陣發慌，你這裏有什麼剩的給我找一點兒吃，老頭子郝成一抬頭看了看這個要飯的老頭兒，這才說道：「老朋友，我們這裏可沒有什麼剩的，如果你真要是沒吃飯，你等一會兒我那裏做乾飯呢，等熟了我給你盛點兒，老頭兒問聽說道：「你老多修好吧，你老多修好吧，說道話找了一個牆根一蹲，工夫不大，楊氏大奶奶把飯做得了，郝成說道：「你拿碗給這個老頭兒盛半碗，郝大奶奶聞聽答正應一聲是，拿了一個碗把現做熟的乾飯盛了外半盤，又拿了一雙筷子，來到老頭兒面前說道：「老頭子你老吃吧，要嫖沒菜，我們這理有小葱半豆腐，只要你老不嫌撥點兒吃，老頭兒聞聽說道：「好吧好吧，又撥了點兒小葱半豆腐，連連說道：「費心費心，工夫不大，把這盤飯吃完啦，郝成問道：「怎麼樣，你的腹中，覺着飽了吧，老頭兒聞聽一擺手說道：「還不甚飽，郝成聞聽一正，問道：「怎麼不舒服呢，老頭兒各言，說道：「我還不飽，郝成遂叫了一聲大奶奶，你再給這位老朋友盛一盤，別叫他不飽，已兩三天沒吃東西了，楊氏大奶奶答應一聲，把鍋裡頭飯又盛了一盤，遞給老頭兒，老老子接過這盤飯又吃完了，隨着笑說道：「老掌櫃的你老就多費心吧，要是有再給我盛點兒吧可就飽了，郝成聞聽連叫着大奶奶，看看鍋裡頭還有多少飯滿都盛出來，大奶奶把飯盛到鍋裡頭，歸了包堆人家兩口半人，做了這麼點兒飯，就來了這麼個有福的要飯的，一個人把人家這一家的飯都給吃了，最難得的就是人家楊氏大奶奶，雖然說婦道人家見識小，吃完了這一鍋飯並無半點兒不悅之色，跟着打米接着再做，就見老頭兒抱拳說道：「難為難為，我真沒遇見過這樣好人，你們一家子的飯叫我趕上全都吃了，毫無憾怨，不性你們有福氣，郝成這才問道：「老朋友你貴姓啊，家住在那裡，到我們這個高麗營有什麼事嗎，家裡頭還有什麼人，老頭聞聽說道：「問我姓董叫做老董，家住在陝西鳳翔府，到高麗營訪我們

一個鄉親，他短我兩個錢，我還是找他要錢來了，又誰知這個人我沒找着，就算困在這裏，舉目無親，故爾才兩三天未吃飯，到如今得遇你們老夫妻兩個，管我一飽，真正我是感恩不盡，郝成聽罷說道，老董爺子，你老在家裡是那行發財呀，老頭兒聞聽接着說道，掌櫃的你要問我，當年在家裡開三間門面的大雜費鋪，後來買賣被人家樓啦，虧累倒閉，到而今我貧寒到這步天地，求親告友，到處也沒人可憐，孤若零仃，就是有一個人，都沒有落，郝成聽罷，董老頭這些話，心中思想，這個老頭兒既然就是一個人，這夏景天還可以，要是到了隆冬嚴寒之時，衣食不週，非得死了不可，我這裏也缺人，雖然是個小買賣我們兩口子一天非常忙亂，他又是個雜貨行出身，倒不如我把他留下，幫助我照看買賣，一來他有安身之處，二來我也輕鬆鬆鬆，把主意拿妥，說道，這位老董爺子，我有點兒心思，跟你商量商量，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我看你一個人無倚無靠，打算把你留在我這裏替我幫幫忙，也不過是早晚有你兩頓飯吃，餓不着你就是了，你要是願意，咱們就湊和着，老董一聽連連說道，好好我正求之不得呢，我要是有了存身的地方，我可就不至於凍餓而死了，郝成一聽他願意，心裡非常喜悅，把楊氏大奶奶叫過來給他引見引見，又叫老頭兒把破棉衣裳脫下來，叫楊氏大奶奶把自己的藍布褲褂找了一套，又找了一雙襪子，用水洗了洗臉，回頭好叫董大哥哥料理櫃上的買賣，我買他賣，這麼一來把楊氏的空子剩下來了，得暇也好弄弄孩子，這一對雙方面全都是歡歡喜喜，把衣裳也給老董換啦，鬍鬚也理順了白髮梳洗梳洗，全都收拾完了，就在櫃上一住，郝成也用不着告訴他，那樣東西賣多少錢，一樣一樣的告訴他，因為什麼呢，他是個行家，開雜貨鋪不外行，老董在櫃上來買東西的，給人家一拿東西，這位說我來一文錢的花椒，老董遂拿了一張紙，把花椒給人家包了一大包，足有半斤多，這位我來一文錢的葱，老董把葱就給了人家一捆，在旁邊郝成一看可了不的了，原來這個老董也是外行，怨不得他把買賣做虧了呢，這一文錢的東西難道說就麼有本錢嗎，郝成想到這裏還不能說，有什麼話也得把今天敷衍下來，明天再說，這買東西的來了，全都是老董給人家拿貨，所賣的東

西。沒有不賠錢的，到了天光下晚，天交一更郝成夫婦帶着孩兒俊哥够奔後面，前頭櫃上可就留下了  
一個老董，直頂到天光大亮，郝成穿好了衣裳，起來到外面一看，老董早就起來，門板落下來街門開  
開，裡面全都打掃的干干净净，這還不算，所有的貨物，油鹽醬醋青菜等，仍全都上齊了，還比每日  
上貨上的多，就說青菜案子上一碼多高，郝成看着發怔，心說這個貨物是多怎上的，就說是上貨我也  
應當知道，這青晨通共多大的工夫，我怎麼連一點兒也沒見呢，郝成納悶也沒敢深問，來了買主老董  
郝成兩個人給人家拿東西，買一個大錢的鹽就給人家一大包，這個買東西的主兒，那裏給的多上那裡  
去買去，郝家雞貨鋪東西給的又多貨還好，這個買東西的可就擁擠齊齊一個矣着一個，老董郝成兩個  
人全都是手忙腳亂，由打清晨直忙到晚二更天，這一天買的钱比從前一個月買的還多，郝成也沒敢  
問，不過到上門的時候上門，安歇的時候安歇，不知不覺就是半個多月，不足一個月，郝成老兩口子  
這一天可就商量了，說道我這個老董大概他不是人，他要是人的話，這一晃半月有零，我也沒跟他上  
市買過東西，我跟他起來的時候差不多，怎麼我一到前面，他就裏外打掃干净，各種貨物全都上全了  
圖 俠 劍 正 雅  
呢，據我想大概他是個狐仙，咱們這是過仙家的日子呢，楊氏一聽說道，這個話可是怎麼說過仙家日  
子可不大什麼老好的，爲什麼呢，發財也快敗家也快，據我所想也不一定對不對，今日天光下晚，趁着  
老董出去解手的時候，你就在大櫃底下去睡，櫃下面給你鋪上點兒東西，足能睡下你一個人，到明天  
你隔着大櫃板縫看看，到底是什麼時候上的貨，還是有人給他送，還是他自己去取，郝成一聽這個主  
意還真不錯，果然到了晚天快上門的時候見老董出去大小便，郝成拿了一條棉褲子鋪在櫃底下，復又  
鑽到裏面躺好，够了時候老董回來問郝大奶奶道，咱們掌櫃的呢，大奶奶說道，你睡吧，他今天覺着  
有點兒不舒服，早就躺下睡了，老董聞聽，也就跟着收拾門板將門上好，將自己的鋪蓋放在櫃上躺下  
就睡，這一覺睡到三更天，翻身爬起開門就走，一直到了東方發曉才見他由外面回來，郝成隔着大櫃  
的縫兒留神觀看，只見老董肩抗着青菜，手提着油鹽醬醋瓶，脅下夾着紙馬香料，花大椒料等物，他

這一人身上所帶的東西，真比一個牲畜賦還多，把東西全都放在地下，回手關門，轉過身來說道，得啦掌櫃的，你快出來吧，別在那裏頭鬧着啦，這是怎麼說的，我這一疎忽大意，都叫你看見了，郝成一聽，心說原來他早知道我在這裏頭呢，自己只得由櫃裏爬出來，連滾作揖說道，董大哥，我說咱們這東西越賣越多呢，原來都是你運來的，這是由那兒搬來的呀，老董聞聽說道，你要不問我還是不說，這東西就是咱們下坂兒那個大雜貨鋪的，每天他貨上齊了之後，我就往咱們這裡運，也不用花本兒，留着咱們慢慢的賣，多好多哇，郝成聞聽，急忙跪倒身形磕頭說道，董老爺子，你絕不是人，你非神即仙，不是神仙焉能這樣，老董一擺手道，郝賢弟是你非知，我也並非是神聖狐仙，不過身有技術精通武學，待我將實話告訴與你，你看我雖然這個樣兒，可休把我當作花郎乞丐，我乃是某某人，郝掌櫃一聽，原來不是神仙，乃是驚天動地的大俠客，趕緊跪地叩頭道，恕過我肉眼不職高賢，請大帶笑將郝掌櫃扶起說道，賢弟不要如此，快請起來，我有話與你言講，只因此人一露真名實姓有分教，從此皇口孺子竟成烈烈英雄，劍俠羣中又出拔萃人材，欲知此人爲誰，且看下集分解。

